



**五更天**  
**歸來·醫生**  
**水國之春**

威爾遜：風雪守征夫歸

五百個人守衛二千里邊疆

常州城外的故事

保衛上海的新六軍

P 八十型流星飛機的解剖  
 D 勞苦功高的是什麼東西  
 D 苦功高的是什麼東西  
 T 功高的是什麼東西

浮生小記  
 運河線  
 續滬行脚記

北望園的春天

一月一號 · 二月一號

合刊

中華民國卅五年二月一日出版



寧甘沉苦海  
 上癮豈無因  
 疾痛今仍故  
 遊嬉假作真  
 嗟臍胎淚悔  
 倚首暗傷神  
 針破有良藥  
 身強事業新



VITA-SPERMIN

吸煙上癮原因繁多其為疾病而傳染者如咳嗽咯血胃氣痛氣喘遺精早洩等戒煙者咸視為畏途如在戒前中後採用維他賜保命則其中荷爾蒙能策勵全部器官興奮調整神經強健筋骨增進食慾排除毒素戒後非特不致反癮且無痼疾復發之虞

輔助戒煙 第一靈藥

長命牌

維他賜保命

補針 補丸

信誼藥廠監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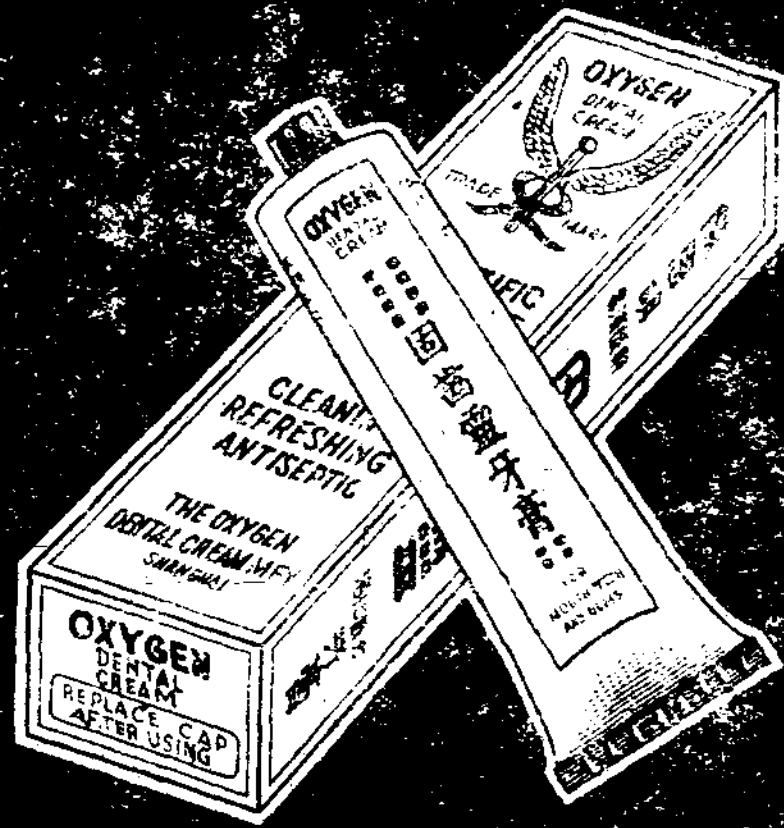
藥房均售

# 固齒靈

## 牙膏

一管可抵普通牙膏四管之用

多泡·白齒·殺菌·爽口



萬國化學工業社發行



# 宇 宙 第 三 期

## 自 錄

保衛上海的新六軍	甯謙 (七)
常州城外的小故事 (小說)	易金 (二)
新年的悲哀 (隨筆)	徐翊 (六)
P 80 型流星飛機的解剖	羅衡 (七)
浮生小記 (小說)	葭水 (三)
艾森豪爾威還鄉記	樂仁 (七)
戰地書簡 (通訊)	容研子 (三)
醫生 (小說)	艾蕪 (三)
近代繪畫之思索	因士 (四)
我做教師	鄭家瓊 (四)
窮教師的呼籲	華灼 (四)
五更天 (小說)	沈叔 (四)
時代的巨星 邱吉爾	朱泰 (五)
DDT 是什麼東西?	葉進 (五)
水國之春	魯莽 (五)
信手塗鴉的心理分析	沈毓剛 (三)
贛滬行脚記 (報告)	墨人 (五)
貝爾納斯和美國國務院	程之明 (五)

R  
810.3  
685.3

版出日五十二月一年五十三國民華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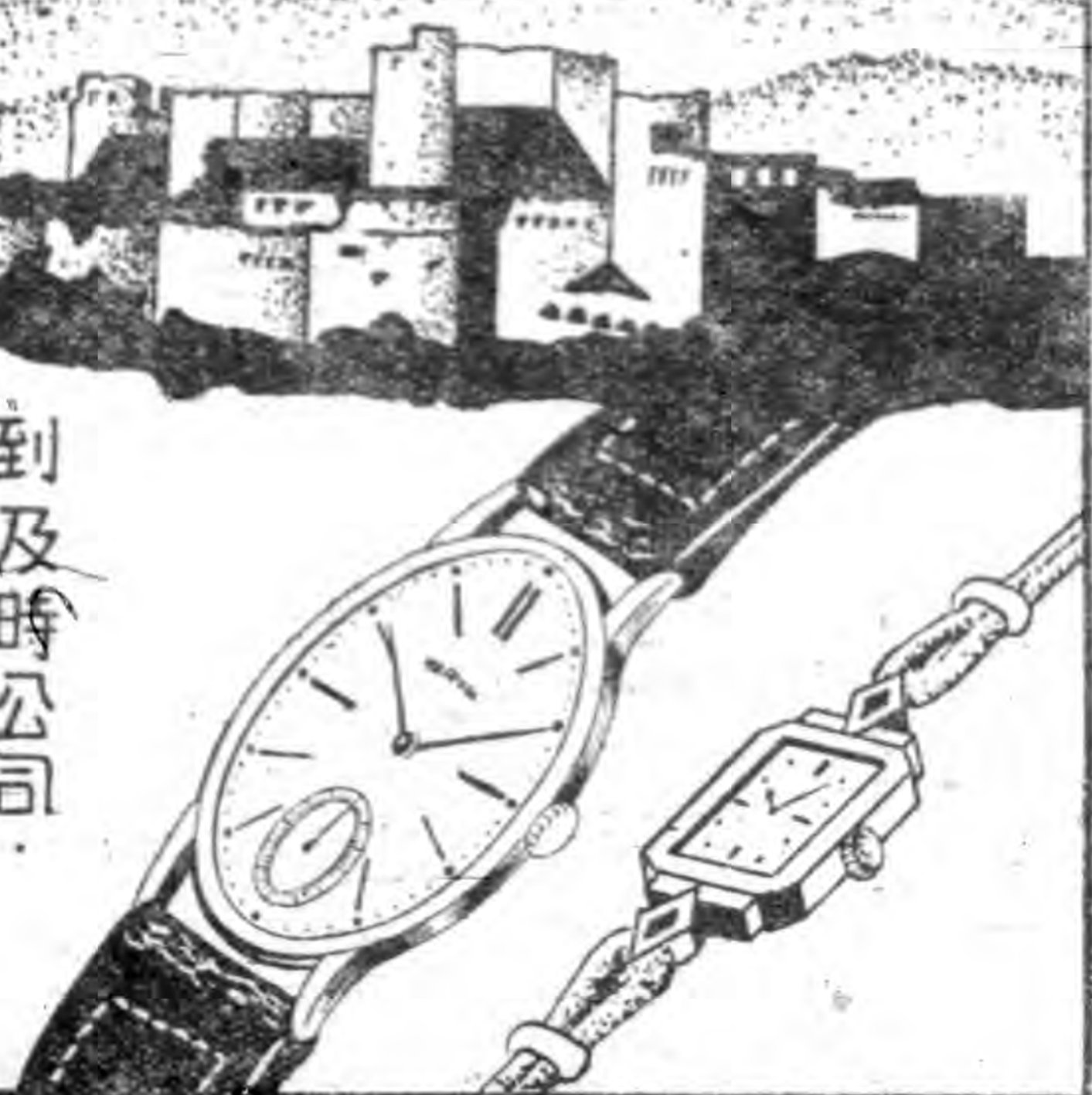
歸來 (繙譯小說) .....	易 流 (三)
成都來鴻 (通訊) .....	張十方 (六)
金子歷險記 .....	卜 德 (六)
美國戲劇史上幾個歷史劇場 .....	絃 平 (七)
運河線上 (通訊) .....	美 純 (七)
五百個人守衛二千哩邊疆 .....	容 齋 (七)
流行的傷寒症 .....	史濟湘 (七)
北望園的春天 (小說) .....	駱賓基 (八)
爲什麼沒有兒子? .....	沈 迪 (二七)
勞苦功高的軍用犬 .....	史 東 (二〇)
不用織的布 .....	曹 祿 (二三)
羣窮人 (繙譯小說) .....	熊秉洛 (二四)
世界香檳馬的故事 .....	周 強 (二八)
飛將軍的迷信 .....	梅 詩 (二三)
風雪征夫歸 (繙譯小說) .....	勞 神 (二五)
美軍的失物處理 .....	鳴 周 (二五)
荒蕪了的沃土 (小說) .....	石 琪 (二五)
補白 陪都風景線 · 希特勒中美人計 · 大罷工 · 論戒煙 · 戲劇春秋 · 祭舌集 ·	

# 及時總公司

到及時公司  
買表乃君

最好打算

二八三二九話電 面下場商陸大路京南



# 保衛上海的新六軍

甯謙

新六軍到上海來已一個多月，最近已開向東北。上海市民都知道新六軍是國軍中一枝嶄新的出色的隊伍，可是它的底細，知道的却不多，現在讓我們在這裏作一個比較詳盡的介紹：

## 新六軍的歷史

到現在為止，新六軍成立才僅一年半。大家總還記得起吧！民國三十一年春，敵人進佔緬甸，出國遠征的國軍，就撤退返國或爬過印緬邊境的野人山轉到印度去。到印度去的是廖耀湘將軍率領的新二十二師和孫立人將軍率領的新三十八師。野人山是一座異常崎嶇險阻的山嶺，山上有的祇是高可參天的熱帶灌木，芭蕉樹，和疏落的擺夷人居住的原始式的房屋，因為山道難走，又缺乏糧食和醫藥，廖孫二將軍的官兵就死去了差不多一半。芭蕉根，觀音粉都吃光了，想生還是不容易的。不過，雖然犧牲了不少戰士，經過了三個月的跋涉之後，他們總算到達印度了。

史迪威將軍，在緬甸吃過了日本人的虧之後，就和廖孫等將軍，重整他們的隊伍：「我們是被趕過來的，我們也得打回去。」每一個官兵都有這樣的信念，在潯署下操練，在原始森林裏演習，在悶熱到幾乎把人窒息了的教室裏研究戰術。主持訓練的美國盟友，自史迪威將軍以次，也和國軍官兵一樣的賣力氣，美國運輸機，冒險越過了喜馬拉雅，把我們祖國的健兒，一批一批的運到印度藍姆加·雷多去接受新武器新戰術的訓練，三十二年，稱為駐印軍的新一

軍已變整齊了。軍長是鄭洞國將軍（現任第三方面軍副司令官）在他轄下有二師；即廖耀湘將軍率領的新二十二師和孫立人將軍率領的新三十八師。他們的最高指揮官是史迪威將軍（史將軍那時任中印緬美軍總司令兼中國駐印軍總指揮，副指揮是鄭洞國將軍。）

從民國三十一年春，我們唯一的國際路綫——滇緬路隨着緬甸的失守而斷截了。我們軍事上和國人的精神上，都感受到窒息的痛苦，新裝備的駐印軍，就担起打通中印公路的艱鉅的工作，從民國三十二年秋，駐印軍的健兒，就從印度東北邊境的雷多，開始反攻，穿過了廣大的原始森林，克服了峻險的山嶺，克服了大大小小的動物，克服了驕陽和霖雨，直向敵人撲去，于邦，新太洋，大龍河，孟關，沙杜渣，瓦拉渣，卡猛，孟拱；一個個的據點，都從敵人的手上搶回來，敵人看到來頭不對，就橫出一枝兵來攻略雷多西南的伊姆法爾，圖斷我軍後路，幸國內精銳隊伍新三十師和新十四師及時從國內趕到，給英軍壯胆，敵人也躊躇不前，才把於危的局勢轉換過來。隨後新五十師也到了，這幾支生力軍經過美式的裝備和訓練之後，駐印軍的陣容就更可觀了，將原有兩個師，擴充編制為兩個軍，即新一軍和新六軍，新一軍軍長為原任三十八師師長孫立人將軍，轄下有新三十八師和新三十師，新六軍軍長為原任二十二師師長廖耀湘將軍，轄有新二十二師，新十四師和新五十師。（去年冬，敵佔獨山，迫近貴陽，新十四師和新二

十二師自緬北飛返馳援，新五十師改新一軍建制，另撥青年軍二〇七師歸新六軍）此外還有好幾個戰車營和山砲營，實力雄勁；緬北的堅強敵據點如密支那和臘戍等都給他們拿下來了。和滇西的衛立煌將軍所部的遠征軍會合，中印公路——後蔣主席命名為史迪威公路終於打通了！

### 新六軍的裝備

和新一軍一樣，新六軍的裝備是全般美式的，衝鋒槍，卡邊槍，輕重機槍，戰防槍，戰防砲，擲彈筒，火箭放射器，噴火器，山砲等等輕重武器，和美國部隊中略無殊異，此外還有幾百輛卡車，吉普車，救護車，道奇車；每個官兵的隨身裝備也够多：計黃卡嘜軍服二套，外出服一套，呢軍服一套，皮鞋一雙，膠鞋一雙，羊毛襪兩雙，便帽一頂，黃軍帽一頂，呢綁腿一對，背囊一個，水壺一只，乾糧袋一只，毛氈二床，鋼盔一頂，雨衣（布）一件，回國後又還隨着氣候的寒，而補充冬，夏季衣服和舖蓋。因為裝備多，移動就很少步行，不是用飛機，就是用卡車或火車，為適應國內環境，該軍也常作徒步行軍，以訓練官兵。

因為裝備是美式的，訓練也得是美式的，該軍的官兵，大多在印中的藍姆加訓練營中受過嚴格的訓練，主要科目是兵器的使用和森林戰法，後來參加該軍的官兵，也得在雷多補行受訓，一般說來，新六軍官兵的體格



都很好，這是因為吃得飽穿得暖之故，在印緬，他們吃的是白米飯和素菜罐頭以及花生米之類，營養很好，返國後，罐頭雖然沒有了，可是發實的給養，總還可裝飽肚子，是的，身體要是不好，他們也不能使用笨重的裝備，更不能打勝仗。

### 新六軍的將星

陸軍軍長是廖耀湘將軍，廖將軍是湖南寶慶人，軍校陸期生，後來又去過法國深造。是國軍中最年青的軍長之一，他還沒有滿四十歲，身經百戰，保衛南京時，他雖然還是一位少校，可是他的果斷，勇敢，深為上峯所賞識；民國三十一年春，國軍第五軍第六軍遠征緬甸，將軍任第五軍第二十二師參謀主任，後擢參謀長，後來又升到師長，國軍自緬轉印後，將軍任新廿二師師長。去年春，新六軍成立，將軍乃兼任軍長，刻苦耐勞，在印緬訓練所部時，常常一連幾天坐着吉普車或徒步東跑西跑，「訓練重于作戰」，他行得最徹底，跟着他跑的美國聯絡官最怕他，可是也最悅服他。他以為，官階愈高，知道的要愈多，他自己也能確實把握這一點，操練或演習時，小至連排長，班長，伍長甚至士兵的動作，知道之多，部屬常為之驚異；他能說一口相當流利的英語，也喜歡看中英文書報，并曾以經驗和研究所得，寫成一本森林戰術，印緬作戰的官佐，大多數拜讀過。他的生活很簡單，也很刻苦，不愛應酬，洗澡洗臉現在

還是用冷水，幹軀魁梧，紅黑的兩頰常常帶微笑，不過因為處事認真，敏捷，部屬敬愛他，又還怕他。

副軍長舒適存將軍，也是湘人，陸大特二期生，個子魁偉，隨鄭洞國將軍甚久，鄭將軍任駐印軍新一軍時，他任參謀長，鄭將軍在國外時，經常赴緬北孫廖兩師視察并指揮，他就在雷多軍部代拆代行，以處事敏捷，頗得鄭將軍信任。去年春，藍姆加戰車訓練班改組，舒適將軍調兼主任，國軍將領中對於戰車的智識，他知道的比較多，新一軍擴編為兩軍後，將軍升任新六軍副軍長。和廖將軍也很能合得來。對公事很認真，部屬都有點怕他。

新十四師師長龍天武將軍，湖南石門人，軍校陸期生，是新六軍將領中軀體最魁梧的一位，聲音也最宏亮，兩三個人集中在一處講話，不用擴音器大家也聽得清清楚楚。打仗又狠又穩，敵人誰都怕他。他在十四師已十多年了；八一三之役，參加瀏河，大場，羅店諸役，以作戰英勇，士氣異常旺盛，曾受傷多次，上海國軍撤退後，轉戰湖南粵北諸地，去年春，率部飛印度，由副師長升任師長。將軍最得部屬喜愛的地方，是他待人好，接物有點取法于曾國藩，他看書不僅限于軍事方面的，政治，史地文學甚至哲學的書籍，也看了不少，和他談話，樣樣都會談，當前局勢，尤瞭如指掌部下好些人給他一個博士的尊號。將軍愛樸實，任副師長時還沒有穿過皮鞋，愛穿布鞋甚至草鞋，在昆明時，因愛穿草鞋

，所部就養成了樸素的風氣。去年冬，敵陷獨山，迫貴陽，將軍率部自緬北飛返馳援，沒有參戰，敵軍已自黔境退。本年四月湘中敵犯芷江，將軍又率部馳援，轉運未完，敵入又給第三方面軍擊潰了，將軍深以未及在國內戰場重現身手為憾。抗戰勝利後，將軍率部自芷軍首飛南京，担任繳械，一九九二節受降場面的國軍，就是將軍的部下。

新二十二師師長李濟將軍，湖南寶慶人，軍校六期陸大十期生。原任新二十二師副師長，廖將軍升任軍長後，將軍遷升師長，個子雖然不算魁偉，可是聽他說話的聲音和看他炯炯的目光，就知道他是一位能打仗的將領，在緬甸戰場，和日將軍一樣，是敵人望而生畏的。緬北之戰，從發動反攻到卡猛，孟拱的克復，他是無役不與的。指揮作戰下的命令，不啻口頭的或文字的，都非常果斷，而且充滿了信心，「攻無不克」，他的部下都有這樣的一個信念。將軍不愛做表面工夫，可是對軍風紀的維持和官兵的生活與健康，他却非常關心。本年春，委座會召見他和龍師長，對反攻計劃及戰後整軍，曾提供了好些意見。委座頗為賞識。

新六軍參謀長趙霞將軍和新十四師，新二十二師的幾位副師長以及參謀長，因為篇幅關係和資料不夠，我們暫不介紹了；青年軍二〇七師，本來也屬新六軍建制，可是該師還沒有來（仍留雲南）建制或有更易，我們也暫不介紹了。

## 陪都風景線——國訊

### 減價傾銷

抗戰勝利，陪都最使人矚目的是「大減價」，大傾銷的市面；街頭地攤紛陳，盡是急欲返鄉的外，同胞拍賣衣物。但是前者喊破喉嚨無人顧問；後者拋售了衣物還是歸不得。

### 工作倒閉

陪都各工廠因營業蕭條，倒閉了不少，勉強掙紮的也縮小範圍，遣散一部份工人，因此來工人失業數字日增，問題嚴重，各有關方面現正謀解決辦法。

### 街頭雜胞

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以流落陪都街頭雜胞甚多，一時無法還鄉，情極可憫！特在嘉陵新村設收容所，刻已收容三百八十餘人，以所址住滿為限，每人每日暫發生活費四百元，將來擬由所供給伙食并為介紹職業，及訓練技術，從事生產工作。

### 舞女復員

勝利的火炮響後，陪都各舞場的舞女亦多紛紛退，籌謀復員大計，物色終身伴侶；但國際俱樂部夜花園則於本月八日開幕，導舞小姐，多具傾國之色云。

### 老師恐慌

渝市教育局以各級學校客籍老師為數甚多，抗戰結束，紛作還鄉準備，頗有「老師」恐慌之感，特通告各校客籍教員務須任教至下學期開始為止，不得中途離職，並擬提高各級教職員待遇，以資鼓勵云。

# 常州城外的故事

易金

戰事以後的第三個春天，還到故鄉，穿件褪色的藍布長袍，那種寒酸樣子，自然有人看不順眼，說我沒出息。

在鄉間住十天，也會和那些偽警之類接觸，當懂得他們對我並無惡意之後，有一次居然和他們講那個是我最熟悉的故事。

「你們不感興趣的可以不聽下去，」已經第二次我停止下來，換了個坐的姿勢，左腿向外直伸出去，像剛和右腳趾吵了嘴。

「沒有的事，請別打岔！」  
於是，我笑笑說下去：

「徐克史第一個進城，偽警搜查他身上時，發覺藏有武器，可是老徐却眼睛一瞪說，識相些，後面還有許多弟兄帶着槍。老鄉，你不寶貴自己性命嗎？」

那些聽講故事的人，現在才全神貫注，眼睛在我臉上停留得更久了，他們拼命燒着捲煙，這根白色的小柱子，有時叫他們忘記嘴唇的另一處用場。

「自然那偽警很知趣，好在站在一邊的鬼子不懂中國話，所以徐克夫等五個人沒有阻礙地全混進了城。」  
「常州城裏是挺好玩的，」有人記得我第一次所說故事的發生地點，嘴裏嘩嘩地開口了。

「熱鬧的一條街還讓西門外。」  
第三個人喉音高了些說：「是不是你們代替講完那個故事？」

沒有人再說話了，當那個最會燒捲煙的人，大約接上第五枝的時候，我結束這個故事。

有一個偽警眼睛縫成一條縫，把頭平放在左肩上對我苦笑，問他爲什麼裝成這鬼相？

他說：「你有幾次是誠心對着和尚罵禿驢的。」

## 二

重還內地時，在上海住一星期，天天換住址，怕有人我麻煩。有一天終於碰一個在偽組織裏做警察局長的人，他拉住我親熱地問怎樣去內地，他說「不是娘養的才願意做漢奸！」

第二天我們之間撤下了心理上的防線，他差一點掉

下眼淚來對我說：「這是我良心復活的時候了。」

對這樣一個曾經落水而又極想爬上岸的人，我決定把那個故事重講一遍，我知道這裏邊有他熟悉的人。

故事開始時，他滿臉的笑，一種愉快的記錄。十分鐘後，他插嘴進來問：「徐克夫在這樣戒備森嚴的城裏，能幹得出什麼？」

「是啊！」我說：「雖然這個人有些失望，但是還有決心。」

他那雙焦灼的眼睛射住我，像等一輛晚班的公路車到站一樣。我用一個老於世故的站長身份，對付那暴躁的乘客說：「這個什麼事都沒有辦法難倒他的徐克夫，在絕望中找尋出主意，他決計獨自去拜會城裏的偽警察局長，預備在這個人身上得到一點幫助。」

「警察局長會願意見他？」

「被逼着，一半也是良心沒有死。」

「請你詳細一點說，當時他們見面的情形。」在我面前的，與徐克夫所要會見的人是同樣身份，所以特別關切。

我給他一個滿意的笑，他的胸和背頓時拔高了一些，全身是精神。

那警察局長劈頭一句話就問：「你一定要見我爲什麼？」

「請你幫忙一件事。」

「憑什麼？」

「四萬五千萬人的命令！」

「我不能。」

「那不成。」

「誰說？」

「代表城裏所有的游擊隊對你下最後的忠告，現在請你選擇走那一條路？」

「代表城裏的游擊隊？」

「還不够嗎？」

「你們在城裏的有多少？」

「一點也沒騙你，那些使你不慣的面孔全是！」

「那末你使性幹就是了，何必找我？」

「真不識抬舉，那只有不客氣了。」

「你就是客氣與不客氣兩條路嗎？」

「請冷靜一下，別衝動，那些粗野的孩子在等着你作最後的決定呢！」

「好！咱們就選客氣的路走，打一個交道。」

「是真話？」

「你相信能騙得了你嗎？」

「那末請你做一件事，就是幫這一點忙。」

「說吧，做得到的，我一定可以。」

「在你能力範圍以內，輕而易舉。」

「我也這樣想，應該不使我費更大的力的。」

「這幾天城裏外要出大亂子，請命令你的部下，在出事地點，別叫他們再礙手礙腳，能儘多給我們便利，

自然更好。」

「嘿，嘿！你叫我們閉一只眼睛。」

「還得伸出援助的手來！」

「我想……」

「沒有再商量的時間了。」

「終究幾天？給我一個限期。」

「今晚十二時起，三天。」

「他媽媽的，後天我那三姨太正從蘇州趕來，真是湊上熱鬧。」

徐克夫離開警察局長會客室門口時，對那持槍警戒穿便衣的人們說：「你可以代替你們局長搖一個長途電話給三姨太，請她下星期三再來常州吧！」

「真痛快，徐克夫可算得頂天立地的英雄。」聽講故事的人遞過一杯茶來，額上冒了幾顆汗珠。

「老兄也是警察局長，碰到他又怎麼辦？」

「別取笑，日子不會久，我們會在自由區裏再見面的。」

一直到聽完這故事為止，耳朵旁邊的額角上的汗珠，就像他沒有生手一樣去摸過一次。

### 三

那年夏天，多謝有人幫助，使我大膽地告訴一個女孩子說：「已經有一年，一個心跟着你；到今天你才明白？」

這孩子太聰明了，眉毛會說話，眼睛可以寫詩，她接受這份愛，可以藏起來，讓那眉毛和眼睛告訴我一些心意。

她也喜歡聽故事；但附有條件，故事的主角必須是女的。

這沒有難倒我，反正我是帶了許多故事到這個世界上來的，我把這句話告訴這女孩子，她並不覺得奇突，反更荒誕地補充一句：「你自己就是許多故事把你塑造起來的人！」

徐克夫是個男子，我最熟悉的那個故事，從開始到結束就根本不需要一個女人，所以對這女孩子，我連姓徐的朋友都沒有介紹過給她認識，更莫談講姓徐的故事了。

又是一年，這女孩子和一個男子結婚了，我也高高興興，因為從這天起我就是她的丈夫。

更多故事從此自我肚子裏爬出來，送到她的耳朵裏，只有徐克夫的混不進去，她沒有取消那條件。

有一個「機會」，妻躺在醫院裏了，有六個月六天之久；最後一個月，那日曆握在死神手裏，我一天天去撕的時候，臉上抹着笑，心裏刀在割，一個故事兩個笑話，這樣打發日子，有時還得一本正經地騙她，說些病必然會好的理由，我自己忘了拉住一個沒有希望的人在這個世界裏受痛苦，是最大的殘酷。

我告訴她用女人做主角的故事講完了，好不好取消

那條件？聽一個全是男子們的事，而且可以現身說法，因為這是最熟悉的。

她變得什麼都隨便了，有時會整天點點頭順着，她知道我有一個野心；可並不怪我，自然她也希望我能從死神手裏奪她還來。

就在病床前介紹她認識徐克夫了。

最先她並不作聲，當徐克夫決定在西門外電影院裏活捉那個日本憲兵隊長的時候，她掙扎着身上痛楚問我：「你不是說電影院門首還有很多兵，他們不顧到退出來的危險嗎？」

這是早想到的，那徐克夫一上電影院有級，就和偽警長握手，樣子像久別重逢的朋友，同時拉他到門拐灣處，輕輕問：「你接到局長命令沒有？現在是我們幹的時候了，請你招呼你的弟兄們，趕快離開這裏。」

我扮了一下那警長尷尬的面孔，妻苦痛地笑了，她說：「那徐克夫我願意把他看作是個女人！」

「是的，女的擔任主角，像是天經地義。」

妻嘆口氣說：「所以我現在變成這樣子，也是主演一個悲劇啊！」

怕她又跑回自己遭遇的領域裏去，我急着請她跟在徐克夫一起，我說：「他們五個人買了半票進去了，正在映一張歌舞片，彈壓席上一小隊日本憲兵，腳跟離着地睜大眼睛在看。徐克夫指示各人站好位置，留一個對付門口的兩個日本兵。」

忽然妻用手彈彈床板叫我閉嘴，講話她是早沒有聲音了，輕輕地慢慢地一樣有往昔的柔情，她說：「你講的沒有添自己資料吧？我喜歡你不把這當作故事講而看你是你親身經歷，你沒有忘記日本人欠你我的債嗎？」我連連喚着妻的小名，捏着她擱在床板上的手，手全是皮與骨頭，她又在叫痛了，我縮住手說：「我知道我們的仇恨，我會像徐克夫那麼勇敢機警，我不忘記國仇家恨！」

她滿意地笑了笑，眼睛看着我，意思說：「請你說下去吧！」

「第一個是徐克夫動手，可以裝二十發子彈的木壳槍從橫裏射出去，一下子倒了四五個，其餘的叫嚷起來，幾個助手槍上去，有的當時死了，有的扭作一團在地上滾。這時候電燈早亮了，另一個站在桌椅上把帶去的傳單散發，並且叫老百姓趕快走。徐克夫開槍以後却在我那個憲兵隊長，這隊長一霎眼可不知跑那兒去了？」

「怎麼會給他逃了的？」

「沒有逃，他趁槍聲響時，躲在坐椅底下，拼命扣手槍板機，可是心慌却把子彈軋住了，正在千鈞一髮的時候，被徐克夫看見，縱身過去，踢翻坐椅了，就連門口的兩個，也死在手溜彈下，五個人拖着這憲兵隊長出戲院大門，預備活捉他回去。」

「祝福你成功，」病後這是第一次看到妻的眼睛裏放着異樣的光彩。

「你真把我看作徐克夫？」

「我希望你別忘記今天我所受的苦難，你能學像他一分，我無論活着或死去，也就心安一分。」

「不會使你失望的，這日子永遠鑄在我腦子裏。」

「我知道這一次會磨折得使你對人對事完全變樣；你能依我囑咐做去，一個在九泉底下的人會拉開嘴笑出聲的。」

「可是徐克夫沒有完成最後一個希望，那營長太胖，死命掙扎，而城裏大隊敵兵又出動了，沒有辦法，還是一槍擊斃在大街上，他們揚長去了。」

不知怎樣回憶那天講這故事時的情景才好，妻終於留不住死了，以後每次提到徐克夫時，就像她瞪着或是站着，再不然還是那麻臉着聽一樣，而我也時常用眼睛在搜索，彷彿她也會躲躲閃閃對我若隱若現了。

#### 四

這故事也曾給一個患失眠症的講過。（可是沒有聽全却又睡着了。）

有好久時候這人似乎並不在我們所有的空氣裏呼吸，可是這個人早就叩開我心扉，躲進去再也不出來了。

「一種最聖潔的友情，決不是早晚碰面在一起，或同活在這世界上的人所能體驗到的。」我常常這樣想，尤其認識這一個人以後。

現在失眠症還是苦纏着這個人，也會寫三十字一封

信來說：「倘若你看到的是我墳墓上的草，你也將會從草上的露珠裏映照出我的心。」我的答書是：「我一定在看到你時把這個故事重講，即使不幸，也願意在墳上讀給你聽，讓眼淚與露珠併合一起，各自去尋找各自需要的心！」

#### 五

有一個時候，我想把這故事寫成一篇小說，題目也擬好了，叫做「從日本呢大衣想起」。因為在二十八年冬天我去南沿江前線時，碰見徐克夫，他把日記給我看，正是寫這一個故事的經過，那時他已是營長，剛在股家灘打了一個勝仗，有許多戰利品，所以送了一件日本呢大衣，我把它改裁了穿過三年頭，在妻死後半年，正是舊曆的年關，這大衣在拍賣行裏換了主人，錢是還清醫院裏欠賬，這篇小說就想在大衣上引出徐克夫的故事來。

第一個晚上寫了六七百字，是徐克夫邀四個助手在酒店裏喝酒開始，從五個人對話中寫出徐克夫的個性。那知僅寫了這一點，第二天我又決定要離開這個地方了，一個人突然遠行，心會四處亂闖的，自然無法繼續寫那篇東西了。

也是巧事，有兩位朋友來看我，她們都寫得一手好文章，我就把這事託了她們。我說：「想不到徐克夫仍只有活在我嘴唇上。」

她們靜靜地聽完這個故事，兩個人的個性都躲藏起來，我是知道她們的筆是奔放的，徐克夫在她們筆底下，一定是一個生龍活虎的人。

以後，我搬到一個小山上的和尚寺裏住了，都是接觸到與我平素生活異樣的人，有一個人要渡海到自己的國度裏去，希望聽一些我們游擊隊的故事。

那是別離的上一天晚上，我又把徐克夫介紹他們認識，用坐椅圍成一個圓形，一下子佔據滿了，他們對這個故事感到興趣，站着和坐着的常有人問：

「爲什麼當時預備捉活的？」

「想在這人身上知道一些敵情，在游擊隊裏如果耳目不靈，敵情不清，是容易吃虧的。」

「買半票進戲院，不是自己告訴人身份？」

「這是老百姓對他們尊敬，而這個買半票的也與游擊隊通聲氣的。」

「一小隊日本憲兵死在五個中國兵手裏，敵人就此甘休？」

「出事後在西門外武裝巡邏，看上去挺忙，但也沒有遠離開城市。」

忽然有人關心地問那個偽警察局長又怎樣了？我告訴他們：「三天後那戲院被封閉了，警察局長撤職，城裏城外戒嚴，電燈通宵亮着。」

第二天這個人走了，徐克夫似乎坐上飛機，他說：「這次我得要出國呢！」

## 新年的悲哀

徐 翥

新年先生，現在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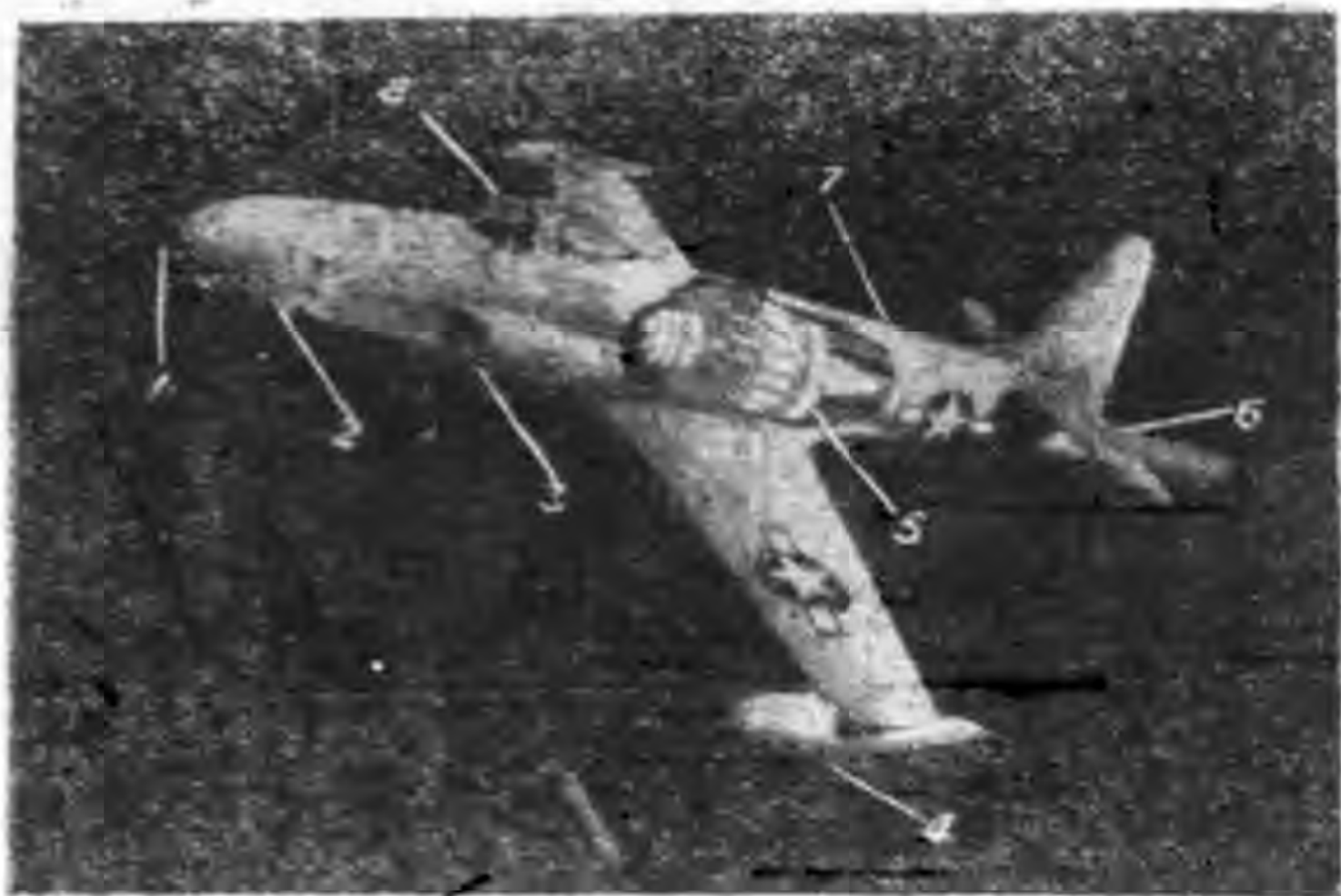
在他年青的時候，他曾經引起無數的人注意。那時春天是屬於他的；孩子們圍在他的四週，高喊着要聽他的故事；音樂家歡喜聽他嘹亮的歌聲；一般成人差不多沒有一個不歡喜他，即使怪物如詩人者，也常常賜賞給他以濃烈的好感。然而現在，他老了；新年先生的面容已經衰老，步態也變成遲緩乏力，就是嗓子也已瘖啞。他整天伏在一個角落裏打瞌，說不定他就要死了。

因此人們不再注意到他；而且，人是一種勢利的動物，在一個落泊人面前，他們從來不錯過他們的侮蔑和譏諷。因此新年先生所受到的冷嘲和熱罵是多的。

他們說他是一個騙子，他叫人們穿新衣服，著新鞋子，唱新年歌，互相慶賀新禧，而最要不得的，還叫人們集新聯兒寫什麼新年試筆。而他——新年先生，他自己却躲在一旁，更不提誰人家都已經老了一年；却只管竊笑，暗暗地在想：「好小子，你們說新，就去說新好了。可是事實……」

事實是人們和他一齊舊了，老了。





1. 可調節的降落燈。2. 機頭上的武器。  
3. 機身兩旁巨齒似的通氣孔。4. 可拋棄的油箱。5. 奇異式噴射透平。6. 空氣經尾部巨管噴出。7. 機身漆以特製的漆，使適於高速飛行。8. 機翼前的駕駛座，使駕駛員的視域增大。

速度全世界第一！

## P 80 型流星飛機的解剖

羅 衡

美國飛行員夢想中的飛機速度，能與太陽掠過大陸的速度相媲美，這就是說，上午九時在紐約起飛，到洛杉磯仍是上午九時。上星期慶祝陸軍航空隊三十八週紀念時，作戰部宣佈一種新型飛機的性能，它已能和太陽在地面上移動的速度一競短長，祇少許落後而已。

洛克希P-80型流星飛機(Lockheed P-80 Shooting Star)不但是世界上最快的飛機，而且也是喀戴霍克(Citty Hawk)以後航空方面的驚人發展。P-80打破一切最高速度的記錄，比任何飛機更接近聲音的速度。陸軍當局低估它的最高速度，認為每小時在五百五十哩以上。P-80比其他任何飛機駕駛靈便，週轉如自。它所用的燃料和我們祖母們燈內的煤油相同。起飛前需要三十秒鐘發動機件，但冷天較熱天更容易迅速起飛。它沒有震動。駕駛員聽到的聲音和家用真空掃塵器的轉動聲相仿。在十五分鐘內能裝卸它的引擎，但P-80一具引擎的裝卸却已需十六個工作小時。它是美國現有最簡單的戰鬥機。P-80型沒有推進機，冷卻器，或往復引擎，祇需要四個管理引擎的儀器，普通飛機的駕駛板上却滿佈着許多儀器。

飛機發出的聲音在地面上聽來，好像是龐大的噴燈所發的聲音和夏季雷聲的交響曲。雖然有這種巨響，但是在洛杉磯P-80時常飛

翔的地方，也祇有很少的人看見它們在頭頂飛過。因為一個地面上的觀察者向聲音發出的方面觀看時，飛機已飛到了另外一面。

流星機的外型證明單純就是美觀。大部份的戰鬥機停在跑道上機頭向上傾斜，P-80型並不如此，機身支持在三個低小的輪子上，機身離開地面很近，而且保持水平。機身狀如魚雷，頭部裝有六挺口徑〇·五〇的鎗。駕駛座在機翼的前面，使駕駛員能獲得較大的視域。最近洛克希廠在P-80兩翼的尖端裝置美觀的油箱，用電力控制，可以同時供給引擎，必要時能一起拋棄，使飛機仍可保持平衡。

P-80的速度太高了，極微細的因素就能影響它的飛行。洛克希因此特地研究了一種新式的漆，用最精細的方漆油漆使機身光耀奪目，新漆好的汽車和它比較起來似乎不很光潔了。它銀灰色的外型在天空飛過，光亮得似玻璃的一般。

P-80的製造經過和它的優點同樣刺激動人。一九四一年春天，洛克希廠的研究總工程師克勞倫斯喬生(Clarence L. Johnson)，想利用陸軍經費建造試驗性的流星飛機。作戰部並不表示同意，因為喬生的設計需要一種完全新型的引擎，而空軍急切需要製造多量已研究成功的飛機；對於研究新型的飛機並不感到急需。

喬生便放棄了他的計劃。一九四三年六月十七日喬生在弗洛利達州賴愛脫機場，參觀P-80型的完成時，遇到空軍上校魯斯(Colonel M. S. Roth)。魯斯告訴他貝爾式流星機的速度較普通戰鬥機略快，絕對不能和情報中的德國流星機匹敵。

「你為什麼不應用英國的透平設計一種流星機？」魯斯問他。

魯斯告訴他英國透平的特性，並說明陸軍所需流星機的形式。一要趕緊一些設計。魯斯又說。

喬生乘民航機回到洛杉磯，路上他在信封背面畫了一張草圖，第二天便開始工作，接着就在畫板上繪圖設計。一星期後他帶了P-80型的圖樣和十二張各部明細的計劃書。

「我們能在一百八十天內建造完成。」他告訴作戰部。高級指揮官十分信任他；二小時後就批准他的設計。「急速些工作吧！」一位將軍說：「今天就是工作的第一天。」

喬生打電話到麥辦克(Butbank)。第二天他回來的時候，工人們正在洛克希風管附近建造一個工場，因為建築材料的不易立刻獲得，喬生的工場是木材的廢料建成的。

陸軍當局和洛克希廠的廠長勞勃脫格羅斯(Robert E. Gross)給喬生全部管理製造的權力。習慣上工程師的職

務祇到畫板工作完成而已。喬生邀請三個助手廿三個工程師和一百零五個機匠。工程師們祇知道正在製造一件緊要的模型，祇有五個人知道這是一架流星機。

這些人每天工作十小時，連星期日都不休息。作戰部儘先供給所需的各種零件。六天後喬生從華盛頓回來，陸軍汽車替他裝來輪子，車胎，鎗砲，速度計，和無線電設備等。紅色的標語，「我們的日子是編號的」，貼在後面的牆上。每天掛着不同的字句如：「今天是十四天，還有一百六十六天。」當喬生發現某一部份的設計不能付之實際工作時，他立刻重新設計這一部份。十九天後一架木質的模型造成。華盛頓派來的空軍人員把它審查了一下。

洛克希當局對於飛機製造的防衛異常嚴密。飛機完成前七天，喬生和他的助手很是焦急，因為還沒有引擎。陸軍運輸司令答應把英國引擎從倫敦空運到萊姆。運輸機裝來了引擎和一個英國民航專家。因了六千哩長途跋涉的辛勞，在洛克希的工人裝配引擎以前，這個英國人要求在好萊塢的旅館稍稍休息一下。

幾小時以後，他還沒有回到廠中。喬生急於要完成飛機，打電話到旅館尋這英國人，但是那裏並沒有這個客人。他於是派遣洛克希的職員到好萊塢去尋找。最後喬生失望地到警察局去查問，才知道這位專家在拘留所中。警察局要向這英國人驗看證件，當然他拿不出，問他從什麼地方來，他答稱來自倫敦，但又沒有護照，他請求警察局向洛克希廠調查，可是廠中的代理人，並不知道任何關於英國專家和流星機的事情。正在這時，喬生獲得了這個消息，但是爲了手續關係，這英國人不能當夜釋放；第二天，經過洛克希廠長格羅斯和作戰部的努力，他才得自由。

在第一百三十九天流星機建造完成，但是因匆促的緣故，需要把工場拆毀一些，才能把飛機拉出。四天後飛機在陸軍嚴密的保護下裝載出去。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午夜一時，這一隊人在公路上前進，黎明到達陸軍飛機場。這是一個寒冷潮濕的早晨，機場上有些地方還積着雨水，只找到了一塊乾燥的所在。會試飛P-38型的駕駛員馬羅勃卻 (Milo Burchan) 帶着耀眼的飛行帽爬進這新型的流星機，開了駕駛座的窗，開動了引擎，隆隆的機聲震動機場的空氣，勃卻揮着手，飛機從跑道上漸漸平穩地起飛。他緩慢地繞着機場，當他開始高飛時，飛機似乎失去控制似的搖蕩不穩，勃卻就回到機場降陸。

洛克希的負責者和工程師們，回憶P-38試驗時的意外。喬生跑到飛機旁邊激動地和勃卻談着。最後他們斷定駕駛員把這靈敏的調節器操縱過度了。勃卻決定再試一次，於是又起飛，繞着機場一週後，怒吼着立刻就飛出視

線以外。接着開始表演，他從高空向機場衝下，速度是如此之快，直到飛在頭頂才知道他正向着這裏飛來，同時隆隆之聲震動羣衆。「這種巨聲圍繞着我們，分辨不出發聲的方向。」喬生後來回憶地說。一小時後勃卻才試飛完畢。

他非常高興，幾乎在飛機停止滑行前就打開駕駛座跳到地上，除下他的飛行帽叫道：「上帝！這是什麼飛機啊！」這是作戰部叫喬生開始工作後的第一百四十三天。

洛克希接着又建造第二隻試驗機。陸軍計劃立刻製造V-2型，預備定購英國引擎，但他們發覺英國不能足量地供給。這時奇異公司却能供給這種引擎，所以洛克希就用奇異引擎建造了十五隻V-2型。引擎的改變需要重新設計，結果所製成的飛機更是迅速和容易駕駛。這些試造的飛機，每架大約需廿八萬六千美金。在他們試驗和改進後陸軍和洛克希訂立合同：預備大量生產。第一批五百架流星機平均每架約需十萬元。洛克希廠估計將來製造費用至少可減低三分之一。

奇異廠的工程師們和洛克希廠保持同一步驟：改進他們的出品，適合於最新飛機的設計。所以現在這是世界上能力最高的飛機引擎，尤其在二萬五千呎以上的高空中。一般人對於流星機的原理不容易明瞭，其實奇異引擎和洛克希流星機的原理十分簡單。一六〇八年牛頓最先發表這種原理，他建造一輛噴射車證明運動第三律——作用等於反作用。在V-2型內熱空氣因膨脹而從尾部的管中噴出，飛機內壁對於這種壓力的反作用，使飛機離開噴射的氣體而前進。

透平的輪軸推動高速的唧筒，使空氣從沼澤怪物巨鰓般的通氣孔進入空氣壓縮室。於是將空氣加熱至極高溫度，迅速和猛烈的膨脹使空氣噴射出去。因祇要使空氣加熱和膨脹，所以任何低級的燃料都可應用。流星機的發明對於耗費幾萬元去研究高能汽油似乎是多餘的事。因為引擎位置的關係，飛機尾部燃燒噴射的聲音不會傳到駕駛員的耳中，所聽到的只是唧筒轉動的微弱聲；這是流星機對於駕駛員許多優點之一。駕駛座中有氣壓和氣溫調節器，以適應高空和高速的飛行。熟練的戰鬥員和試飛駕駛員在第一次駕駛流星機後，感覺到茫然，除了應用速度計外，他們不能推測飛行的速度，因為既沒有普通的引擎聲，又不能在高空識別地面的景物。有一個駕駛員預備在麥辦克隆陸，突然又飛向天空却沒有停下來。事後他解釋：「我不相信指示器所示的速度，以爲我飛行的速度已不到一二五。然而飛機場却在我的下面消失了，我才知道我是飛行得多快啊！」賽爾蒙 (Herman N. Salm)，洛克希優秀的試飛駕駛員之一，在起飛的時候也有同樣的經驗。他第一次試飛時幾乎滑行過全部跑道，當

時觀眾叫道：「向後拉！向後拉！」在跑道的最後一小段他才起飛；後來他解釋他不相信已達到升空的速度；直到他看了儀器以後。

「在地面上，一架飛機已使你迷亂到這種程度，你能够想像它在天空中將使你怎樣了。另一個洛克希的試飛駕駛員說。

好洛惠上校 (Colonel Bruce Holloway) 最先駕駛 P-28 的陸軍駕駛員之一；宣稱它比其他任何飛機容易控制；「我會經用 P-28 在假想的空戰中攻擊我們的 P-51、P-52 和 P-53，覺得在任何情形下，它都能取得主動。」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 P-28 發生了一件不幸事件，爲了要證明流星機這名字並不適合，不論在白晝或晚上，飛機的尾部絲毫沒有光芒放出。洛克希廠自誇 P-28 不像納粹的流星戰鬥機，尾部會放出彗星似的光芒。陸軍當局要證明這件事，在晚上命一個駕駛員飛行流星機，因此造成了悲劇。飛行的時候，是如此乾淨利落，沒有絲毫光芒和火花，因此一架陸軍轟炸機直撞流星機的頭部，兩架飛機中的人員全部死亡。

喬生的綽號叫凱萊 (Kale)，因爲他帶綠領帶到學校中去的緣故。P-28 型的發軔是一個瑞典移民的十二歲兒子；在航空黏貼簿上第一次設計飛機。他叫他的飛機爲茂林 (Mellin)，茂林是古神史中之幻術家。他更預言這飛機能把各種不可能的事情付之實現；如飛到月亮中去，每小時飛行三百哩等。年齡的增加沒有改變喬生的幻想；工程的技術和幼年的幻想混合所得的結果就是流星機。

喬生對於 P-28 還有一些小小的夢想，他相信將來有一天他自己或別的工程師會戰勝壓縮性——這種現象使飛機不能比聲音更快；此後一個人可以在紐約吃了早餐然後飛到洛杉磯去吃前一日晚餐，似乎使宇宙間的光陰倒流了。

譯自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 P-28

## 下期小說：

魯軍——招魂幡  
易流——歸來

## 浮生小記

葭水

### 獄窗風味

主人說，以前上海租界的監獄，有犯人八千，是全世界最大的監獄。美國最有名的星星監獄，犯人不過二三千，最大的俄亥俄監獄，也祇六千罷了。

俄亥俄監獄，這名字我知道的。後來就想起是在奧亨利傳中讀過。當奧亨利三十幾歲，在銀行供職時，忽被控侵佔公款。其實是證據不足的，他只需好好的爲自己聲辯就可以了。他却先嚇的逃走了，讓人疑心；後來投案，又沒話說；這就胡裏胡塗的被定罪；在監裏關了兩年。這對他自已，固然是不幸；對讀者却是大幸。因爲他早年忙於這樣那樣，總沒有寫作的餘暇。是在獄中當值夜藥劑師時，他有閒暇；又從那許多犯友中獲得不少寶貴的材料，他寫了。這是他往成功之途邁進的第一步，沒有這牢獄生活，也許他永不開始呢！

也不祇他。伏泰爾在巴士的獄中被禁用紙，就拿一片鉛在一本詩集的行與行之間寫詩。後來，當他躲在一位公爵夫人的城堡中時，三個月中小說五部。本仁的『聖遊記』，德孚的『摩爾法蘭達斯』，都是

在嚐着鐵窗風味時寫的。無怪太平洋出版社的主編愛復華威克斯要在『這寫作的行業』一書中說，『事實上，我想得出有好幾位當代作家，如果到星星去過一個短短的時期，他們的作品將會好些。』

### 一本書

一天傍晚，我走過一處舊書攤，買了三本書。攤主是個活潑的男孩子，他不付給我應我的二百元，却順手取了一本書給我說，『你就要了這個罷！』無可無不可的，我就拿了走了。後來一看，不得了原來這薄薄的一本，乃是我所傾慕久矣，但因不知上海有賣。昔日陶淵明『開卷有得，使欣然忘食。』是宋仁宗罷嘗於膳時讀蘇東坡文章，投箸而起，嘆曰，『奇才！奇才！』那一晚我亦未好好的喫飯，眼睛太忙了。那是兩個月以前的事了。兩個月中，和人談起這書，總有二十次。這天又談起，我說作者英德法意諸國書文隨手引徵，看得人暢快極了。坐我左旁的一位先生，認識這作者的，說，『他書看得多，他每天總要看一本書。』

我因想到威廉馬修士的一篇文章「一本書」文章主旨，是勸人讀書寧少而精。然而作者也承認「在文學史上，有些人念了一海洋的書籍，而且從中找到一種刺激與靈感，這種刺激與靈感是永不能在一個人思想的小池沼裏找到的；這種證例，所在多有。如同……司各脫當幼年的時候，即有大蛇一般的消化力。歷史；詩歌，故事，小說，傳說，他都狼吞虎嚥地喫下；沒有一點東西，一個標題，被他濫用了的；各種思想，軼事；說明；比方，都被他同化，而且變成他心思組織的一部份。」又引一句拉丁文說，「蛇若不喫旁的，蛇就不能變成龍。」

我因又想到兩則關於書的外國笑話。一位太太，對書店裏的職員說「請給我三碼棕色的書。」又，在近聖誕節的時候，有兩個女郎在街道上走，她們的談話被人聽見了，是這樣的。「我真不知道買甚麼東西送麗茜好，她樣樣都有了。」「那邊不是書店？買一本書送她罷！」「麗茜已經有一本書了！」

### 家財

主人一笑說，「現在我們都是百萬富翁了！」即在錢不值錢的今日，我們不是百萬富翁。但這是不必當場聲明隨，着大家一笑就算了。

回到家裏，想起以前會聽人說，百萬家財在法國不算甚麼，因為祇是百萬法郎；在英國就多了，因為

就是百萬金磅了；而祇要這數目的四分之一，二十五萬磅，就已不祇美金百萬元。

因又想起詹姆士·巴雷有一獨幕劇，名「那十二磅的表情。」講一個虛榮而好自用的人，因將受勳爵的封號；接到許外賀函，特請打字公司派一人來作答，誰知來的恰是他的前妻，十四年前因私逃而離了婚的。經他追問，那女的說出了當日實因做他妻子，精神太不愉快，所以獨自出走的。是為他設想，怕他在請離婚時遭遇困難，所以纔弄成好像是跟人私奔的樣子。這些年來，在外邊過着獨立的生活，很心滿意足，男的極力展覽他的富貴，想使女的後悔，却全不成功。他說，「我現在值二十五磅了。」女的說，「這是你對你自己的價值。我告訴你你對我值多少；剛好是十二磅。因為我立定主意，假如我能賺得十二磅，我就是有能力在這世界上獨立。我一賺得時，我就離開你了。」十二磅！——這是你對一個女人的價值。假如她不能賺得這個數目，她只好依靠你。十二磅是一架打字機的價錢。」後來她又說，「假如我是丈夫——這是我對他們的忠告，我要常常靜靜向觀察我的太太，看那十二磅的表情有沒有走進她的眼睛裏。」她走了。那男人很高興，因為所聽見的，傷了他的自尊心。這時，他那溫順的現任太太來了，和他說話，却忽問，「那些不很貴罷？」「甚麼？」「那些打字機？」太太離開之後，男的想到問句所可能有的

意義，嚇了一跳。

有人說，這戲可作爲易卜生的『玩偶家庭』的續篇。在娜拉『砰』的一聲把門關上，離開她丈夫的屋子後十四年，可能發生這樣的事情。

### 禽獸與人

我覺得，或者是因植物離我們較遠，與人無爭之故，我們對植物，較之對動物有更好的意見。譬如，用來比人的時候，說植物就大概總是好的，一位美女子，有的是瓜子臉，櫻唇，藕臂，柳腰。連那『紅樓夢』中的小廝興兒，也會說，『三姑娘的混名兒，叫玫瑰花兒，又紅又香，無人不愛，只是有刺戳手。』其他呢，少年固然『玉樹臨風』，老了也可『孤松勁節』；有佳子弟是『蘭桂齊芳』，有好生徒是『桃李盈門』。而用動物作比，尤其是獸類呢，就差多了。人笨是牛，人俗是豬；淫婦是蛇，婢妻是雌老虎；妖姬則是狐狸精了。自然也有以禽獸讚人的時候，說些甚麼仙鶴，鳳凰，麒麟，龍之類，可是這些珍禽異獸，普通誰會見來？父親論兒子，『此吾家千里駒也』，兒子還可受得；丈夫若稱太太『我親愛的小鴿兒』，碰着是娜拉，就得出走了。

然而人如肯對動物觀察研究，當有所得。讀着不知道有沒有留心過豬，牠那雙眼眯成一條縫，正像個何等樣的人？牛的臉部表情，則忠厚老實，是鞠躬盡

瘁，死而無怨的了。聽說在外國的戲劇學校裏，有叫學生到動物院去觀察我們的遠親，回來各表一德，看是像不像的。孟子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這幾希有人以爲是笑。因說『人是笑的動物』。爲了動物中有會哭會喊會唱歌會說牠們自己懂得的話的，却沒有會笑的。不過從前我家的貓，我常覺得牠在作着一種很神秘的會心的微笑。這感覺，大概別人也有過的。譬如路易士加洛爾，在他的『阿麗思漫遊奇境記』中，就有一隻會笑的貓，甚至在貓臉消失之後，貓笑還留着。我家的貓升遐久矣，祇餘得笑容宛在。

這天主人問我，在你所看的話劇中，你說最好的是那一個？我答，『我不能說最好的是那一個，我只能說我最喜歡的是那一個。』回家想想這話不妙！因爲是記起了書上曾記有某夫人對魏思勒說，『我不知道甚麼好不好，我只知道甚麼我喜歡不喜歡。』『不錯，太太，』那畫家一鞠躬，『禽獸也是這樣！』

### 舞藝

說到舞藝，我是個外行。祇知道有安娜·柏美露蒂，是跳巴蕾最有名的。我父親會看過她的舞藝，對別人的就一概瞧不上眼了。又知道有伊薩都拉·鄧肯，是舞藝的革命者，是自創一派的天才。我曾讀過她的自傳。這兩位都已久是古人了；我生也晚，即有幾



會出國，也不及看的。但我却也曾看過屬這兩派的極好的舞藝，是在幼年，有那麼一個春天，忽然都給我看着了。一是鄧肯跳舞團，由伊薩都拉，鄧肯的親戚愛瑪·鄧肯領導，是些十餘歲的女孩子，穿了極簡單的希臘服裝，在台上極自然的走來走去，玩玩笑笑跑跑跳跳，然而，嘿，真美！看的我樂不可支，又驚美不已，以爲女孩子原都該是這個樣子的，我們的生活，太可憐了。一是但尼·向跳舞團，是跳巴雷，舞台上是一幅幅明艷的圖畫，見所未見の色與光的變幻；帶我進入另一世界。這是我最初看的二次舞蹈，先入爲主，以後看任何別的，總覺得不最美不動心。後來和大學裏的音樂教師談起，她說這兩團實是這兩派舞藝的最優秀的代表，不要說在上海，在世界的無論那一處，我也不能希望看見再好的了。我想，原來如此，怪道呢！

『不全有，寧全無』，不愛看一般的舞蹈；却愛在心象中幻想些美麗的舞蹈場面。聽音樂時不用說了，就在聽教師講書時，也往往他講他的，我想我的。譬如讀屈原的『招魂』時，想這不正是配上音樂，用舞蹈表現出來的嗎？這不可能是鄧肯式，必得是但尼·向式了。這音樂與舞蹈，將是何等樣的神奇瑰麗而結構精美！單是那一聲『些』『些』『些』『些』『些』『些』，是該怎麼的了？

之後認識了一位從歐洲來的音樂家。他青年時曾

受知於安娜·柏美露弗，得那藝者舞他所作的樂曲而引起世人注意的。他夫人給我一本涅勒斯基的傳記，我這纔知道這位和安娜·柏美露弗合舞的天才男藝者的身世，和他怎樣不幸的在二十九歲瘋了之後，直到如今還是狂人。最令我感覺興趣的，是書中有談及伊薩都拉·鄧肯和她的舞藝，而在鄧肯自傳中又恰有談及他們和他們的巴雷。兩派的第一藝人對相對說，寫在不相連的兩本書裏，却恰巧給我讀着，真太有意思了。

去春我會向一位藝者問及，她說舞蹈的派別是很多的，就這兩派如今又已分成許多支了。我這纔想到無論那一門學藝，都是派別極多的，爲甚麼獨有舞藝就該開天闢地的祇有兩派呢？我的頭腦，未免太簡單；雖然在我看過的舞蹈中，動心的僅祇幼年的兩次。

這天我說了我最喜歡的話劇。在座的都以爲然，說那戲好笑兼有意思。我說：『又好笑，又有意思；又美！』所未說出來的是，在那劇中有那位藝者起舞；是在這裏，我終於看到此生第三次叫我動心的舞藝了，我焉能不喜歡呢？

恩師

問起那位藝者的藝名，坐我左旁的那位與她相知最深的先生說，這是她的恩師甚麼甚麼也云云。

『恩師』，這多美的名稱！

我向來喜歡『漢學師承記』，『師門小記』，『高足之徒』，皆肅然增敬』一類的話。一部『論語』，最愛讀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一段。又與爲人第一幸福，是有慈父母，其次則是有賢師友了。固然世上也有不傍師門而苦學有成的，但這種天份高氣質美的人，若再給他『師友夾持』，誰能知道他的成就將更是怎樣遠大呢？

師生相得，這快樂是真的。父母子女之間，即在最融洽之處，亦常有畏懼與憂慮的存在。但師生之間，因爲是比較自由的，又是比較客觀的，所以感情往往可以極醇美之至。讀者不知有沒有試會和爲人師表的談他的得意門生，或和得意門生談他的恩師？那份眉飛色舞的樣子，真够瞧的。我曾和一位新認識的心理學家談及墨獨孤，誰知引得他告訴我他做學問的經過，興高彩烈的談了一晚。後來我纔知道原來墨獨孤有三大弟子，一英國人，一德國人，一中國人就是他。是我在無意之中，觸到最令他感覺快樂的題目了。師生之誼，五倫中無之，大約是列在朋友一倫中了。『其實五倫不過是一倫，朋友之倫而已』。這話，是我的恩師說的。我不學無術，又有甚麼恩師？然而我雖完全未能承接他那淵博的學問中的無論那一部門，甚且從未在他班裏上過課，他終是影響於我最深的一位，所以我主觀的認他爲恩師了。我這筆名，也就是他給我取的。我想，原名從父母，藝名筆名之類

從本師，最通。

我這筆名，源出一詩經。當時吾師還附有四章四言詩，其第三章是：

兼葭秋水，不競紅芳；

惟清惟澈，亦掩亦揚。

爾有嘉友，在天一方，

以仁輔之，欣德未央。

『老殘遊記二集』裏逸雲說，『名者，命也。』憑這一點，我也該有美好的前途了罷！

伐木了了

『浮生』者，『偷得浮生半日閒』也。『小記』者，隨筆所之，無足輕重之小文也。七月二十二星期日，在某它度過了於我爲可憶念之一下午。當時我就說，『我在想人生的奧妙。』後來主人笑我，『你可以寫一篇文章了！』一篇文章寫不出，却成了這鑿七段小意思，都是回味當日之談話，東拉西扯而成。小題小做，雖不佳，亦可以被容許了罷？

這篇是存心『以文會友』的，所以如獲刊出，我將以三份贈人：一以寄呈我在天一方的恩師；一以答謝主人賢夫婦；一以請正當日未到場但一直被我們談及的一位藝者，和坐我左旁的一位先生，坐我右旁的一位女士。他們又將笑我了麼？

『友』字我是够不上說的，也就算了。



(左)子公 (右)人夫其及軍特克艾

# 艾森豪威爾還鄉記

樂仁

凱薩斯州 (Kansas) 亞別蘭 (Abilene) 廣闊清潔的街道上炎熱異常；這酷熱的六月天氣，就是凱薩斯人也受不了。街上靜寂無人，只有幾個小孩在郵局的屋子上紮線。每家商店的櫥窗裏都貼上了標語，寫着同樣的句子：「歡迎艾克回來！」（按艾克爲艾森豪威爾將軍姓名之稔稱。）

喬納·卡拉漢的藥房，是市中最熱鬧的地方。有許多人在那裏飲酒，竟使喬納的玻璃杯不够應用。有一羣人只穿了襯衫，坐在屋角里吃東西。

「我希望明天不要下雨」，遊行隊的首領愛特·格蘭漢說：「並且天氣最好不要太熱。」

「豈但是雨，另外還有麻煩的事。」山姆海勒說：「可惡的凱薩斯印刷所送來三千張艾克的像片，只有四顆星。」

「特懷愛脫（艾克之名字）決不計較這些的。」喬納·卡拉漢說：「他從不拘泥小節。」

這批圍着桌子的人，都認識幼年的艾克，他們開始回憶往事了。七十四歲的郵政局長斐爾·希斯曾幫助年青的艾森豪威爾送入西點軍校；談起當年艾克因進軍校來拜訪他的情形。

「那時我正出版着報紙，有一天晚飯後一個高高的孩子穿着一身淺灰色的衣服，走進我的辦公室來。他說：『我是特懷愛脫·艾森豪威爾』」

；想進西點軍校。有人告訴我，你能幫助我。」不錯那  
年薩利納的喬勃立斯托是我們這裏的參議員。喬是進步  
黨員，我也是的。事實上，你們有幾位或許還記得我是  
亞別蘭唯一的進步黨員。」

「我想勸年青的艾森豪威爾醒過來打消這個意思  
；因為我知道喬已向軍校推荐了十個青年；但是他十分  
堅持，讓我憤然而言，等我說完後，笑道：「希斯先生  
；我仍要進西點軍校。」

「他是一個有志氣的孩子；即使他父親的政見和我  
不同，我也會歡喜他，所以我把他的名字記下來了。我  
又發覺他是相當漂亮的學生，並且也非常用功。喬勃立  
斯托問我要那一個孩子獲得保荐，我就提出了艾森豪威  
爾。」

「我記憶中的特懷愛脫是在乳酪廠的鍋爐間中，  
保爾·霍夫門說，他的父親是艾克曾工作過的倍爾司發  
靈乳酪廠的股東。」他手中老是拿着書本。我比特懷愛  
脫小四歲，常常以為一個足球健將看書是很滑稽的。」  
「不過他在當左衛的時候並不帶書，但是他確是  
我所遇到的最會笑的足球員，他打球時笑着，被擊中時  
亦笑着，他永遠是笑着。」曾教過中學足球隊的亞別蘭  
農夫奧林史拿特說道。

南第四街二百零一號的綠色草地上，年僅六歲的喬  
耐·威爾遜正翻着船斗。「艾克住在這裏，」喬耐說，  
「他今晚回家，是一位五星將軍。」

「你還是停止表演吧！離開艾森豪威爾的車地。」  
喬耐九歲的姊姊瑪麗海倫說。

艾森豪威爾的家是一種白色兩層樓的木屋，和亞別  
蘭其他的房子十分相像。起居室內有一隻舒適的睡椅，  
兩隻沙發和一座老式的書櫥，這室中和其他室中的傢具  
和六個艾氏男孩在屋中互相追逐嬉戲時完全相同。

在書架上沒有最流行的書籍。兩本厚厚的標準知識  
叢書的旁邊，放着一冊考伯(Cooper)的詩集。還有浮士  
德，家用物理學等書。在書架的頂上放着三冊電學叢書  
和六冊關於製冰機器的書籍。合維特艾森豪威爾和他的  
兒子特懷愛脫閱讀過這些書本。

起居室的旁邊是一間狹小舒適的房間，艾克的母親  
喜歡坐在那裏編結絨線。過去會一度做艾氏弟兄的書室  
。室的一角有一隻舊式鋼琴，上面放着幾本陳舊的歌曲  
和一部聖經，鋼琴上掛着幾張照片，其中有一張是艾克  
尙為一星將軍時所攝的。在照片的下面他寫着：「以敬  
愛的心獻給雙親，感謝他們的仁慈。」

起居室的牆上高高地堆着信件和郵包，上面大都份  
寫着：「凱薩斯，亞別蘭，艾森豪威爾將軍。」有的紙  
寫着：「凱薩斯，艾森豪威爾將軍。」

「過去兩天中一共收到了三百封信，鄰居鐵勞脫遜  
太太說。艾森豪威爾老太太到凱薩斯市去會見兒子時，  
這鄰居就照顧他們的房屋。」

「今天早晨，」鐵勞脫遜太太說，「一個陸軍人員



駕駛一輛漂亮的汽車，接艾森豪威爾老太太到凱薩斯市去。我玩笑地說；「啊！你現在是大人物的了。」「我不是的，我祇是一個孩子的母親。」

將軍的火車

預定在晚上九點三十分抵達亞別蘭，但是八點左右車站的月台上已擠滿了人。憲兵們手攜着手聯

成一線驅退羣衆。在月台的一端有一隊穿着牧童服式的亞別蘭樂隊。兩個年青美麗的樂隊指揮揮舞着她們的指揮棒，一個紅頭髮滿面雀斑的隊員，不耐煩地敲着大鼓。九時二十分全鎮的人都聚集在車站。幾分鐘後人聲嘈雜聲中，從鎮的一面傳來汽笛的叫聲，接着一列新近漆過的火車隆隆駛來。一共有八節車子，人們都清楚地看牠駛入，然而他們沒有看見艾克。

「艾克在那兒？」幾個聲音叫道。在後面的某一節

車中一個戴着軍帽的笑臉伸出窗外。羣衆一定同時看見將軍，立刻都歡呼起來，軍樂隊也奏出歡迎的曲子。

艾克走到月台上時，念四個憲兵圍繞着他，要把他引入一輛新型的汽車駛到旅館去。但是艾克看見了奧林史拿特和喬納卡拉漢，就跑過去和他們握手。

「艾克，你稍許瘦了一些。」奧林史拿特說。

「對你不能說同樣的話。」以前的左衛對他肥胖的教師說。

憲兵們又要把將軍引到車上去，但是艾克看見了一個漂亮的樂隊指揮，就吻了她一下，同時幼小的喬耐·威爾遜不知怎樣溜入了憲兵的圈子，去拉五星上將的衣服。

「艾克，你要看我翻筋斗嗎？」喬耐·威爾遜問道。艾克彎着身子吻威爾遜的頭頂作為回答。

現在他已離開汽車很遠，開始走到勃克阿愛街。憲兵們想把他引回汽車，將軍却不願意回去。「嗨，這裏不是紐約或倫敦。」有幾個人的喊聲鑽入憲兵的耳內，「這裏是艾克的故鄉，他要巡視一下。」

艾克巡視了一下。他沿着勃克阿愛街走去，在第二街向左轉灣，然後又慢慢地回到車站。他吻着女孩子，和每一個人握手，始終微笑着。他回到火車上，在十時就寢。

第二天早晨十時，將軍乘了綠色的蓬車駛到第三街的蘭茂旅館，在路上他看見華脫司奈發軍曹。這軍曹會

任法德前線第五師的小隊長，是亞別蘭的市民。一華脫：「到車上來！」艾克說，「這也是你光榮的日子。」軍曹就進入前座，聯軍最高司令叫這從前的小隊長站着接受敬禮。

檢閱台設在蘭茂旅館的三層樓，它和艾森豪威爾將軍在倫敦，巴黎，紐約和華盛頓的檢閱台很不相同。這裏除了將軍和他的副官不再其他的將領，而且第三街上的人民早已認識艾克。當艾森豪威爾將軍入坐後，就開始為號，開始遊行。這不是軍隊的行到，它表現出一代歷史，怎樣一個赤着脚捉魚為嬉的孩子變成了在西歐擊潰法西斯的聯軍總司令。有幾輛車上表演艾克求學時代的情形，有些表演他中學時的足球隊，西點軍校學生的時代和最近歐戰的勝利。這行列也表現出亞別蘭的歷史，最後表現亞別蘭對於這次戰爭在農業上的貢獻。

艾森豪威爾從沒有檢閱過這種行列，他拍着手，用脚踏着音樂的拍子，並向每一個人致禮。一九〇九年足球隊隊員的車子經過時，他站起來非常興奮地招呼他從前的隊友，聲調顫動，好像有什麼東西哽在喉嚨口。

中午遊行完畢；羣衆齊集艾森豪威爾公園——原名市公園，去年才改名。將軍在那裏作一次簡短的演說，笑容才第一次離開了他的臉。

「我並不是一個英雄，」他說，「我祇是你們送到海外去許多英雄的標幟。你們應熱誠地對待兵士們和對我一樣。」

演講完畢後，幾個紫心隊的兵士爬上講台，將軍就擁抱着第一個隊員，並和其他隊員握手。

他的汽車回到旅館時，一個美麗的女子向將軍還面衝來。「你現在不能會見艾森豪威爾將軍。」一個兵士對她說。

「我不要見艾森豪威爾，」女子說道；「我要見我的丈夫。」他的丈夫是華脫司奈脫軍曹，她向他跑去，他們擁抱起來了。每人都大笑了，連那個兵士也笑着。

在蘭茂旅館的中層，三十三個艾森豪威爾的家屬聚集在一起，艾克坐在桌子的中央。「勃台，」他對他兄弟歐爾的幼子說：「把你的座位移近桌子，如此你可以看清楚你的食物。」

一個女侍者，拿上一隻插着四十八面小國旗的蛋糕。艾克把蛋糕切開，第一塊拿給他的兒子約翰。將軍嘴黑的臉上沒有絲毫緊張的情緒，目光非常柔和。「好，大家吃吧！」他說。

這位老人終於回家了。  
右頁上照片為艾克返鄉時列隊遊行的情形。

### 論戒烟

幽默大家馬克吐溫說：「戒烟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我已經試過一千多次了。」  
奧格本納照說：「戒烟的所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乃是因為吸烟並不如他麻煩。」



之一

親愛的媽：

我就要到家了。

我再次扭痛自己，試試這是不是一個夢。今晚我把所有你的信

都理出來，把每一封又讀了一遍。

你不是時常問起我：要我告訴你我在做着的是什麼

工作嗎？幾乎每封信上都問起。有時說：「孩子，救護隊做些什麼？」又說：「你不能在你的信中說得更詳細一點嗎？我們知道你一定很小心不肯多洩露一些，但是——」等等。現在，我想我可以告訴你了。我們一共約有七十萬人，包括看護，醫生，和所有為救護隊服務的人們。我們什麼都做。我的意思是說軍隊到那裏，我們也到那裏。有時我們要在暗處巡邏。我們多半是蛇行的，去找尋孤獨地躺着的傷兵。然後我們替他包紮。

照我所知，我們和軍隊最大的區別是在我們不能帶槍。我們雖然實際上和敵人離得很近，却不能開槍打他們。爲了這我一向情願放棄救護隊工作，去加入軍隊。

當我被派到駐英國的空軍去服務時，我又發現了救

護隊員還有一種工作。

在那面，我們要長時期的等候——和機械一同焦急地等着。每次當大隊轟炸機滿載而去柏林時，我們要出

去到機場上，在早晨冷空氣中半凍着。

如果飛機沒有意外地上去了，我們就吃着咖啡等待

到他們回來時，我們便有許多工作做了。這樣說來：

在英國我是安全得多了。

在諾曼第，當我開着

一輛搬運傷兵的吉普車時

，情形就兩樣了。在那時

，我的吉普車非常忙碌，

把傷兵裝回救護站去。裝

二個人還容易。可是在特

別忙碌時，我在車蓋上又

要裝二個。這樣整天的幾

次三番地裝運着。地面高

低不平，車震得厲害。

但車蓋上的傷兵難得喊出二聲痛來——他們是世界上

最英勇的人，我敢說。

我們常常在炮火下來去，我又要用力避開彈洞和倒

下的樹。不過不要以爲我們空軍救護隊是一直等待的。

一天，一架B十七型大飛機初次起飛，裏面有十個

人。也不知是壞了什麼。有半數飛機安全地飛開，而突

然事情發生了。非常可怖。

戰地書簡

容妍子譯

當我們看見它跌下來；發出巨大的爆炸聲；我們能覺着地面的震動。然後我們飛快跳上救護車。已經太晚了，可是我們盡力的救護，對於那十個人，我們無法可想，這是他們第一次，也是末一次的使命。

我在告訴你我所做的工作，這也就是所有救護隊員的工作。我們是要盡力的把受傷的人救活。

有些病人當然很急躁，他們要求被送回家去；或是送回戰場去。他們不願整天坐着無事可做。我特別記得在英國的一隊空軍，很幸運的奪回了生命最使他們不安的是什麼呢？——他們要回到空中去！

在法國，我在戰地醫院也逗留了很久，我的兩隻手做了很多的工作。這並不是開心的工作，可是不得不做。我們對法國人懂得很多，尤其是小孩子。在一次打仗之後，許多人失了家；他們只好和我們同住。那些小孩子要兩樣東西：橡皮糖和香烟。他們最聰明的手段是把採集的花送給傷兵，想用花去交換橡皮糖。

我們最忙碌的時候是諾曼第登陸戰。我們在登陸艇上和坦克，貨車；人，給養一同上去。我從不曾看見過這麼多的烟和灰塵，從不曾聽見過這種喧嘩聲。那天我們的工作是和兵士一同上岸，然後把傷兵裝回來。數小時後，我回到登陸艇上，看見病床和手術檯都已裝好，像一個醫院。

還有兩件事：第一件是，我不知那些曾經捐過血液的人當回家時；却不知道他們曾經出過多少力。我幾次

看見傷兵將死，注射了血液後又活了回來。

第二件是，我要謝謝你送給我的香烟。我把它們大部送給傷兵抽了。他們最需要的就是香烟。

## 之二

勞動

親愛的媽：

我很好。我不知道他們向你說了些什麼——他們只是說不使你知道，勸你不要憂愁。我希望你沒有太受驚，希望他們在告訴你時不致太粗莽。

我知道你對我的健康一定在揣想着。

主要的是我現在很好了，只不過暫時有點無力。我大概須跛行一些時候，我的臉也須略為整容一下。

我雖受了傷，却很幸運，也很感激。你不知道當我開始受傷時的情形是怎樣的。媽，他們都好像爲了我而暫時把戰事丟却了。我好像聽見有人喊：「嗨，伙伴們；慢一些，他受傷了。」

當然，其實他們也不會把別的工作緩慢一下來救我。可是那些救護人員，那些幫助我的看護和醫生的工作；都使我看來，好像他們特別來照顧我。

我說得太快了，你也許知道受傷情形。

我第一個念頭便是我已經被打死了。

我竟能記得這麼多，是很奇怪的。在轟炸時，我躲着。我抬起身來四面看，彈片如雨，這樣我受了傷。



好像有人用大錘重重的在我臀部打了一下。我也清楚地記得感覺到烙鐵放在我頭上。然後我走了幾步，倒在地上。大概躺了三三分鐘；一個救護隊員在右邊頭旁伸出頭來。

其次我記得他們又多了幾個，都很冷靜。其中一個把我的腿包紮着。另一個在輕敷着我的濃滿血的臉；再另一個把一針血液注入我的手臂。然後他們鎮靜地半跪半立着。他們冒着自己生命之險來救我。

他們不到天黑不能撤動我——否則太危險了。這是我整個生命中最長遠的等待。

他們把我的腿上好夾板，把我抬上車來。他們讓我吸他們的烟。他們也告訴我沒有危險。

天一黑，他們就把我抬到救護站。我正像浮在空中一般。……

現在我躺在醫院裏，回到復原的路上了。

約 翰

### 之三

我看見那個孩子慢慢地爬上我搭着的到芝加哥去的火車。他生得高大黝黑，外貌漂亮，穿了掛滿綬帶的軍服。他身上唯一的表記是第十五航空隊的號碼和翼徽。

他的左耳受過傷，在唇以上有一條難看的深痕，右腿在膝蓋以上被截去了，他還未曾用慣拐杖。他的臉是生硬而緊張的；眼睛茫然地看着沒有神光，使我怕懼。

你能看出他並不喜歡有人去騷擾他。他挑定了車廂角落的一個座位，把拐杖放在身旁，默默的坐下了。四小時後，他立起身來，走了。

第二天，我從白弗羅搭車到本雪凡尼亞州去。又看見那孩子；現在他的眼睛有些神色了，他的手扭曲着。可是他仍和別的旅客坐得遠遠的，整個行程中，沒有人跟他講話。車抵達本州時他叫車役替他拿大皮包。在這裏下車的只有我們二個人。這孩子想不用人扶着下車，終於他下了車了，立着不動的看住三個來接他的人。我恍然明白我看見的是個受傷兵士的返家。

三個來接他的人漸漸走近他。

於是我看見那做父親的看這斷腿被呆住了

我看見年輕的妻子走過來；我聽見她叫着「呵，媽

媽身離開他，哭泣着投到她母親懷裏。

我看見那孩子的臉變成灰白了。

我立在那裏，我真想我能做那個父親，拍拍那孩子的肩說：「孩子，回到故鄉可開心嗎？」我要把眼睛看他的臉，不是他的腿。我希望我能做那個母親，把可憐的孩子抱在懷裏說：「孩子，謝謝上帝，總算回家了。」

我並且以整個的心希望做那個妻子；把那孩子的手緊緊握在自己手中，吻着說：「親愛的，你能回來多好呀！」

可是我只是一個陌生人，我只能立着看那孩子臉上的比較爭地獄更可怕的面色。

# 醫生

艾蕪

辛亥革命後，四十五歲的人，很少把頭髮剪光了。不是把辮子盤在頭頂，就是剪短一節，披在後頸上。他們和辮子習慣了，一旦去掉就有些不舒服似的。而且常常聽見他們在嘲笑那些年青人的光頭，「僧不僧，道不道的，像個禿嘛？」

我最初看見一個老年人的光頭，至今借未能忘記的，是我們母親的舅父，我們喊他萬家大舅爺。他人相當肥胖，剃光的頭顯得圓圓的。我第一次看見銀元上袁世凱的頭像，便立刻想起萬家大舅爺的光頭，因為他們彼此太相像了。我甚至借拿起銀元，驚異地去問母親：「咱個萬家大舅爺的頭，在這上面呀？」

萬家大舅爺並不是政治上活動的人物，照我們鄉里人的話來說，他算是連芝麻大的官都沒做過。他只是個醫生，常常搬人家的手頸子，把紅包揣進衣袋而已。這種並不驚人的事業，他却做得極其出色。在我們那一縣頂有名的醫生，僅有兩位，我的萬家大舅爺便是其中的一個。病人病得很厲害的人家，就是相隔幾十里路，也要打轎子去請他看病。他能够一付藥，就

把危症多有轉機；或者一看之下，便能斷定有救沒有救。他住在縣城裏面，我家是在鄉下，相隔恰有二十里路，平常不大請他來看病，只是在曾祖母病重的時候，才請他來看過一次。他那種身體健壯，精神強旺的老人，在我家鄉，似乎借沒有看見過第二個。他看了曾祖母的病後悄悄對我母親說：「跟你祖母準備後事吧，我這付藥無非多守她老人家幾天。」

過不幾天，果然曾祖母去世了。大家到並不驚異醫生說話的靈驗，只覺得請名醫來這麼判定了。算是做後人的，盡了無可再盡的孝心，可以毫無遺憾地去看老年人靜靜走回她的老家去。

外祖母家在縣城南門外邊，離城只半里路，我的母親每次回娘家的時候，總要去看萬家大舅爺。我能記憶得起的時候，萬家大舅爺已經光着頭，沒有毛辮子了。他平常不大注意我們小孩子，只穩穩重重地坐在椅上，同我母親微笑地講這講那的。有一次，卻對我的頭，凝神注意地起來，輕輕搖着頭說：

「跟他剪了吧，留着多不好看呀。」

我小時，很羨慕大人頭上留的毛辮子，每次剃頭都要用手板按塊地方，不准代詔剃去，即使革命過後，大人的辮子，剪的剪，盤的盤，全沒有搖搖擺擺地掛在腦後了，我也借想留一踏頭髮在腦頂上。好讓牠長成辮子，我的母親沒法子，只好照鄉下看牛孩子留頭髮的樣式，叫代詔四週圍剃去，中間單留着圓帽子那樣一大踏，來滿足我的要求。這種式樣土頭土腦的，很不好看，大家借叫他一個醜名字——馬桶蓋。然而，我不在乎這些的，我只覺得經了這麼一留，頭髮長長了，便可以用紅頭素紮成一條長久夢想過的小辮子了。

主人對我的馬桶蓋，搖頭之後，借叫他的兒子拿出一個亮亮的鐵東西來。盤盤似的，張着兩隻後腿，頭上有着一大排細細的牙齒。人把兩隻腿子拿在手裏一捏一縱，頭上的牙齒，便像要交東西似的，磨動起來。這不但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連我的母親也驚奇地問：

「這是什麼東西呀！」

不待萬家大舅爺回答，他的兒子就爭先說道：

「這是洋剪刀，外國來的！」

我的母親更加吃驚了。

「剪刀！那咱過用哪？那不是把布料子剪得癩癩刻刻的。」

這是說剪刀有那麼多的牙齒，定會把布剪的不整齊。他的兒子又趕忙說道：

「這不是剪布料子，這是專門拿來剪頭髮的。」

我母親就把這把稀奇的洋剪刀拿在手裏，仔細地瞧，依然現得有些驚異地問：「那這咱過剪哩？」

萬家大舅爺就叫大舅婆來說：

「你剪跟大姑孃看看。」

大舅婆是大舅爺孀孀的妻子，年紀至少小了一二十多歲，至今回憶起來，覺得她的臉上，有一種年青愛嬌受着丈夫寵愛的神情，自然在我們做小孩子，那個時候，借不能十分明顯地覺到。她拿剪刀之後，一面笑着看着我，一面向大舅爺問：

「是不是要剪這個小鄉巴佬的頭？」

萬家大舅爺靜靜望着的眼裏，立刻泛溢出愉快的光芒，興奮地說：

「是的，是的，就是要剪這個小鄉巴佬的頭。」

我懂得我特別要求留下的頭髮，會遭到怎樣的惡運了，便用求救的眼光望着我的母親，母親却用手推我說：

「快去舅婆跟你剪呀！」

大舅爺的兒子，我喊做表叔的，鼓勵地說：

「來試試洋剪刀呀，剪起滿好過的。」

我母親幾乎近於懇求地說：

「乖點！你要聽大舅爺的話哇！」

我看大舅爺也正望着我，和滿地說：

「我看他不多言不多語，一定聽話的！」

於是，我就只好走到大舅爺面前去了。由他怎麼處置我的頭髮。接着聽見像是小羊子吃青草的聲音，皮嘯一點也不感到疼痛。我在我們家裏，頂怕代詔的頭了，那有着一枝小梳桿的棍子，一挑到我家的門口，就使人覺得爲難起來。因代詔的剃刀，既然很鈍，手又不靈敏，剃得很重，同時另一隻手，借把你的頭按得緊緊的，彷彿怕你逃跑一樣。——大約由於這一點，也是我願意留髮；不肯剃頭的原因吧。我一面由大舅爺剪，一面不禁想起，要是我們鄉下的代詔也用洋剪刀剪髮，那就好了。但大舅爺剪到中途的時候，剪刀挾着頭髮，也把我弄痛了兩次。母親先看到我皺眉，就連忙問：

「有點痛嗎？」

大舅爺就說：

「這不是洋剪刀不好，這怪你大舅爺借沒借好。」

哪！——

大舅爺嬌嗔地說：

「這只怪做師傅的，藝借沒到家哪！」

大舅爺安寧的眼中，又泛溢出愉悅的光輝。母親

地笑着說：

「是的，是的，手藝借沒到家哪！」

我同母親回到家裏的時候，父親看見我頭上的馬尾蓋沒有了，就說：

「肯剃了嗎。剃了好，免得留起就像放牛孩子一

樣；……那個剃頭的，這樣長得不整齊，長的長，短的短？」

的哪？」

母親笑着說道：

「這是他大舅爺拿着洋剪刀跟他剪的呀！」

母親接着就洋剪刀的形像，講了一個大概，旋即

笑着說道：

「他大舅爺，現在很得風時，樣樣都在學洋人，聽他大舅爺說，早晨一起來，洗了臉，就對着小鏡子，仔仔細細梳他剪過的頭，活像一個大閩女似的。借聽見說，他的兒子已在洋人那裏，跟他定付洋牙齒了，等他口裏牙齒一掉完，就拿回來按上。洋人家的東西，別的沒什麼好處，像剪的這頭髮，你看見了，我就是喜歡他們作的布料子又厚又軟又結實……」

母親稱贊洋布料子好一陣，忽然提醒自己地說

道：

「我說一半天借忘記了這件事情，舅他借勸我們把孩子也送進華英學堂哩，說是父親母親肯信耶穌教，學錢飯錢，都一概不要，將來讀出來也一定有事情做。他要我當時就答應；我不好回絕他的舅，他對我們的事情，也好像對自己的一樣，我只好說回來同你

商量，再回他話。我借說，怕他爺借有啥子主張哩。總得屋里人大家商量過才行。」

父親不等母親說完，就擺一擺下巴尖說道：

「這同他爺提都不要提，我們這樣的人家，讀洋書借可以，信洋教斷斷乎可不成的！」

跟着又責備的口吻說：

「你舅爺他也太洋過頭了！……先前不是讀過很多孔聖人的書麼，咱個丟得那樣乾乾淨淨。」

母親是尊敬她的舅父的，常常用「舅」那樣的親切口吻來稱呼，所以聽見父親在非難，就立即辯論道：

「你只曉得人家讀孔聖人的書，你不曉得人家讀孔聖人的書，吃好大的苦！」

父親不以爲然地說：

「讀書的事情，我借不曉得麼？那再苦，也是有限的。」

「你曉得！……他考試的事情，你也曉得麼？」

母親有些起反感。父親使用微笑來緩和爭論的空氣，曼聲說道：

「這不曉得，也可以想得到的。我們這輩讀孔聖人書的，又哪個不嘗考不起的苦呢？簡直是成千成萬！」

母親略帶悲憫的神情，嘆息地說：

「考不起借算了，舅借拿跟人家發濫榜哩！」

父親驚異地叫起來：

「呵，你舅發過濫榜？」

我在旁邊禁不住問道：

「啥子是濫榜？」

父親就告訴我，說是先前滿清的時候，讀書人與考八股文章，有人在考場裏考糊塗了，往往在卷子上，寫些古怪的字句，畫些雜奇的圖畫，考官看見惱了，不僅叫這人考不起，借要批他的名字，寫在另外一張榜上，說他犯的過錯。這就叫發濫榜。這樣說來我仍舊不懂，父親便又解釋道：

「說出文句來你借是不懂。我告訴你畫的圖畫吧，比如卷子上，就是那該寫上文章的地方，你要是畫上了女人家的丁丁足，那末考官就要叫你倒楣了。」

這麼一說，我就明白了，跟着我就問母親道：

「萬家大舅爺，就是畫上了丁丁腳麼？」

母親就警戒我說：

「不要亂講！萬家舅大爺他咱個會畫了丁丁腳，你人小，你不要聽這樣的事情，……算了，我告訴你吧，他是把字寫錯了。」

父親聽見我的話，笑了一會，才又感嘆地說：

「想不到你舅借遭過那場事情！」

母親又復現出悲憫的神情，繼續說道：

「單遭這場事情借不算，回來借吐過血哩。那時候，我外爺家境已不大好，錢鋪子倒了賬。舅他見一舉成名的事情，再沒有望頭，另外又沒有別路的子，他才發狠讀藥書起來。」

父親禁不住贊嘆地說：「借是做個醫生好，要是做了官那才倒楣哩，你看，現在趙爾豐，制台那樣大的官，也借拿跟伊昌銜宰了頭；如今縣里哪一個不說你舅醫道好，他手裏救活的人，怕萬達萬都有了。」

母親帶着喜悅的神情說：

「你曉得現在出頭了，那曉得人家吃過多少苦囉。在家裏自己看藥書的時候，背上經常擗個小娃娃，不是弟弟，就是妹妹。那時失紅的病，也沒請人好好地醫，全靠自己找些單方來吃，這掉跟別人都做不到的，你猜他吃些啥子單方？……說起來，名子到好聽，回爐湯。」

說到這裏母親淡淡地笑了一下，朝地上吐口水，後解釋道：「啥子叫回爐湯呢？就是說吃自己河出來納尿。」

父親驚奇而又厭惡地說：

「呵呵，這咱吃過的呢？」

母親又吐一下口水說：

「舅爺說起初也很難吃，到後來看出的確能够止血退燒，也就顧不得那許多。聽說吃的時候很講究

，開始和收尾的都不要，只要中間河的那一節。」

父親也吐一下口水說：

「不要說了，我們中國人的單方，實在怪得沒有名堂，聽說生了啥子病，借要吃人中黃哩！」

母親沉思地說：

「如今聽舅他那口氣，好像借是說洋人的醫道好，說是跟洋人打了針，比啥子吃藥，都好得快，大兒子華英學堂畢了業，怕就要送去跟洋人學醫哩。」

父親略帶諷刺的口吻說：「你舅也算太洋迷了！

……一個人把本國的一切，都丟盡總不大好的。」

母親又辯護地說：「你不能隨便責備人家的，他活了那麼大的年紀，他總有他的道理。」

父親在滿清時候進過變法維新後的學堂，學過動植學光電一類的科學，懂得西洋學術的好處，所以說道：「跟洋人去讀書學醫，都不要緊，就是這點我想不通，爲啥子那樣大的年紀，借要進福音堂去信耶穌教呢？」

母親想了一回，然後說道：「這點我也不大曉得。只是聽她舅爺說，自從他全家進了福音堂，兒子讀書就省了一大筆開消。……呵，好像舅他有回也說過這樣的話，說是進了福音堂，就有天國好進；是不是這樣說的，我就不大記得清了。」

父親譏笑地說道：「這也算太洋迷了，死了借想

同洋人擠在一道！難道進我們這裏人的天堂不好麼？就這樣厭惡中國人！我看一個人年過六七十，總不免有點懶惰。」（即糊塗）

母親不快地說：「你不要這樣說吧！你以後到縣城做客，你去跟他當面談談，他一定有你一番道理的。」

父親是敬仰孔子的。他教書的小學校內必定設有「大成至聖先師孔子之神位」。又民國成立以來，每年縣中的祭孔他也要從二十里遠的地方趕去參加。事後便提着祭孔過後的牛羊肉回來，便留神使我們做小孩子的，拿筷子揀進嘴裏時候，也隱微地覺得，那和平常的肉類有些不同，到底不言之處是在那裏，卻又說不出來，只感到這是不平凡肉吧了。父親後來到底去跟萬家大舅爺談論沒有，我卻不知道了，我只曉得父親沒有要我去進華英學堂。

後來，我長大了，母親也常常笑着提起剪髮的事情，並說萬家大舅爺後成爲名醫；意思乎間，也要我自己努力讀書，發奮作人。

有次我偶然這樣問過母親：「萬家大舅爺那樣有名，他跟人家看病，是不是要很多的錢？」

母親大大地搖頭說：

「哪裏的話？他從來沒有要過人家幾七幾八！人家謝他的禮儀，都是紅紙包着的，回家來就原封原樣

丟跟你大舅爺，謝多謝少，他全沒問過半句。」母親記起什麼，忽然笑了起來：「聽你大舅爺說，有一回，才好笑呢，帶回來一個空紅包。你大舅爺把紅包捧在你大舅爺面前，動氣地說：『你看，好騙人呢！』這是那家給的？真出他的醜！你說，他住在那裏。我就叫人去請來。」你大舅爺望着這紅包，笑了一笑，一點兒不生氣，反轉對你大舅爺，一算了吧，說不定包錯了！」你大舅爺生氣抵塞他，一包錯了！錢都包錯了？除非是你！我看人家到沒有你那樣懶惰！」

大舅爺又把紅包裏面的紙一張一張丟跟大舅爺：「你看，他不是有意騙你麼？他包這許多紙做樣子？」忽然你大舅爺看見有張紙上有字，就趕忙抓來看。上面寫些瞎子話，我記不起了，只是聽說大舅爺看了，就嘆息幾句，說是這樣子我借要人家的錢做什麼呢？你大舅爺真是脾氣好，世上少有。你大舅爺可就心眼兒窄狹，她對我講的時候，她陪氣着說：「要是買油買米，都興用紅包，那我就封封包起草紙寫幾個鬼字就算了。……好不氣人，偏偏你做醫生，他就給你紅包！還不曉得哪個龜兒子興的，這個人真該打！」……你大舅爺太不愛錢，也不大好。大舅爺生氣也怪不得。一個人正當的錢，也借是該要的。」

因爲他連正當的錢，都不注意，我覺得這不只是一個人正當的錢，而且是個人類需要的真正醫生。



## 近代繪畫之思索

因士

人應在狄提恩的彩色畫中尋求的，不是那一種多少能使人性意的和諧，是牠所表現的意義；牠時以有某種真正的快意，只是因為牠能發出一種雍容華貴與控制一切的尊嚴的觀念。維那尼斯的彩色畫的眞美，來自牠能從牠銀白的映掩閃爍的微妙，喚起貴族慶典的高雅禮文，盧班斯的顏色在牠們自身全沒什麼，牠們的光彩煥發，容使不產生出生命的，幸福的壯健的肉情印象，亦將爲虛空。……顏色與圖畫，你說，不過是種種方法，而重要於認識的將是美術家的心靈。——羅丹

從這位彫塑美術聖者的魅力言詞中，我們可以知道，繪畫與一切藝術品的創造是需要觀念、心靈，與思索的；繪畫之思索，不能說是近代的特產物，然而却給了繪畫上一個「近代」的重要意義，從美術繪畫史的角度上來說，「近代」這一個概念，就給「思索」一種時間上的形式範圍，一如巴黎的新裝一樣，它的繁榮底流行與衰落，在時間上形成了一個階段。古代名畫因其輝煌的史跡，至今給人類留下一些不可磨滅的真理想境，然而現代人有現代人生活的式樣，他們在激越的神聖悟解中，追求更強烈的思想上的光榮。於是他們不僅如古代美術家們，滿足於描繪，而是無厭地走上「思索」的領域中去。

照庸俗的藝術匠來下定義，繪畫藝術，他們一定祇懂得爲表現的技術，似乎不是「思索」，可是他們將因此而煩惱，他們這樣想已是泥沼中的理論，他們的表現決止於浮面而不能深遠地透入現代人複雜生活的核心。如果美術者想在平坦的繪紙上，呼喚起心靈的共鳴，必須要引起一種超越的完美底人生印象；或事象幻影中以外的觀念與官能感，揉合着近代人生與繪畫者自己的思想，纔會有好的表現。所以「思索」是近代繪畫技術的前提，有不可分的關係。

從近代藝術活動的本質來看，這把黃金般的鑰匙，它能打開繪畫者內心無盡藏的寶庫，噴出藝術源泉美妙的潮音。實是一種藝術史上新界限的理論，所以我們不能不把「繪畫上之思索」與「近代」二字的聯繫上，加上適當的



「概念」。

啓示近代繪畫上思索的是法國印象派大師，塞尚納氏；他每次赴野外寫生時，他不說是「去繪風景畫」而常說「尋找靈感的機緣」。明明是描繪簡單的風景，爲什麼不直接了當地說繪風景畫呢？因爲他的風景畫並非模倣自然的外貌，他不過把風景作他繪畫「思索」上必要的素材。他雖如植物學者動物學者一般走向大自然去，可是他不是採取植物標本或昆蟲，他是描寫他心中對大自然的態度與思想。再以靜物畫來說，他更採取了他人所不敢下的新解釋之態度來創作他的畫品。

十七八世紀中，弗拉瑪派的繪畫中，靜物畫只是爲了一種傳統的目的；法國的西爾坦氏，在那時，也產生過不少優秀的作品，他們的理論，靜物繪畫，不過是基於單純裝飾品爲目的，認爲係風景畫分化來的裝飾畫之一部份。能以之爲習作的，斷片的性質。

那時靜物的取材，多以漁獵的獲得物，田野之產品作對象；充滿了象徵豐饒富貴濃厚生活色彩的東西。西爾坦作靜物畫時，好在廚房中，把生菜菓實，裝在食鍋或器皿中，陳列桌上，一如今日最備俗的靜物畫，表示那是食桌或廚房間一隅的光景，由自然一角來表現日常生活的氛圍氣，可是塞尚納却把靜物搬到自己畫室之機上，把它成爲純粹造形的構圖之思索底對象，不限定於表現生物的氛圍氣。

塞尚納在縛着白布的桌上，畫一隻蘋果或壺子，他不勁表示廚房或食桌上的意味，他是以蘋果壺子等要素爲造形概念，好像哲學家宗教家以言語文字爲「思索」之表現，而他却以蘋果壺子而已。

一言以蔽之，他是注重內在精神的內容，假托他們來表現他自己所思索的美，所以他還會在蘋果壺之間，加上一些無關的石膏像，樂器之類，自由配置構成他的概念。這就與古代畫家所畫的靜物大不相同之點；也就是古代畫家胸中還沒有的一近代「概念」，塞尚納繪畫的本身，常是胚胎於自然意志，而構成一個小宇宙的縮圖，他把擱住繪畫的獨立性，對人物，風景，靜物，探其自然原理與形象之基本本質，從那觀察中，抽出全體要素的意識而形成他的宇宙，思索的造形的宇宙，這也是他特別所說的「尋找靈感的機緣」，他不過爲了畫家的創作意欲所刺激而去作風景畫罷了。





十九世紀以前的畫家，他們製作靈感的機緣是被一個主題支配了的，十九世紀中葉，古典浪漫主義對立的時候，他們也不過對於繪畫主題選擇上的立場不同，一個崇奉古典主義選奉希臘畫題，一個則擴大題材，把畫家易於感動的歷史，神話，傳統作了題材而具體化了。綜合了色彩，形態，動力等機能，訴諸造形的感動，所以古代的畫都那樣莊嚴，豪華，偉大。愛利·福奧爾說：

「有些畫家和雕刻家，把友人之死，嬰兒之誕生，世間騷擾驚心動魄的刑場等多感的場面表現出來，這些場面空間是固定的，而在其側面空間顯示出遠近與空氣，使這些要素相連為一氣，成為一個統一的運動與律韻。」這也不外乎是由純粹造形的方式，而換得永恆冷靜的價值，可是古典畫家的思索表現祇注意了外形易感動的畫題，而沒有顯示思想內容。

有些人都重視主題，認為有其必要，他們認為任何美學的意味，總在由吾人注意的外貌而惹起，通過外觀達到精神而訴示我們所持的目的，由此，主題是一件藝術品的骨子，決非幼稚，輕率的假話可言，是要訴諸眼目的，主題不是金錢，可作交換的手段，它是有絕對的價值的。藝術作品的真主題，寄在階調的律動以上，一如星之運行，一如心臟之鼓動，持續着無上和諧的感覺。

由於主題思考之不同，在畫的態度上，有明瞭的意識是塞尚納以後的事。畫題的選擇，已將受「靈感機緣」的約制。在塞尚納以前，主題與內容一致表現在畫面寄託上，一覽無餘，可是近代的繪畫却寄託於機緣之上，即機緣即成為思索的主題了。所以塞尚納的靜物畫不是描摹，而有其獨立的主題和意識的構想。

塞尚晚年有張著名的「水浴圖」，可是他的題目再注了一行「構圖」二字 (Composition) 因為畫面上那種簡單的布局，在構圖本身就可獨立成為一個繪畫的趣味主題，他作畫的旨趣在「構圖」，水浴是從屬的假託的要素，故不作內容的說明。

主題既是機緣的思索結果，因此在表現技術以上的意念成為這個時代的繪畫果實。畫家常在尋思「描寫些什麼」？「如何描寫」？俾能在思索行動的立場，而達到能表現可能的階段。好像我們開始學騎自由車的時候，我們祇能想到「乘騎」的問題，而不會想到我「騎到那裏去」的問題，技術與思索的互相關聯，不是初握繪筆者的問題，

而是成熟了的畫家的考慮。普通人學畫，常不問什麼，提起筆見了什麼便描什麼；正和繪畫史發生的初期階段，這些問題沒有分開，人類祇有摹描的能力。現在却好像一個筋肉發展到可以滿足行動目的的孩子，他不以「走路」為能力，而在「思索」如何「行動」了。

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所爭取的是文學的，歷史的，宗教的，中心題目之不同和技術的方法，並沒想到繪畫自身的存在獨立性。那是自現實主義確立後以至印象派以後的事。

現實主義，放棄了那種以宗教，神話，英雄逸事寓言性的主題，而把「庭院一角」，「食桌之上」列入繪畫主題的趣味中，就啓示了近代繪畫思想的先兆，印象派也可說是這種意味的歷史私生子。可是有些畫家，却不理解，却不選擇與思索。甚至有人譏印象派祇有色彩與空氣而無思索性，即印象派之流與塞尚納自身也常常嘆息說：「由印象派的立場來說，我們不是為美術館而作，我們是希望為自身的工作而作畫。」

然而不論如何，這話對於現實主義與為美術館工作的古典主義畫家都是同樣適用而值得尊重的，同時對於兩者的一般也不啻是承認了。

繪畫主題是必要，但不是寓言式觸感，描寫自然也不是描寫其斷片，而是經過他思索後畫題的自然意志，全部獨立的概念，因為繪畫不是觀察自然，也不是以觀察歷史為對象，而是卓越的藝術。思索也不但是拱手冥想，而是搜尋概念和繪畫行為的交織，如何使觀察與表白在「思索」中交互的發展，從而從繪畫中表現自體，形成一個繪畫者的世界觀或宇宙觀，這纔是近代繪畫思索之真諦。

附塞尚納小傳——保爾·塞尚納 Paul Cézanne 一八三九年生於愛克斯。青年時由於故鄉同學左拉之勸赴巴黎研究文學，他原是一個熱心於古典主義的人，後來在校中習起繪畫來。他的父親是一個銀行家，極力反對他所學，要他改學法律，可是反對改不了他的習性，一八六一年他再赴巴黎專學美術。那時他遇見印象派的名畫家蒙萊等，他大受影響，在一八七七年印象派畫展中，他成了同伴誇獎為最有魄力的一個。可是他的畫每年被官場的沙龍中投擲出來，他由於許多親友，妻子，姊妹的鼓勵，忍耐地工作。一八九五年伏勒德給了他第一次個展的機會，使他的繪畫獲得空前的盛譽與騷動，而奠定了他在繪畫史中的地位，他死於一九〇六年。



我

做

教

師

葉家璇

在高中未畢業以前，我從來沒有打算過將來自己要  
做個教師，這完全是由於一點可笑而荒謬的偏見：一則  
我因為怕在衆人的前面說許多話，二來對孩子們沒有一  
天性的喜愛；第三個原因，尤其不成理由：我因為一  
直頑強地相信着「做教師是沒有大出息的」。

但是，現在，我却是在做「教師」，而且已經整整  
了四年！

進大學的第一年，我曾在親戚辦的中學裏擔任每週  
六小時的初一英文。那是在一九四一年的秋天，我記得  
很清楚，初次走進那間不十分寬暢的課室時，廿來個男  
女學生眼睜睜地望着我，我有點膽怯，仍裝出鎮定的態  
度對他們說：「小朋友，今天我們第一次見面，而你們  
更是我最近遇到的學生，我希望和你們好好地在一起生  
活……」下面坐着的學生全沒有什麼反應，比較安心些  
了，於是我就以老師的身份在開學的日子，給他們說  
了一串訓話隨後再教課本上的生字。可是在後半小時，  
情形就改變了：好幾個學生故意爲難我，我開始感到窮  
於應對，幸得退課鈴響了，我匆匆地走出課堂，心裏有  
些惆悵；迎面的長窗外，現出灰沉沉一片的陰天；一陣

怪淒涼的意味，我覺得在自己就職的第一天，這好像一  
種不十分好的預感；我在擔心以後那三個多月悠長的日  
子。但是，半年却順利地過去了；在 *St. John's* 的紛擾  
尖銳的響聲中，竟然和「首批的學生們」，「好好地生  
活」了一段歲月，直到這時候我覺得如果以「教師」爲  
職業也不是一件壞事。

第二年初冬我繼續教下去，不過這學校和人家合併  
開辦，學生人數突然增加了二倍多；玩皮的男學生也不  
在少數。我雖不是他們的「對頭先生」，但有好幾次上  
課時常常碰到困難，於是我很感動地跟他們說了許多話  
；聲音也激動得顫抖了；過後竟有許多女學生偷偷地說  
我哭了，淌眼淚了，我雖否認，但學生們硬「派」我如  
此，也無從申辯；不過如今回想起來，若是當時果然動  
了真情說話；不知不覺中，會含了眼淚或許是有的，但  
是也覺幼稚得可笑。可是這幾年下來，自己被「練」得  
「硬」多了；連那一點「真」的，「脆弱」的感情也都  
消失盡了。

大二那年轉入約大，我改選了教育系，理由非常偶  
然，不過是一試試看。如果不對勁，我還可以轉系的

好在我在東吳一年中已由國文系而英文系，再由英文系而社會系。然而「試試看」的教育系，好像對我比較有「緣」——讀就是兩整年，二年中間，倒沒有三心二意地由教育轉經濟或政治，直到我畢業的日子，文憑上註明了我是讀完教育的必修課程的。

這其間，我曾在約翰附設的實驗初中部實驗了一整年。後來小學部的一位教師回鄉了，我的老師叫我代替了那位置，直到現在我就沒有離開過那裏。

我的大學生活就在「教」和「學」的過程中結束了，四年來，在衆人的前面我已不太胆怯了，以前對於孩子們不正確的觀念也改正了不少，我覺得他們是可愛的。我喜歡那個大眼睛的偉偉用斷斷續續的字句講給我聽「三隻熊」的故事，那長着大扁臉的興兒唱給我聽走了調兒的「寶寶要睡覺」，那披散着長髮的小萍在校裏碰着我總是老遠就一鞠躬，同時我的書桌上，常常在增加他們贈送給我的禮物——二顆水晶彈子，一朵枯萎了的玫瑰，大熱天的時候送給我一張古舊的聖誕卡，上面用鉛筆歪歪曲曲地寫着我的名字，而且給寫走了樣……雖然有時候他們也要胡鬧，不聽命令，惹得你生氣，但是他們永遠是你最可愛的小伴侶！

就這樣，我用雙手接下了第一份的職業，我不再相信做教師是沒有出息的了！祇少我得承認，在人類所有的職業中，祇有教師活動的對象是「健康的人」，他們不是厚厚的大帳簿，不是一本正經的「公文」，他們是

活潑潑的孩子和青年——「向上生長中的一羣」。在這種情形下，做教師的非得時時吸收，時時播送，就不准你稍待片刻。我希望自己在沒有接受第二份職業的以前嚐試做一個孩子們不十分討厭的「教師」。

## · 祭舌集 ·

斐然

- ▲佔有財富者常為財富所佔有。
- ▲寧可奉送，不要出借，結果所費略同也。
- ▲做事須從根基做起，除非掘墳墓。
- ▲有的人生來偉大，有的人成就偉大，有的人自認為偉大。
- ▲女子的猜測常比男子的實情還要準確。
- ▲炸藥是一種黑色粉末，可用來畫明各國的疆界。
- ▲女子衣裳愈緊，規矩愈鬆。
- ▲許多男子在握到女子的手時，把整個的自己都交在她手裏了。
- ▲急性人做不成什麼事，除非拍蚊子。
- ▲第一個發明編結絨線的人一定是一個聰明的男人。
- ▲他使女人願意工作，同時又使男人獲得溫暖。

# 窮教師的呼籲

華灼

當小學教師是知識分子的末路，在美國，教書同樣是最清苦的職業。

拾垃圾的固然不能說沒用，但

是小學教師的地位總更重要一點，

可是小學教師的待遇倒不及一個拾

垃圾的。在美國的鹽湖城(Salt Lake

City)，一個具有十六年教學經驗的

小學教師的年薪至今不過二七二四

元，可是一個專捉野狗的小工倒可

以賺一萬元年薪，訂有契約的。在

吐斯堪皮亞城(Tusumbio)，一個

讀不到八年書的門房，他的薪金竟

與一個大學程度的小學教師不相上

下。小學教師是負責下一代教育的

功臣，可是社會對他們的待遇竟然

如此，真是可悲之至了。本年度美

國八十五萬教師中，年薪不滿一千

八百元的佔其半數，不滿一千二百

元的有廿萬人，不滿六百元的竟亦有二萬五千人。大約有三十個州的小學教師，其薪給不及美國聯邦政府辦公室裏的娘姨。

在戰前還算好，因為小學教師的

生活雖苦，但是他們認為自己的職業

是最崇高的，可是戰爭發生以後便不

然了，因為生活的高漲，其他各業工

資的提高，有很多小學教師都改行了

，尤其是鄉村教師。在過去一年中，

足以教一百五十萬兒童的教師都離職

了，有一萬隻教室沒有了教師，有許

多小學並不全日開校。阿拉白馬州某

議員報告說：他的兒子在中學內，一

個學期就掉了五個數學先生，七個化

學先生。有許多地方找不到教師。

社會人士做父母的責任心不夠，

公德心不夠，所以弄到這副樣子，但

孩子是無辜的，這會妨害他們將來的

事業，如何可以讓這些教師的替工們——祇受過一點中學教育的人，有時自己還在學校裏讀書的人，做過出納員的，做過理髮師的，當過店伙的，來做他們的先生呢。

有能力的，努力的，有野心的青

年們不再來當教師。現在美國師範學

校和高等師範裏的學生，祇有一半是

舊生。在日美開戰以前那一年，凱薩

斯州立師範學院有六百廿二個畢業生

，可是去年祇有一百十八個畢業生。

理由很簡單：凱州一萬七千五百個教

師中，有一半是年薪不足一千二百元

的，有二千六百廿五人的年薪竟不滿

六百元。

奔哥爾城(Berlin)某女中的畢業

生，有人問她們願不願意進教育界，

她們中間沒有一個願意幹這撈什子的

：七百二十元年薪開頭，十塊錢一星

期的恩俸養老。在肯脫基州西部的基

佛爾鎮 (Kevil) 上當小學教師的洛林

斯君 (C. B. Rollins) 不得不在夏天兼

賣刷子度日 去年他辭職了，去就一

個待遇較優的職務——公共汽車上的

駕駛員。

又拿威克利夫 (Wickliffe) 的情形

來說，在這鎮上有兩個洗衣婦，每年

可以收入六百廿二元，可是這鎮上大

多數的小學教師祇有五百三十六元一

年，有幾個都受過大學教育呢！

有許多地方，先生的收入比他自

己的學生都不如。例如南潯買哈城

(South Omaha) 的史蒂爾夫人教八年

級，週薪三十元，可是她的班裏有一

個學生，祇有十五歲，在一家罐頭廠

裏做另工，每週倒有三十五元的收入

。米蘇里州的依白里利鎮 (Iberia)，

那裏的小學生在冷飲室裏做另工，所

得薪水和他們的教師一樣。康奈克蒂

克脫州教師的薪水比較算是高的，但

是該州某職業學校裏的學生，在廠裏

做另工，倒比較他們的職業教師薪水

高。

我們再聽聽教師們自己的呼聲：

新傑賽州的潑里斯登小姐說：「

教書是最死的職業了，你永遠不會有

發展。」

米蘇里州的寇爾夫人說：「教了

十六年書，平均的年薪是六百七十五

元，在鄉村裏甚至賺過四百八十元一

年，其中八十元還是幫人鑿煤賺來的

。今年教兩級，祇賺九百元。我沒有

存款，也不够旅行。我所以不放棄這

飯，完全是愛好那一批天真的兒童

，我相信任何教師都是爲了這才繼續

做教師的。」

教師薪水較高的當然也有，不過

頗不一律，大概小市鎮和鄉村裏較苦

。像尼勃拉斯加州，北台各泰州，和

喬治亞州，教師的最低薪給每週祇有

四元二角半，比失業津貼還要低，可

是也有幾州是比較開明的，例如紐約

州，加州，哥倫比亞區，康奈克蒂克

脫州，麻州等。

新傑賽州也算好的。可是新傑賽

州一個傢俱商人告誡他手下的跑街

說：「不要多向教師們嘈嘈，他們

是沒有錢的，不會談成一樁生意。

」

我們如果承認教師是社會的領

袖，那末我們應使他們的生活舒適

。教師的生活應該是他學生和學生

家長們的榜樣。他們既獻身於此鉅

任，便不該使他們常受經濟的壓迫

。期內應該讓他們有閱讀，旅行

，研究，自修，和吸收精神食糧，

以備後用的機會。

如果要有良好的教育，我們必

先有待遇優厚的教師。我們應該把

許多優秀的男女青年吸收到教育界

中來，使他們視此爲終身的事業。

(Robert Litchell 作)

★ ★ ★

程小青新著叢書

「案中案」等五種，已由

世界書局出版。重版一處

寫雙花」等二十種亦已出

齊。

# 五更天

沈寂

馬蹄子翻滾着，拉成一條烏亮的黑線，流星般在原野那邊翻流過來。

離屋丈把遠，馬蹄踢起大朵沙花，一個矮小的人影，從馬背上翻身躍下，往門裏闖，門虛掩着，被撞得砰然大開，噓的括進一陣冷風，將屋內的燈火吹滅，一股慘白月光跟着流進，坐在桌旁的兩個老人，霍的立起。驚惶地：「誰？」

「是我，海生爹。」

「有消息麼？」聲音起了顫抖。

那來客朝暗處望望，上身撲過去，三顆頭湊在一起。他壓低聲音，顯得恐懼而緊張：

「您二老不要傷心，今晚上……海生哥……」

聽的兩個睜大兩眼，眼眶上立刻包住一層清晶的淚水，在暗中閃着森寒的光：「就……就今晚？」

那矮小漢子幽鬱地低下頭：「唔。」

海生媽袖子蓋着臉，嗚咽起來，另一個老人，蓬蓬桿般瘦弱的身子，有些驚惶不定地向左右視搖，但仍勉強鎮靜問着：「在那兒？」

「七十三里地。」

……手指顫抖地伸到那漢子胸前：「是你執行的嗎？」

那個應了聲，頭俯得更下了。

門外風起着旋飛，飄進三兩片枯葉來黏在頭髮上。月光下，三個人野草般默然地，幽鬱地對立着，悲悽的嗚咽聲在空間盪盪。突然，海生爹的影子視了一視，兢兢地在那漢子身前跪了下去，痛楚地喊一聲：

「大成！」

那個連忙擋住，想把老人扶起

「海生爹，你……」

老人跪着，兩手緊緊握住大成的膊膀，臉昂起，面頰上流滿淚水：

「大成，你同海生一塊長大，好比同胞手足一樣，

今格海生他……」說到這裏，喉嚨塞住了：「大成，你看在我二老的份上，在執行時，你——」

那個也激動了。

「海生爹，你老放心，海生是我一生中的好朋友，他遭了難，我千方百計想法子救他，可是鬼子死不肯饒，好在今天執行的是我，我要是見死不救，上蒼罰我死



葬地！

老人要伏下去叩頭，那個連忙扶住了。望望門外，  
「海生爹，天色不早了，我還得趕回營去，大還要  
到三更天執行，你——？」

「我到七十三里地那邊去等着。」  
那個警告着：

「可是你千萬不要有聲動，要不然——」

「我知道，我知道。」

「我要走了。」

「大成！」

那個又回身來，只見老人兩手摀在胸前，淚眼內露  
着感激的光茫：「大成，我永生報答你。」

那青年人似乎也抑不住自己，只含糊應一聲，連忙  
趕出屋外去，跨上馬背，馬驚惶地蹣跚起前蹄，滴溜溜打  
個旋，他回頭來向老人招招手：

「別忘了，七十三里地！」

說罷，韁繩一抽，嘴裏一聲呼喝，馬箭似的向前蹣  
去！

兩個老人留在門口，呆了似的立着，被颳起的沙花  
，在空中翻揚一回，又輕輕落下。柔軟的白白月光，薄  
紗樣蓋上原野，均勻而又溫柔。馬蹄由急促而變成模糊  
，慢慢的在原野彼處消失了，天空恬靜。一片片枯葉發  
着噓噓的聲音，在地面擦過。

「媽媽，你回屋子去點上燈。」

一個影子悄悄地退隱了，他隨着退進去，把月光關  
在門外，一朵火花在燈芯上跳動起來，黯黃的，兩人的  
臉被照着，顯得憔悴；更幽鬱。

西顧憐然的眼珠互視了一下，包住清晶的淚水。

「媽媽，」海生爹艱難地咳一聲，低下頭去，又抬  
起來，望着前面的老妻：「媽媽，我到七十三里地去，  
你……你在家等我。」

「我也去！」

「你——？」

「我也去，老老，我放心不下。」

「大成答應了。」

「我祇是放心不下，萬一……」淚在眼角的熱淚，  
潏潏流下來。

「七十三里地離這兒有五里把路，你脚小伶仃的，  
我怕你——。」

「我走得動，我走得動。老老，你就讓我跟着去一  
次吧。」

那個默思了一會，允許地點點頭。

她提着燈急急朝後房走去，留下海生爹一個子暗中  
站着，一股發傷的感情在心上輕輕流過，茫茫然漫視空  
中，黯黃的光慢慢的又從後房移近他的身旁，肩上披披  
上了一件襖子：「老老你披上吧，外邊冷。」

她在自己頭上圍着一塊黑布，把臉頰祇露出一小部  
份。吹滅了燈，一前一後的走出屋子，上了鎖。

今晚月光如水，把原野照得異常清白，莽莽一片，像一個大漢曠闊的胸脯，平坦地向前面鋪展開去。

兩個老人，一前一後的，急急朝前走着。寒風捲成一條鞭子，在空中敲打，使人們臉上覺得一陣陣麻痛，老婦人吃了一口風，咳嗽起來。

海生爹在前面跛了脚等着，望着他。

龜咳得把腰彎下去，臉上滿是淚水。

「怎麼了，媽媽。」走過來替她捶着背心。

「老老，」她停了咳嗽，氣喘地：「我有些放心不下，大成，我信得過，可是萬一鬼子賣雞子兒換筐，逼得大成裏外不是人，總不成難爲他，那些畜生又凶又狠的……」

「別說下去了，海生有口活命，是福氣，要不然，……也只能說是大數！」

老婦人激憤地昂天長嘆：「他有什麼罪孽呀！」

兩老人，踉踉跄跄走着，胸口的血，像油煎般滾騰。風漫天括吹，但他們不覺得，祇低下頭，急急地趕，一里，二里，三里，四里，越走心裏越急，眼前時不時映現出一個蒼白的兒子的臉，突然那臉破了，血四濺開來，染紅了天空，染紅了大地，一種恐怖的念頭嚼咬着內心，他們把上身向前衝出，走得更急，氣喘聲，腳步聲，草堰聲，在狂風下急促地散發着。

將近七十三里地，海生爹回身來向妻子示意，立刻放輕了脚步，慌張地越過一片曠場，到一個土窪子後面

，把身體暫伏着。

海生爹把頭伸出去，睜着眼向西張望。

另一個在下面拉拉他衣襟，低聲地：

「是這兒嗎？」

海生爹聚精會神的在傾聽着什麼，沒有回答。

那個更大聲些：「老老，是這兒嗎？」

「噓！來了，快別作聲。」

慌張地把頭縮進土窪裏去。

……遠處，一連串馬蹄聲，夾着狗叫，向這邊逼近來，在月光下，隱隱地顯出十來匹馬影子，馬上全騎着人。

突然，一匹馬從隊伍裏竄出，向曠場衝來，偵察似的踏了一個圓圈，又回到隊伍裏去，報告着什麼。馬隊便跟着到曠場上來，一聲口令，士兵們從馬上跨下，舉挺立正着，皮靴發着清脆的響聲。

第四匹馬上坐着的人，沒有動，兩隻手綁在背後，頭低着，一直碰到胸口，野草般頭髮，亂糟糟的，披下來，遮住大半個臉，衣服破碎，露出滿是傷痕的肉體。一個穿着厚呢坡風的日本曹長，手裏捏着根皮鞭子，戴着一頂中國式翻皮帽，大刀眉，眼角有些向下耷垂，絡腮鬍子，兩顆金牙齒，在月光下閃亮着，更顯得猙獰。

他望望眼前一排對他立正着的兵士，皮鞭子向第四匹馬上一指，用日語命令着：「把他扶下來。」

兩個日兵，將槍桿擡在肩上，噠噠噠，跑步過去，將馬上的犯人一把拖下來，摔在地上，又立刻扶起，立正着。

那軍曹又大聲命令：「把他推到空場中心來。」犯人七零八落的被推到廣場的中央。

接着一聲口令：「噠！噠！噠！」日兵排成屋子大小一個圓圈，將那犯人圍在中間。

大成立在軍曹的身邊，右手攜着一條高大如狼的警犬。他的眼睛，一直望着前面的犯人，憐憫和內疚統治了他整個心靈。

「大成君！」

軍曹大聲的呼喊，把他嚇了一跳，他急忙立正，眼珠畏懼地偷偷翻上來看着長官的臉。

那猙獰的臉上露出陰險的笑紋，很和緩的用日語命令着：「大成君，『爬山虎』張海生今天執行死罪，你是警犬班長，望你好好的負起你的責任！」

「哈咿！」大成脚跟一並——唿！一個立正，回過身去，面向着海生那邊，攜着警犬的那隻手抖了起來。那隻警犬靈敏地登起了耳朵，尾巴挺起着，兩眼惡狠狠的向前瞪視，閃閃有光，喉嚨裏發着餓渴的嗚嗚聲。

大地上括過一陣冷風，枯葉漫天飄着。

大成右手舉了起來——手發着抖！痛苦地望一下罪犯，閉上眼皮，右手握成一個拳頭，在空中一揮，呼喝一聲，警犬在他身旁像一樣虎的蹣出去！

同一時刻，那罪犯驕地抬起頭，見一大塊黑忽忽的東西向他撲來，便拚命張動兩手，想掙去縛着的繩索，但那毛茸茸的猛獸已經蹣到胸前，他連忙一側身，向後一退。狗撲了個空，向前奔衝文把餘，立刻掉過身來，狗眼很志志地瞪着。

那邊，軍曹的刁眼角向大成示意地瞟着。

大成咬一咬牙關，舉起右手，又一聲呼喝——

那罪犯聽見那熟悉的聲音，驚奇地回過頭，想看過清楚，冷不防那頭警犬嗖的撲上來，前爪撲在肩上，張開血嘴，尖牙向喉口刺去！

他極喊一聲，將身子避開，但警犬的尖爪緊緊的勾住他的衣服，他掙扎着，把身體拚命扭動。衣服撕裂開來，他一聲尖叫，狗嘴一搖，在他臂膀上撕下一條血肉來！

大成連忙喝止，日本軍曹在旁邊徠視一下，大聲咒罵起來，大成氣喘着，被迫着只得又招一招手。

警犬又開始進攻了，那罪犯畏懼地瞪大兩眼，臉上掛滿黃豆粒大的汗珠，見那畜生趕近，身一側，用力一脚踢在狗肚上，畜生被踢開三五步遠，但更凶猛了，兩眼閃閃地敵視，向他覷着，嘴裏胡胡作聲。

海生長縮地一步一步向後退。

大成呆着，兩個手心裏沁出冷汗，他內心發抖了，口渴得發燥，手脚全失去了支持。

冷不防，那日本軍曹突然踏前一步，一呼喝，一舉

警犬虎的躡上去，撲在罪犯身上，他腳下一跳，被撞倒在地，他驚駭得滿地亂滾，警犬緊追着！抓着他！咬着他！突然，那罪犯叫出一聲尖銳的呼喊，那悽慘的聲音在曠場上盪揚着，每個人起了寒慄！

大成再也禁不住，追上去，一面呼喝，一面把警犬拚命從罪犯身上拉開，回來向日本軍官立正。

「報告曹長，那罪犯已經死了！」

軍曹疑惑地走到罪犯身旁，用腳踢踢。

「怕還會醒吧？」

大成急忙跟上去：

「報告曹長，喉嚨口已咬破，死了！」

那日本軍官狡猾地向他溜溜眼珠，踏起皮鞋來凝視一會：

「好罷。」接着一聲口令——

那些士兵立刻散開，各是跨上馬背，又一聲口令：

軍曹打先，領着向來路回去，一個接着一個，在狂風下疾駛而去。

馬蹄聲漸漸消失，人影子也由模糊而漸漸跌下地平線去。原野復歸寧靜，狂風括過，留下微風，習習地在地面上撫慰，草海柔軟地波動。星光暗澹下去，月亮巴巴更明凜了，撒下一片銀白，照着原野，照着草海，照着橫躺着的罪犯的軀體。他仰天臥着，兩眼緊閉，只是嘴巴痛楚地向天洞張，頭頸上有一個傷口，一股鮮血沿着流下去滴到地上，腳彎曲着，全身衣服撕成一條條的。

空穴血，在月光下，變成紫色的一大灘，一大灘，還在漸漸溶大開去……

原野，靜悄悄的……

土窪子後，發出一個輕微的聲音，一個人影偷偷地探出半個身子，向四面張望一眼，低下頭去說些什麼，就轉出土窪子，另一個人影搖搖晃晃的在他後面跟隨着，在土窪前，兩個衰弱的老人，像兩支細小的蘆葦桿，忽然，其中的一個向罪犯臥處一指，海生媽搶先奔去，還沒有趕到，就一交跌下去，撲到兒子身上，悲傷痛哭起來。

另一個老人急忙趕上去，用手塞住她的嘴，急促而

低聲地：「媽媽，媽媽，別壞了事！」

老媽急速迸住氣，兩眼恐懼地張着。

靜悄悄的，草海在風下瑟瑟地作響。

「海生！海生！」娘推着兒子的身軀悽傷地呼喊。

「別喊了，先想法送回家去。」

「喊也喊他不醒。」

「他昏過去了。」

「會不會……？」

「你別太擔心，沒有什麼。」

「你看他……喉嚨口有血……」

「是嗎？」他遲疑一會，「還是快把他送回去。」

「怎麼送呢？」

「握一握拳頭：「忘了帶木板子。」

「回去拿？」

「來不及了？我……讓我負他罷！」

「你？」

「快！快！你幫我扶起他！」

他們慌脚慌手的把兒子的上身抬起，老婦人想起什麼的急忙抽手出，扯下頭上的圍布，把來在海生頭頸上一紮，然後扶着，海生爹走到前面，蹲下去，讓兒子兩手擱在自己肩上握着：「快！快！」

婦人在後面抱起兒子的身體，海生爹用足力氣，腳桿吃力的支着，巍峨峨的站起來，朝前衝二步。老妻立刻趕上去扶住：「老老，行嗎？」

他氣喘着，點一點頭：

「你跟在後面照顧着，快走罷！」

幾片枯葉在空中飛舞起來，落下時，又一陣風將來輕輕托起，月亮巴巴照着他們在上面游移，很吃力似的，更顯得蒼白了，四面汗珠般圍着星星。

莽莽大地上，兩個老人，僵僵着，宛如兩個螻蛄，忽忽地爬動，風越吹越緊，鐵片般削着臉頰，海生爹偏着背，費力地搬動腿桿，氣喘着，涕水掛下來。

躺在他背上的兒子，垂下頭，隨着步伐，沒力氣的左右搖動，脚直佯佯掛下去，抵觸海生爹的腿肚。

海生媽，這個可憐的老婦人，這時候顯得更狼狽了，蒼蒼白髮，被風吹得像龍爪槐樣散張着。兩眼直瞪着兒子的身體，眼眶上包着一層清晶的淚水，她不顧路，

只在高一脚，低一脚，踉踉蹌蹌的跟在後面，招魂樣……

「海生！海生！」  
踉踉地，像爬虫樣的，在狂風下向前掙扎，一里，二里，三里……

到自己門口時，海生爹疲憊得說不出話，只喘着氣，母親慌脚慌手的打開鎖。老人衝進去，在暗中摸到床，將兒子放在床上。

海生媽點燃了燈，急忙趕到床前來，拿燈舉到兒子臉部去照照，眼眶深陷下去，黑森森的，面頰上儘是傷痕，縛在頸上的一塊圍巾，被血滲得透濕了。

她爬上床去大聲呼喊起來，搖着，哭泣着。  
海生爹也立在床前幫着喊。

突然，一陣馬蹄聲！老人驚覺地想去把門關上，大成已從門外衝進來：「海生弟怎麼了？」

那個苦楚地搖搖頭。  
大成捶捶胸口：

「這鬼子太狠了，我……我……」

「唉，這是數！這是數！」

「海生爹，我看還是請一個大夫來罷。」

「還行嗎？」

「不管行不行，當活馬醫一下，」一面說，一面摸進口袋裏摸出一把鈔票來：「海生爹，我自個還有事，不能多留，這些個錢你老爹收着，快去請個醫生，我把馬借你騎！」

老人要推辭，那個一溜煙走了。他呆了一會，然而決定地提一提拳頭，叫近妻子：

「大成給我錢，我去請醫生來，你好生看守着。我……」

「你快去，你！」

老人撩起大麾，趕到門外，呼喝着，接着馬蹄聲向遠處掃去。

海生媽又帶上門，回到床前，帶哭地喊着，燈放在床前的茶几上，被門外溜進的風，吹得左右搖晃，將屋內的光線顯得更昏暗，她一聲聲，淒涼的喚着兒子的名字。

忽然，那個嘴角一抽，一口痰在喉口滾落起來，海生媽眼睛一亮，更大聲的呼喊著。

海生從痛楚中甦醒過來，微微露出一絲眼臉，迷茫地望着他。

她把頭伏近去：

「海生，海生，你認識我嗎？」

他嘴唇動一下，說不出話，嵌在眼角的淚珠滾落滾下來。

「海生！海生！你娘在喊你哪！」

那個感到痛苦地閉上眼想抓去頸上的圍布，婦人急忙去攔住，但終於被他一把抓散來，一扭動，一陣極痛，慘叫一聲，死了過去。

母親撲上去，哭着，扭着，喊着，床震動得把帳子

像波浪般波動，火光抖得更劇了。

她突然停住了呼喊，恐怖地睜大兩眼，向前呆呆凝固地詫視着，又去看看兒子的臉，慢慢的爬下床，向屋子四周望一圈，眼瞳縮小了？一股憂憤的光彩在她臉上閃過，門外傳來遼遠的敲更聲，重濁的五下鑼聲在空中盪揚着，幽鬱而淒涼。她拿起燈，重又照照兒子的臉，兒子的臉在淚眼中望去，變得模糊了。她咬住牙，霍地回過身，失魂地朝後房走去。

房內黑暗了，祇在床對面的牆上，照着從後房門口射出來黯黃的一整塊光亮，海生媽的影子放大的映在上面，那衰弱的影子，扶着門框站到凳上去。手中擰一根繩，黓黓的踮起脚尖，去把繩索套上門釘：

「海生，海生，你等我。」

接着，一聲深長的嘆息，從裏房悠悠傳出，那影子慢慢的將頭頸伸進套裏，身子一撲把凳子踢倒——

凳子倒在地上，發出重濁的聲音，把床上昏厥過去的海生驚醒過來，他痛楚地搖搖頭，睜開眼，一片漆黑，他驚奇地扭過頭朝床外看去，只見對面牆上有一塊亮光，在那黯昏的亮光中，一個人懸空掛着……

他恐懼地立刻睜大兩眼，用力掙起身子，要跳下去，一震動，喉口起了劇烈的痛楚，他併出最後的力氣，手在空中抓兩抓，啞啞地喊出一聲：

「媽！」就倒下去，半個身子全在地上。

這時候，門外有急促的馬蹄聲，向屋子逼近來……

讀者諸君，到今日你方見識到一位真正的時代巨星了，當你靜靜地坐在收音機旁，聽到邱吉爾報告勝利已獲得的一刹那，你的神經將馬上抖然的感覺你正在傾聽着世界最 大史實的一頁。

假使你要尋出些英雄人物和高度的喜劇，說必去翻閱吉龍或勃羅塔克的作品，對於現在呈在眼前的，比以在歷史上所述有過之無不及的大，人及其所幹的大事，卻渾渾若罔聞，那簡直是再愚蠢不過的事，無可異議的，邱吉爾的一切可以加上一「最」的形容詞，同時說邱吉爾的偉大也是歷史上無匹的。如果單就邱氏演說過或奮鬥過的廣大場面而言，邱吉爾在我大世界中戰中所佔的地位與羅馬希臘時代文學上的著名 人相比，立刻使後者成爲小型戲劇中一次要的配角而已。

邱吉爾的偉大是內在的，在正當英國

### 時代的巨星

# 邱吉爾

英吉利

不得不單獨荷起抵禦暴力的危殆當兒，邱氏的能力方能發揮無遺，一九四〇年法國的總崩潰立刻造成了邱氏表現他能力的惟一良機，也全憑他及時的挽救，世界文化的命運方不致墜入悲慘的境遇。

「吾人單獨抗戰的時候到了，……在上帝面前吾人不惜盡量的謙止，但是吾人現在正爲一不敗的信念而奮鬥，吾人應全力保衛吾人的祖國，現在抗戰工作雖由吾人單獨肩荷，而抗戰目的豈只爲吾一國而已，在這裏，有神聖的發育着全人類進步的源泉，也是基督文化的發祥地，吾人將毫不沮喪地等待着迎頭痛擊上去，……吾人將永不畏退，永不厭倦，更不因爲戰事的偶告失利，或因爲長期抗戰所需要的艱困地支撐使吾人降服，……吾人將驕傲地肩荷着這 大的責任，向前邁進，假使大不列顛，國及其聯邦諸國能再繼續存在一千年的話，那時的人必定感覺吾人現在的處境是最危險而最光輝的一瞬那。」

讀者們，你仔細研讀了上面的演說，

這是在一九四〇年與一九四一年初英國遇到有史以來最黑暗時期邱吉爾首相所發出的吼聲，你將慢慢地瞭解在年月的推演中，邱氏終於能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向全

國民衆宣布德國的投降，「準於二時四十分，德國最高當局代表，喬特爾將軍簽定了無條件投降的議定書，德國的戰事已告結束……，上帝保佑吾王。」

吾人試觀察上面二段演說辭的對照：當面臨絕望危急的時候，邱吉爾運用動人的口才，將人心激騰起來，當勝利到來時候，邱氏卻緊緊地把握着現實，這種不爲 旋而激動而因艱苦掙扎而激動人心的魔力，就是邱氏的偉大。

莎士比亞曾經寫過一個劇本情節是關於一個英吉利國王在莎氏前二百年前抵禦強敵的故事，莎氏替這位國王想像了一段對他部下的演說，於是這一個劇本就爲後世認作抗戰文學中的傑作：

再上戰場去親愛的國人，再去一次！將英吉利人的血肉築成我們的長城！吾們要效法猛虎般的凶狠，堅實起筋肉，熱血在奔騰！

這是文學家的想像，在大戰的前夕，統兵的元首必將這樣地說，至於邱吉爾說都是事實的表現，他是抗戰的領袖同時也是描寫自己歷史的詩人，莎氏對於在戰場發出的吼聲，只止於熱狂中的想像，可是邱氏的吼聲卻配合了自己的行動與責任。

# DDT是什麼東西？

葉進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神奇的殺蟲劑DDT在軍事需要減少後，即將問世。神奇的DDT在陸海軍中的功績，使人們對這一種新產物十分興奮。DDT殺死太平洋各島嶼上之全部蚊蟲。在加特納納(Guadalcanal)，它造成沒有疫病的衛生休息營地；防止傷寒在那不勒斯(Naples)流行。

除這些證實的事實外，同時還流行着許多關於DDT的無稽之談，說它能使成人兒童家畜致命。許多忠告由口頭傳說或製成印刷品，不過有三分之二是錯誤的。下面各節是經過農業部，美國陸軍及製造者等詳細審核的。

DDT是什麼？

它是無色無臭結晶的固體，能製成粉末或液體。

是新發明的嗎？

並不是的，一八七七年第一次製成，直至六年前一家瑞士的化學製造公司，才發現它能用作殺蟲劑的重要價值。第一個樣品在一九四二年送至美國。

DDT的功効如何？

DDT侵襲昆蟲的神經系統。蚊蠅在接觸DDT後由舞動病而至麻痺，約半小時內死亡，臭虫則在數小時內，蟻

在一星期內死亡。

DDT在家座中如何應用？

對付房中的蚊蠅，用可潤濕的DDT粉末加水做成百分之五的混合物已很有效。應用時需用滴管分灑於天花板，牆壁，幕屏，家具等蟲類匿居之處。或者用DDT加無臭煤油做成的溶液——當然切不可靠近火爐或其他的火焰。這種煤油溶液用以消滅臭蟲及蚤類也頗有效。但是百分之十的細粉末對於消滅臭蟲及蚤類似較更有效。

DDT對於人類有害嗎？

陸軍農業部及美國公共衛生服務處，詳細觀察在海外及家庭中所應用的數千噸DDT後報告道：若依照指示應用，人類不必對它有所戒懼。當然，假使吞服DDT是有毒的；所以它切不可在未盪上的食料附近噴灑或灑在蔬菜食用的部份上。

DDT對於家內的裝置及衣著有損害嗎？

除非用了有害的溶劑，它是無害的。無臭煤油或揮發性溶液皆可應用。噴灑DDT和水的混合物會在深色或光滑的表面上留下可見的剩餘物，不過這很易拭去。



用 DDT 要似蒸氣消毒法那樣把房屋密封起來嗎？

不必。事實上，門窗閉着時窗簾及走廊也可同時噴灑 DDT。無臭的煤油溶液能保持 DDT 的分子，於噴灑過的表面上，並延長其功能。

DDT 對於蚊蟲可有效嗎？

有效的，毛織品及獸皮撒上海分之五的 DDT 或噴灑百分之五濃度的 DDT 揮發性溶液即能防止蚊蟲。DDT 幾乎能立刻殺死衣服中蚊蟲的幼虫，惟對虫卵却無作用，但孵化出來的幼虫一經接觸 DDT 即刻斃命。毛織品及獸皮噴灑 DDT 揮發性溶液後，六個月中不致被蛀。DDT 也能殺死蠶魚等害虫。

DDT 能混入壁上的塗料中嗎？

DDT 混入水溶劑之塗料，仍能有效，且可達數月之久。顯然的，對於油類塗料其功效大為減少。

DDT 能應用在貓狗的身上嗎？

用滑石粉作底，而後撒上海分之五 DDT 的粉末，能夠使狗類不受蚤蟲的侵擾。狗類常被洗滌並且喜歡在雨中嬉戲，所以必須常常撒上海種粉末。貓類喜歡舐自己的皮毛，所以只可撒少量的 DDT 粉末在頭部及頸部。

DDT 在公園中有什價值？

在應用前，可先查考你的實驗區或諮詢農業部。它能殺死許多公園中的害虫，但對另外一些却無效用；並可能遺留毒的殘餘物。

DDT 能殺死白蟻嗎？

能夠的。含有百分之五 DDT 的煤油溶液有效期達半年以上。

DDT 能殺死白蟻嗎？

能夠的。在身體及衣服上應撒上海分之十的 DDT 粉末。撒入毛髮中，它能殺死頭蝨，但對虫卵無效。若不洗去，它能殺死孵出的幼虫。

DDT 能防止蚊子叮咬嗎？

不能。即使人類預先撲上或噴灑 DDT 於身上，蚊子仍能在它生效前叮咬而後死亡。

DDT 會殺死蜂類鳥類及魚類嗎？

DDT 會殺死蜂類，但許多其他的殺虫劑也同樣有害。廣泛應用的砒化鉛常會被帶回到蜂房中，因之可能殺死全巢的蜜蜂。為探求 DDT 對野生昆虫之作用，廣大的實驗正在進行中。每一英畝用五磅的 DDT 粉末，以防上森林的虫災，也會殺死鳥類和魚類。

# 水·國·之·春

魯 莽

紹興人有三句話：「正月燈，二月糕，三月上墳。」那是說明整個春季紹興風俗中的節目，也說明紹興一般少爺階級在整個春季中的閒情逸緻。我在二十歲以前，未離故鄉寸步，對於兒童時代，少年時代應享的樂趣，皆是恭逢其盛，現在想起來，還是神往不置。

先說「正月燈」。正月的燈，那是舊時代全中國通行的春燈玩具，不過「與民同樂，廣放花燈」的上京燈彩，比較京外一般的民間彩燈講究些，窮鄉僻壤的兒童們所玩的燈籠，簡單些罷了。紹興的燈，雖然不是紗製絹製的宮燈可比，却因人民富庶，戶口毗連，燈節中兒童們玩的彩紙裝成的各種各樣的燈籠，在數量上是可觀的，因此出售燈的店舖，一到過年便如雨後春筍，散佈在大街小巷。

燈的式樣，大概分荷花燈，藕燈，元寶燈，金錢燈，獅子燈，馬燈，蝴蝶燈，蒼頭獨占燈，狀元及第燈，白鬼燈，青蛙燈，壽星燈，孩兒燈，……這些東西。最普通的是油紙小燈籠，那是如同雙十節用的紙燈一樣的小燈，不過是紗底紙面上油寫字的燈；最講究的是走馬燈，我在最初，不明白走馬燈的緣故和作用，真如現在初看電影的兒童，不明白電影的緣故和作用一樣。

起初發現在街上，那時紹興還沒有電燈，正月初五前，街上又沒有市，店舖白天多半關着門，晚上依然排板擋客，煤油街燈稀稀落落，可是路上的行人，却比平時多，父親的朋友陪我玩街，參觀火漆玩具攤，這些攤上，張着美孚燈，很能吸收行人。同樣在一家店舖的排板上，掛着一張白紙方燈，燈下圍着好些閑人，定眼一看，燈上有人馬的黑影在轉動，我很奇怪，後來問父親的朋友，知道叫做「走馬燈」，也是準備出賣的，他讓我站在燈下，我抬頭一看，那燈底漏空，字架上燃着一根小臘燭，燭燈旁膠着一個蛤殼，殼裏頂着一枝麥桿，桿下端繫着一根縫衣針，桿上端裝着一個紙輪，桿尖套在燈頂十字架上的鐵絲圈裏邊。那臘燭上的氣焰沖激紙輪，紙輪轉就

動，同時掛在紙輪四邊的人馬也跟着轉動，臘燭在人馬中間，影子投在燈壁上，外面看來，只見人馬的轉動，看不見紙輪，燭軸等物，因此嘆為奇觀。

以後，這種樸素的走馬燈演變為六角形的彩紙切花式，角上還掛上彩球，可謂富麗堂皇，到我十二三歲時，也就自己製作，我自製的以馬燈為多，紙馬下按上四個小木輪，在庭院裏牽着跑，轆轤之聲，振動庭院，煞是有趣。

幼童時代，我的外公每年照例送我一盞「狀元及第」的小燈籠。別人則從不送這一種簡單便宜的，外公死後每到新年，我看見這種小燈籠，就想起白鬍子的外公，同時也不再玩這樣的燈了。

在迎神賽會中間，那眩目的燈彩，實在使我記不清楚，我也不想提他了。和正月的燈應當並提的是同時節的花炮，紹興的花炮，種類也很多，大概可以分為二組，第一組是小孩玩的，有「冰燈明」，「老鼠尾巴」，「連昇三級」，「落地梅花」等等。第二組是大人玩的，「金盞海月」，「賀天老鼠」，及各種小花筒等。高度最大的是賀天老鼠，用一根蘆桿繫在炮上，燃時炮向上飛而下，燃發後直向上竄，最高的可到兩三百尺，較任何炮竹為高。燈節前後，明月在天，抬頭一望，流星四射，宛如夏夜，真使人暢快；大概每年燈節，紹興人放這種火老鼠，恐在十萬以上。老鼠尾巴則是具體而微的一種東西，小孩東施效顰，高不過牆。各色花筒，在北平亦常見，不必解說。「金盞海月」很巧，燃放時將炮放在大的鐵盤內，盤緣一燃，炮在盤內疾轉，同時發出光亮，看來宛似一個月亮，最後炮向上一竄了事。餘色比較簡單，花炮以外的烟火，也與各地差不多，不必談他；最後有一件事却不可不提：名稱叫做「洋燈」，也是燈節中的一種空中燈；燈用四張大皮紙裱成四角球形，頂上尖端中有洞，洞以沿竹絲圈，圍架字竹絲架，架上置洋鐵皮小盤，盤中盛香油棉燭；夜間燃放時須五人動手，四人分執燈之上下八角，使之懸張平穩。一人在燈下燃油，油着後，因有棉紙關係，火稍大張，燈即躍躍欲上，這時指揮者測度時間令四人放手，燈即上沖；無風則向上，有風則遠遠，最高時宛如火星，若數百隻同時燃放，天空亦必成奇觀。

二月裏，放鵝的興趣，比提燈還高，提燈的時間最長，是初一至十八，放鵝則實際上從正月底到三月底都是放鵝的時期。提燈究竟多數是小孩子的事，而放鵝則大人多於小孩，也因為放鵝是要更多的技術，多半非小孩所能勝任。這裏先說小孩子的鵝，普通叫做「豆腐干鵝」，方形，拖草尾。「斗筒鵝」，圓形，空兩端，無抖線，僅二線相連，正常的皆能成功，製作拙劣的，不過上街上拖拖鵝線跑跑，隨跑隨破。我小時，還要可笑，常常拿

母親的藥紙（包中藥的白紙），幾根洗滌絲，一根棉線，糊成最簡單的豆腐干鶴，塞出窗外，讓風亂吹。富有詩意的是南鎮的「絲鶴」，每當二月初上，南鎮禹王殿一帶遊春的仕女，真是如錦之多，又像蝴蝶，又像飛鳥的「絲鶴」就飄盪在紅桃綠柳間。絲鶴製作非常簡單，但十分輕便美觀，用兩根掛線。因要用絲放，所以稱為絲鶴。不過南鎮殿下出賣的，絲太短，若要正式高放，必須把鶴帶回城中，將尾巴用兩條紙帶接長，用自製的絲放，然後才能放遠。另外有一種最精緻的「絲鶴」叫做「紗老鷹鶴」，色樣顏色完全同鷹，製作輕巧，用上等生絲長放，速可達二三里，却不是兒童所能玩的把戲。其他如「八卦鶴」，「衣裳鶴」，「老鷹鶴」，「美人鶴」等，則是小大咸宜。

大人玩的可分兩組說明，第一組是「字鶴」，最普通的有「其字鶴」，「吉字鶴」，「喜字鶴」等；規模大的有「五世其昌」，「黃金萬兩」等，都是四個字連在一起，非大風不能起放。第二組是昆蟲水產類，最普通的有「蝴蝶鶴」，「洋蝶鶴」，「蜈蚣鶴」，「蟹鶴」等，蝴蝶美麗，蜈蚣奇特，螃蟹雄偉，在天空中縱橫盪漾，真是各有世界。這類風箏，惹人注意，引人入勝的地方；蝴蝶是細長的觸鬚和玲瓏的眼球；蜈蚣是莊嚴的顏色和生動的搖擺；螃蟹是橫行的態度和瓊珠的唾沫。

這些大鶴，還可以加上幾種副玩具，第一種加「背燈」，放過風，鳴聲悅耳。第二種是加「鶴燈」，向晚時分，如果風力還健，就在鶴線上加上小燈，既美麗，又可表示風箏的方向高低。第三種是小鞭炮，小鞭炮一串用兩丈以上的麻繩一根，一端結於鶴線上，一端繫在鞭炮上，鞭炮末端的火藥線，必須很長，燃着後，將繩線向前大縱，鞭炮跟着上空，等到藥線點完，鞭炮已在空中，爆炸隨之；若在晚上，豈非宛似無聲飛機在天上射機槍一樣。

至於放鶴的場所，當然要在空曠的地方，但是紹興屋宇毗鄰，人煙稠密，空地不多，因此許多人都用長竹桿，上紮剪刀，把鶴線套在剪刀籠裏面，舉起竹桿，使風箏高出屋簷，迎風飄盪，然後舉起激動，風箏自然向前，鶴線隨之從剪刀孔中吐出，這樣的放風箏叫做「放浪竿頭鶴」。

也因為紹興的鶴太多，發生一種不道德的行為，叫做「打鶴鐘」。看見人家的風箏經由自己院落時，用一根長麻線，一端執在手裏，一端繫一塊小磚石，把磚石對準空中的鶴線一拋，那磚石經過鶴線，自然把鶴線纏住，然後把線拉下，那長長的鶴線，隨之下墮，一直到你手裏，你就是風箏的控制者，隨手又把風箏收下，物易其主。這樣不道德的行為，可以說屢見不鮮，路近的「鶴主」，還可計程交涉，路遠的就不知何人所為，且紹興的屋

字很深，往往五六進，七八進，即明知某一台門因所爲，可是不知是那一進所爲；何況門禁森嚴，失主也無法自由出入，因此，凡是被打中的，往往難逃命運。

紹興放風箏的風氣既然這樣盛，對兒童的影響當然十分大；我有一個叔叔，最愛玩，對風箏且能自製。我從小做他的助手，由學習協助，到獨當一面，可謂三考出身。製作風箏的最難處是「削鴿骨」；那竹的骨，必須極巧勻淨。

鴿骨能够合理化，風箏沒有不佳；反之，不是「翻筋斗」，便是「打鞭拖」；其他如紮骨，糊紙，裝抖線等事固然也各有各的難處，但總不及削鴿骨的重要。何者用「度青」，何者用「度白」，直竹如何平節，斜竹如何取直，如何薰彎，如何開叉，件件有把握，鴿骨一定得心應手。

施放風箏的要點：一是觀察風向，風的續行力，及何種風宜放何種鴿；何種鴿在何時施放。二是開始放時「等風」，「收線」，「放線」，等以及放高以後對於翻筋斗，打鞭拖的救濟。三是收鴿時的施張及鴿落地時的處置。四是處置亂線的各種方法，兩三百丈的鴿線，有時在特殊情形下，需要迅速地收回，那時恐怕鴿不回家，手忙腳亂，最不容易有計劃地收回，使鴿線毫不紊亂。

以上這些技巧，我也用十幾年的經驗，方才把它弄熟，現在雖二十年不出馬，但還清清楚楚。我還有一件最可笑的事，就是因爲自幼太歡喜放鴿，所放的鴿又不多，竟致常常入夢；而且停止施放後的十年中，還是常常夢鴿的一切遊戲，他對於人生的關係，真也神祕，怪不得愛打牌的人，常常夢中八圈，夢話中常常有「中發白」等字樣。

實在，春風和煦中，有各種美麗的紙鳶，飄盪於青天白日下，真是一個和平的世界。

三月裏，又何以說是一「上墳船裏看姣姣」呢？紹興掃墓上墳風氣特別盛，普通人家對於三代以內祖宗的墳墓，每年清明前後，必須祭掃一次。墳墓大抵在鄉間山上，這些地方全有水道通到城裏，所以城內的居民，每年下鄉上墳，又必須坐着船隻前往。又因各鄉村風景好，許多平日不大離開繡閣的千金小姐，都趁着上墳掃墓這件大事，坐着畫舫，徜徉於青山綠水間，而公子哥兒也就在這個機會中，從船窗中大看其姣姣了。其風味確有如同唐伯虎看秋香的模樣。

# 信手塗鴉的心理分析

沈毓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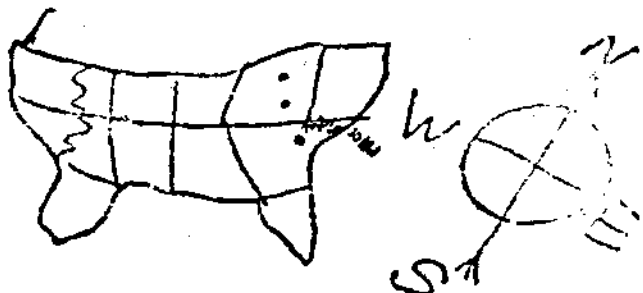
你在打電話的時候，或在酒家或船上等候的時候，不經意的，隨手在紙片上塗寫嗎？一直有這種塗寫習慣的人，自己不了解這種手和筆潛意識的動作。電話中也許談論這一頂新帽子，或者是雜貨店的定貨；但紙片上所塗寫的，可能是些完全不同的東西。

這是一座美麗的小房子；壁中總歸冒着煙；四周點綴着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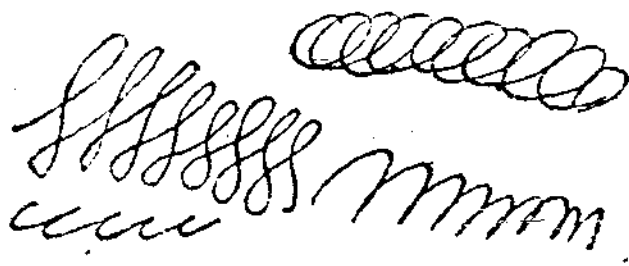


在談論着帽子的時候，你也許畫一座房子；在聽無線電幽默節目的時候，你也許潛意識地畫了許多沮喪的面孔。

字相家能够解說這些塗寫背後的意義。下面



朵；窗戶上垂着窗簾，是喜歡家庭的人的標記，他需要親愛和睦與伴侶，他在潛意識中渴望一種更富有柔情的生活。



地圖表現一種移動的欲望，一種享受旅行和活動的欲望。不斷地畫着許多圓圈和連線的，是一種柔善的表示，是一個容易欺付的人。

各種大小和各種樣式的心，當然是羅曼蒂克人物的心語。小洋因因表現家庭生活的欲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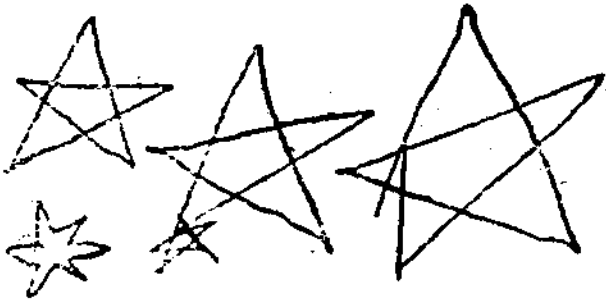
樂觀的傢伙往往喜歡畫一串星星。花盆或連葉帶花的裝飾，是需要一個園子的欲望。滑稽的小鳥和奇異的動物表現一種幽默感。

寫小說的人和富有想像力的人，往往在紙片上，稿紙的邊緣上，塗寫這些風趣的畫面。

喜歡羣居的人，尤其是旅行售貨員，喜歡畫愉快的側面像。

醜惡殘破的臉，或者表現一種沮喪的情緒，或者是天然的悲疑者及懷疑主義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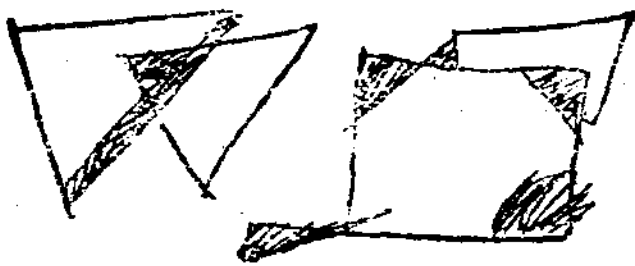
有些人總不能自禁塗角，或是塗在自己畫的框子角上，或是塗在電話簿，菜單或書本上字母的角上。它顯出一種行政頭腦，一個優秀的計劃家和組織者。



打電話時自己玩這種遊戲的人，往往在競爭。一個不斷地在計劃新事物，或分析已定計劃的人，往往會不斷畫着這些圖案，他喜歡得到具體的事實。

體的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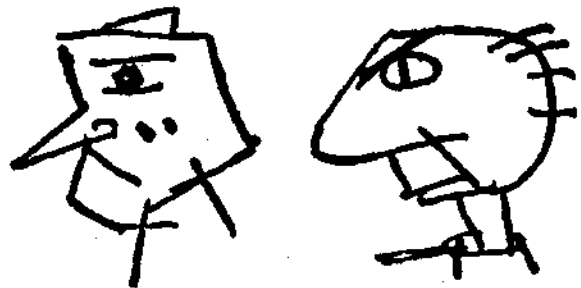
混亂的，糾纏的，沒有一定型式的塗寫，是一種不愉快思想的行列，也許他有着憂鬱憂心事或失望事。這種不定型式的塗寫，表示這個人的思想不愉快，不清楚。



除了上面各種圖形以外，還有許多其他型式的塗寫，含有一種潛意識的意義。需要個體的判斷分析。在照片上添上筆子或眼鏡，是想領導的欲望，有一點控制別人的心思。

人的心思。

當然，你們可把這些塗寫分析當做好玩的事，只要你願意的話。不過，爲了安全起見，我們勸你不要把這些塗寫太公開了，因爲也許有人對你的塗



寫發生興趣，尋找它們心理學上的意義。假使你希望你的朋友把你當作一個深沉神祕的人物，保持你塗寫的神祕。

## • 最新美國空運抵滬 •

• 流行歌譜普遍發售 •

---

Don't Fence Me In.

When Day Is Done.

Into Each Life Some Rains Must Fall.

I Dream Of You.

I'm Making Believe.

---

### 中華樂譜社發行

經銷處：寰球書報社（南京路慈淑大樓五二八號）

四大公司音樂部及各大琴行均售



## 初冬新旅

# 贛滬行記

墨人

十里洋場的上海，我是久已「心嚮往之」的。自從日本宣佈投降那天起，一個人天天在打算何時方可「償此夙願」？我原來的計劃是先在南昌就半年功夫，好喘一口氣。不意十月下旬，忽得上海友人來信，邀我來滬工作，這真使我「喜出望外」！於是，請假，籌旅費，接連忙了許多天，在十一月三日，才得離開贛東北的樂平，取道九江，直赴上海。這次來上海，在個人生活方面，是一個極端的轉變——由報人轉而為軍人。這次旅行，雖然錢花了不少，但精神是愉快的。爲了不辜負此行起見，爰將沿途見聞與觀感，筆之於書，以誌鴻爪。

### 從樂平到九江

樂平是贛東北最富庶的縣份之一，戰前鐵路公路交錯，戰事勝利後，公路已奉令搶修，不久即可完成，水路則有一條清潯的樂安江，汨汨長流；漲水時贛北輪船公司的小火輪，可由鄱陽湖江而上，直抵樂平；在十月底尙有小輪開行，迨至本月初，因天久不雨，江水低落，火輪無法上駛，最多祇能開抵離樂四十華里（水路七十華里）之石鎮街，而且是開一回算一回，筆者動身時，雇了一隻小漁划，直到鄱陽，扁舟一葉，將盪於清流之上，青山綠水，夾樂安江於懷抱之中，雖是初冬季節，但天氣暖似三春，在江中裸體單魚網魚者，不可勝數，加之三五鷓鴣，汩水啄魚，平添如許風趣，而魚價之賤，一如草芥，法幣二十五元，即可購買一斤，新鮮活潑，煮食煎食，味均可口，搖了多年筆桿的我，此時此地，深羨漁人之樂，轉覺自己的生活淒然無味了！舟行一日一夜，即抵鄱陽，因須等候班船，北上九江，權將漁舟改作旅社，寄寓江干，總計連由樂平至鄱陽船資，三人伙食在內，僅二千二百元。次日乘贛北輪船公司駁船，出龍口，至蕪山登輪，九十里的水程，帆船行駛一日有半，原始交通工具，不知誤却幾許大好時光，龍口灘多水淺，不但輪船不能進出，帆船進出，亦須下水推行，由龍口至蕪山一段，卅里的水程，淺可撐篙，不似漲水時之波濤洶湧，高大如山了。登輪後日已晌午，是日因北風過大，僅開抵離姑塘卅里之青山

次日清晨開抵湖口，檢查後西上九江，逆流行駛，速度甚小，正午時才到達這贛北的門戶——九江。從南昌到九江，運費是一千四百元，伙食一百五十元一客，較之漁船價格已高出不少了。

### 九江小住

九江是筆者的故鄉，一因料理家事，二因必須等待一位同伴，所以就耽擱了下來，這一耽擱便是十天，直到本月十七日方才離開。

在今年草綠長堤，鳥語花香的時候，我曾攜帶眷屬偷回一次，在鄉間潛住了三個月，亦曾進城數次，那時市面的蕭條與敵人的兇橫，視之今日，如惡夢方醒，儼然兩個世界也。在那時，城外市區全爲日偽盤據，冷談淒清有如鬼域，除寥寥的木屐聲清嘶可數外，甚少人跡，初有敵方回籍人民，每過日兵跟前，輒低頭急走，不敢正視，城內雖爲「華商」營業區域，然以盟機連續不斷的轟炸，市面毫無生氣，整個的九江，宛如死城。筆者此次再度回家，爲時相隔不過四個月光景，船剛到岸，眼界即煥然一新，濱江路人山人海，摩肩並踵，擁擠不堪，城內外市面亦復如此，昔日大門緊閉，今已貼滿復業紙條，紅綠相間，平添不少熱鬧，街心車輛成羣，急駛而過，細辨後始知駕駛者十有八九爲日人，安坐者乃我浴血多年之將士，一股抑鬱之氣，頓時飛入雲霄，牽驢牧馬者亦即昔日驕橫萬狀，不可一世之「武士」，

今昔對比，真如夏天吃冰淇淋，有說不出的舒暢。

由於難民絡繹歸來，房屋恐慌與房產糾紛自所難免，但一般情形尙好，過去贛州房東謀死房客之類似事件，尙未重現於九江。住屋租價尙在千元左右一間，店面租價也以銀洋計算，自數十元以迄數百元不等，銀洋與法幣比率是一比三百。偽幣九江市面不通用，暗盤交換亦少，一般無知人民，且隨意拋棄，視如敝屣，此種無形損失，當不在少數。現在九江人民所感焦灼者，爲軍米與派款之重重負擔，政府雖能體恤民艱，然一班經手人員不無濫收敲詐情事，人民難免時發怨言，亦有過去曾作敵人走狗奸商，從中慫恿者，他們在一個中央不好，右一個中央不好。不好的地方我們不敢說沒有，但那是一班亡命之徒幹出來的。對於老百姓的疾苦我們希望軍政當局竭力解除，對於過去曾作敵人走狗奸商的有意中傷，我們希望軍政當局嚴辦，並查封其財產。

關於懲治漢奸問題，在九江尙未澈底執行，大漢奸固能逍遙法外，小漢奸且明目張胆，混入政府機關，再度作威作福，魚肉小民；一班真正的奸商，更優哉游哉改頭換面作他的「正當商人」，祇有無來路的中級漢奸有幾個身受線絀，但尙未見有一個「人頭落地」；我們希望軍政當局秉公處理。

對於過去假抗戰之名，行魚肉鄉民之實的烏合之衆，流氓集團，其作威作福的程度與剝削小民的非法行爲，較之敵偽實有過之而無不及！爲了達到剝削小民的目的

的，甚且不惜聯絡敵僞，此輩喪心病狂者若不嚴加懲處，誠無以息民怨，而申中央德意。作爲九江人的我，不得不大聲疾呼，請求政府切實調查彼輩罪行，予以嚴厲懲處。

### 從九江到蕪湖

九江輪船公司有招商，泰安，三北，臨江，贛北等數家，每日上下輪船來往不絕，開漢口與蕪湖者尤多，平均每隔一日必有二三隻輪船上下，交通極便。從九江到蕪湖，小火輪的票價是四千零五十元，伙食另算，從九江直開南京上海船隻甚少，即有亦係差船，概不賣票，筆者適遇明興輪直駛上海良機，於十六日深夜匆匆上船，活動統艙票價是五千，伙食票價更高，不買不行。

自漢口上船客人，購票者二三萬元不等，搭客之多少所僅見，大家都像沙丁魚一樣地擠在一起，不但沒有睡處，且無坐處，上面又毫無遮蓋，開船以後，大家都就心驚天下雨，果然，船在安慶過夜時，半夜後大雨滂沱，人人如落湯鷄，叫罵之聲不絕於耳，次日早飯後雨勢漸止，大家都希望一天趕到南京，以便上岸改乘火車直到上海，船到蕪湖後，天色已經不早，不能再開，於是旅客便一擁而上，筆者也隨着人流離船登岸。

從江濱乘黃包車到火車站附近旅社，叫價八百元，筆者大嚇一跳，經過再三還價後，也去了四百元。坐在黃包車上瀏覽市區，高大建築盡入眼簾，蕪湖的確不愧

爲安徽省的一大商埠，市區之繁華與九江其數相當，物價則較九江爲高，住一夜中等旅社，房間錢即去六百三十元，加上一百餘元的小賬，總共在八百元左右。

此間出版的日報有大江，青年，復興，蕪湖等數家，多以新六號字排印（白報紙），內容尚佳，上海報紙隔日可到，南京報當日到，與九江相較，勝過許多。（按九江僅有縣黨部主辦之商報，與第九行政區署主辦之贛北新報，前者西開，後者八開，由於編輯人才不易羅致，內容尚差，贛北新報且係用老五號字排印，容更屬有限，員工待遇亦低，上海南京漢口報紙又未或五分銷路，偌大商埠，文化工作尚待積極展開！）

### 從蕪湖到南京

蕪湖到南京有火車直到，上午七時有一班快車行駛，三等票三百五十元，二等票七百元，車行三四小時即可抵達。所感困難者即買票問題，因旅客太多，售票不易，後來者決難購得，單人旅客尤其困難，一則要照顧行李，同時還得搶着買票，真是左右爲難，如果我不是事先預進月台，登車後再行補票，行期必然延誤，多住一天，又非多開支一兩千元不可，這種損失實在「吃不消」。

車子開出後祇見兩邊是平原沃野，竹籬茅舍，隱約於柳林之中，河港交錯，阡陌縱橫，美麗的江南，美麗的江南農村呵！不意歌劇軍民進行曲裏的農村，得於此

處親眼見及，何其幸運？「中國的土地到處是美麗的！我永遠記着一位研究地方行政的學者這句話，我之不能跋涉，永遠奔波，亦即爲此。」

與鐵路平行的尚有一條公路，平坦整潔，這兒駛運貨物行走其上悠然自得，別有一番風味。

正午，車抵南京中華門，據云由此地至下關車站相距二三十華里，黃包車叫價一千二百元，馬車叫價亦相近，令人咋舌，幸好由此地至下關有小火車直達，票價僅卅元，人人稱便，當時我這樣想：在嗚嗚的火車面前，黃包車夫亦無所施其「敲詐」了！

由中華門至下關的小火車，穿城而過，沿途有站，每站必停，約半小時即抵下關。

下關車站極其壯麗，等車旅客，數以萬計，擁擠不堪，乃邀三位中途同伴，同赴對面小餐館午餐，當時僅叫一盤火燒蹄花，一盤鷄蛋豆腐湯，連飯在內，共去一千一百餘元，每人平攤三百餘元，單人用膳則非五六百元不可。用膳後隨意擦天，並縱目四望，車水馬龍之間，夾着數以千計之鴨羣，在大街上珊珊而過，此即享名已久之南京板鴨也。

售票時間未到，票房門口即已排成四五列長蛇大陣，守候票門打開，我擠在二三十名之間，等到票子買到手，已經站了三個鐘頭，身體壞一點的眞吃不消。在排隊時，小流氓與印度阿三，趁機擠進頭排，購票賣黑市，轉手之間，盈利以千計，是日下午九時開過快車延至

十時半才到車站，月台門口羣衆喧嘩不已，結果觸怒了憲兵，一陣亂打之後，秩序才告恢復，旅客魚貫進入月台，車子一到，羣衆又像一窩蜂，從月台上從平地上，鑽窗而入，手脚快的坐好位子，慢的沒有位子，這時二等三等票子完全失去了它的身價，誰也無法改正過來。

### 從南京到上海

車子開動時已是十時三刻，上車後由於神經過度緊張，人已非常疲倦，乃不自主地朦朧入睡了。車到武進時才驚醒過來，到蘇州時天已在亮了。這人間天堂的蘇州，僅從窗孔中窺見模糊輪廓，與在南京僅有八小時的停留同樣值得惋惜。

天亮後，大地亦從夢中甦醒，鷄鳴犬吠之聲，遠近相聞，蘇南農村極其嫵媚，河港更多，白帆點點，遠望如在平地行駛，頗富詩情畫意。

上午八時，方抵上海。叫黃包車夫拉去我旅社，拉來拉去，找了三三十家都是「客滿」，最後在永平路找到了一家旅社，單人房間一千四百元，先繳費後住，黃包車價是一千元，這樣用錢簡直是像用水，在後方一月所得，也祇够這麼在口袋裏一掏，便「掃事大吉！」

上海的確是好，可惜物價太高，三五人便餐，動輒盈萬，其他可想而知。不過當局正在竭力平抑物價，筆者希望能早日回跌，在後方實在苦够了，不要再趕來上海吃苦才好！阿門。

明之程

## 院務國國美和斯納爾貝

Frank Gervasi 著 • 載 Collier's 雜誌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

貝爾納斯生於社會和經濟環境不良的南卡洛里那州蔡勒斯敦城。他的學校生活相當短，十五歲時就離開哈佛，幫助他守寡的母親維持生計。然而，也就是爲了這原因，在將近五十年後的克里米亞會議開幕時舉行的宴會中，他知道該說些什麼祝詞。

這位短小精悍半愛爾蘭血統的人是政界老手。他從區裁判所書記逐步進入國會和議院，然而他却是外交界中的新角色，他所不習慣的，就是外交宴會上舉杯祝飲的儀式。貝爾納斯看看邱吉爾的淡漠的面孔，看看羅斯福疲倦蒼白的容貌，他們都沒有對他暗示該怎麼說；注視着宴會的主人史達林，他終於帶着洛卡里那州的溫雅的話調說：「諸位，我爲聯合國人民而飲，他們當能互相了解和友愛，這樣，世界的和平就有希望，否則我們的協議也是無濟於事的。」貝爾納斯特別着重「人民」一詞。他的話激動了在座的人，三巨頭和他們的顧問與助手們的掌聲像伏特加酒般熱烈，他們預祝着德日的迅即敗北和幾經戰爭浩劫的世界之重建。

有一個人離席，在圓圈的烟圈中走向貝爾納斯，粗野地拍拍他的肩膀和他舉杯一飲而盡；那就是史達林。這一切使貝爾納斯感覺到蘇聯人已不再是謎一般的難於理解。在十幾位世界首要人物中，祇有他們——史達林和貝爾納斯，曾用勞力謀生和受過飢寒，他們說出同樣的話語。

貝爾納斯生平待人接物處處都以人民的意志和福利爲前提。這反映出他剛入國會時南卡洛里那的老議員，同時又是他的導師克拉克所給他的教誨。

貝爾納斯是一個毫無偏向的民主黨員。竭盡全力一直爲大多數人民服務，他曾在議院中擁護過威格納法案；一九三七年他受任最高法院新法案的執行人，然而在一九三八年却反對民主黨提出的新法案。簡單地說，他並非單純的「羅斯福的人」。

這並非說他是個較保守的民主黨員，早在一九三八年，他對國際政治就有獨到的見地，他意識到戰爭即將來臨。他認爲英國是美國最友好的盟邦。他支持美國過剩棉花和英國過剩樹膠交換的法案，他終於戰敗了反對派，使該法案得以通過。此後反對派由於租借法案的先後通過，深切地體味到貝爾納斯之見地的高明。

其後貝爾納斯遂一躍而成為國務卿，成爲美國僅次於總統的重要人物。

貝爾納斯接長動員局時的成就和他的專心一志的個性使他和國務卿的職務非常相稱；他是一個喜歡追究既往的人。因而他對未來或許比對歷史先例和傳統更加重視，這就是使國務院歡迎他的一點。

國務院和外交政策常是人民論爭的焦點，可是對於外交事務，人民倒並不怎樣關心，甚至毫不過問。憲法規定總統賦有權限，可不受國會限制決定外交對策。所以羅斯福總統就常常運用這種權限和他國訂立協定（租借法案逐艦基地即爲一例）。現任國務卿和總統雖有決定外交措施的同樣權限，然而目前參議員似較過去有較大的力量，以左右外交的趨向。

白宮和國務院間的這種新關係，一方面有其缺點，同時也有其優點。它將完全視國家外交的基調如何而定。現在人民有較大的力量左右杜魯門總統和國務卿貝爾納斯，所以今日的總統杜魯門已愈益是屬於人民的了。

貝爾納斯的新職務之重要和艱巨，較之以前的動員局長已無限地增加了。動員戰時物力人力的成就對勝利有莫大的貢獻，今後的世界和平又維繫於貝爾納斯策動和平的力量了。他將是決定世界上廿五億人民一百年或更長久的繁榮，幸福與否的寥寥可數的數人之一。

像政治家們所公認的一般，他確是特別堅定睿智和富於想像力的人。他相信戰爭不再能成爲政策的工具，

和平是一件可以爭取的事，這是由於兩個特殊的條件，其一是杜魯門總統會對貝爾納斯說他完全信任着他，另一特殊情形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已成爲世界上經濟和軍事力量最強大的國家。祇要政治上的力量能和軍事經濟的力量配合一致，它將成爲世界上的領袖國。

換一句話說，貝爾納斯和杜魯門已繼承了龐大的軍事和經濟力量。如果他們能運用這些力量建立相當於經濟軍事的政治力量，那末今日美國的成爲世界上的領袖國更是毫無疑問的事了。

貝爾納斯就任後就表示他對擺在他面前的工作感覺艱巨。他一開始就着手改組國務院的工作，展開他的重新檢討經常和美國維持外交關係的六十一國的經濟社會等現狀而重新確定外交政策。

貝爾納斯接任國務卿後就爲國務院生色不少。任命艾契遜爲副國務卿雖是總統的事，然而在杜魯門將前助理國務卿任爲副國務卿之前，當然會徵得貝爾納斯的同意。在艾契遜方面，他是一位現年五十一歲，具有格羅頓和哈佛傳統的國務院之老官員，貝爾納斯有了他就好比有了一位富有經驗的經濟家和復員復興問題的專家。

作爲故總統羅斯福的親信和新法案執行人之一的艾契遜，在政見方面一向就難於加以約束，徵俾他的觀點實際上和他的直屬上司沒有多大的不同。過去既有副國務卿和副國務卿威爾斯間不協調的先例，貝爾納斯和艾契遜一定會使國務院免蹈覆轍發揮最大的力量。

艾契遜雖不是個夢想家可是他最近表示他認為人類現已走近偉大的決定命運的關頭。他說：「人類史上將有一突飛猛進的時期，十八世紀的文藝復興後的今日，我們已獲得經久不為戰爭所苦的機會。」

自一九四一年摩爾氏逝世後，一直懸缺着的相當於國務院顧問的新法案執行人的職位，於貝爾納斯就職後也有了着落。這個多年的懸缺已由柯漢漢補充，他是一個個子很高，五十歲的幹練的人，也算是國務院的新人。國務院有助理國務卿六人，分掌院內經濟，與國會關係，美洲各國關係，公共文化關係，國務院行政及歐洲，近東，非洲及遠東各司職務。此外國務卿並有特別助理數人，其中最重要的要算專負國際組織與安全之責的專員和新聞聯絡員。

在助理國務卿中，貝爾納斯於改組國務院時留用二人罷免三人。留用的是曾為南部各州棉業巨子的克萊頓，他深信擴展美國國際貿易將加惠於大部人民，另一位是文筆頗健的鄧恩，他曾被左翼各報目為「反動份子」。克萊頓負責經濟，鄧恩則主持國務院中歐洲，近東，非洲和遠東各司。他們的責任誰重誰輕是很難衡量的。經貝爾納斯罷免的三位助理國務卿是：負責國務院美洲各國事務的洛克斐勒，負責公共文化關係的麥克里許，和負責國務院行政的荷默斯准將。

貝爾納斯任命普蘭登接充洛克斐勒遺缺。他為人果敢堅毅曾任美國駐古巴及阿根廷大使。荷默斯的遺缺由

麥卡賽補充。他原為馬歇爾參謀總長的僚屬，在波茨坦會議中，貝爾納斯對馬歇爾將軍參謀總部工作報告的有條不紊大感驚異。「你怎麼弄得這麼好的？」貝爾納斯問馬歇爾將軍說。「這有何難，」馬歇爾說，「祇要你能找到一個像麥卡賽一般的人就行了。」

於是貝爾納斯在麥卡賽可能調任時立即設法把他羅致了來。麥卡賽現年僅三十三歲，可是自從他畢業於佛珍尼亞軍校後，工作使他獲得了豐富的經驗。

經過多年的努力後，麥卡賽終於成為陸軍參謀總部的秘書。自此以後他就洞悉每一軍事秘密。他可算是個最高統帥部和白宮間的聯絡員，參加過每一重要會議（從白卡港會議一直到波茨坦會議）未婚，神采奕奕而有魄力。他勢必被目為華府後起之秀。他在貝爾納斯的領導下從事調整國務院行政機構的工作。

麥克里許的繼任人是現年四十五歲的班敦。他沒有什麼外交上的經驗，然而他曾當過推銷員和新聞從業員。也沒有什麼政敵，至於他是否將出賣美國與他國或是出賣國務院與人民，那是另一個問題了。

另一專管國務院和國會間有關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或將由魯塞爾充任。他是一個法院檢察官，是貝爾納斯舊日的同僚和密友。

貝爾納斯同時又挽留特別助理國務卿二人，那就是柏斯弗基和麥克德莫特。柏斯弗基負責國際組織和安理事務，麥克德莫特則經管國務院和新聞界有關的事。

柏斯弗斯基生於蘇聯，矮個子，童年就到美國來，成爲當然美國公民。他現年五十二歲，是個專門的經濟學家，然而對於日本政治，造詣頗深，是個著名的草擬協定的專家。他是草擬布里敦和舊金山協定的幕後人物之一。爲了他身長達三英尺五英寸左右，所以國務院的人們都稱他爲「五五先生」。

鄧恩，柏斯弗斯基和麥克德莫特都是赫爾國務卿任內聯邦的國務院主要官員。這就是說國務院的面目已經然一新，很少舊員，它已擁有像克萊頓等的新人物。

他們都是幾經杜魯門和貝爾納斯物色雜致得來的。艾契遜的擢升爲重要的副國務卿表示杜魯門和貝爾納斯對他的信任，像杜魯門和貝爾納斯那末尊重國會意見的領袖，自然那負責處理有關國會議務的助理國務卿一定是個親信的人。艾契遜於升遷前就担任着這個職務。

世界的外交政策均以確保國家安全爲前提，然後才請到確保有利的貿易——爭取原料和過剩商品的市場。地理上的位置保證了十七世紀美國的安全，而它豐富的天然財富又使它在謀取有利貿易方面得天獨厚。美國對輸入的需求不多而且都能從南美遠東和英國獲得供應。美國直至十九世紀交替前後甚至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還不是大工業國，所以市場也不成問題，因此美國的外交政策一直就沿着消極的路線上走。

也就是爲了這原故，雖然第一次大戰告訴美國：世界正在動亂，孤立已不再存在，可是美國一味避與他

國聯盟，這就是當時外交政策的基調。

今日國務院中肯俯就孤立主義哲學的人極少。貝爾納斯的同志們更沒有一個是這樣的人。雖然，貝爾納斯當前的最大任務還是肅清國務院下級幹部中的殘餘孤立主義份子。無疑地，國務院所屬六千八百多名公務人員中當不乏這種人。政策雖是由幾個首腦決定的，可是一切事實在這邊上級官員前，如以被歪曲或被暗中破壞，那末無論它們立意怎麼好也是無濟於事的。

貝爾納斯所面臨的另一澈底改組國務院的最艱巨的工作是對於那些外交領域內的反對份子。駐外使館等人員是國務院的報導者，他們的使命在於獲得當地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實況，並將之轉達國務院。國務院接獲這些報告後，又要由另一批處理這些外交資料的人員研究審核後，才到達決定政策者的手中。

國務院中較保守的外交家也承認「和蘇聯友好相處的工作是貝爾納斯和他的僚屬們的急務」。

最近中，中，英，美，蘇都贊同將於平時仍繼續戰時的神聖的合作。他們除了願意防止小規模戰爭擴大外，誓不以武器相見。這就是說四強同時並一致承認任何國家都無力單獨維護世界和平的事實。

貝爾納斯在克里米亞所說簡短的話語就表示他已注意到這問題。他說他希望世界人民將互相了解友愛。如果他能使他的希望轉爲外交政策，那麼世代的中美英蘇及其他五十七國人民，將永遠紀念他，感謝他。





# 歸來

Lester Cohen 原著  
易流 選譯

· 作者小傳 ·

雷士德·柯漢生於芝加哥，是個專門救濟窮人的醫生的兒子，而且是從外國來的移民。雷士德·柯漢做過新聞記者和某大百貨公司的廣告員，所以他對於人們難得看見的美國都市生活的各方面，都很熟悉，而且能與克勒倫斯·達羅及游經·維·德布斯特等，都結成了友好。根據上述的經驗，他寫了他的成功的處女作『掃蕩』。據他自己透露這部『歸來』是由於他的在美國陸軍中服務的妻與子的慈惠而完成的。

· 本篇梗概 ·

喬·德流從戰線上歸來，故鄉的面目已與他的想像迥異。雖則他的愛人斯特娜依舊在匹滋堡在等候他的歸來，但他一聽得自己遠離鄉國之後，地方判事長『史東烈』·派克，這個當地政客的領袖，便趁此機會來侵辱斯特娜及其家屬，他的還鄉的樂趣，就突然變成憤怒了。

在這部『歸來』裏，當這個退伍的陸戰隊戰士，把法律拋諸腦後，而打得那地方判事長體無完膚以來，兇猛的戰鬥便啓幕了於是喬就拚命地去掃蕩國內戰線上的敵人。一位勇往無比的律師，一位不屈不撓的新聞記者，和斯特娜也來和他併肩作戰。起初僅有『史東烈』·派克及其黨羽設法與他們對抗。但得到戰鬥白熱化後，保衛產業領域的強有力的生力軍，也加入了當地政客的一夥，於是鬥爭的範圍擴展到了整個的社會。

喬·德流完成了國內戰鬥以後，就像他從陸戰隊退伍以後一樣，又成功了另外一個人，對於他對抗的惡勢力的性質，以及有一般的人不得不對惡勢力屈膝，和另有一般的爲什麼會以生命與惡勢力決戰的複雜的動機，他都有了一種新的了解。

## 陸戰隊兵士之夜

在珍珠港事件發生的不久以後，某一個星期日的晚間，在匹滋堡下半城的街頭上，來往閑逛的許多陸軍，海軍以及陸戰隊兵士之中，就有一個名叫喬·德流的，高大個子的青年人。說得正確一點，他就是約瑟夫·亞林登·德流。他生得滿頭的長而黑的髮絲，深嵌在眼眶中的漆黑的眼珠，長鼻子，和一副非常愉快，而又若有所思的面孔。

他穿的是陸戰隊的制服——深藍的上裝，淡藍的袴子和白帽子。雖則在那白色的軍帽之下的一對黑眼睛，似乎朝着某一方向在瀏覽，在凝視，雖則他也對着過路的人們的面孔在搜索，似乎又並非在找尋任何特別的一個人。他祇不過對着匹滋堡在話別，對着他父親一向所閑逛的街頭的記憶在話別而已。

他在追求他的愛人，他以為那愛人就是匹滋堡，他以為他的父親也是他愛的人。他的父親是在匹滋堡生的，也是在匹滋堡死的。他的父親是個發明家，是個飛機、新金屬、戰鬥和製造的新方法的發明家。

他爸爸並不是一個天生的發明家。照他爸爸自己的話語解釋起來，他僅僅是「一個偉大的美國機械職工，一個標準人物而已。」工作當工作做，一天的工作換一天的工資。爸爸獲得了個中的奧妙：把機械加以改善，居然能夠飛翔起來。他爸爸也時常講：「一個機械職工

祇能照別人的思想做；一個發明家却能照自己的思想做。」

飛機刺激了他爹的時候，刺激得非常厲害。他立刻就在那老農莊上，把飛機庫，銻鐵爐，以及工作場都建築起來。開始製造飛機而又試行飛翔。

他的成績很好。所以他爸爸就到城裏來進行擴大製造的工作。他的成績也很好。就在那時候，他遇見了三哩廠的奧斯蒙德先生。

奧斯蒙德先生就把他爸爸的發明盜竊去了。據查理士叔叔說，因此他爸爸就發瘋了。最後奧斯蒙德先生，就把他禁錮了起來。他爸爸死在那箱子裏的時候還是在發明。此後奧斯蒙德先生就在他爸爸的發明的基礎上，開始建設他的工業大帝國，三哩廠，奧斯蒙德飛機廠，以及奧斯蒙德企業公司等。

喬·德流，這個陸戰隊的兵士，看見三哩廠的火炮，及其四射的火星，便覺得他的面孔與心靈都被這火焰所燒焦了。又被一種憤恨之火所燒焦了。

也好，爸爸，再會吧！你結果的確是個偉大的人物。奧斯蒙德獲得飛機的發明，又獲得了政府與他訂立的製造飛機的合同，再獲得了這一所三哩廠。但是你呢，祇有這發明的理想。爸爸你已為他們指點了一條路。

x x x x x

再過幾小時以後，他就要到前線去了。他覺得應該把心頭上的這種怨恨和苦痛擺脫了纒行。不過他也覺得

有一種得意揚揚的事情。我已經算數了，匹滋堡；再會吧！火焰與工廠，都再會吧！這兒的河流與橋樑一齊都再會吧！匹滋堡，我已經算數了，我已經自由了。從此以後，我要離開蒙特索馬大會堂而到……海岸去了。

緣於他也曾在科夫曼工廠裏做過一個夏天的勞

不能說無緣，所以也對之說了一聲再會。他沿着那一排燈光輝煌的廠窗走着。那時却有三個少女迎面走來。他們一邊在談話，一邊又在嬉笑，嘻嘻哈哈地笑着，好像在吸引人們的注意一樣。

他看見一個少女在路旁停步下來。她是一個瘦長的，兩腿細得美麗的姑娘。她滿頭生得有筆直的金髮，一直垂到兩肩上，並且有淡藍色的冷靜的眼珠。她的一隻眼睛上面歪戴着一頂寶藍的法蘭西帽，幾乎蓋住了她那小小的，可愛的彎鼻子。

他認識她是斯特爾——斯特娜·惠壽斯基。

她回轉頭來，看見了他，就像在高中讀書時那種老樣子來觀望着他。她那一對寶藍的眼珠一閃，兩瓣小櫻唇便張開來叫：「喬。」她那少許有點沙的喉嚨叫「喬！」的時候，往往使得他渾身淘淘。

「哈囉，斯特娜。」

她用手撫摸着他的制服說：「呵，喬，我還不知道你已經入伍了。你是什麼時候入伍的呢？喬。可是剛要解答的時候，她用雙手把他的胸脯輕輕地一推，說道：「讓我瞧瞧。」

其他的兩個姑娘都走開了。她纔說：「你記得她們麼？一個叫弗理達·滿克斯，一個叫哈理特·華爾登。」

他記不得了，祇搖一搖頭。

她說：「她們也一向住在我們那條街上。你總是不留心任何人的。」

他記起了那條街上的左右鄰舍的音景。當時是他爸爸一生中最高興的時期，他爸爸得真快，人人都覺得：他夜來的幻想驚動了整個的公宮……他們欠斯特娜父親的食品賬。他的父親開設得有一間惠壽斯基伙食店，是一個狹小而不甚整潔的店舖，但是却肯放賬。當他們欠了一大堆賬的時候，斯特娜的媽媽有天就來問喬的媽媽，能不能常讓斯特娜到德流的家中來練習鋼琴。這就是斯特娜用鋼琴學習音樂的開始。他還記得那時的地，有滿頭的金髮垂在背上，有兩條纖細的腿懸掛在鋼琴下。

「你的爸爸還在開伙食店麼？」

她說：「已經不開了。現在又在廠裏做工。」

他話一說完，左右鄰舍的人老是这样的。大家都想冒一下險，自己做自己的生意，等到不景氣或其他的事情一發生，再回到工廠去做。他於是問道：「斯特娜，你有沒有工作呢？」

她使點頭道：「在匹滋堡百貨公司做。」

他兩一直走下去，不久就來到離開興烈公園不遠的

關僕氏田野了。

他記得在一年以前，他倆也最後一次到這兒來過；幾乎發生了某種勾當。她一對她觀望的時候，她就有那種勾當的存心；她一讓自己的情緒流露的時候，也老是使得他對她會瘋狂起來。

她那一對冷靜的寶藍眼珠又向他凝視着說：「喬，你還記得麼？」

他當然記得，所以點一點頭。

「喬，我一向愛你。」

突然之間，他吻起她來了。

她伸出兩臂來抱着他……他自言自語地說，她能够使我衝動，爲了永久的紀念，她的確能够使我衝動。

她吻他，她唇邊噙着她喘起來了。她於是抖顫了起來說：「喬，你看，你使得我衝動了起來。」

他倆一同坐在一張長凳上。他又對自己說，不要做傻瓜，這一回不要再失敗。

她嘆了一口氣，又開始抱着他吻。

他想到斯特娜的爲人，假如她吻你，假如這一吻對及她是有真意義的，其餘的事情便會不期然而然地發生

他對着她眼裏看，他倆的眼睛便愈接觸愈接近了起來。

她搖一搖頭，打算站立起來，可是他却拉住了她。似乎有什麼在告訴他，機會來了，失此機會就難再得，

終有東西給你，現在得不着，以後也就難得了。

他喊道：「斯特娜，斯特娜。」他又吻着她，她便把頭擺了幾擺，好像要把他擺脫似的。於是把戲又重演起來，他吻着她，又抱着她，她的頭向後一仰，他的臉也跟着她的臉撲了下去，她便在他的懷抱之中了。他說：「我不能讓她躲避，現在纔是真正的機會。」

她也喊道：「不要，我不要。」她的肉體與靈魂都在喊道：「不要。」不過他不相信，他知道祇是假的不要，她那樣地握着她的一隻手，便是慾焰籠罩了她的證明。的確她在慾焰中起了衝動。

他倆開始走出公園。他既沒有講什麼，她也沒有說什麼。

他倆此時沿着大街行走，她手中握着一頂法蘭西帽，微風吹來把她的金髮遮了滿面，情景似乎異樣了。

她對着他觀望。

「喬，什麼時候，我再來看你？」

他覺得這句話像當頭棒一樣。

「噲，斯特娜，我應該老早就告訴你……」

「告訴我什麼？」

「斯特娜，我就要開拔了。」他說。

「什麼時候開拔？」她又問。

他看一看錶說：

「一個鐘頭之內。」

「好極了，我就送你上車去。」她走上來，把一隻

手吊着他說：

『喬，你是我世界上唯一的一個人，我一定要送你上車。』

他便叫了一輛出差汽車。他倆走過了下半城的區域，還有幾條街就可以抵達了。在車站前面的石鋪斜坡上，他說：

『小乖乖，跟我來，我去取行李。』

他於是拉着她的手，一同跑到行李房去。

他取好行李，再一同向月台門走去。她依偎着她，啼泣起來了。因而他說：

『小乖乖，何必哭！』

『請上車！』

『同志們，上車了！』

『小乖乖，再會吧！』

這就是他倆分離時的最後一刹那，他把她推出了自己的懷抱。他一面跟着列車奔跑，一面又用手揮。其他的陸戰隊兵士也在奔跑，也在揮手。

最後她僅能看見他制服上的紅條臂章，和他褲腳上的條紋，可是她不能確定，那是不是別人的褲腳。

於是什麼都沒有了。

(未完待續)



# 電 影 畫 報

· 吳崇文主編 ·

六十開巨型本  
(每月出版一次)

圖 照  
新 穎  
豔 麗  
文 字  
趣 味  
生 動

影 · 迷 · 必 · 讀

第二期元月廿七日出版

封 面 六 色 橡 皮 版 精 印

另加彩色插頁

上海南京路大華二樓二號  
電 影 雜 誌 社 發 行

絕 端 豪 華

絕 端 絢 爛



慧棠先生：

收到信，至喜。這，也許可以算得上是近日底平淡淡的生活中一件小小的意外事件吧，我是會一時這麼想及的。知你在××報工作，回憶乃把我帶返幾年以前去。記得那時我就會為在上備出刊的該報寫過稿，以後也會或斷或續地寫過一些。算起來，我和該報勉強說得上是「故人」了吧。一談「戰地」的葉家怡先生，你想來認得，他如今可不知在哪兒？

近來有點忙，也許別人會看我作「無事忙」。除了晚晚要填出來一整版的新聞這份內事不算，我近來正動手在寫另一個長篇。計劃寫它二十萬字，現在只寫了十分之一。計劃是計劃，自己的毅力以往大都不能不使自己的計劃大打折扣，天知道究竟將來寫成一個什麼東西。譬如說吧，已交給上海百新書局排印的「江南兒女」，動手時的計劃也是二十萬字起碼，結局寫成的只是這數字的一半。不過無論如何，既然動手了，總希望不使別的事來打岔。

關於寫「通訊」或「新聞特寫稿」，却使我不勝惶恐起來。自己過去也曾亂七八糟地寫過這些東西在報上登出，但後來就漸漸不敢寫了。現在每番每番讀到報上刊出的堂皇的通訊，唯有佩服那些寫者們的勇敢，佩服他們有如此大的勇氣把那麼空虛的文字擺在讀者面前。

何況要我自己來動手寫？

譬如說這個成都，寫它一些什麼呢？

自然我得承認，成都是美麗的，靜穆的，它必然給我底八年的流亡的歷程中印上美好的回憶。在多山的四川這兒是一片平原的盤地，這兒有寬闊的馬路，有深邃的院宅。這兒一幢有名的巨第就會給巴金寫在「家」中的，而這種家此地多的是。多霧的四川，這城市裏却常有清爽朗的陽光與清明的天。這兒有衆多的街路樹，有色的著名的著名的小食品，有銀製的或竹製的精巧的小手工藝品，有豐富的水菓，可以和美國柑媲美廣柑及大紅的橘子，這時一百元法幣可以買四個。這些是讀者所要知道的嗎？

這兒有吉普車，有新型的小汽車

# 成都

，有黃包車，有馬車，有鴿公車；這兒有八家電影院，每逢放映一些「玉腿成林」的美國片子，觀眾要為了搶着入場打破腦壳，確實是比買平價米擁擠千倍



，而票價却高到三百元法幣；應雲衛領導的「中華劇藝社」此時在渝「掛出」，也經常滿座；這兒經常有畫展，尤其多的是國畫展，有的一幅畫標

## 來鴻

價三四十萬元法幣，竟然也還有人要買。馬路上的人是衆多的，前些時街頭觸目是美國大兵，於是跳舞廳裏人頭擠

擠，還有不少所謂「吉普女郎」。現在美國大兵少了，「吉普女郎」也「復員」了。豬肉四百元一斤，雞蛋六十元一枚；新製來路料子的洋服三件頭的，一套法幣十五萬，布面的棉大衣也要三四萬元一件。自然是有不少人在冷得打顫。

今天星期六，外面一片熱鬧，院子裏却一片沉寂。明天是「十二月九日」據風傳將有什麼什麼大遊行，這些，寫出來就有點兒不美了。

總而言之，這些這些，寫出來並無興趣，怕也不是讀者諸君所要聽的。那又有什麼更好的寫呢？自從此間「放過鞭炮」以後，自己也常常想到外面去觀光一番，自然也想回家看看。可是，交通工具却一天比一天吃香。重慶有大幫的人擠在那兒望江興嘆，報上說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祇好買一艘大木船順長江水淌下去，茅盾夫婦可能也坐這木船東歸，報上的頭號字標題是「作家去冒險；坐木船東下」，大有「談船色變」之概。而由成都到重慶去就是一個難關，沒有「人事」，想買汽車票怕得等個把月。此所以成都一切還是老樣，「復員」了的「下江人」極少而又少；此所以上海灘上，只有「重慶人」而並無「成都人」也。

故而自己雖則有時也想下去看看，但是那種行路難，使自己縮住腳。深知自己實無「收」可「接」，何必急急搶去哉？頗打算靜靜住在這兒，寫幾個不成樣子的長篇過過癮。這也許是「噢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的說法吧，天曉得。

洪深明春要由重慶到成都來，就任國立四川大學外文系系主任，據說他老人家發表稱，決定三四年內不出四川云云。我倒頗有同感。

假如你覺得這封信寫得就有點像「通信」而願意把它拿來補白，那就讓你去決定好了。

冬安

弟 張十方上 十二月八日於成都

# 金子歷險記

卜德

## 從挪威被追逐到美國

金子，對於我們個人，只是用來作裝飾品，如打成戒指，手鐲，鍊錶，或者，對於還有些人，鑲嵌在牙齒上。這自然只就平時說，因為在特殊的情形中，比如說現在的上海，在人民中間也有直接以金子作貨幣用的，如買賣一座住宅，或者備一汽車，都在以幾條金子論價，甚至於一所屋子的頂出——甚至一所屋子中的一間——那頂費會是幾兩，以至幾條金子，也已變成爲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可是對於政府，金子的意思是財富與權力。這是對於所在流行的鈔票的最靠得住的準備金，因爲人民對於它的價值是最有信仰的，而且在政府與政府之間，在買進與賣出貨物上，用作收與付的最方便的中間物。沒有了金子，國家還是能存在，也還是能同外國通商。可是正如美國前財政總長毛根翰有一次所說過的，『人是貪便利的，所以有了金子，就不願意再應用笨重的媒介物了，正如現在已有了電燈，我們不會再願意點了蠟燭來讀書一樣。』

金子對於一個國家是這樣重要，所以德國在這次戰爭開始以後的兩三年間，差不多天天在總所佔領的國家中追逐金子，以備用來同各中立國交換物資。而在挪威，波蘭，比利時，丹麥，以及法蘭西等國家都有她追逐金子的路線，而挪

威金子的逃遁是最有戲劇性的，今試述之於下。

直等到德國艦隊在一九四〇年四月九日進入了奧斯羅的峽江以後，挪威人才知道他們是在被襲擊了。本地的最高級長官——國王，財政部長奧斯卡特洛坡，以及外交界領袖等——那天早晨都在奧斯羅。

挪威大量的金子也在那裏，因爲在那襲擊未到的以前，她的價值八千四百萬美金的金子，用船運到美國去的還只三千三百萬美金。餘留下來的還有五千一百萬美金，而德國人，在它融解了婚戒和金牙齒以外，很急於要用它來購買外國的貨品。

轟炸一開始，全城就弄得很是混亂。第五縱隊從地底下鑽了出來，而造成了歷史的污穢的一頁。可是在國王準備逃走的時候，他還是下令給財政部長特洛坡，要他把這筆國家的財富保全。『把它向北運輸！』他命令。

特洛坡從事得很是迅速。在不多幾小時以內，他已把十二萬磅的金子裝就在一千五百三十八只箱子裏，而且已裝上了運貨車。靠近黃昏，它已被藏置在奧斯羅以北九十哩的里爾罕齊的新保管庫裏。在那裏挪威人想它暫且安全了，而且英國和法國的船隻是在急速前來援救。



可是一星期以後，德國軍隊又在向里爾逼過來了。於是又來了『把它向北運輸！』的命令。

這一次擔任裝運的是非特烈哈士倫，一個四十歲的挪威工的國會秘書，也是一個電器工程師。特洛坡選擇了他來擔任這個運輸金子的工作。還帶着三十個士兵和三個長官——其中有拿爾達耳格黎格大尉，挪威最偉大的自由詩人，作曲家愛德華格黎格的後裔——的幫助，哈士倫把那些裝金子的箱子搬上了運輸車。炸彈是在到處投擲下來，可是到了夜裏，那貴重的貨物依舊安全，而是在向安達爾斯恩斯去的途上，那是一個在西北一百五十哩的海口，在一條鐵路線的盡頭。在安達爾斯恩斯，哈士倫知道有一艘備有士兵和軍械的英國巡洋艦加拉梯號是在等着。

加拉梯號的艦長答應了把金子運輸到英國去。哈士倫的一小羣人在黑暗中把那些箱子搬運到了碼頭上去。兩粹的飛機飛過來轟炸那巡洋艦，而且還得到消息，德國軍隊已在逼近那城市。『開船！』艦長呼喊，在那時只有二百箱搬上了甲板，而哈士倫還有一千三百三十八箱金子被遺留下在運輸車上，而且沒有可去的地方。

來了的命令是『運輸到摩耳特去！』因為摩耳特是在峽江下游的另一個沿海城市，挪威國王和他的政府都逃在那裏。於是把已卸下了的金子又裝上了二十五輛破敗的運輸車。到現在，德國人已得知了哈士倫的使命，而在向那運輸隊不斷的轟炸，有幾輛車子是被擊中了，其中的四輛被破壞得不能再走，可是金子運到了摩耳特。它在那裏是被密藏在一所破房子的地窟裏。在四十八小時以內，摩耳特又聞到了火藥氣，而英國巡洋艦格拉斯哥號開來拯救着國王。

『我們也要把金子帶走了走，』財政部長的秘書奧科耳勃連森說。

可是正在把金子從碼頭上搬運的時候，德國飛機激烈地轟炸着。有一顆炸彈擊中了碼頭，而炸裂了，燒了起來。還只不多幾箱搬運到了甲板上，格拉斯哥號就不能不開船了，否則就有被擊沉的危險。而哈士倫又被丟下了，隨同那些箱金子在一個在燃燒着的碼頭上，而在同時還奉到了『把它向北運輸！』的命令。

不曉得還了什麼奇跡，那些運輸車穿過了摩耳特的炸彈與火藥，而到達了鄰近的森林裏。到了夜裏，哈士倫和他的一小羣軍士向北前進着。這樣。痛苦地，遲緩地，他們又來到了海口。在那裏他們把那些運輸車丟棄了，而把金子裝上了三隻捕魚船。挪威的北海岸有許多零亂的小島，而這三隻捕魚船就在那淺水中曲折前進，總是在被德國的魚雷艇追逐着，一不小心就會有碰到魚雷的危險。

到了一個小島，在那時那追逐顯得那樣急切，以致要逃避似乎不可能了，哈士倫便停了下來，把金子搬上了兩隻比較大的捕魚船，而把他所有的軍士，除出了格黎格，都留下在那裏。到第二天一亮，那原來的五隻捕魚船向各個方向開了出去，是在誘騙德國的魚雷艇擊擊。那兩隻比較大的捕魚船停在那裏，等到天夜了才開出，曲折向北前行。它們總是在白天躲着；在晚上開行。

三星期以後，哈士倫，格黎格和那兩隻捕魚船抵達了特洛維塞，在挪威的北面邊境上，是國王和他的政府逃避德國逼逐的最後避難所。

可是特洛維塞正在從空中，並從地上，遭到破壞，而在

哈士倫到達的時候，他便奉到了命令，要他把他的貨物向在等着的英國巡洋艦乘號運送，而隨同那寶藏直接到英國去。斯卡派佛羅是第一個停索處。普里穆斯是第二個。倫敦是第三個。而那金子，先後被三艘巡洋艦從挪威運來的，就時藏在那裏的英格蘭銀行的保管庫裏。

可是貯藏得並不長久。英國之戰已開始了。德國艦隊在任何時間都可開入英國海峽。金子在倫敦並不安全。

於是挪威的寶藏開始了它最後一次的行程。要經過那到處有魚雷以及潛水艇巡邏隊的大西洋洋面。它是被分裝在十五艘運輸艦上去冒這一個險。在有的運輸艦上，金子是被置在兩隻划子中，而這隻划子是用繩子縛在運輸艦的甲板上，萬一運輸艦着到了魚雷，划子大概就可載着金子從甲板上滑到了洋面上去。

還有的，金子是分裝在琵琶桶中，而在它的兩旁用繩子綁縛着兩只空琵琶桶。所有的這些琵琶桶都被置放在甲板上，所以，要是運輸艦被炸沉了的話，那些琵琶桶就可滑到水裏，而浮在水面上去了。

那些運輸艦到達了巴爾的摩爾。今天，挪威的國家寶藏是安全地被轉存在滿哈里自由街三十三號的紐約準備銀行的一個鋼骨水泥的「監獄」裏，在離地平面五層以下。

「我們把這金子卸下又裝上了總有三十次，」哈士倫說。『可是我們一塊都沒有缺。』

在這一點上，挪威的運氣真是無比的。

——十二月八日

# 上海整容醫院

## 高鼻

雙眼皮小眼放

大斜白眼矯正

補缺唇凹鼻樑

整高不痛無疤

永保不變其他

眼。鼻。耳。

唇。改造

## 楊樹蔭醫師

院址 南京路二三三號  
哈同大樓一二五號

一二號

◆章程備索◆

# 美國戲劇史上的幾個歷史劇場與劇團

絃平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雖有些戲劇作家在商業劇場上獲得成功，然而真正的現代劇還沒有出現，美國戲劇史上的新劇運動最早能惹人注意的，約在一九一五年開始，稱之為誕生年亦不為過。嗣後經歷了二三十年間的苦鬥。我們看一看美國新興各劇團所發生的事項，精神，活動，再看一看各團體所屬的作家，即知道那是這一個時代演劇的溫床，從那養育中，纔會產生今日的作品，現在我把美國幾個有歷史的劇場介紹一下，多少可以看出美國戲劇演進的跡象，對於我國正在蓬勃的劇壇，也許可以多得一點參考的小材料。

美國的新劇運動，當然是受歐洲影響的刺激，一八八七年，安德烈安杜尼 (André Antoine) 在巴黎建立「自由劇場」(Théâtre Libre) 柏林也有了一「自由舞台」(Die Freie Bühne)，莫斯科更有「藝術劇場」(The Art Theatre) 杜布林則有「阿伯劇場」(The Abbey Theatre) 這些蓬勃興起的歐洲新劇運動，給與二十世紀初期年青的美國無限魅力的影響

。所謂歐洲新劇運動意味的近代劇者，即是在演劇上，充滿了近代的世界觀，由商業主義而走上純正藝術，打破從來因襲的法則來自自由表現，深深地研究演劇的本質，這種一般底傾向，以實驗的，小劇場的事實為其特徵。美國的新劇運動也是傾向這條路走的。

美國戲劇的氣運有躍動的現象，早在一八九一年時已有徵兆，其後各地劇場成立，其精神與組織還未使人滿足的，到今世紀，自然是成熟了。

一九〇九年，維司羅甫·阿麥斯 (Winthrop Ames) 獲得富商的支持在紐約設立了「國民劇場」(The National Theatre) 原想建立一個偉大完善的劇場，終於失敗了，祇建立了一個小型的劇座。這是有很多原因的，主要原因是當時美國劇壇上雖號稱國民的，却沒有自己國人的作品；第二如果劇場過大，却沒有好的劇團組織；由於這種遺憾，後日雖簇出了許多劇團與劇場，不能給與過高的評價。但在美國戲劇史上，却有其歷史意味的。



到一九二二年美國共有三個小劇場，其一即前述的國民劇場，一為芝加哥包朗夫婦 (Maurice Browne and Ellen Van Volkenburg Mrs. Browne) 所設的「小劇場」以及萊門·格爾夫人 (Mrs. Lynmen Gale) 所設的「玩具劇場」(The Toy Theatre) 阿麥斯的「國民劇場」祇有二百九十個座位，經營相當困難，目的和經濟不能兩立，由於此等經驗，知道小劇場欲在職業及經濟利益上存在是不可能的。美國的新劇運動，由理論到實踐，當然有許多困難，然而這種困難的苦鬥決不是無意義的，一九一五年的新劇運動，終於是使美國的活動，在真正的世界演劇史上占一席之地。

除了上述三個劇場以外，紐約盧維遜姊妹所辦的「近鄰劇場」(The Neighborhood Playhouse) 是值得一提的，她們創辦的動機，原為了一種共樂的俱樂部目的，好給與勞了一天疲乏歸來的近鄰男女的安慰，同時基於內部演劇的要求而實現，然而如果但成立狹隘的俱樂部，是不能滿足這種活動要求的。她們先在克林頓大廈 (Clinton Hall) 上演近代作家的作品，兼演些舞蹈與歌謠以及登場人物很多的節日廟祭作風的戲劇。一九一五年二月十二日，這擁有四百五十席座位的「近鄰劇場」在克林頓·史多利特建立了，他們作了下列宣言說：

「爲了演員的進步，觀眾的興趣，解答鄰人之

愛而上演，想來是建議此劇場的要求，在這裏，可以看到，鄰居親愛傳統的藝術表現，供給了富有特殊才能者的能力，上演真正底戲劇趣味。稍爲輕快形式的娛樂作品，因爲公共劇場的一個希望，但要保持多樣性的演出。這個劇場是訴諸趣味，關心，年齡不同的多數羣衆的。因此，而達到與鄰人共同生活的目的。」

從這裏可以看出它的趣旨，他們所上演的，多爲易卜生，高爾斯華綏，柴霍甫等的真正近代劇。此外，並演舞蹈，宗教舞蹈，音樂，電影等各種藝術。她們不但獲得近鄰的擁戴，更獲得紐約界多方面的支持，姊妹二人與許多女同志的協力都是值得人們注意的，他們的運動不限於高級演劇運動，也還招聘娛樂團體，票價一律五角，隨着培育民衆趣味教養之向上以及鼓吹鄰人友愛精神，雖非純粹藝術見地，對社會有極大的貢獻。

從藝術見地來說，這一個劇團開放，是努力於新劇力量之追求。要求在演劇國民表現的專門家，多少由此而出，這也是值得記載的，不過他們的活動，是傾向更少一部份的小市民的，如當時的許多劇團一樣，缺乏急進的迫力，而不得有止境。一九二七年，這個有歷史性的劇團，也可惜地被變革了。

現在要說的是「華盛頓廣場劇團」與「劇場指



「The Washington Square Players-The Theatre Guild」他們是住在格林維區村 (Greenwich Village) 地方一羣稍為急進的青年，爲了「美國的舞會，新的演技藝術，演出，以及爲劇作目的底演員，美術家和劇作家之集團」他們常很興奮在某書店二樓上熱烈地討論演劇，然而他們沒有辦劇場的資金。一九一四年晚秋，他們在書店中，試演了一幕羅德·鄧薩萊 (Lord Dunsany-1878) 的「輝煌之門」(The Glimmering Gate) 舞合裝置，由於燃着新理想的青年羅伯特·埃特孟德·喬納史 (Robert Edmond Jones) 擔任，由菲律賓·摩勒里 (Philip MacIver) 愛德華·谷德門 (Edward Goodman) 海倫·滑絲合萊 (Helen Wesley) 勞倫斯·冷格納爾 (Lawrence Langner) 等合力演出，會費二角五分，座位不過四十位，由於他們無限熱情底煽惑，他們不得不有更大的要求，明年一九一五年二月十九日，正當近郊劇場建設一星期之時，他們假紐約東五十七號街的盤德博克斯劇場 (Bandbox Theatre) 上演，一星期上演兩個晚上，租戲院費三十五圓，後來爲了經費關係，票價定一元及五角兩種，座位有二百九十九席，上演的劇本，以用本國的爲原則，同時選用外國的作家的作品。二月十九日起上演者有：

Maurice Maeterlck (Interior)  
Dasil Lawrence (Laugner) (Licensed)

Edward Goodman (Eugenically Speaking)  
Ralph Aoder (Another Interior) (Pantomime)  
他們並發表宣言說：

「我們上演劇曲，是持着唯一方針——即必須保持戲曲上藝術的價值。我們先以選用美國戲曲爲目的，從我們的上演目錄中，也將會有此行家們不注意的歐洲著名作家的作品。」

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年之季，全期繼續租借小屋，由四週延長到八週，五月二十二日更移到「喜劇座」去了。(The Comedy Theatre) 座位增到了七百，票價由五角加到二元，然而他們仍不忘於小劇場的理想，演員雖多無薪水，然各人均一致努力合作，由於這種特質而獲得經營劇團的方法，這也是能多上演美國作品的原因。

但無論如何，爲了美國戲劇作家作品的缺乏，事與願違，三個節季了，計上演的美國作家戲劇有二十七次，而外國作家作品也有二十三次，華都·福蘭克 (Waldo Frank-1889) 曾在「七藝術」(The Seven Arts) 雜誌上抗議着說：爲了美國人本身的戲劇領域之開拓，必須謙虛地努力。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九日議決改組。一九一九年四月十四日，改稱爲「劇場指導」，在茄利克劇場再行活動，集合了許多劇員，導演及其他專門家，其中以李·席門遜的裝置最爲有名 (Lee Simonson) 但一方面，「華盛



頓廣場劇團」最初宣言的意味已逐漸稀薄了，以小劇場而發展向職業劇團為目的了。一九二五年四月五日，他們以西五十二號街自建的「指導劇場」為根據地公演，而且養育了許多演員，今日電影界也有許多是由那裏出身的，稍為高級一點的劇本，也多由該劇團上演。

現在再要提起的是「帕羅溫湯劇團」(The Provincetown Players) 一九一四年四月十四日，女作家蘇珊·格勒斯帕爾與有名的批評家兼戲劇家喬治·克林·庫克(George Cram Cook 1873-1923)結婚了，他們移居於瑪薩丘薩斯州的帕羅溫司湯地方，這塊是距波士頓東南八十里的峽中的漁村，夏季有不少人從紐約和波士頓來此遊玩。

一九一一年「愛爾蘭劇團」(The Irish Players) 由葉芝(William Butler Yeats)領率來美，遊行各地上演，庫克因此大受感動，他覺得他們「為愛爾蘭人生活」而演劇，他也得「為美國人生活」而演劇，他放棄了從來因襲的思想，燃燒着為美國人生活而演劇的熱望，得到許多年青人的同情，使庫克的理想具體化了。他們先在同伴中間哈索司·荷古德的家中試演 Neith Boyce 的「Constancy」和他夫妻自己作的「Suppressed Desires」兩劇，用最簡單的舞台裝置設計，後又以同伴瑪麗·海頓·伏爾司家的魚倉庫，改造成了一個有名的劇場。位子祇有九十

座，非常狹小，由碼頭上的棧橋上突出來，常以海水為背景，這個劇場便是有名的「碼頭劇場」(The Wharf Theatre)，為了這種關係美現代著名作家，尤金·奧尼爾的初期作品，常以海的故事為背景，以適合其趣味。以後該劇場移至波夫凱特之家上演過二種獨幕劇。夏季更上演庫克作的「Change Your Style」，「改變你的作風」和維伯爾·坦尼爾·史蒂耳(Wilber Daniel Steele)的「Contemporaries」，「同時代的人」夏季終了，他們返紐約，以有餘的熱情在冬季上演於「自由俱樂部」(Liberal Club)為了實現美國劇作家之理想企圖，而上演自己的作品，設立許多計劃。一九一六年春，他們回到，帕羅溫司湯故地，由「碼頭劇場」入手，設定固定座位和裝置電氣設備，這些年青人的美國的世界，一般憧憬於藝術的戲劇作家們的熱忱是如何有趣啊！他們公演了四次，其可紀念的節目如下。

第一次公演

John Reed—Freedom 約翰·雷得的「自由」  
Neith Boyce—Winter's Night 拜司的「冬夜」  
Cork & Gaspell—Suppressed Desires 庫克夫婦合作的「被壓制的願望」

第二次公演

Lorkise Bryant—The Game 劉易士·拜然第一「遊戲」



Eugene O'Neill—Bound East for Cardiff 尤金  
奧尼爾的「向着東方卡笛夫」

Wihous Daniel Steele—Not Smart 司蒂耳的「不  
時髦」

第三次公演

John Rud—The Eternal Quadrangle 約翰·雷得  
的「永久的廣場」

Susan Glaspell—Trials 蘇珊的「瑣事」

Netty Boyce—Constancy 拜司的「堅心」

第四次公演

W. D. Steele—Contemporaries 司蒂耳的「同時  
代的人」

George Cram Cook—Change Your Style 庫克的  
「改變你的作風」

Eugene O'Neill—Thirst 奧尼爾的「饑渴」

第一次公演入場券買五角，以後三次預約賣一  
元美金中，竟有八十七個定座觀眾。奧尼爾親身參  
加了第二公演。他的「向着東方卡笛夫」一劇收獲  
異常的成功。霧的碼頭舞台，上演着這劇本，一切  
氣氛，使觀眾與舞台人物融合地被感動了。

是年九月，由約翰·李登主持在紐約作冬季公  
演，劇團則稱「帕羅溫司湯劇團」。同人廿九人，  
由庫克領導，後再增加純益基金及八個同人的捐款  
二百四十元，由奧尼爾的鼓勵，在麥克·唐卡爾街

一三九號之一角褐色建築物內，設立了一個劇場命  
為「劇作家劇場」(The Playwright's Theatre) 座位  
只有一百五十隻，入口十五步，內部只有四十四尺  
寬，奏樂者的地位非常不好不便，可是公演的成績  
，獲得異外的成功。一星期上演三次，兩星期換一  
次戲目，後改爲一星期上演五次，一九一八年決定  
一次公演三星期，每張票價一元。第一次公演時，  
發出宣言云：

「這次的組織，乃以上演，導演各人自己的創  
作爲目的，過去兩個夏年，我們由瑪薩丘薩斯州的  
帕羅溫司湯集合，創立了我們這保持着劇場興味的  
一個團體，這個團體的熱烈慾望，在開始，便是以  
詩與文學爲演劇目的底劇作家們，對於大眾嗜好的  
商業趣味者不屈的解釋，可以從他們的演出和他們  
自己的劇本中看出來，所以對於舞台，以及演員，  
導演，背景及服裝等，均以極簡素的資材作舞台上  
實驗的機會。」

他們在十一月公演了下列三個劇本

Eugene O'Neill—Bound East for Cardiff 奧尼爾  
「向着東方卡笛夫」

Lunnis Bryan—The Game 劉易士·拜然第「遊  
戲」

Floyd Dell—Ring Arliss Sosks 福樂得·第耳  
「亞爾查爾司·索斯柯王」



奧尼爾一如在碼頭劇場一樣，參加自己作品的演出，瑪克斯·易斯門也在自己劇本中發揮材能。埃瑪·古德曼女史曾來參現 (Emma Goodman) 瑪麗女史 (Mary Eleanor Fitzgerald) 也是有力支持者，名女作家，詩人，女演員等均多發生關係，如米奈 (Edna St. Vincent Millay, 1892) 愛弗烈德 (Alfred Kreyndore—1883) 等均參加。他們多數是抱進步思想的文學者，劇場經營的一切事務，各自分擔，而無報酬，經營者支出一切費用。最可注意者，是紐約的許多年青作家們的作品上演，多由這個新時代激發所造成。

後來爲了劇場狹隘問題，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遷入同街一百三十三號的地下室，由庫克和菲齊拉德合資，開始上演奧尼爾之「喬納司皇帝」。一九一九—二〇年，庫克夫婦退居帕羅溫司湯收於創作，劇團內部乃呈散漫空氣，一九二三年庫克夫婦移居希臘，遂致劇團於一九二二至二三年間休演，致工作受一頓挫。

爲了拯救這種沉寂狀態，着眼於相當劇材與地方的奧尼爾·瑪克高溫，喬維士，成爲三位一體，他們由他們所作的劇本內容感到舞台演技的實驗與味他們都是演劇上的貴族主義者，乃以原有的劇團保羅溫司湯，乃命名爲「實驗劇場」(The Experimental Theatre Incorporated) 爲「一般客觀需要，

也上演着外國作品，帕羅溫司湯劇團創設時代的理想，漸次失去了。

二年以後，瑪克高溫，喬維士二人走上商業劇場去了，他們雖嘆賞庫克那種事業可沒有殉於藝術的精神，奧尼爾也不以小劇場爲作品的對手，而另去別條路了，但是菲芝表拉爾特女史與詹姆斯·奈特 (James Light) 等不甘示弱，仍據當日劇團的精神與理想，在一九二五—二六年另起運動，他們以「帕羅溫司湯劇場」爲據點，奧尼爾則以「克林維齊村莊劇院」(The Greenwich Village Theatre) 爲據點，各人追求各人的理想，演劇已經明白地有了兩個方向，這塊已有徵象，而不僅是內部問題，因爲外面商業劇團的暴風已襲來了，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基林克劇場」上演了，帕羅溫司湯劇場在十一月十七日，也演了最後一場，而閉了它意義深長多難的路途。

「大學附屬小劇場」及其他

一九一一年之時，美國各大學附屬小劇場也層出不窮，那也是美國今日演劇界隆盛的一個溫床，一九一一年在維司康遜大學出現了維司康遜劇團 (The Wisconsin Players 由詹姆斯·狄更森 (Thomas H. Dickinson) 指導。翌年，哈佛大學成立了有名的「哈佛第四十七號工作劇場」(The 47 Workshop of Harvard) 由柏克教授 (Prof. George Peckce Baker—1866





# 大罷工

端木洪

美國境內掀起了巨大的罷工風潮，業已罷工者有四十萬人，其餘各大工業的工人也都預備罷工。電氣工業方面，奇異公司，威士汀公司，普通汽車公司電氣部的十萬工人決定一月十五日開始走出工廠。西部電氣公司的工潮已掀動全國電話業的大罷工。

肉類裝罐業方面，最近在芝加哥開會三天，決定從十六日起開始三十八萬五千人的總罷工。紐約的西聯鐵道局七千工人罷工，使全城對外的交通幾乎完全斷絕。職工們不肯傳遞電報，國際間的交通也受到極大的影響。祇有生育死亡的電報才肯遞送。

大家罷工的主要目的是加工錢，現在正由政府調解中。

1934)指導，這個實驗劇場，集合了不少新進銳氣之士，從埃米爾·萊司 (Ermer Rice 1892) 開始，出了不少美國當代劇壇觸目之士，後柏克教授雖轉入伊爾大學，可是當時那十分完備的設備，仍造出不少人材。還有不可遺忘的人物是菲德立克·H·柯雷教授 (Prof. Frederick H. Koch) 及保羅·克林之輩 (Paul Green 1894) 皆一時之選。

一九一四年，比芝巴克創設「加納基工業學院試演場」(The Carnegi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把前敘的各大學之作劇術重點集中，而特別重視劇場技術，施設的機關，這也是使今日演劇有驚人發展的原因。

一九一五年夏斯丟亞特·華克爾 (Stuart Walker) 創設一個「旅行皮包劇場」(The Pompanau Theatre) 巡行各地，會起相當的影響，除華克爾以外，大衛德·白勒斯特柯 (David Belasco 1853—1931) 所代表美國舊商業主義演劇之解放對於美國戲劇界亦有很大功績。

一九一六年，山·孝姆 (San Tamm) 氏指導之德多羅衣特美術工藝協會設立，對於演出之研究更為盛行，他初努力於斐加大學為教授，後赴義大利。再如關於哥頓·克烈衣克 (Gordon Craig 1872) 之研究，主張演劇之造型性，而開拓了舞台藝術的新生命，這是不可不記的。



# 運河線上

駐蘇北記者 美純

多，距離揚州不足四十華里，車輛來往不絕，是造成它

聞名的另一原因。廣場上集中很多不同式樣的汽車，駛行時却先要升火，因為汽油缺乏，類都以木炭代替，車既破舊，路又欠平，如不嚐到「拋錨」的痛苦，也要受點「顛播」的罪過。幸好，沿途太平，不若在其他公路行車須要謹慎。綠樹掩蔭人家，流水環繞孤村，詩情畫意，尤甚江南，至少，使人感覺到旅行上的一點快慰。

駛行「揚六」，「揚泰」公路上的車輛，除已組成的民營汽車公司之外，政府機關亦派員加以管理。揚州方面尚井井有條，六圩却表現一點混亂，固然車輛開出無先後的限制，而且還風行「掛幫」的惡習，駐防的保安隊不肯做到應盡義務的責任，反讓那些靠碼頭生活的傢伙來愚弄旅客，他們彼此似乎已有了默契，敵偽時代的遺毒，還沒有給大江滾滾東流洗刷去一絲半點！

將到揚州，映入眼簾的是高聳雲霄的寶塔，既到揚州，呈現在眼前的，是荒蕪了的新式建築的車站，水流湍急的歷史陳蹟的運河，古老的城牆，討渡錢的船橋，熙熙攘攘的行人，守在城門的中日籍的士兵，還有那些

準備應戰的低矮砲臺，和麻袋堆積成的防禦工事。

讀者們，你們對於揚州留着這樣的一種印象，未免太失望了。但是，令人失望的事情，正留在後邊呢。

揚州是歷史上的名城，如今只空留憑悼的惋惜。想起隋煬帝下揚州的豪華，吸取貧苦人民膏血的鹽商們的奢侈，史可法死守孤城的壯烈，近代易君左「閒話揚州」所留給人們的笑料。如今呢，瓊花觀是已經形成廢墟，教人再莫興起帝王的迷夢，瘦西湖是那麼寥落的，只有衰頹的荒草，伴着秋風在抖戰，倒映湖中的五亭橋，再也沒有遊艇上的少女用槳擊碎它的倩影，掛着金色太陽的啦嘛塔，已經沒有人向他翹首凝思，小金山嶺的四角亭，遠望江南諸峯，俯覽揚城近景，充滿遐思，更引起不快的感慨。那能找到鹽商們剝削而來的財客在此所留的殘跡，埋葬史公衣冠地的梅花嶺，由於駐軍充作營房，無形謝絕參觀，嶺上的梅花，也在八年當中失了踪，就連先烈的骸骨，已是萬般淒涼。可憐和尚曾經住持過的顯生寺，如今是寶應青年招致所，住着百幾十位無家可歸的男女青年，在度着他們有組織，有信念的生

從鎮江乘輪渡江，必須曲折行駛，方能到達一水之隔的六圩。這個地方，只是茅舍連比的小村落，由於江南沙灘不斷的展延，六圩附近的土地就不斷的坍卸入江，致引起人們的注意。另外，它是通達運河併行公路的起點，旅客經此上下，飲食買賣的店家很

活，然而，可端已歸西了，易君左先生所說的和尙情人已登天了，這些陳跡早被時代所吞沒了，再也引不起目前一些人們的興味！

江都就是揚州。城分新舊兩部，東西長約十里，南北只有三里。大別新城在東，是商業集中的地點；舊城在西，恰是住宅的區域。分野的只有一條被垃圾阻塞的臭水，和舊城小東門的城門，其餘，實在找不出新舊的痕跡來。住宅的密集，街道的狹隘，以及城裏找不到一條可以飲用的河水，倒是它的特點，另外，南河下一帶巨第大宅的花園，聞名外地的揚州姑娘和理髮師傅，在本地人看來倒不為奇，或許，他們是見慣了吧。

從老年乞丐的衆多，以及舊貨攤子物品齊備，去看一看揚州的社會。它也走入陷於經濟恐慌的枯窘之境。昔日敵僞時代的一般新貴，雖然在今日的揚州還沒有遁跡埋形，至少，新貴們的小姐太太們已經失去往常的威風。茶館酒肆，百貨商店，已經較前更形冷落了許多。相反的，在街頭，在旅館裏，滿處都是住的外縣人，一種是不願意和中共合作的「頑固」青年，另一種，倒是以物易物的投機商人。所以，揚州表面的熱鬧，完全是這些人們所形成的。

勝利後的揚州，我們的政府進了城，我們的游擊部隊也開到城邊，貨物偽幣的碼子改成法幣，但是，一般人所能付出的依然是一些偽鈔，過去二千元偽幣買得到的東西，現時就要法幣伍拾元，怪不得商人拒絕使用一

〇〇元的偽幣，甚至五〇〇偽幣也在拒絕中了。這種物價上漲的狂風，已經從上海吹到重慶，更已吹到平津，有人怒罵重慶來的人，有人指摘比率的差池太大，更有人以經濟眼光去批評生產不足，運銷不暢，……。我認爲錯怪重慶帶着勝利歸來的人們，以他們薪給所得亦僅足糊口而已。但我們不可忽視的，商人的囤集，以及中共的封鎖各地交通，却影響物價上漲。直接刺激物價的，不是幣制的本身，而是在乎人們如何處理物與價了！

由於「求過於供」，平素過慣安定生活的揚州人，也是給他們一種莫大的苦惱。終於國軍過江帶給他們溫暖，帶給他們若干新的希望。假如自由區不斷的開拓，糧食，柴草，蔬菜種種問題都又迎刃而解，平民生計一定可望改善的；平素給人憎惡的日寇，將在國軍面前低下了頭。張濟傳主持下的江都縣政府將不致再爲「軍柴」問題感到棘手，流亡的青年們將會唱着「田園將蕪，胡不歸」的調兒，懷着快慰的心情回到自己的家鄉。

### 風雨中的高郵

高郵雄據運河東岸，城堞整齊，街道廣闊，不像揚州那樣古老，狹隘，也沒有揚州那樣繁雜和熱鬧。當國軍未到揚州的時候，正流傳若干政治性的謠傳，如「揚社」住有一種什麼人物啦，趙××的安全到揚啦，偽二十二師團長李化南的被釋經過可疑啦……等等不一而足的消息，但是，國軍似一陣大風，謠言却像落葉一般被

掃除淨盡了。高郵倒很沉靜，在沉靜中並沒有繁雜，只令人嫌它沉靜得帶點陰森的氣息。因為，這座城困於中共軍的威脅已經很久了。

記得鄉敵頗甚的偽縣長王宜仲，曾在縣府二門貼有一幅絕好的對聯：「風雨同舟，何分賓主，」「軍民一體，共濟時艱。」上聯的語句是十足的暴露，奴才對主子的忠實相，與可憐相，自從勝利以後，從另一個偽縣長手裏，已交給中央任命的張冠球，而王二歪子的縣長作風，却給人們一種深刻的印象。王宜仲據說不是高郵人，曾經在軍閥時代帶過兵，北伐以後做過輪船公司經理，抗戰期間幹過日寇的間諜，被捕未死，日寇入城以後，充任第二任維持會長，以及第一任偽縣長，盤據在高郵縣政府裏有五年之多，好事者贈以一聯：「一生不正行歪運，二世爲人作偽官」。既謙且虛，殊堪細味。在他主持「縣政」的時代，一味以服從日寇命令是尙，他替日寇組成興化維持會，沙溝維持會，他是始終忠於日寇的一個人。但他也會利用日寇拒絕專以擾民爲目的偽和平軍，進駐城廂，更憑藉權勢來拓展街道，整理古蹟，建築學校，還誘引若干意志不堅的人們，隨他墮入深坑，但也給不少發財的機會送給一批奸商。如今，高郵是光復了，但是，在各處還沒有找到光明的足跡。王宜仲是高郵有名的漢奸，是偽組織的存任級主管官，他當然是逃跑了。有人說他在大連，有人說他在上海，有人說他在蘇州，更有人說去到重慶，又有人說，已看破

紅塵做了和尚，大概不會仍躲在高郵，但去處不會過遠。因為，他有他的勢力，子姪們在社會上也很活躍，加之，他很有錢，就有人敢暗暗地來保他的銀，加之，高郵做漢奸的大有人在，簡任存任的不少，敵探尤多。漢奸形成的力量可以左右一切，於是，高郵對檢奸工作，直至目前還很謹慎，一方面環境特殊，另一方面這是屬於消極的，積極的欲做的工作正多呢。所以，有一個時候，逮捕的漢奸又放了，這是屬於「特工」的作法，與整個的高郵檢奸工作漠不相關。

秋風秋雨籠罩着高郵，平劇停唱，電影停演，除去晨間中市口賣買小菜討價還價的聲音而外，寬廣的街道是異常的冷清，穿着單薄黑制服的警察，也因為寒冷飢餓在店屋的檐下哈氣。舊貨攤上羊皮袍子高高掛起在隨風飄盪，人力車夫沒勁似的拉着車子，店夥們伏在櫃台上向街心眺望，看誰個英雄又拖走將死的無主野狗。米價在高，柴價在漲，蔬菜也教一般平民吃不起。賣買說法幣還有點拗口，討價還價依然是講的偽幣。在魚米之鄉的高郵，日用品反超過揚鎮的價格，主要因素，却是中共軍進行封鎖，絕對禁止糧草向高郵城裏搬運，老百姓沒有話說，只喊：「這種日子不得了！」抑平物價的風潮過去了，政府等於打了自己一記耳光，物價依然上升。一〇〇元偽幣不用，政府明令要用還是不能買東西，人民給政府又是一種有力的諷刺。政府的威信，人民的生計，在統制地區還沒法去維持，這是歸納到

環境特殊裏去，而人民還要負擔公私的支付。

黃昏，高郵民國日報門前，貼着耀眼的紅紙大黑字：「第三戰區顧司令長官所屬第二十五軍一八八師一八九兩師已抵揚州……」街上擠滿了人，到處也就有着笑臉，家家在洗刷牆壁上「仁丹」字樣，有人已在計劃如何回到故鄉，整理田園。

風雨中的一座城，將有太陽的照耀，這寒冷的風雨，將換來溫暖的熱流。預料着的，運河裏的船隻，將不會遭受中共軍的阻攔，食糧和炊草將不斷運來這飢餓的城。國軍將配合民衆力量去安定辛勞農民的心理。某些人家的黑漆大門將貼上交叉的封條，一些作惡的傢伙，將露出他的原形。平時視為魔窟的憲兵隊，將任人公開參觀，令人生畏的日寇將全部不見了踪影，而那些靠着替日寇賣買什物的人們呢？——他們馬上又改了行！這是風雨中的人們一種新的希望，實在，他們的生

活太沉靜了，沉靜得滿是陰森的氣息。  
誰不欲求生，誰不願意光明，生與光明是爭來的！面臨危機的高郵城廂，運西有着廣大的珠湖，碧波盪漾，帆影幢幢，這東沃野無際，瀟灑縱橫綠樹人家，有說不出的美妙。東門外，西門裏，均有着一座塔，加上文遊台，魁樓鼓樓，都是高聳的建築物，這是象徵城市的骨幹，臥伏在地下很久的忠良的高郵百姓們，也該有感，應當「豎起脊梁」來撐持，來鞏固，來撐當，撐當當前新來的時代！

美國國務院近決定聘請中國戲劇界巨子曹禺（萬家寶）與老舍（舒舍予）二氏赴美講學聞二氏已接受聘約將於最近期內準備出國。

希臘悲劇論作者黃華沛（子因）氏，現應美國芝加哥三民邊報之聘，週內赴美，據黃氏稱：抵美後將悉心研究希臘悲劇。

熊佛西現任南京中央日報主筆，夫人葉仲實任滬，熊氏籌組之

「中國現代戲劇學會」，正積極進行中。

現教部

請「悲劇喜感」（英文本）

作者朱光潛

工作人員業已抵滬，元月五日起首次在青年館上演，劇本為郭沫若氏舊作「孔雀膽」，由應氏親任導演，演員有李緯、李雲梅等。

陽翰笙之「卓弄英雄」已開排演員計有陶金舒繡紋等，導演爲沈浮。

國立劇團在滬上演第一個戲已選定周彥新作「今昔莫負歌」。

# 戲劇春秋

授，任國立安徽大學校校長，聞朱氏正在考慮中。

應雲衛

率領之中華

劇團社全體

## 五百個人守衛二千哩邊疆

容 露

從塔克薩斯州愛派索的七十五呎高的鐵塔上，我對墨西哥邊境所發生的一幕戲作了一番鳥瞰。我是和美國入境稽查員擠在一個小鳥巢裏。我們從望遠鏡裏看到在愛派索和華雷士之間銀蛇似的扭曲着的麗娃葛蘭河。突然稽查員對一隻無線電播音機講話：

「第四號邊境巡邏車開到聖佛倫街去。一個外國人在過河……現在已經爬到我們一邊來了……我看見你的車子，那人要走近你了；他穿着黑白襯衫，棕色帽子……他停止行走了。我想他看見你了。當心，他也許有鎗！」

表演幾乎是在一哩以外，我們着迷一樣的看着這幕無聲電影。車停住，二個聯邦官員跳出來。外國人跑了幾碼路，轉過身來，我們就看見他的手槍火焰發光。可是官員用不着發火，就解除他的武裝，把他戴上手拷送進汽車。

我走到總部去聽這人的供詞。他的名字是鮑尼法西阿·特·山士。「我還要再拚着性命到這裏來。」他說：「一個美國人告訴我，如果我能通過這裏，我就可以在他的塔克薩斯農場做工了。」

鮑尼法西阿的情形正是美國後門口勞工缺乏所引起的常有的麻煩。許多年來，外邦人偶然從墨西哥偷進美國來，而現在，被我國的繁盛所引誘，和我們自己人民的幫助，他們非法地通過這邊疆平均每月有六千人。另外還有一種嚴重的事——價值千百萬元的鴉片，哥加因，海洛因，珠寶，酒，和其他違法商品也每年在輸進來。

雖然墨西哥政府也在努力控制二面的貿易，走私的情形還是有。我們邊境巡邏隊被麻煩了。全體人數實際上需要的半數還不到，而我們只有五百個巡邏隊員來守衛這二千哩長的邊界。

有一天早晨二點鐘時，巡邏官鮑白·巴羅和亞爾塔·魁克蹲伏在相近塔克薩斯州漢考克堡的麗娃葛蘭河旁邊的矮樹中。從星光照着的河中，有很多黑影爬上岸來，走入一條小路中，每人帶着包裹，有的並帶槍。鮑白和亞爾立起來攔住小路。巴羅喊道：Alto! Manos arriba! 這一隊人——五十個預備拚命偷入美國的危險的外邦人——停步。在他們能動手以前，巴羅走出來。

「在你們立着的地方坐下！」他高聲命令。「比爾

——你和你的手下把鎗捕準他們，仍留在黑暗裏。」

「是，」魁克回答。

「你，喬伊，在那邊把機關鎗準備好，如果一不對，就開火好了。」

「是，」巴羅把嘴歪在一邊，自己回答。

「現在，魁克，你跑到最近的農場去打電話給總部，請示我們應怎樣辦。」魁克去了，只巴羅一個人守着，直到幾乎天亮。他命令着，討着香煙，甚至有時說一個笑話——這樣在邊境歷史裏造成一個勇敢的故事。

巡邏隊在愛派索扇形地區裏造了九個守望塔，拉立陀一個，阿立桑那的諾蓋爾斯和陶格拉斯各一個。四小時一班輪流的由巡邏隊員守着。數千個叫做「濕背」的外邦人涉水或是游泳過麗娃葛蘭河，更多叫做「跳錢」的從離開人煙甚遠的沙漠而來。沙漠不是一個容人的地方。在冬天我看見過一隊牲畜被埋葬在厚雪中，夏天，我看見溫度計是一百四十二度。有時，一百哩周圍沒有水。在這種地方，所謂國際間界線只是牲畜柵欄，或是想像中的界線。

最近我和二個強壯的邊境巡邏員一同騎行，在阿立桑那和桑諾拉綫的北面。約行了八哩以後，一個巡邏員輕聲警告我們。我們跳下馬，看見有一個單身人的腳印，這裏的地方是多岩石的。

「這就把他表明出來了，」巡邏員解釋說。「如果他不是——一個外邦人，他會走在較平的地上，他想要在石塊

上走，把腳印藏過。」

腳印看來很新，我們隨着走，我們離開邊境十哩，離開有人煙的地方二十哩，太陽刺疼着人，只有沙漠的太陽是這樣的。

「他幾乎要成功了，」一個巡邏兵在下午二點鐘說，「繞着大圈子。」

我們在六點鐘時追上他，太陽仍燒灼着，兩個巡邏員小心地走過去，我給他們看着馬，然後他們招手要我去。

「他渴得幾乎要死了，」他們說。

這個二十二歲的異邦人得到救助，總算活過來，最後給趕回去，也許他還會再嘗試。

飛機做巡邏工作是很好的，可是因為岩石與仙人掌的阻礙，不能降陸，戰後將要用螺旋推進器的飛機，現在只有一架四葉式的飛機，不過私人艇常常被租用的。

外邦人也有想從天空飛入美國的，有四十二架飛機已被勒住，我已證實一個驚人的故事，有一個人，每人收費二百元，想把六個中國人從墨西哥運到阿立桑那州，相近方尼克斯的地方去，邊境偵探得到這消息，而他的助手也警告他，我們已在注意他了。於是他飛回到桑諾拉一個荒野峽谷上，不用降落傘把中國人推下去。然後又飛到阿立桑那州的塔克生，拿出證明文件，甚至連捉住他審問都不可能，直到幾月之後，屍骨被發現時，這故事才拼湊成。

外邦人藏在豆袋中，藏在垃圾車的垃圾中過來，藏在牛皮中，和一隊牲畜一同走過來；或是通過諾蓋爾斯國際街柵欄下的地道而來。守着門的巡邏員有一次看見一隊送喪的人們和一口棺材到我們這邊來埋葬，所有的人都有派司，葬禮一直舉行到夜晚，然後墓邊的死屍快樂地立起身向北而去，同時他的朋友們把一口空棺材埋下去。

應付私自入境的外邦人的計劃，已和應付麻醉毒物商人與不法走私的計劃同樣重要。在拉空陀附近河底裏有人裝着線把許多麻醉品罐頭拉過來，受過訓練的狗把罐頭掛在頸裏游過河，風箏把麻醉品掉下來，有一個在塔約那的麻醉品商人計劃了一個弩礮，把一包東西射過一百六十碼，射到我們這邊他的同謀者地方。

我們的潛伏的巡邏員近來在墨西哥山中和走私者有過一次危險的接觸，那些犯罪者想從墨西哥內部和邊境最著名的違法麻醉品商人葛樂爾斯有關的嬰粟地，組成鴉片貿易。

他們同夥的有化學家，律師，翻譯，工人和打手，我們的便裝巡邏員先得到他們信仰，由他們介紹給桂達拉傑拉的植嬰粟的人們，他們捉住了許多人，把他們送入監獄去。

從一九〇四年一個人服務時開始，四十年來，從白即司維而到塔約那，邊境巡邏隊已捕過二十九萬零七十四個人。約有二千個被殺死——包括二十五個隊員，二

百個幫助隊員的平民，其餘死的都是違法者。

不久以前巡邏隊員在諾蓋爾斯邊界阻住二個衣冠楚楚的人，那二人說他們是美國商人到著名的卡文咖啡館去赴宴的。

「你們從前也通過這裏嗎？」一個隊員問。

「不錯，有許多次了。」

他們開開皮夾。

「我們須逮捕你們，」他說。「如果你們會通過這裏，你們應該知道，依法你們須把帶着的錢都換做二元鈔票的，你們有幾張大票子。但是更重要的是你們的票上的蓋印是黃色而不是綠色的；這是從歐洲或非洲帶來的錢幣。」

那二個是德國人，他們被捕了。

去年十二月關稅巡邏員在阿立桑那州塞而斯附近，捉住二個從一百五十哩外的俘虜營逃出來的納粹黨人，一月裏又捉住二個。

這些乖戾粗暴的德國人想到墨西哥去安身，軍事逃犯只是暫時的問題，可是那些想到美國來住的亡命者却是永久的問題。

當戰局平定，幾百萬的人要離開受過戰禍的歐洲亞洲，他們之中的大部分會想通過墨西哥那比較容易的路，到美國來找避難所，我們看到最近十年間，這二千哩長的懸擾會加倍麻煩。

(譯自讀者文摘七月號)



# 流行的傷寒症

史濟湘

最近幾個月來，上海正流行着可怕的傷寒症。到目前為止，我們雖然還沒有聽到罹傷寒的正確數字，和死亡率的報告。但是傷寒的猖獗，卻是每個上海居民所能感覺到的，尤其是醫生和醫院工作人員差不多天天遇到新罹傷寒的人。

傷寒症，西文名 Typhoid 源於希臘文，意思是「愚鈍狀態」，因為從前希臘醫生發覺罹這病的人，在高熱時有「遲鈍無知的現象」，當時還不知道這病的原因和治療方法，直到一八八二年德人愛培脫氏在患者的糞便檢到了傷寒菌以後，方纔明白了病源和傳染方式。傷寒症是一種產生敗血病的腸胃病，患病者往往是因誤服了傷寒菌，這細菌進入人體後，便在腸胃裏蕃殖，患者這時僅微有寒熱，同時略感腸胃不適，亦有些人一點也不感覺不適的。這時期在醫學上叫做潛伏期，為時在一星期至二星期之間，過了這個時期，傷寒菌便進入血液產生敗血現象，患者開始發高熱，不思飲食，頭重，四肢疼痛。甚或昏沉終日，時發譫語，亦就是希臘醫生所謂「遲鈍無知的狀態」。

因敗血病所引起的高熱，大約持續七天。七天以後病人的熱度便漸漸低落，原因是血液裏因細菌的侵入而產生了抗菌體，傷寒菌不能再在血液裏蕃殖，同時一部份微菌隨血液循環，回入腸裏而使一部份小腸潰瘍。潰瘍的小腸：腸壁脆薄異常，稍不經意便能引起腸穿或腸出血，這是傷寒症最危險的二次併發症，每次傷寒流行死於腸穿和腸出血的始終佔大多數，腸出血如果發覺得早，出血不多醫治得好尚有救治希望，腸穿繼之產生腹膜炎，西醫雖尚有開刀縫腸一法，但這時病人抵抗力薄弱，往往不能經受，死亡率幾達百份之九十強。不過不動手術，則病人必死無疑，動手術尚有線微希望，所以筆者勸病家，逢腸穿等情發生時，必須請醫師決定一切，千萬不要固執，以誤生命。

腸穿和腸出血大都由飲食引起，一個有經驗的醫師，不論是西醫或是中醫在治療傷寒時一定會再三囑病家留意飲食。中國所謂「餓不死傷寒」，也就是叫人節制飲食的意思。所謂節制當然並非指絕對的不吃，那末究竟患傷寒的人能吃點什麼東西呢？對於這個問題有一時

期歐洲的名醫們爭論很利害；有的主張除了牛乳和水以外絕對禁食其他食物包括蔬菜湯和肉湯等。有的主張開頭就可以吃半流體食物和洋蕃芋，雞蛋布丁湯粥之類；理由是對病人禁食能減少他的抵抗力，病人可能因極度衰弱而死，痊癒的人也往往因了長時期的禁食便要極長間的休養和豐富的食物纔能恢復。他方面東歐幾個醫師曾在俄國某著名醫院作實地不禁食試驗，結果發覺腸穿和腸出血並不增多而病人的健康卻能很快的恢復。

這次實驗證實了他們的理論，所以至今有一部份西醫不主張禁食的，不過比較保守和謹慎的醫生還是主張除牛乳外不給任何食物，體內所缺營養則以注射葡萄糖補救。中醫大都囑吃薄粥湯和西醫的保守派比較接近，筆者對東歐名醫的理論不敢妄加推論，惟最近曾眼見一患者在餓了七天以後因飲一碗牛肉湯致腸出血而死亡。以前亦曾聽到類似的故事，所以傷寒病者如果沒有專門的醫師爲他調節食物終以不食爲上策。對這點病人的看護人尤須注意，因爲病人本人在寒熱開始低落時，有強烈的食慾，往往不顧一切吞食無論何種能取到的食物。許多併發症都因此而起。可見看護的重要，尤其是對於兒童們。

任何疫病的預防，終要比治療強得多，這是大家公認的。傷寒症當然不會例外。你如果不幸而罹傷寒症，便沒有人能保險你能否一定痊癒。相反如果你知道預防那就保證不會染得傷寒。要知道怎樣預防，就得先知道

他是怎樣傳染的。傷寒的傳染可分間接的和直接的二種：直接傳染是由於傷寒患者的糞便。我們知道患傷寒病人在第三星期起，便開始在糞便中排泄活的傷寒菌，而且能長期的排泄。曾有人檢驗過一個五年前患過傷寒的人，發覺他仍舊還排泄着傷寒菌，這種人在學術上稱作帶菌者。帶菌人在每年的流行性傷寒中不知不覺地佈着細菌，所以美國衛生行政機關，曾爲了大衆健康的安全拘禁過幾個帶菌人的自由，直到驗不到糞便中的傷寒菌爲止。一切接近傷寒患者的人，如醫生看護病人的家屬等，如果不留意間接或直接的接觸了病人的糞便，再在吃東西的時候把牠吞了進去，便會患傷寒症，這種直接的傳染可能性比較少。大多流行性傷寒的傳染是由於飲食不潔的含有傷寒菌的飲水和食物。這便是所謂間接傳染，飲水和食物裏的傷寒菌大都由帶菌人的糞便裏間接傳來，例如把有傷寒菌的糞便傾在水溝或河浜，再由水溝裏滲入土井，微菌便在井水或河水裏蕃殖，你如果服用這些含有傷寒菌的水，或吃這種水洗滌過的食物，便有機會罹一次傷寒症。所以在傷寒流行的時期牢記勿飲不沸騰的水，尤其是井水。不吃不煮過的東西，嚴防帶菌人及蒼蠅的佈菌，做到了這幾點你可以說是完成了百分之五十的預防工作。

比較更可靠的預防方法，便是衆所週知的注射防疫針，防疫針的原理是研究血液裏抗菌素的結果。一個患過傷寒的人之所以能免疫，不至再患同類的傷寒，便是

因為患過的人的血液裏所產生的抗菌體，能把傷寒菌凝結使之失去活動力而死亡，這亦是帶菌人所以能避免傳染自己的緣故。防疫針的目的是使被注射者的體內產生傷寒抗菌體而不損害身體的健康，方法是取死亡的傷寒菌消毒後，注入人體。這種死亡的微菌注入後僅在皮下有輕度反應，身體羸弱的人或許會有輕度寒熱；但對生理無多大妨礙，數天後血液裏便產生抗菌體，以後如誤服傷寒菌，抗菌體便會把他凝結，使之失去活動力而不為害健康。

過去上海因為防空及公共用水的限制，居民都開掘土井，這些簡陋的土井，便成了傷寒菌的蕃殖大本營和媒介，另一方面以前偽方衛生和機構不健全，防疫工作都媽媽呼呼了事；居民又大多缺少衛生常識，所以引成了這次傷寒的流行。

如果你家裏有人正患着傷寒症，橫在你眼前的第一個問題，該是請什麼醫生吧？中醫呢還是西醫？在大多數的國人腦子裏依舊保留着，醫治內病以中醫為長這種思想。其實傷寒症是一種沒有特效藥可治的病，中醫西醫在治療上的步驟大致相同，就是讓疾病自己變化，一方面扶持心臟和防止併發症，同時使病人飲大量的水以排除微菌所產生的毒質，中醫和西醫在醫治傷寒時同樣需要一個長期使病人痊癒，便可作為我所說沒有特效藥這句話的明證。因為事實上傷寒症即使不用醫藥，自己在相當時期內也會痊癒，當然死亡的機會是更多的，因

為你沒有經驗怎樣看護疫病的變化。

許多有經驗的中醫治愈過傷寒，這是事實。但是中的治病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很多中醫把肺炎，流行性感胃，以及其他許多發高熱的疫病都看作了傷寒症或副傷寒症，這如果不是診斷的錯誤，便是中醫的所謂傷寒範圍比較廣，包括了許多發高熱的熱病。西醫的診斷傷寒利用血液培養和抗菌體的檢驗方法是科學的，所以是則是，否則否，錯誤很少。此外如果不幸而患者發生了危險的腸穿和腸出血時，中醫就束手無策，西醫卻還能試試近代醫學的手術急救。所以筆者的意見如果你家裏有人患傷寒的話，趕快尋一個可靠的醫院和一個有經驗的醫師，把生命交給他，不要交給命運。

馳名選避奇效胃病靈藥

# 活康

## 胃病散

三瓶見效  
一瓶斷根

唐介福醫師監製發行  
藥房均有出售

轉 71971 12679 購電



# 北望園的春天

駱賓基

離開桂林的前一禮拜，我是搬到麗君路內北望園去住的。

我們所租的建幹路上的樓房，全部退了租，所有的朋友，都到重慶去了。那時候，我還有那些瑣碎事情要辦，譬如等昆明的匯款，等廣告社的開幕，那是朋友臨走留下的一個企業，臨時交付給我協助的。還有，我必需找尋一間房子……就這樣我計算計算，至少在桂林還有一個禮拜的居留。我若還繼續住下去，我得繼續繳滿一個月的全部洋樓的房租，我一個人得看守着這一座有二十八個房間的空樓。只要在桂林住過兩三個禮拜的人，都知道一個沒有鄰居的房子，是多麼容易失盜的。你想，一個人白天夜晚老是守着二十八個空房間，那是怎樣可怕

的寂寞呀！沒有人談天，沒有人笑聲，沒有嘆息，沒有走動的影子，沒有光色的面色，一個無聲無色的小世界呀！你想，若是這個大世界有那麼一天也沒有聲音，沒有閃動的色彩了，那麼你也沒有喜悅，沒有痛苦，沒有可悲哀的，也沒有可憎惡的，那是一個人孤孤單單的享受這寂寞，還有生活下去的意義嗎？

就這樣我搬到北望園那所茅草房子裏來了。屋子潮溼又有什麼關係呢！陰暗又有什麼關係呢！我是借住的，我的床頭，床尾，床對面，共有四個門，這裏作爲進進出出的走道，作爲餐廳，然而這又爲什麼關係呢！住一個禮拜我就離開這裏了。

實在說，北望園是麗君路上一所比較講究的建築，不過我們這所茅草房子是不足談的。這簡直是下人房，車房，若是在鄉下無疑的是馬廄，牛欄。

因爲裏進一座西式的洋房是太精緻了。北望園實際上是屬於這所西式洋樓所有的，誰進來，也不會注意這所茅草房子，雖然它是靠近竹籬笆門口，而且茅草房的牆壁和紅瓦屋頂的牆壁之間，只有三尺寬一條走道的距離，可是只這三尺寬的距離，人們說起北望園來，就不把這所茅草房子包括在內。都是說：「北望園的建築圖樣可真好。」「北望園的院落可真講究。」也有人提到那所茅草房，就是說：「怎麼不把他拆掉了！」

北望園的院落確乎講究的，有磚砌的寬走道，走道兩傍有流水溝。

那所紅瓦屋頂的洋房的正門朝南，那所茅草房子的正門也朝南。只是房基前後錯落開，茅草房子距離那條走道有五尺遠，那條走道從竹籬笆院門，直通到紅瓦洋房的走廊。廊口還有幾級石級土的臺階。

紅瓦洋房的牆壁塗成雲灰色的，四面都有玻璃窗，整潔，閃光。

茅草房子的牆壁是泥土的，四面也有窗，不過是紙糊的，白天彷彿是瞎子眼睛，晚上有燈，彷彿是醉漢的眼睛。

紅瓦洋房的走廊每天掃兩次，終日保持着潔塵不染的潔淨，而茅草房子的門口，日常有三五塊石頭排着，而且窗下拉着繩子晒尿布，地下還有雞

糞。

那些雞糞是林美娜養的，尿布也是林美娜晒的。

林美娜是梅溪的太太，天天忙着家務，不是下廚房，就是抱孩子，洗尿布，可是還有給那些小雞雞沿着籬笆掘蚯蚓的閒情逸趣，梅溪是一個有名的畫家，最近忙着籌備展覽會，只要天晴就到城裏去。這所茅草房子，就只有孩子的聲音，和小雞雞來往奔跑的嗚鳴了。再就是林美娜用鼻子低吟的歌聲，那時多半她在低着頭，剪孩子的春衣。茅草房子另外還有兩個住客，一個是在影院畫廣告的，經常不在家，他的名字叫葉蕪，取秋風的意思。除了畫廣告，他還給製煙廠設計牌子的圖案什麼的。另外一個名叫趙人傑，年齡比葉蕪大，面貌又比梅溪蒼老，枯槁。廿七歲的人，看來倒有三十四五。整月不刮鬍子，身着一件冬大衣，又舊又破，五年也沒洗過一次似的，臉色永遠是陰沉的，我沒有見到他有一次微笑，我想他那微笑一定很珍貴的。從前我到北望園來的時候，常在路口碰到他，手裏提着一塊雞蛋大的牛肉，彷彿去喂雀的，拴牛肉的草梗又細又長。我常想：爲什麼那麼小的一塊肉，用那麼長的繩吊着呢！他也是畫家，主要的收入，是美術學院的月薪。自然白天是去上課的。

天晴日暖的時候，北望園就確乎屬於紅瓦屋的

住客們的了，他們都在走廊的高臺上晒太陽，吃茶，談天，搬出漆木沙發，有坐毡的靠椅，孩子坐的四輪車。我的朋友楊村農夫婦，也就在這個時候出現。

他是國內有名的政論家，担任着某大報的星期論文的撰述，人却又不像你所想像的政論家，倒像一個俄國風的好心腸的地主，在杜斯退以夫斯基筆下描寫的。身體粗胖，常嘆息回到國內沒有啤酒吃。臉色發紅，血力很旺，臉上經常露着由於消化和營養良好的笑容；但說起話來又常常氣喘。

太太前是個當地極獲人望的教育家，嚴肅而又有禮貌。北望園的鄰居們總是十分恭敬裏帶着八分畏懼的。她叫胡玲君。日常穿着一身藍布的長袖旗袍，和鄰居碰面，總是用一個中學校長對待教員的姿態打招呼，就是說眼睛望着你作出并不討厭你的笑容。但一走過來，你就會想：怎麼楊村農會愛上這樣一個女人呀！

胡玲君也養着幾個小雞，喂食的時候就站在門口大聲喚着：「雞！雞！雞雞」不是喂食的時候就大聲驅趕着：「噉——噉——」把雞籠全趕到走廊臺下那一小塊空地上去。

有時候，兩三個女傭人坐在走廊上縫衣服，那多份是紅瓦洋房的住客全部進城了。這所北望園也就頓然寂寞了。那麼除去她們低聲的交談，就只有

小雞的鳴聲了，也只有在這時你才注意到牠們在春天是怎樣的歡悅，怎樣的在日光下展着翅子連飛帶跑的追逐牠們的姊妹。

林美娜所養的小雞籠是幸福的，林美娜一出門口，牠們就啾啾鳴着奔忙過來，圍着牠的腳跟跑，她停下，牠們也就停下來。牠們是很想林美娜給牠們掘蚯蚓吃的。

胡玲君所養的小雞籠，也是很幸福的。北望園的住客，都躲避着牠們走路。房主人有時在走廊的高臺下邊躊躇，喂牠們食米，可是發現林美娜的雞籠跑來，總驅趕開去。因為林美娜的雞籠，額上沒有染紅點，是極易辨識的。

那房主人是個歇手的商人，很少說話，特別對茅草房子的住客。尤其是林美娜窗下所晒的尿布，他是看不過眼的；至於胡玲君的孩子尿布，都是晒在西壁廚房側面的，在正院裏望不見。

若是落雨天呢！紅瓦洋房的走廊的簷底下，水滴就淋漓作響，滙合着流入接雨槽裏去，再順着接雨槽的斜度，流入輸雨筒。從那裏流到地下，流到水溝裏；再在茅草房子的門口揚盪開來。那時候，茅草房子門口的幾塊石頭，就顯出牠們的存在價值了。到茅草房子的人，都得踏着那些石頭，一步一步地，最後跳進門裏去。



一一

我有些事情，每天必定進城，早餐是在楊村農家吃的。他們有共用的餐所，臨近走廊門口就擺着餐桌，飯後，鋪着白檯布，作為會客喝茶的地方，貼壁的小茶几擺着白瓷的花瓶，那花瓶上有朵紅的牡丹花，花瓶是細長的，插着美人蕉——還沒開花的幾片捲成筒形的葉子。兩天換一遍，日常保持着綠的新鮮的生命。兩壁又有油畫，嵌着黑邊的玻璃框，懸在上面。

在餐桌上，我是必定和胡玲君碰一次面的。她有禮貌的向我笑笑，我也表示了對她誠心的尊敬。用餐時我們是彼此沒有聲息的，只是楊村農喝湯的時候，嘴唇作出吸氣的聲響，而且羹匙常碰着碗，琤然的響。他們夫妻彼此也很少交談的。

餐後，胡玲君忙着晒衣服。那時候，她向楊村農說了一句話：「高一點嘛！沒聽見怎麼的，什麼事也不會作。」這是指着晒衣繩說的。那時楊村農站在走廊簷下，老遠向我笑着說：「你看，我麼知道是吊的高一點，還是吊的低一點呢！」笑的很天真，你一看，就知道他的脾氣是怎樣的好，而且知道這樣笑的中年人，一次祇少是能吃五瓶啤酒的。

三

晚上北望園裏的氣息是沉寂的。我回來，就覺得沒處落脚。楊村農夫妻睡的挺早，梅溪又回來的挺晚。只有到趙人傑房間裏去坐會子。我的書桌子是擺在他的房間的，他也歡迎我和他共用一盞植物油燈。

趙人傑是一個過度謙虛的人。當我和他商量的時候，他的嘴唇第一次露出笑，那笑容是顯出他的善良的誠意。可是閃在蒼白的臉上，顯得可怕，尤其是他那牙齒上的光澤，使人有點恐怖，彷彿笑的是死人，實際上死人的牙齒又是沒有光澤的。

當我向裏搬桌子的時候，他是那麼匆忙的收拾着鍋子和碗盞，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吃完了晚飯。就那麼匆匆的收拾藏起來。彷彿怕我望見他吃的是些什麼。收拾碗盞的時候，他用背擋着我的視線，同時嘴裏說：「你一個人搬不進來吧！」我聽見筷子落地的聲音，我望見他彎腰去拾，拾起一隻，第二隻又從掉上掉下來。我想：他一定吃的很壞。

起初的幾天，他是常常這樣掩護他的餐具的，那天晚上掃地時，他也一樣的用背擋着我的眼。床底下是那麼多可怕的骯髒的東西，一團兒一團兒撕零碎的報紙，都是吐痰用的，手掩的紙菸頭，飯粒，還有菜梗鼠糞，若是六月天，這屋子的蒼蠅一定會成羣的嗡嗡。他掃地時，還背着我說：「秦先生，我抽菸自己掩。」他那拘促的聲音，說明他是怎



樣的困惑，彷彿感覺到我在背後觀望他的眼光。他那挪移我的注意的匠心，是多麼可憐呀！

他的身體，不健康，像一個有胃病的人。我們的談話一沾到他的生活，他就嘆息一聲，不說什麼了。譬如我說：「這裏太潮溼，不能長住人的，尤其是你的身體……」他就不說什麼了。只低着頭，嘆息一聲。譬如我說：「藝術學院的月薪怎麼這樣少，一百二十塊錢，怎麼生活呀！」他就不說什麼了。臉色也陰沉下來，只低着頭嘆息。再不就撫弄他的手指。

然而一談到繪畫，趙人傑的氣色也活躍了，蒼白的臉上也新鮮了。

我們談到羅丹的彫塑，洛基朗蓋彌的藝術生活。趙人傑的臉色也就越來越光輝，他生命在這些談話裏復活了。眉眼間也閃出青春的閃光。他對繪畫有許多意見。他說：「我有一個畫稿，在腦子裏醞釀很久了。可是總沒有心情來畫。」他說：「整天忙着燒飯，上課，那有時間呢！」他說：「我不是中國一般畫家那種作風的！」他說：「中國畫家不是沒有天才的，全給在形式上追求傾向損害了！」又說：「一個真正的藝術家那有不在內容的發掘上追求的呢！」他不滿意中國所流行的木刻字的作品，在這上他說：「秦先生讀過克蘭兌斯的十九世紀文藝主潮嗎？我覺得克蘭兌斯有一句話，說的很

對。他說：「什麼是浪漫主義呢！一句話，譬如他們聽到別人說話，他們不注重那語言的意義；而注意語言的聲音是不是優美。」現在的中國畫家呢！不注意作品裏的人物，而注意整個畫面的背景和情調。現在中國的詩人呢！不注意詩的內容，詩的語言，而注意賣弄小智慧的美句子。現在中國的小說家呢！不注意人物的思想，人物的靈魂，而注意語句的簡煉，有的注意語句的俏皮，故事的曲折。」

接下去他就說他的畫稿，在這之前，他捲了一支烟點着，又問過我：「秦先生說不是嗎？」我說：「趙先生的話很對！」

「那是從前在我們這條街口見到的。」他說：「現在可惜你看不到她了，她去年就死掉了。我在這對街上住了三年，搬過五六次家，可是每回經過這條街口就看見那個搗糝菓攤的老婆子，坐在矮腳檯子上，看守着她的糖菓攤。這記得再清楚不過了。她的臉上全是一條條深的皺紋，線條挺細緻，若是她的兩頰豐滿，就是個慈祥的面型了，可是削瘦，又發黃，我想她是有什麼病的，可是她的神情上，又一點不帶病容，倒覺得她的心底很良善。從她的面部也看不出她憂鬱，痛苦，因為她是那麼窮呀！一方木盤上只平排着廿多塊糖，即使有時在那那方木盤上發在一兩個橘子，那也是過時的，變色的，發霉的了。照理她的臉部的表情該含有生活的憂





苦，然而她給人的印象反而是那麼出奇的平靜，彷彿她的腦子裏什麼接觸都沒有，不啻是一個漂亮的香港派的少婦從她眼前經過，還是一個撒謊的兒童在她的糖菓攤前發呆，這些都彷彿不在她的世界裏存在似的。從她的眼睛所含蓄的意義上看，全世界彷彿是死寂的，全世界只有她一個人，只有她那方盤上的二十幾塊糖菓，若是夏天，那麼她的世界擴展了，那就是說在她的世界裏出現了蒼蠅，她用紙葉的驅蠅具時趕着牠們，可是也並不過分注意牠們。因為整日蹲在夏天的樹蔭涼底下，極容易打瞌睡的，她也不例外。只有在她醒睡時，我才從她的面部看出來，她是幸福的。我每天必定從那糖菓攤前走幾趟，沒有一次看見她有交易。有時，看見幾個窮苦人家的孩子，蹲在她眼前，環成一圈，望着她，也許是觀望方盤上的糖菓，可是總沒有看見他們買塊糖的時候。那老婆子呢！可是天天在她那營業地方出現，這又彷彿是她每天確也有些交易。有時只她獨自一個人，把左上角的紅色糖移到右手去，把右角落的兩塊綠色糖，挪到左手去。改變一下排列是煞費她的匠心的。只是廿幾塊呀！她在排列上消耗着腦力，而且極有興趣。這就是她的全部的生活意義了。」他說結尾，「秦先生！你說這不是一幅很好的油畫嗎？」

「是很很好的一幅油畫呀！」我說。

他嘆息了一口氣，在這嘆息裏又表示出他放棄了他所說的全部話的價值：「可是誰知道那一天，才能實現呀！也許我等不到成功那一天的。」

「爲什麼說這樣的話呢！」我說。

他低頭，撫弄着自己的手指，若有深恩似的沉默着，也許沒有聽見我說的是什麼。他的臉色是怕人的蒼白，我想說：——首先你該注意，建立起自己的生活來。譬如春末了還穿着冬大衣，實在該換換了；譬如鬍鬚吧！也該刮一刮，就是沒有錢吧！也該借把刮臉刀用用。生活的不好，營養又不好，就是有任何偉大的抱負，不能實現不也是空的！還有許許多多的話，可是我沒有說出口來。因為我們終究是初交的談話。雖然他是那麼謙虛。

那天晚上，我們談的很久。我被他帶入他自己所有的精神世界裏去，久久不能入睡。我的眼前似乎現出那個擺糖菓攤的孤寂的老嫗。可是在這幅畫像的出現當中，又常常閃出趙人傑的冬大衣，我想：春末了……

茅草屋子所有的住客都熄燈睡了，穿堂幽黑，只有從趙人傑門口流入的一塊長方形燈光，映着我床頭的竹欄發亮。

那天晚上，趙人傑的房門開到天亮，我說過幾次，他無論如何不肯關，因為我這個客人睡在他的門外呀！

臨睡前，他問過我兩遍：「秦先生你覺得那幅畫稿的印象還深刻嗎？」「秦先生你不覺得她的生活是多麼寂寞嗎？」這兩句問話，相隔有十五分鐘。

「寂寞。」最後這一次的說話我的字音就含糊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囁語。彷彿神智還清醒，似乎聽見夢外的刺火點燈聲，以及繼之而來的劇烈的咳嗽。

#### 四

在北望園住的時候，早晨我都是醒兩三次的。第一次，往往在天明不久，紙窗還發白，那時候，梅溪的孩子熊星就呷呷自語地在我床頭上追逐小雞了。及至我望他，他就現出乖像，討好的靜靜望着我。小手指含在嘴唇裏，兩個烏黑的眼睛有點畏怯，怕我申斥他似的；怕我怪他驚擾我睡眠似的。那時候，我的神智還不清楚，可是嘴角露着微笑，彷彿他向我微笑，彷彿我還望得見他的笑容，就又睡了。

第二次，我一定是給楊村農大聲說話吵醒的。那時候，窗紙多半是閃着陽光，蒼蔭發白，陽光發黃。若是落雨天，自然窗戶是埋在霧氣裏的，屋子也格外幽暗。

有一次是例外的，我覺得有人在我身上蓋毯子，我的肩都給埋在毯子裏了。當時我隨着眼睛，就

知道林美娜的舉止。聽見轉背時的衣履聲，我就復復睜開眼睛，果然林美娜站在地當中，背向我，蹲在那兒向熊星小聲說：「伯伯睡覺呢！」

楊村農每天進來，總是大聲說：「老兄，還不起來呀！海燕叫你秦伯伯起來，說他懶，說他，說他不害羞！」他是那麼鍾愛他的女孩子。那女孩子剛過週歲，可是見了人兩隻小脚就跳躍，兩隻眼睛就瞓着你，要你抱。

有時楊村農也到趙人傑房子裏來看我。彷彿這屋子裏只有我，彷彿趙人傑並不存在。趙人傑可是不同，完全對待一個貴賓那樣對待他，殷勤的像個老僕人。問他：「楊先生起來很早呀！」招呼他坐。楊村農就用鼻音回答他：「呔！」若是沒聽清楚，讓他再說一遍，也是用鼻音的：「嗯？」這聲音就比前一種高一點兒。

我們談話，就是不可笑，趙人傑也望着他微笑，那笑容，確是像一個良善的老僕，笑的是毫無意義呀！那時，該作飯了他不離開，他是主人呀！主人是不該離開客人的。

每天早飯後，我約楊村農進城的時候，當着胡玲君他的態度就嚴謹了，同時他說話的聲音也喃喃不清了。他不說去，也不說不去。他總是向我申述他進城有某些事情要辦，他說着「老孔」或是「老李」，這些人我又都不認識。他每次說完，就向胡



玲君暗窺一眼，暗窺她的氣色似的，暗窺她的反應似的。

我們一走出北望園的竹籬笆院門，楊村農就活躍了，微笑的也就可愛了。彷彿一個被囚十二小時的賭犯，離開警察局，世界上的一切，都在他眼睛裏閃光了，話也多了。說他學生時代在這樣天氣，怎樣偷偷溜出課室去釣魚，說他在這樣天氣，怎樣在課室裏打盹。說也說不完，至於「老孔」什麼的，就完全不提了。

我們常常到日廳去吃茶。一坐就坐到天黑。也不知談了些什麼，而且談的很興奮。印象最深的，是楊村農注意婦女穿戴，舉止的興趣。這多半是坐了很久，找不到話談的時候。不管進來一個什麼樣的婦女，他總品評幾句。不是說：「這個少婦的胳膊的肌肉多光潤呀！」就是說：「那個少女的皮膚很白呀！可惜衣裳不入時。」不是說：「你看，那個香港風度的太太，微笑的多麼高貴，只是嘴唇在笑，不露齒。」就是說：「你看，那個穿白披肩的太太，衣服是多麼講究，全體的輪廓都表現出來了，可惜不會配顏色，白披肩那能配花旗袍呢？你看，這個舉動把她的美全給損害了，一個貴婦人哪能用手在臉上抓癢呢！」

有時我們也在這上熱烈的辯論，有時我只唔唔的應付。

可是我們一走出來，就沒有話談了。我們都沉默着，北望園的距離在這時就顯得又長又遠。

也只有在這時候，我想起了在重慶的太太，三年沒見的孩子。在桂林這幾天的日子使我厭倦了。我想：必須趕快離開桂林，這是些什麼日子呀！

楊村農一直是沉默着，等離北望園幾步路的工夫，他就喃喃地說：「回來的太晚了，回來的太晚了。」

## 五

夜間我回來不管怎樣遲，林美娜總是沒睡。總是林美娜給我開門。她睡的是那麼遲，等候着她的丈夫？不是在燈下縫衣服，就是給熊星織帽子。她是一天忙到晚。

趙人傑呢！就在他的房間裏看書，我一進去，他總不安的讓開位子，說是自己要睡覺了。我說我不用燈的，他就笑着說：「秦先生客氣。」我說真的要睡了，他說：「秦先生太客氣了。」我說我從來不會客氣的，他說：「那裏，那裏！」趙人傑就是這樣過度謙虛的人，這又是怎樣的固執呀！

林美娜對我的招待就又不同。我在那時候走進她的房間，她向我微笑，從那微笑裏，我知道熊星是睡覺了，而我的舉止也就謹慎，小心，輕輕地，怕驚醒孩子，她是常常這樣微笑的，那微笑輕柔得

彷彿早晨原野邊降的一片有陽光的雲影，它的出現完全和你的存在是沒有關係的，然而你覺得親切，柔和，美。她的說話聲調也充滿了溫柔，她的眼睛望你時也充滿溫柔，然而你會覺得這種溫柔，不是屬於她自己的，不是屬於一個普通的少婦的，而是屬於你朋友的太太的。

她很愛她的丈夫，然而若是在她丈夫面前，即使她沉默着編織什麼，你也會覺得她是體貼你的，注意你的茶杯是不是空了，注意你是不是在找火點煙。在這時候，你就會感覺到她的微笑，體貼不是對着你，對着一個有身份的客人，而是對待她丈夫的朋友的。

林美娜對她的丈夫，反而沒有這種溫柔的微笑的，然而你却覺出他對他是怎樣的深愛。儘管她的口吻平淡，你從那平淡中會覺得她是怎樣的順從，順從得完全失去了她自己的特質。你從那順從中，就覺得對你的微笑就沒有一點價值了。你會羨慕梅溪——他是多麼幸福呀！

白天梅溪在家的時候，林美娜的生活是有意義的，她笑的是那麼幸福。這笑在他從熊星身傍經過的那瞬間出現的。梅溪就站在穿堂中央，彎着腰，雙手扶膝注視着熊星，兩眼放出金色的火焰。熊星就在門口，遙遠的望着他。他剛從爸爸的臂膀裏逃開，現在想，是不是在向他爸爸的那邊跑去呢！是

不是有把握能一下子抱住爸爸的兩條腿呢！

梅溪的神氣也表示着他怎樣注意熊星的意思，在想：是不是他就要朝他撲來呢！他若是跑得很快，孩子是不是跌倒呢！在那時梅溪忘記了自身以外的世界，望見我在身傍，就笑笑，又正面去注視熊星。他笑的是那麼匆促，不及看清楚我，怕放鬆了對熊星一刻的注意而使孩子跌倒。熊星撲到他跟前，他就暢快的叫着：「呵喲！呵喲！又給寶寶捉到了，再來一遍，去，再來一遍！」說話時，他還可能望我一眼，那時他的笑就有聲了，笑的很天真，幸福。在這時候，林美娜不是在廚房裏燒飯，就是在窗底下洗衣服。

梅溪進城去了，林美娜的生活還是有意義的，她陪着熊星談天。熊星指着那隻小雞欺侮她的姊妹，唧呀作語，林美娜就說：「那隻小雞是壞蛋——呵——」熊星若是用手背擦眼睛，林美娜就說：「我們睡覺去——呵——」熊星真睡了覺，而衣裳又沒得洗的了，作飯還不是時候，林美娜的眼睛就寂寞了。她要作點什麼呢！總該有點事呀！沒有一點事在手邊，在眼前，她是一刻也過不了的。就提着簍子，沿着竹籬去給小雞雞們掘蚯蚓了。她又找到了生活的意義，她的眼睛又充滿了光輝。那麼些小雞雞全圍集在她腳旁邊。

北望園的整個院落都是陽光的世界了，女傭人



在走廊底下打盹，房主人睡午覺。嬌媚的春天呀！就只有那個對人溫柔體貼的少婦，蹲在壁蔭涼下邊，搨蚯蚓。

有時我走過去：「很多嗎？」

「不多。」她向我微笑，這微笑比較在他丈夫面前就減色了，距離遠了，而且是屬於一個少婦的了。

此外，她穿的衣服，總是三兩天掉換一件。掉換了，你也不覺得。她那衣料是上等的，但穿在她身上你也覺得不出特別顯眼。雖然那衣料的色彩鮮明，樣式也合適，但全不像一般少婦的穿着，使你一看就知道是剛從服裝店拿回來的那種整潔性。只在她蹲着的時候，你從她背後找不出一道皺紋，你才覺得她的衣服式樣，優美，鮮明，縹緲。

## 六

在我接到昆明匯款的那兩天。趙人傑的氣色格外陰沉了。燒飯的時間也早晚不定，碰到我只苦笑一下，就匆匆走過去了。有時候，黃昏才回來，腋下挾着兩三塊木柴，點着油盞下廚房。林美娜望他的眼光，就具有憐憫性，抱着熊星到廚房裏去說：「木柴不够用這邊的好了。」趙人傑總是謙虛的笑，說是：「够了，够了。」林美娜回來就嘆息着。我知道，趙人傑這兩天是連買鹽錢都得借的。在

都市裏生活，還有三五塊木柴三五塊木柴零買的窮人嗎？

我說：「你別燒飯了，我們到GB吃酒去。」

他笑着辭謝。我無論如何讓他陪我。我說：「我快走了，來吧！一塊兒去吃一盃吧！」到底他堅持不下去了，離開廚房還說：「我還是不去吧！」他是這樣的謙虛，謙虛得使人不愉快。

我就挪開話題：「我們找楊村農一塊兒去。」

趙人傑還是在原來的話題上游疑，說是：「太晚了，我還是不去吧？」

我就說：「楊村農若是換了睡衣，那麼就不會出門了。」就敲起窗來。

他還是喃喃着：「真是……樂先生，太客氣了……。」

楊村農本來是個談笑自若的好心腸的紳士，可是一見趙人傑，神氣立刻不同了。又高貴又尊嚴，彷彿我們身傍帶着一個從僕，若是一個體面的紳士在從僕面前不矜持，那像是什麼話呢！若是紳士們當着從僕又談又笑，毫無顧忌，那像是什麼世界呢？楊村農的眉眼間，時時戒備着，時時怕趙人傑說出可怕的侵犯他的尊嚴的話來。楊村農越是抵防，趙人傑越是萎縮的窺視他。在路上從旁窺視他，在GB餐室，從碗邊上窺視他。他的眼光是不安的，困惑的，一個窮人和紳士同餐是多麼刻薄的刑罰呀。

！他就像一個在衆目灼視之下的刺蝟那樣萎縮，那樣可憐。

我說：「趙先生，我們吃酒，你不要吃，就儘管吃飯好了。」

「好。」他說。可是一個米粒一個米粒的向嘴裏送。五分鐘就停停筷子，十分鐘就夾一口菜，而且只夾一小片白菜。明明他是餓了，可是他還陪著我們吃酒。他的命運就似乎決定是爲了別人而生活的。

我說：「趙先生。有肝尖，有肥腸，有魚片，你是吃嘛？」

他說：「我是吃呀！」

我說：「你不要客氣，這些菜我們是吃不完的你儘管吃呀！」

他說：「我是吃嘛！秦先生太客氣了。」他依然是夾着白菜葉，或是小塊的筍片，他儘力避諱着魚肉，只一片小塊筍，他就滿足了。

楊村農在他低着眼睛的時候，就望着他皺眉，嘴脣的一點點不易見的笑容，對他是怎樣蔑視呀！實在趙人傑的那件破舊的冬大衣，現在我們之間是太不調合了，太襤褸了，他那十分鐘夾一小塊竹筍的吃法，太不體面了。他自己也覺到他是怎樣襤褸可憐，微笑的也就更困惑，眼光更畏怯。尤其是餐室的燈光那麼亮，把他那冬季大衣的破綻全給暴露

出來了。他的手臂就越發不向直裏伸，可是腋下那塊破口的布片依然遮掩不住，依然清楚的動盪着，像屋簷底下晒尿布，又使人聯想到他腋下是挾着一塊木柴。他在G B餐室裏是一直無聲無息的。

楊村農却大聲打着飽嗝兒。用牙籤剔牙齒，還作出噙嚼的聲音。完全是個善良紳士的氣派，完全是個胃口消化健旺的人的姿態。滿面閃着紅光，除了胃口加重三十斤的感覺，他對身外任何什麼也沒有感受的興趣了。雖然剔牙齒時，他還左右環顧的。恐怕這瞬間就是他的生活中最幸福的時候了。完全不像在北望園的走廊下的政論家了，完全不像在胡玲君身傍向我喃喃說着進城理由那時候的政論家了。

這天晚上又是林美娜給我們開的門。在門外楊村農又喃喃的自責：「回來的太晚了，回來的太晚了。」

紅瓦屋頂的洋房的玻璃窗，全是黑的。在那屋子裏的住客是幸福的早早睡覺了。

茅草房子的紙窗閃着燈輝。街道上很寂靜。若是有有一輛人力車走過，我床側的紙窗就閃過一片紅光，籬笆影子的骨節就清楚地紙窗上出現。人力車多半是空座的，走出街口，還清楚的聽見鈴鐺聲，那聲音使人感到寂寞。是夜深了。

那天晚上，我聽見北望園夜深時候第一次的聲



音：「玲君，玲君！」「開開門，玲君！」聲音是低微的，足有三十分鐘，北望園的院子才沉寂。

那天晚上，趙人傑屋裏充滿了紙菸煙霧。門口正面的牆壁上映着一個碩大的黑影子。趙人傑在那裏坐着冥想什麼呢！他是坐在床上望着前方吧！望着他眼睛前面的空氣吧！望着遠遠的什麼吧！是走入他自己所獨有的繪畫世界裏去了呢！是在灰白的氣息裏望見那個懶懶的老嫗的寂寞的面影了呢

「趙先生！」我說：「你還不睡嗎？」

「唔！」他受驚的說：「沒有！」

「別想了！睡吧！」我說：「這樣下去，你的身體要壞了。」

「唔！我睡不着……」他走出來。站在我的床側。

「別想了，睡吧！」我說。我握住他的手。

「唔！」他不知所云的依然站在那兒。

「你想什麼呢！」

「沒有想什麼？」他說。

他依然站在那裏。

「睡去吧！」我放開他的手。

「唔！」

他反而坐在我的床邊上了。一句話也不說。背向我。面對着門口的燈光。

「你想什麼呀！說說不好嗎？」

「唔，沒想什麼！」他說。沉默了一會兒又說：「若是我那腹稿沒有畫出來以前就死了，我的生活不是全部沒有意義了嗎？」他彷彿是自語。

「爲什麼你老是想這些呢！你該想怎樣把生活佈置一下，你看你春天還穿着這件大衣，……」

「是的。」他那聲音表示他是在苦笑：「是該換換了。」

「廣告社給了我四百塊錢，讓我找人塑個半身模特兒，你拿去好嗎？當作材料費。」

「不用。」他站起來說：「我這兩天就發薪水了。」

「發薪水又有什麼關係呢！有筆額外收入不更好嗎？」

「這太不好意思了，我可以using黃泥塑的，也不用什麼材料！」

「爲什麼不好意思呢！」我說：「找別人作不是一樣要錢嗎？」

「我有錢，就要發薪水了……」

「這也沒有關係嗎？爲什麼拘於小節呢！」他笑着說：「我並沒有拘於小節呀！」就站起來說：「很晚了，你睡吧！」在這上他又是有着這樣的過度的自尊呀！

從那天以後，楊村農日常穿著居家的便服了。中國式的寬闊的褲筒，給風吹得船帆一樣。西裝坎肩也不結扣。抱着海燕在走廊上望小雞。我約他進城，他那眼光也不拘謹了，就是在胡玲君面前，他也是現着好心腸的紳士的笑容。說是：「你去吧！」有時我走出籬笆門，回頭還望見楊村農從胡玲君背後，目送我的眼光，那眼光充滿了無限的羨慕，彷彿囚犯望着鐵窗外的春燕，呢喃地飛入沖霄一樣。我當時想：可憐的丈夫！胡玲君儘自在那兒大聲喚雞，她是沒有注意小雞羣以外的什麼。

趙人傑的早飯延遲到午間才動手燒。這天他在我床前來往經過了七次，這是從前是沒曾有過的現象。等我走到街口了，趙人傑終於從我身後追趕上來，他的臉色又陰沉又蒼白。急促她說：「秦先生！借給我五塊錢……我今天晚上就還。」說話的眼光是那麼嚴重，一個到鄉長面前請求緩役的中籤壯丁，是會有這種神態的。你知道，如今的五塊錢還當什用呢！五年前可以包一個月的月膳，三年以前還能買二三十個雞蛋，可是現在呢！現在只可以吃杯紅茶。然而趙人傑是堅持着，只借五塊錢就夠了，說他買點鹽，最後他又說一遍：「晚上五點鐘，我一定還給你。」這一點點錢，可見在他是怎樣的嚴重，在他是認為有關自己的威信的。

我說：「那有何必還呢！我不會等着這五塊法

幣買烟抽的。若是不够，你再來拿……」

晚上是怎樣的情形呢！晚上，我回來北望園來了，差不多有六點鐘。廣告社的開幕的晚筵，是有五瓶茅台酒宴客的。同時找接到金城江發來的電報，催我即日動身，那裏有輔與我們劇團有關係的車子等我。我決定一兩天就起程。我回來時，很快。

北望園的兩所房子都有燈光，只是楊村農的玻璃窗是烏黑的。

林美娜在燈下削着梅溪的畫筆。梅溪還是後回來，她也照例作出熊星睡熟了的微笑。我就小聲說：「梅溪的展覽會籌備的怎樣了？」

「他整天是那麼忙，也沒有說過。」

「可惜我看不到了？我，一兩天就離開桂林了。」

「是嗎？」她說。她的嘴唇微笑。彷彿受到我那愉快面容的感染。

「是的。」我說。

「我們在這兒住了一年了。從香港回來，再就沒有動。」她又微笑着說。

「將來有機會，到重慶去吧！」

她無聲無息的微笑一下。她是那麼容易微笑，又那麼不容易說句話。我坐了一會兒，就到趙人傑這邊來。





趙人傑和我說什麼呢！和我說：「等會子，我出去一趟。美術學院還沒送錢來。」

我說：「我不想問你要那五塊錢呀！」

他笑着說：「等會子我一定給你。」

我說：「你知道我一兩天就離開桂林了。」

「真的嗎？」

「真的。」

「真是……我們剛認識就又分手了，那年才能見呢？」

「有機會，到重慶去吧！」

「我想回北方去呢！」他笑着說。

「回北方去作什麼？」

「在桂林又作什麼呢？」

我笑笑。

他也笑笑。

「好吧！」最後他說：「我出去一趟。」

趙人傑深夜才回來，他的臉色陰沉，蒼白。他在我床側站着。我說：「坐一會兒吧！」

他說：「葉先生沒睡嗎？」他說：「我沒有弄到錢，不過明天晚上一定還你。你不覺得我……」

我說：「爲什麼你把五塊錢看得這樣嚴重呀！你若是用，我還有呀！」

他不說什麼，沉默着坐了許久。我不管說什麼，他最多唔唔一聲，他是一點也沒注意我的話。坐

在那兒給我的感覺，彷彿他的身體，有兩萬噸那麼重。

我說：「睡去吧！」

「唔！」他那黑影子離開床的時候，有聲嘆息迴蕩在寂靜的屋子裏。

## 八

北望園也有愉快的日子，那就是楊村農陪着胡玲君進城去看過電影的日子，那就是趙人傑收到薪水的日子。

那時候，就有愉快的光輝閃耀在胡玲君的嘴唇上，那時候，她的頭髮上就會出現一條藍色的絲帶子。她的年齡也就顯得小幾歲了，而且她對客人的姿態也就稍微親切一點。

這天晚上，就是正當她愉快的時候。她在沒有聽清楚我的話工夫，她會用眼睛望着我問：「什麼！」作出那種少女的天真，作出不懂事的孩子問：「家雀怎麼會飛呢！」那種稚氣的神氣。只有在這時候，才顯出她的年齡是過時了。若是一朵花，那麼這朵花已經是開過一禮拜了，有一場風花瓣就會片片墜落，而且那些花瓣是沒有水份的了，只是還沒有枯萎。她是完全不適合用這種口吻了，也許退回十年，她那種稚氣的眼光會誘人微笑。

趙人傑在我們談天的時候來了。他是使人吃驚

的年輕了。他剛走出理髮館來。他微笑的是那麼幸福，幾乎是一個陌生了人。他有禮貌的向我們點頭，他是第一次到楊村農的房間裏來的。他說：「找

你沒有找到。」瞬那間，楊村農是用一種驚訝的眼神望他的，不過只一會兒工夫，楊村農就恢復了原有的興趣，向空中拋着海燕，嘴裏發出憨厚者的笑聲。彷彿他知道趙人傑沒有別的意外發展，猜到他是領到一點可憐的薪水。胡玲君同樣，在驚疑之後露出那種眼光，似乎：「又領到一百二十元錢的月薪了。」趙人傑坐在我傍邊，依然微笑着，可是我感到他帶來的是怎樣的空氣，那種空氣使我們一時找不到談話的資料了。紳士們坐在一起，找不到話可談，那該是怎樣不好受的心情呀！正像在熱烈攀談的紳士們，發現傍邊站着個乞求者，不管怎樣作看不見，然而心裏還是一種負擔。

趙人傑沒有一句話要說，只是望着人微笑。我就說：「我們回去吧！你還有什麼事嗎？」

「沒有。」他說。

我們就走出來。他立刻急切的向我說：「我拿到這個月的薪水了，這裏……還給你那五塊。真對不住你。」

實在說，我之所以到楊村農那裏談天，是有意躲避趙人傑的，我怕他晚上拿不到錢，那麼我在他面前是會使他精神上感覺得很大的負擔，我怕接觸

他的眼光，若是他拿不到錢回來，他該怎樣不安呀！他對我說過兩遍：「今晚一定還你。」總之這一切算是過去了。

院子裏的空氣有點潮溼，四月的夜空是烏黑的，一點星光也沒有，老遠有一兩聲蛙鳴。我想：蛙聲這樣叫，一定要有場風雨。

趙人傑這天買了三塊錢的花生米，彷彿招待一頓盛餐那樣幾次的讓我：「吃呀！吃呀！」

他這晚上是過份的愉快。他說：「你就要到重慶去了，我們還能見面嗎？你看，我們才認識一禮拜，可是我覺得我們是認識很久了似的。」他說：「我是要把我的作品拿出來，拿到世界上來。可是我的生活牽掣我，你不知道，我前兩天是怎麼過的，我賣了兩本珍貴的意大利版的油畫集子。」

「爲什麼不向我借呢？」

「不好意思的。」他說：「現在是沒有問題了，月中我可以接到一個朋友的匯款。我打算下半年回北方去，我還有個叔父，在鄉下住。他有三十多畝田，過的挺舒服。我想回去，就住在他那兒，前幾年他來信催我回去，我沒答應。若不，我是沒有畫出畫來的那一年，我的身體又不好，我想回去過一年再出來。而且對都市生活，我也厭倦了。」

「你叔父還健嗎？」

「我想還健在。他是沒娶過老婆的，晚年，吃



酒吃的很兇，一天醉到晚。不過他挺喜歡我。我從小是孤兒，完全是我叔父帶大的。」

一個愉快的時候，話總沒有完。從他所嚮往的家鄉，又談到北方的麥季，談到夜晚挾着涼席子，躺在打麥場涼涼的風味。

「你們那裏幾月割麥子？」他問。

「七八月。」

「那要你們那裏呢。」他說：「我們那裏是六月，一過端午節麥子就修種了。你到了晚上聽吧！望坡的人在月亮底下常常高聲的呼嘯，那是他發覺有偷麥子的動靜了。我們那兒的習慣，沒出嫁的閨女都是在這時候去找私積蓄的，她們每年都能偷一兩斗。這不算丟臉的事情。她們的娘就給她們放出去，兩斗麥子，到年底本利就有兩斗半了，就這樣從八九歲到出嫁的年齡，一個閨女至少有一套說得過去的嫁裝了。好乎，一個麥季，就能偷個三四斗，不管有錢財主的閨女，還是窮的討飯戶家的，都是一黑天就三五結伴的到村外的麥子地去了。男孩子們可不作興，捉住了，打得頭破血流，還得罰錢。所以不大離兒，看坡的聽見老遠有腳步聲，就高聲的呼嘯，也不去追趕。只要不是飢荒年月，是沒有男孩子偷麥子的事情的。看坡的也就不去追逐，不過呼嘯聲是可怕的。那呼嘯聲在夜晚從野外傳到村子裏來，說不出的一種災害感呀！我小時候

，聽見這種聲音就害怕，就像是感到土匪要攻村子。兩村子的火聲疾呼着，召集人抵抗一樣。現在我又學着，這聲音是富有詩性的，可惜我不懂音樂，若是音樂家或許有美的感受吧！」

「我們那裏不興這個，不過你說的那種聲音，我可以想像得到。我們那裏也有看地的，叫作望青的人，他們都拿着槍，他們聽到什麼動靜，只是朝空開了一下空槍，可是偷莊稼的人聽見就要跑了，一跑嗎？望青的人就尋聲追去了，他們放槍原來就是試探偷莊稼人的方向的。他們都是獵手，那本是打獵的法子，可是他們用對付人上了，又一樣的靈驗，人在某時聰明的，在又一個時候又愚蠢的和野鴉差不多了。」

我們談的又投機又興奮。在我們之間，沒有一絲的距離我們彼此感覺到忘情的愉快。話一中止，我們就聽見疏，寒風草葉飄舞的聲音，竹籬搖幌着，天氣是變了。足徵我聽見那一兩聲蛙鳴的斷定不虛。我想若是明天落場雨，又得延擱一天。我們分手的時候，屋子裏的氣息也驟然陰冷了。遠處傳來樹木的搖撼聲，顯出風勢的大。不久，我們的房子裏也旋起風來，從窗戶和牆壁之間，從屋簷牆縫之間，風聲嗚嗚作響。地中央的風，也就週旋起來，越來越大，連人傑房間的紙窗顫動嗚叫。壁畫擊打着土壁，劈劈剝剝。



「趙先生」我說：「關上你的房門吧！」

「不用關……」

「外邊起風了。」

「恐怕你明天走不成了。」

「關上門好。整夜開着作什麼！」

「早晨你進出方便呀！」

「還是關上好，若是下雨早晨我不一定比你心

來的早。」我說。

「不用關吧！你真客氣。」

「趙先生！」我說：「不關門，一定要受涼。」

關上門，風就不會來往在我們這兩間屋子裏轉了。

若是我們的身體一有病，什麼也糟了。」

「你真客氣。」

「趙先生！」我平心靜氣的說：「我並不是客

氣呀！你是招待客人呀！我是客人，你要招待得使

我舒服，你就要聽我的話呀！就是有成見，你還得

犧牲呢！不是嗎！」

「太客氣了。」他笑着。意思是：我不是小孩

子呀！你別繞着彎騙我了。

「你關上門吧！」

「客氣。」他說。

「怎麼這是客氣呢！我們還要客氣嗎？我是說

真話呀！」

「嘿，嘿。」他笑着。我們現在的距離又是這麼

遠。

就這樣我在風了。久在北望園住了兩天。整天  
躺在床上，頭暈，發冷又咳嗽。感謝上帝，林美娜  
待我很好，就是在她忙着給小雞雞在竹籠下搗蚯蚓  
的時候，就是在她忙着洗衣裳的時候，她也沒忽視  
我，那次醒來她都及時的趕到我床前，問我要不  
要喝水。

今天是七月一日了。桂林北望園的夏天該是怎  
樣的呢！林美娜還是在搗蚯蚓嗎？若是那雞雞壯大  
了，那麼她在餵養雞雞的下午天作些什麼呢？她是  
從來不讀書的，也不讀雜誌，那麼她的生活不是會  
有一段空白嗎？她會在這段空白的時間感到空虛吧  
！正如楊村農，他若不是每天有進城去一趟的小  
慾望，他若不是每天回北望園有着自譴太晚的憂慮  
，那麼他的生活就會空虛的，一個人連點小的憂慮  
都沒有，那是怎樣可怕的虛無呀！至於趙人傑是有  
獨自的世界的，祝福他現在是脫去冬大衣。

實在說北望園的男女住客在無憂無慮的時候也  
不會寂寞，還會坐在走廊下打盹呀。紅瓦屋子的客  
廳裏，由於花瓶裏那株美人蕉的花朵。給他們幸福  
的點綴也一定不小。也許還有株秋海棠呢！我懷念  
北望園，懷念北望園的深夜，……趙人傑一定還是  
冥坐在他那陰暗的屋子裏遐想……現在北望園的深  
夜應該有一片蛙鳴了……

# 為什麼沒有兒子？

沈迪



縱然是二十世紀，任何科學都有  
 着嶄新的改進，一般人對於嗣續觀念

品」，來增進家庭的幸福，同時也可  
 以差告慰於堂上。

有點內慚，隨丈夫在外面胡鬧；有的  
 却不服氣，整天的哭吵，鬧得家庭裏

，還是和上世紀一樣的尊敬重視。這  
 觀念，我想，將永遠不會被擊破，隨  
 便在什麼地方，隨便在什麼時候。因  
 為沒有一條人類的學說，會反對自己  
 同類的蕃殖：

這種情形，并不只在我國可以見  
 到，在外國也何嘗不然，「斷腸曲」  
 裏的一對夫婦，是如何地熱切盼望着  
 有一個孩子，甚至於爲了孩子，可以  
 廢寢忘食，他們的熱心也就可想而知

天翻地覆，雞犬不寧。因此，大家都  
 對於家庭有一種反感。俗語說：「邦  
 成於家」，沒有「幸福的家庭」，那  
 裏來「幸福的社會」？沒有兒子，這  
 不僅是一個家庭裏的問題，也可以說  
 是一個社會上的問題了。要解決這問

老年人認爲「合飴弄孫」是一樁

了。

題，當然在乎先解決「爲什麼沒有兒  
 子」？這一個問題。來研討研討爲什

不可多得的樂事，而且以兒孫的繁多  
 爲一種誇耀。「五世同堂」；等等的  
 思想，便是以此爲出發點。已經是父  
 親的人，并不認爲責任已了，一定要  
 看他的兒女成了家，甚至於也有了兒  
 女，才覺得鬆一口氣，好像可以無負  
 於祖宗。至於剛結婚的年青人，他們  
 也熱切的盼望着有一個「愛情的結晶

時至今日，我們更可以見到，有  
 無數的離婚案子，是由於夫人不能生  
 育，因了妻子的不能生育，有的是夫  
 婦間的感情，宛如冰炭。有的丈夫，  
 在外面尋花問柳，甚至於公然娶上幾  
 個小老婆，一方面還要振振有詞的責  
 備妻子：「誰叫你生不出孩子？」做  
 妻子的，有的性情溫婉的，自己覺得

沒有生育的原因多得很，而且也  
 不全在乎妻子的錯，根據必諾氏的統  
 計，大概有百分之四十，是錯在丈夫  
 。折衷一些講，大概有三分之一，是  
 丈夫不好，其他三分之一，是丈夫得

了病，傳染給妻子，害妻子不能生育，還有三分之一，是妻子應該負全部責任。所以，假使沒有兒子，做丈夫的不應該一味埋怨妻子，因為他應該知道，他自己應負責任的機會，比他的妻子更多上三分之一啊！

丈夫能夠有什麼過錯呢？是的，這些過錯，有的是自己能夠知道，有的却是自己不知道的。

我們都知道，胎兒的形成是由於精虫和卵子的結合，或者是精虫，或者是卵子有了毛病，沒有生育是必然的事情。有的丈夫，就是因為不能供給強壯的精虫，或者是在精液裏頭，根本沒有精虫，這樣叫他們的妻子，如何生得出孩子呢？

第二個可能性，是丈夫的精道機括鬆弛，不能一任重致遠，以至貿貿然的讓精虫一落於道途。精虫游不到子宮裏，當然不會有生育的可能了。

還有，是丈夫的小便出口處不正常，有的在陰莖的上面，有的在下面。「舍正道而不由」，也是沒有生育

的一個原因。不過，這原因比較顯而易見，而且機會也不太多，如果有的話，找個外科醫生去施診一下，改道的手術，便可以恢復生育了。

在上述的病狀中，白濁佔着很重要的位置，因為白濁可能引起後尿道

炎，而舉丸炎，而使精虫一絕。精虫一絕種，那就終身無望了。不過白濁還容易知道，其他有幾種病可以引起舉丸炎，那就使患者在不知不覺中失去了生產的能力。這種情形下，非拿精液放在顯微鏡下細細的察看，是不能知道的了。

至於在妻子一方面的原因那就複雜多了。這些原因有的是很容易避免，或者很容易糾正，只要自己在留心就是了。

先說關於卵巢方面的：上面已經說過，若要生育，精虫卵子，兩者不可缺一，卵巢是產卵的所在地，卵巢而不正常的話，那所產的卵當然不待說是多少有不正常的了。

卵巢的毛病有的是先天不足，發育不全；有的是由於後天受損。遺傳

病也有點關係。肺結核，花柳病等等，也可以引起嚴重的後果。卵巢有病，荷爾蒙分泌當然受了打擊；因此，多少可以有點現象可以曉得，不過病的現象，為患者所忽略罷了，如發育期間的癯肥，乳房萎縮等等。

還有一個可能性是卵巢上長了瘤，這瘤并不絕對阻止生育，不過可能引起內分泌失常，而因而引起不生育罷了。

陰道和子宮的毛病比較屢見一點，如陰道收縮之類。

有時候，我們可以發現子宮被攔為兩個，這當然也不大多見，不過可以引起絕嗣。

至於因白濁菌而引起的子宮炎，或是子宮頸炎，這就比較多了。同時比較其他的外傷也來得嚴重，尤其是現在白濁是如此地普遍，散佈在每一個角落。所以當丈夫發現他自己有了淋病，應當趕緊去找醫生去治。萬一不幸而已經傳染給妻子了，更應當從速請醫診治。治得早，治得好，就可以避免這終身不愉快的缺陷。

喇叭管被阻塞，以致正常生產的  
卵子不能抵達子宮，也是絕嗣的一個  
原因，阻塞的原因，淋病也佔着極重  
要的位置，在這情形之下，用X光來  
檢驗一下，就可以知道的。

月經不正常，也是無後的重要原  
因之一。諸如超前落後等等：都不是  
好現象。停經慣常引起絕嗣。痛經則  
往往有其他的因素：或者是裏面生了  
一個瘤呀，或者是裏面積着淤血塊呀  
，或者是子宮頸縮小呀：這些都可能  
引起絕嗣。

以前好像看見過一篇什麼山歌之  
流，大意是說：富翁求子而不得，乞  
丐却子而不得，這話也有點真實性，  
因為房事過度也是無後的原因之一，  
富翁大率不乏姬妾，天天求子，就難  
免有過度之慮。乞丐惟其不要生子，  
所以厲行節慾，待得一旦有一箭在弦  
上，不得不發之勢，那當然是養精  
蓄銳，雖不志在必得，而巳是勢在必  
得了。

我們還應該知道，精虫被射出後  
，並不馬上去和卵子結合，而是在陰

道中就擱數小時或數天之久。這培養  
精虫地方，就應該具有相當的條件：  
精虫需要含有鹼性的分泌液，才可以  
活。有時候，自然而然地，陰道中含  
有的分泌液帶有酸性，那自然不對精  
神的胃口了。

最後，還有一件相當有趣的事情  
：由於最近的研究，發覺丈夫也有生  
育的力量，妻子也有生育的力量，可  
是兩人結合起來就不可能有孩子了。  
這事想想好像不可能的，但是要解答  
起來，却也相當簡單：因為這妻子的  
血清可能使這丈夫的精虫凝聚起來，  
同樣的陰道裏本來可以培養精虫的分  
泌液，也具有這種能力。因此，當精  
虫被射出後，就失去了一行動自由之  
，終至死亡。這事，根據近代科學家  
的統計，在同血統的婚姻中，有很大  
的可能性。

總括上面所說的，一對夫婦當沒  
有孩子而在就憂的時候，他們應當想  
法子盡盡人事：在人力所能及的範圍  
裏，他們就沒有理由，再讓自己跌在  
絕望的深淵裏。「假使孩子不來，我

去找他！」這樣，用積極的方法，  
科學的方法來恢復自己可能有的生育  
能力，是遠勝於消極的哭，吵，鬧。  
同時也遠勝於撫養螟蛉子：等等。  
盼望孩子的夫婦們！你們可會請  
過醫生替你們中間的每一個都檢驗過  
？假使沒有，那末就不必絕望，因為  
你們還沒有嘗試過人力的限度呢！

柳影夫婦繪製

★★★


★ 柳影美術書社 ★

上海先施大新中國國貨公司  
大豐紙號  
百新書局  
中西書局  
啓新書局  
元益印刷所  
素星社  
明素星社

杭州：大東美術館  
國光：大中華  
人和：集成  
蘇州：中國鋼筆公司  
無錫：日升山房  
南京：陶朱商店

電話：九六一五  
二一五號

柳影主



# 勞苦功高的軍用犬

史東

原載 *Rainbow* 雜誌 1917年 11月 上尉著

美軍禮葬 (紐約) 約十八日  
 電：聯合社訊：美  
 國軍人協  
 會決議要  
 求政府建  
 立公墓，以軍禮埋  
 葬各部隊中軍用犬  
 。不。軍團軍用  
 犬，在大戰中救活  
 軍人無慮數千。

，他們決定把吉灣斯送到軍隊裏去。他被編入不。軍團，孩子們送了一面有一顆星的軍旗，把它掛在狗舍的門前。

數月後，消息傳來，吉灣斯到海外去了——而成爲一個英雄。一九四三年七月十日之夜，吉灣斯隨着軍中的主人羅威爾兵士，在西西里登陸。當他們向腹地推進約四百碼時，機關鎗突然從一家農舍發射。吉灣斯馬上衝入農舍之中。「接着發出雜亂的響聲，」羅威爾回憶着說。「於是有一個敵兵出來，喉嚨給吉灣斯咬着。我馬上把它叫下，以免那傢伙咬死。跟在他們後面走出其他機關鎗手，把手高舉頭上。我把俘虜帶了回來。」許多美國兵沒有被刺刀殺入頭頸，爲了他得到旁邊「無聲炸彈」的保護；許多分遣隊沒有受到埋伏，爲了

在和平時代有一隻名叫吉灣斯的狗（一半愛斯基摩種，一半守羊犬種）是紐約州快樂山某家孩子的伴侶。可是它對陌生人却不大和善。因此，於戰爭開始後，他們決定把吉灣斯送到軍隊裏去。他被編入不。軍團，孩子們送了一面有一顆星的軍旗，把它掛在狗舍的門前。

那軍用犬極端敏銳的嗅覺。例如，賴特（狗名），它跟着主人到北非去。有一個黑夜裏，賴特和它的主人單獨地匍匐在聽壁前哨。突然這兵士把繫在他手腕上的繩子用力一拉。在數百碼後面的哨兵也用力一拉，表示他已知道這消息。他保護着一隊就寢的兵士，於是他馬上把他們喚醒。匍匐而來的敵兵擊潰了。原來賴特當敵軍離開八百碼時，已經嗅到了他們的踪跡，筆直站住，對他表示示意。

在西南太平洋羣島上，軍用犬都被作爲探察隊的先驅，它們往往探出日軍的狙擊兵和斥候兵的所在，而這正是美軍所無法查出的。長毛垂耳犬喬喬曾救了睡在樹林中的一羣飛機搭乘人員，警告他們敵軍的斥候兵在趨向前來。駐搭在瓜塔卡納爾島的海（一隻中國犬和德國守羊犬的雜種），探出在矮樹間潛伏而來的一個日軍狙擊兵，他的叫吠成爲日軍的催命符。還有一隻勃朗哥，它領着憲兵走下海灘，在那裏抓到了正想游泳而逃的日本飛機師。

在過去一年中，軍需團在五大訓練營中，訓練了四



萬隻精選的狗，每隻都經資質測驗，以查考它適於那一項工作。步哨和攻擊狗——這包括軍團的百分之八十五——都經訓練後，以便探出敵軍的陣地，或是攻擊敵兵。送信狗把地圖和通訊從戰線帶到後方，偵察狗是用於前進斥候，或是在掃蕩戰中，嗅出躲藏的敵兵。紅十字狗搜出傷兵，以便扛架者前來扛抬。探狗在人們不能通行的地帶拖着兵器和軍需而行。馱狗把食物、水及器械帶到人們須冒生命的危險才能到達的地點。

每一個指定受軍隊訓練的狗，軍用犬都教以除了他主人以外，殘酷地攻擊任何人。送信和紅十字不受軍隊的訓練，因為它們不需要攻擊敵人。當一隻紅十字會狗找到傷兵時，它就把懸在頸項的一根皮棒銜在口裏，然後回到基地，表示它已找到傷兵；於是它又領着軍醫人員回到發現傷兵之處。

每一隻狗都指定一個主人給它，這主人是命令，餵養，並教訓它的唯一人。他授與它基礎的訓練，教它服從並實行用手示意的命令。軍用犬必須受絕對服從的訓練，使它一方面能夠露出犬牙對準敵兵的喉嚨咬去，可是聽到「下來！」的大聲命令，馬上會閉上它的嘴，腹觸地上伏下來，一動也不動。

經過八星期的基礎訓練之後，步哨狗已能在海外或國內服務，設衛軍事設備，軍火工廠或在海灘巡邏。最近，衛波士頓某工廠的洛爾夫，瞥見在工廠週圍偷逃的侵入者，它向那人撲過去，阻止他的脫逃，以等待工廠

守衛的來到。那傢伙的身上帶着破壞工廠的全部計劃。這些勇敢的軍用犬，有許多都為救助人命而犧牲它們的性命。遇到它陣亡的時候，狗主人從陸軍部受到這樣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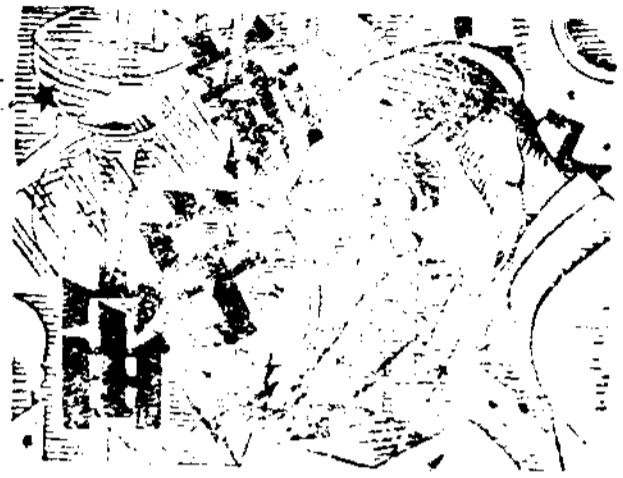
「這啓者台端贈與美國軍隊使用的——業已死亡，殊為抱憾。但此勇犬為國效勞而死，倘祈此點當能減少台端因彼之死亡而引起之追悼。」

### 希特勒中美人計

以前我們常聽到希特勒和他的戀人的故事，但我們不知道他戀人中有一個卻是間諜，而這間諜竟是蘇聯派去的。我想不但以前我們不知，即連中美人計的德國元首也在夢中吧，這消息是最近由蘇聯方面透露的。

柴齊巧華 (Tina Tschornow) 生於高加索，丈夫叫黎伯爾。柴齊巧華於一九二一年滲入德國，成為著名的電影明星，不久變做希特勒最親密的女友。大戰時她充任蘇方面的間諜，刺探德國的虛實，德國一班大亨要請求希特勒甚感事時，多半許她圖說，而她也將這些情報記在金盒裝的小簿子裏，差她的丈夫秘密送往莫斯科。

蘇軍圍攻柏林時，柴齊巧華藏在某處防空壕內，柏林城陷，為紅軍某上校救獲，護送回莫斯科去。



## 不用織的布

曹 淥

已經發現的最古織物是從公元前四千年一個埃及人的墓中掘出，它裹着這埃及人的屍體，織成的方法和你的手帕完全一樣。纖維放成紗或線，然後在織布機上織成綢或布。直到最近綢和布沒有其他的方法製造。

上星期我在密爾湯的芝哥比紡織廠 (Chicopee Mill)，看見棉花不需要紡，也不需要織，從機器的一端進入，布便從另一端出來。今年兩百萬碼以上這一類的布在這裏和其他的紡織廠中製就。這是六十個世紀以來，紡織界第一次完全的革新；它比引起十八世紀工業革命的紡織機器的發明，更富有革命性。單在美國有六千一百九十三所紡織廠，擁有錠子二千六百五十萬枚，紡織機器四十七萬架。現在這許多設備可能成爲廢物，因爲用新方法可能獲得較優的出品和更廉的價格。

從前最堅牢的織物，僅利用纖維間的磨擦力把它們合在一起。現在新式的方法積極地把纖維黏在一起。在芝哥比廠的機器中，棉花梳好後合成四十吋闊，四分之

一吋厚連續的棉毯，然後把它經過滾筒，壓成和普通織物一樣厚，印上液體的膠質使纖維膠在一起。這種印上的膠質成波浪線形或相隔四分之一吋的方格形，膠質可以是有色的或設計的各種彩色圖案。印就後它便捲在熱的圓筒上烘乾。祇經過一次工作後棉花就變成布。任何其他的纖維也能以同樣的方法處理。舊式織布的方法，纖維須經過十二種手續却也需要許多複雜的機器。

新式不織的布，可以省去許多製造的手續，還能省原料，價格比較便宜。最細緻的布和不織的布比起來，還是後者精密。

我看到一條芝哥比廠出品的毛巾，它摸起來和看起來很像一塊白色法蘭絨，但和普通的絨物有同樣彈性，浸入水中後絲毫不要失它的堅韌性，能立刻吸收水份。產品正迅速地逐步增加，可是仍供不應求。現在不織的布用作茶巾，尿布，牙醫生用的圍布和從鞋子到棺材內各色的襯物。這許多東西用後便拋棄，從前都用紙的，但是布比紙柔軟，潮濕時又比較堅牢，而且價格也很便宜。不久我們就能有不織的布製成的食巾，檯布和窗簾。它們的價格非常低廉，用過後我們就可把它們丟了。芝哥比廠已製就許多尿布。價格比洗一次所需的費

用還要便宜。用新式不織的布製造襯衫和單被還覺不夠堅牢，它祇有一個方向堅牢，順着纖維的方向很容易撕破。把纖維交叉起來，使兩面都很堅牢，又需要製造一種新型的機器；許多實驗室正在研究這種方法。在凱特兒紡織廠(Kendall Mills)我看到另一種不織的布，不必縫紉就能連在一起，把膠質製成的布能像薄紗一樣的薄和透明。以後主婦可以用一塊舊式的捲髮烙鐵去「縫紉」她們的衣服。不織的布僅是紡織化學進步的一種顯著結果，此外還有許多其他新的收穫。在一個實驗室中我看見兩雙十二吋的羊毛襪，它們看來和摸來都是一樣，但是一雙曾經用一種膠質處理過，把兩雙襪子放在洗衣機中洗滌二小時，處理過的襪子仍是柔軟和富有彈性，僅縮去百分之十，但另一雙縮去百分之三十七，大約祇有八吋光景了，而且毛線腫脹不堪。這種處理的方法已被美國綏阿特公司取得專利權，可以減少羊毛織物百分之七十五的收縮性。以後這種防止收縮的方法可以使男人的羊毛衣服和棉織品一樣，用普通的方法洗濯。

美國綏阿特公司和孟散都化學公司，都已把防縮的膠質公開出售。除了防縮外，衣服用這膠質處理後，不論是棉織品，毛織品或人造絲織品，都比較原來經久耐穿，不易生皺。一件羊毛衫用孟散都的膠質處理後，每根纖維的外面，就包着一層看不見的膠膜，因此洗濯和乾燥就很迅速容易了。

在惠敏登(Wilmington)的杜蓬實驗室(Du Pont)中，

我看到一塊用一種氫鹽處理過的黃斜紋布，放在噴霧器下面，水滴就像水銀一樣形成小球紛紛滾去。幾百萬件陸軍的甲克都這樣處置過。並不是說這許多外衣可以當作雨衣，在壓力之下，水份能透過織物經緯間的空隙，但却不滲入織物的線內，所以外衣本身並不潮濕，穿衣的人除非在傾盆大雨之下才會淋濕。

這種化學品也能使織物不會染污，杜蓬實驗室的史勞溫司克博士(Dr. George A. Showmaker)，把鋼筆內的墨水噴射在一塊織物上，然後放在自來水下墨水就被沖去，絲毫沒有痕跡。孟散都的化學家們應用一種膠質，製造不會染污的帆布。他們用茂倫(Mylon)這種膠質，即使是棉織品也能變成耐洗經穿。用了它被單使用的時期可以加倍，而每條被單祇須增加成本美金五分。

有一種名叫綏頓(Syton)的化學品，能使椅子的膝部不會生皺，而且還可以使呢襪在穿舊時不會發亮。此外還有幾種新的化學品能使天然的纖維不會霉，蛀和着火。戰爭時發明了幾種人造纖維，可與人造絲人造棉一鏡短長，能製成最薄的絲襪。它和棉，羊毛或人造絲混和後能製成一種不易變形的織物。

科學家們發現蛋白質的分子結構可允許製成紡織纖維。因此能把蛋類，花生，海藻，南瓜子，小雞毛，樹皮等各種東西製成有用的纖維。你的呢帽中可能含有百分之十五從牛奶裏提出的纖維。用了上面這許多新的方法和產品，棉花和羊毛將更顯出它們的效用。

# 一羣窮人

熊碧洛

一個夏天，我在一家雜貨舖里工作了兩月。每天從午後四點鐘一直工作到夜半，但是八點鐘以後，就說不上什麼生意了，這時我完全就向窗外張望，或者在舖子里兜圈子，和順貨品。這是格羅夫街的一家小舖子，格羅夫街是僻靜的陋巷。上這家舖子來的人們都是有趣的，和窮的。

除了小孩子不計外，他們只有兩三個人不偷東西。那些人偷的東西幾乎比這兩三個人買的還要多。本來他們需要的東西又無充裕的錢來買倒是實情。當我一背轉身，他們便把一包松香末，或者一小塊餅乾，或者一個裝蕃茄汁的杯子放在衣袋里。這些事我都知道，但是不會洩漏過。因為他們都是好人，就是窮。

八月里有一次，一位太太竭力把一個香瓜藏在腰間。那是我曾看見過的事里最發怒的一椿。她是一個五十七歲上下的女人。她的腰部顯然比她本來的還粗，我敢說她已偷了一個香瓜了。那天晚上她并未買東西。我猜她自已怕是明白了。她在舖子里就攔了大約五分鐘，問了很多東西的價錢，嚼着黃梅和桃子以及無花果。我告訴她無花果是上好的，每打一毛，她說表面雖好，但不知是不是真正的？於是我叫她嚼一個。她猶豫了一下，便從簍子里拿出一個很大的來，剝去皮，很審慎地咬了三口，仔仔細細嚼了嚼。她往往打扮成一位太太，只帶一點錢在身邊作護身符。我相信她一定在雜貨舖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她彷彿從未買過什麼。我認爲這件事是奇怪的，就是她偷了香瓜并不失掉她的尊嚴。

威廉·薩洛揚是美國新進的作家，曾以短篇集「我名叫亞拉莫」獲得文學界批評的非常盛譽。他的著作多而廣泛，尤以小說及戲劇爲著，其長篇小說「人類的喜劇」已由柳無垢先生節譯，并有呂淑湘先生所譯之短篇小說集「石榴樹」。本集係自一九四二年紐約亞芒書店出版之「四十八個薩洛揚的故事」。上期刊曾刊薩洛揚之「三十六號機關車」。

上舖子來不偷東西的少數人中有一個是名叫哈沙爾的小西班牙人。你已經明白了偷東西的與不偷東西的了。哈沙爾是那些你一看見就奇怪的大腦袋，愁眉苦臉的小個子之一。他幾乎每晚十點鐘就上舖子來，逗留談半點鐘上下的話。他是低聲

談話，又莊重，又相貌堂堂的。如果你的塊頭沒有十一歲的孩子大，重量不及九十二磅，那末你想相貌堂堂。

我往往很注意哈沙爾。他好像不知道什麼。我并不驚異他十年來讀了一份報紙。他沒有思想，對任何事都無憂無慮。他只是個個子極小的人，活了四十八歲。漸漸的我明白了他之所以如此相貌堂堂，就是對任何事都無憂無慮。

原來他已是一個父親。他有一個十六歲的兒子。這孩子有六呎高，而且很漂亮。他正好是哈沙爾的孩子；附近都找不出那樣的。他有他父親那樣的腦袋。哈沙爾是很誇耀他的；所以要教管他成人。一天晚上說道，你認得我的孩子嗎？他是個好孩子。又這樣大又這樣好。你知道嗎？每天我放工回家，我的孩子說，爸，爬上我的肩頭吧。我便爬上他的肩頭，他負起我在屋子里繞一圈。於是我們坐下來吃飲食。

你能做點像那樣的什麼事嗎？像那個小個子父親和大塊頭兒子，孩子把父親負在肩頭上兜圈子呢？大概可能吧。

另一天晚上哈沙爾說道，我要告訴你爲什麼我的孩子是這樣好的孩子。他一生下來，他的母親就死了。那就是理由。他從不會知道他的母親。他常常是孤獨的，即使是嬰孩的時候。在我吃點心的時間我總愛回家去看他是怎麼樣。有時他正在哭……有時他雖然在哭，却孤獨的在等待。當他稍許長大一點，便停止了哭。他學

習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了。兩歲以後，這件事對他很容易了，對我也很容易了。你應當知道他長大的情形。你喜歡他嗎？

「我認爲他是一個好孩子，」我說。

「好，我要告訴你，」哈沙爾說。「你知道嗎？」他要我停止工作。現在他想替我工作。他說我工作够了。他修理機器是好手。他可以在修理店找到一個修理機器的差事。我告訴他不必。我對他說，「約宜，你將受高等教育。他無論在哪里才會得好處。他是一個好孩子。我將送他進專門學校。他才可以得到權利。我喜歡爲他工作。」

「要得，」說。

當我在那里工作的時候，哈沙爾是上那家舖子來的。那些好人中之一個。

另一個大約十二歲，有點紅頭髮，她名叫馬吉。她是很有德行的，窮人的很多孩子都是這樣的，在社會上總是哈哈大笑。

她一向來在舖子里，挺起胸笑着從露天中一直走來，沒頭沒腦的。她剛進來就笑。那種笑往往使我歡喜，但是我不會讓她知道。她笑了很久。

「不錯，」我說。「你要做什麼？」

「你知道，」她說。

大笑。

「一塊麵包嗎？」

「麵包！」她說。

「那末，你要做什麼呢？」

她用眼角一瞬。

「你要得到什麼呢？」

像那樣就不知叫入做什麼好了，我搖着一個桃子，那桃子她一定要接到手中，並且很文雅地吃。果然，她伸開了小指頭。

「他們說我像紀格·諾格斯，」她說。

「他們是說謊的。」

「我恰恰就喜歡她，」她說。

十二歲了。

這鄉村真是擠滿了他們；煩惱對他們毫無用處。他們全都在一幕大電影里。

另外有個小孩子，他不曾有過一個舞士，但是常常來張望。約有四歲光景。我一向叫他做阿拉罕。他是大個子。他望着蜜錢可以望一小時，除了有時對自己說一句話，從來不說話。人們要是絆倒了他，他就不起來，老是望着。

一天晚上那個偷香瓜的太太輕輕在他頭上拍了拍。

「你的兒子嗎？」她說。

「是的，」我說。

「一個好孩子，」她說。「他像你。今天無花果怎麼賣？」

「每打一毛，」我說。

「真正好的嗎？」

「是的，五分鐘前我才吃了一個。請試一個吧！」她嚐了，又嚐了一個桃子和一個黃梅。

那天晚上她還是沒有買什麼。她逗留了十分鐘，她知道她想問一問她是不是可以借二元五毛過夜，但是不放。最後她說道，「我們有運氣住在加利福尼亞，對不對呢？」

「我不會走出過這個州，」我說。「我不會走出過這個城。別的地方是不同的嗎？」

「可怕呵，」她說。「哦，在夏季有些地方你就不會過活了。芝加哥。這里看來是多麼奇怪呵！」

她站在敞開的門邊，向着外面的天空輕輕揮着手。「在這里空氣是這樣美，」她說。

當她走了時，我便呼喊阿拉罕。他立刻前來。

「你喜不喜歡甘草糖？」

沒有回答。

當然，他喜歡，但是他說不上來。

「到這里來，取你所喜歡的，」我說。

他來到蜜錢箱的後面，但是沒有取到任何東西。

「你喜歡什麼就取什麼，」我說。

他望着我躊躇了一陣。

「一定，」我說。「你喜歡什麼就取什麼。」

他不會相信這句話，他有點怕。

「這句話是對的，」我說。

他走了出來，取了一個甘草糖。

「取一點別的吧，」我說。

他把甘草糖放還原處，走到一個蜡狗面前。

「不必，」我說，「也留着甘草糖吧！」

他一共取了四種不同的蜜餞，但是取到手時是經過我許多鼓勵他才如此做的。

「對的，珂拉罕，」我說，「現在回家去吃吧。把它們帶去。」

沒有說一句話，但是仍舊驚惶失措的，他走了。

第二天，他轉來的時候，很安靜地說，「甘草糖最

好。」

「在那個箱子裏的吧，」我說，「我自己來試一個。」

於是我給了他一個，我自己一個，我們就一塊吃起

這是一件好差事，同時永久延續下去，因為那些好的，滑稽的，悲劇的小竊人爲了吃東西而上那裏來，或者有些人是爲了談話而來的原故。

一九四五，十二，十七，于重慶

## 提起施蛰存來

王壽富

不少舊文學家，換身一變，變成新文化人：像沈秋雁變成茅盾，俞舍子變成老舍，真正舉不勝舉。又如施蛰存先生，又誰會知道，他即是若干年前的施青萍。杭州闕社，是他組織起來的，自任社長，與蘇州星社，常州詞社鼎峙而分，專門出一種談幽默講笑話的小品刊物，寫幾篇懷歎郎耶的哀情小說，最稱拿手。周瘦鵠與王德根合編的禮拜六雜誌上最多他的大作，有時具名用「雲間眉子」四字；不過這個具名，大都用在雜文隨筆一類稿之下。他還會寫些短詩，五古七絕都應有盡有，多數發表在張丹斧與姚民哀合輯的世界小報上。他編過一本江干集，集上共收集了二十個短篇小說，大多以鄉間農村爲背景，暴露出農夫之可惡，鄉紳之可惡。經他的老友金君鈺，逐篇加以短評，刊在世界小報上。他本人在集中編後餘墨內，有一段自謙語說：「我不是新文學家，亦不是舊文學家；我只知道憑我的靈感，寫我的文章，借我的筆尖。洩我的悶氣，誰能在文壇爭一席之地」。還有他的弟弟戴夢麟，亦變而爲法國式詩人戴望舒了。戴君還有一個小友，以前叫張無靜現在是文壇嗜人張天翼。有人說現在的金滿成就是從前的金君狂。那就恕我不知道了：

# 世界香檳馬的故事

周強

——一男一女和一匹小馬的悲歡離合，愛情與貧窮的搏鬥。

幾年前，我和妻一同到俄勒岡州（Oregon）去看一年一度的奔特爾頓（Pendleton）大賽馬，當時我們首次還在別處會發見一匹小馬，那就是他所吹噓的；他也曾看過我和一位醫師的幾匹駿馬比賽，而我常失敗。他和這個人的感情不十分好，或許就爲了這緣故，他才希望我有一匹好馬。

於是，我寫信給一個內行的朋友，要他去看這匹小馬。次日，我接到來電叫我寄六百元錢去，我照辦了。幾天後我得到這名叫哈立斯（Harris）的小馬的買契。

「像傻子一般，我跑遍全鎮逢人就告訴說，我已買了一匹真正肯塔基州（Kentucky）的二齡馬——後來那馬乘搭貨車來了，幾乎把我氣死。牠是

我所見過的最小最弱的馬。我忍氣吞聲地帶牠經過冷僻的街道，不讓孩子們

到的那頭美麗的新馬——這是一只發

幾年來，我和妻一同到俄勒岡州（Oregon）去看一年一度的奔特爾頓（Pendleton）大賽馬，當時我們首次還在別處會發見一匹小馬，那就是他所吹噓的；他也曾看過我和一位醫師的幾匹駿馬比賽，而我常失敗。他和這個人的感情不十分好，或許就爲了這緣故，他才希望我有一匹好馬。

於是，我寫信給一個內行的朋友，要他去看這匹小馬。次日，我接到來電叫我寄六百元錢去，我照辦了。幾天後我得到這名叫哈立斯（Harris）的小馬的買契。

「像傻子一般，我跑遍全鎮逢人就告訴說，我已買了一匹真正肯塔基州（Kentucky）的二齡馬——後來那馬乘搭貨車來了，幾乎把我氣死。牠是

我所見過的最小最弱的馬。我忍氣吞聲地帶牠經過冷僻的街道，不讓孩子們

到的那頭美麗的新馬——這是一只發

幾年來，我和妻一同到俄勒岡州（Oregon）去看一年一度的奔特爾頓（Pendleton）大賽馬，當時我們首次還在別處會發見一匹小馬，那就是他所吹噓的；他也曾看過我和一位醫師的幾匹駿馬比賽，而我常失敗。他和這個人的感情不十分好，或許就爲了這緣故，他才希望我有一匹好馬。

於是，我寫信給一個內行的朋友，要他去看這匹小馬。次日，我接到來電叫我寄六百元錢去，我照辦了。幾天後我得到這名叫哈立斯（Harris）的小馬的買契。

「像傻子一般，我跑遍全鎮逢人就告訴說，我已買了一匹真正肯塔基州（Kentucky）的二齡馬——後來那馬乘搭貨車來了，幾乎把我氣死。牠是

我所見過的最小最弱的馬。我忍氣吞聲地帶牠經過冷僻的街道，不讓孩子們

到的那頭美麗的新馬——這是一只發

幾年來，我和妻一同到俄勒岡州（Oregon）去看一年一度的奔特爾頓（Pendleton）大賽馬，當時我們首次還在別處會發見一匹小馬，那就是他所吹噓的；他也曾看過我和一位醫師的幾匹駿馬比賽，而我常失敗。他和這個人的感情不十分好，或許就爲了這緣故，他才希望我有一匹好馬。

於是，我寫信給一個內行的朋友，要他去看這匹小馬。次日，我接到來電叫我寄六百元錢去，我照辦了。幾天後我得到這名叫哈立斯（Harris）的小馬的買契。

「像傻子一般，我跑遍全鎮逢人就告訴說，我已買了一匹真正肯塔基州（Kentucky）的二齡馬——後來那馬乘搭貨車來了，幾乎把我氣死。牠是

我所見過的最小最弱的馬。我忍氣吞聲地帶牠經過冷僻的街道，不讓孩子們

到的那頭美麗的新馬——這是一只發

幾年來，我和妻一同到俄勒岡州（Oregon）去看一年一度的奔特爾頓（Pendleton）大賽馬，當時我們首次還在別處會發見一匹小馬，那就是他所吹噓的；他也曾看過我和一位醫師的幾匹駿馬比賽，而我常失敗。他和這個人的感情不十分好，或許就爲了這緣故，他才希望我有一匹好馬。

於是，我寫信給一個內行的朋友，要他去看這匹小馬。次日，我接到來電叫我寄六百元錢去，我照辦了。幾天後我得到這名叫哈立斯（Harris）的小馬的買契。

「像傻子一般，我跑遍全鎮逢人就告訴說，我已買了一匹真正肯塔基州（Kentucky）的二齡馬——後來那馬乘搭貨車來了，幾乎把我氣死。牠是

我所見過的最小最弱的馬。我忍氣吞聲地帶牠經過冷僻的街道，不讓孩子們

到的那頭美麗的新馬——這是一只發



風呢？

「知哈立斯大概也已聽得他的話。我只說了一句話，一刹那間我們就追及了他。我們的來勢如此迅速以致我擔心我們將撞翻他。我高呼道：『快開些，你這老蠢貨，讓這隻風跑吧。』陶克突出眼珠回頭看了一下，用鞭子抽他的馬，這是在我們越過他時我所見到的。從此我知道我有了一匹真的可參加賽馬的良駒了。」

「整個夏季中我們訓練着知哈立斯，可由我獨個兒驅馳。那是卡太安的主意。她說：『假使牠從沒有被任何旁人騎過，我能够對牠談話，並且吩咐牠依我的意思做去。』在練習完畢後，卡太安總是等候着，而牠總是獵取牠替牠備好的糖塊。某一天牠把糖放在衣袋裏，插上一支手帕，不會想到；那匹馬從袋口取出手帕，衝着站在那裏。這件事在我看來是很笨的，但卡太安以為奇怪，而且每天她故意這樣做。當我認爲牠已訓練純熟時，我帶着牠到沙克拉門多(Sacramento)那次賽馬有十六匹馬參加。而我

的小黑馬如此迅速地掠過一切其餘的馬，以致牠們看來像是疲乏得很。此後，我、卡太安和知哈立斯，在西部地方作一次游歷，結果他在十三次賽馬中得勝十二次。報紙上充滿了關於這匹一凌空勝馳的俄勒岡小黑神駒的讚美辭。

次年春季，在蒙太拿州(Montana)我們首次與賽時，知哈立斯輕易地旗開得勝，我就在終點上讓牠慢下來——於是裁判員宣佈我們是第三名！這舉幾乎引起了裁判員的看台；有一個得克撒斯州人(Dekaher)，他是這次賽馬中的一個大人，跳上高子，惡罵着要殺死裁判員。可是巴來不及改變這次決定。我大爲不滿，就預備退出。

「但那得克撒斯人說，一聽我說：『孩子，你受了任何委屈也不必引退，你有一匹很好的小馬。如果你訓練牠跑較長的距離……』於是我非常誠懇地告訴我們一個主意，這可能收到奇效。」

「此後，我和卡太安忙着進行新

計劃，幾乎透不過氣來。我們原要知哈立斯善跑二哩賽，但每天早晨我訓練牠跑二哩路程。春末前後，我們往俄勒岡的沙蘭(Salem)趕大市集。可有一匹好馬可以做却哈立斯的敵手。我的小馬因而像一畫中物，裁判員們却要牠當家一顯身手。自然，清晨早起的人已見到我們跑着二哩路。所以裁判員們就問我是否企圖突破二哩賽的記錄——四分廿四秒又四分之一。如果我能够，他們願給我五百元，而且每步少一磅再付一百元。我們答應下來。這小馬似乎是有備無患的。」

「是的，你也是有備無患的，」卡太安插言道。她接着對我說，「如果你當年也在，你就可見到他——他穿着淺藍緞短褂，和白縐布馬袴，戴上闊遮着的海藍色帽子，全都是光彩奪目的新裝。他和黑絲絨般的小馬相映生輝，誰可入畫。我坐在裁判台上，我自度將等得死去。任何人以爲牠不會創世界新紀錄——牠是這樣幼小

——只有法蘭克和我，以及却哈立斯自己，或不以為然。他們就此起步了。我屏息而觀，聽得裁判員們說，「第一磅脫只卅秒……跑得太快，將要疲倦……一分另四秒跑完半哩……一分卅五秒跑了三磅脫。」他們跑過了一哩路，那小馬像機器一般穩當地跑着。

「我的心跳幾乎使我窒息，當裁判員們大喊道：『第一哩二分另九秒！』於是他們幾乎尖聲叫着，『上帝呀，看那匹馬跑吧！』立刻他們就歡呼起來，就好像他們根本不是裁判員。法蘭克和却哈立斯跑完了全程。」法蘭克甚至於不會揮過馬鞭但我能看見他在說：『孩子，孩子，孩子——就是這樣。』

然後他們衝過終點，裁判員們開始到四處跳起舞來，不斷地高呼，『四分十九秒又四分之一！』那是當時全世界最快的二哩跑馬。法蘭克和却哈立斯已經把那個紀錄減少五秒。觀眾歡聲雷動，當法蘭克帶着這玲瓏的小馬回來的時候。他們把一個紅玫瑰的大花環掛在却哈立斯的頸上，我快樂得哭了。啊！這是多神奇呵！——卡太安的話聲被情緒阻礙了。

於是她低語着：『還沒有完呢。法蘭克回到旅館，帶着一個縛着紅繩的大包裹。我們一進房門，他就拆開包裹，裏面就是他們在跑道上掛在却哈立斯頸上那個花環。法蘭克把這套在我的肩上，長可及地。然後他說，『卡太安，全仗你的功勞！』你如此地愛這匹小馬，以致他不得不勝了——現在它是全世界的奇蹟馬（頭馬）了！——」

那時，法蘭克才對我道：『先生，却哈立斯的紀錄保持了六年，直到唐派樞（Dempsey）打破它時爲至——而後者的紀錄持續了四十年之久直到現在。』

其後我們要參加全國馬車比賽。那種輕型馬車的比賽，在我看來還是比近代的跑馬更有勁——輕便雙輪車輪子在陽光下閃爍着，到場的社會人士都穿着阿爾培（Alpe）親王時代的禮服，女太太著着有襯墊的出奇

的花邊服裝，還有那些小巧的陽傘。——深秋時卡太安在布法羅城（Buffalo）患病。——叫我獨自上波士頓去。我關照一個種花人，逢單日給她送一束黃玫瑰和一張卡片，寫着『却哈立斯敬贈』，每逢雙日一束紅玫瑰和『法蘭克敬贈』的卡片。

「我們不斷地獲勝，可是只有一半的趣味。我每次上馬房，却哈立斯總向四周瞞着彷彿在說，『卡太安在哪裏？』此後卡太安的醫師寄來一封信告訴我，我必須帶她到南加州去過冬。說道，如果我不照辦，可能會失去她。」

「我坐下來，想考慮一下。我並非百萬富翁，既經爲却哈立斯化了五千元——卡太安又病了。我知道她決不會同意去賣她如果我徵求她同意的話；因此我寫信給她說：『星期六我將騎着她作末次賽馬，此後我就來帶她回家。』」

「星期六還不見她的來信，我以爲她病勢加重了。我幾幾乎決定不參加賽馬。後來我想到在却哈立斯身上

的花邊服裝，還有那些小巧的陽傘。——深秋時卡太安在布法羅城（Buffalo）患病。——叫我獨自上波士頓去。我關照一個種花人，逢單日給她送一束黃玫瑰和一張卡片，寫着『却哈立斯敬贈』，每逢雙日一束紅玫瑰和『法蘭克敬贈』的卡片。

「我們不斷地獲勝，可是只有一半的趣味。我每次上馬房，却哈立斯總向四周瞞着彷彿在說，『卡太安在

哪裏？』此後卡太安的醫師寄來一封信告訴我，我必須帶她到南加州去過冬。說道，如果我不照辦，可能會失去她。」

「我坐下來，想考慮一下。我並非百萬富翁，既經爲却哈立斯化了五千元——卡太安又病了。我知道她決不會同意去賣她如果我徵求她同意的話；因此我寫信給她說：『星期六我將騎着她作末次賽馬，此後我就來帶她回家。』」

「星期六還不見她的來信，我以爲她病勢加重了。我幾幾乎決定不參加賽馬。後來我想到在却哈立斯身上

所化出這許多錢，就覺得我不能放棄。我們佔先了一個馬頭。——一次也不會。後來他就傷心而死。

「所以我乘上馬車，駕着經過大看台。羣衆歡呼着却哈立斯，他們永久歡喜這小黑馬；我略為仰首對他們行一個軍禮——向上帝起誓，卡太安就在眼前！我首先看到我在芝加哥買給她的那頂條紋的小陽傘，然後她的面孔。她蒼白得像死人，可是正在微笑。」

「她招招手。一分鐘前我還不曾意想到，但現在呢！我不斷對却哈立斯說，「卡太安在這裏，孩子；卡太安在這裏，」他也許懂得。」

「開始時我們彷彿被罩在袋子裏一般擠在大羣的馬車中，但我的小马奮力前去——在最後八分之一哩上，牠從後面直追上去而且開始奔馳如飛。我會經見過牠這種跑法，可是決不歡喜這樣。面前有三匹馬佔先。牠追上第三匹又追上第二匹，當我們跑着最後百碼時，我想那些看客將要發狂了。成千個觀衆站起來，呼聲震耳。如尼亞格拉瀑布，舞動着浪。」

「當晚在旅館中，那個安買却哈立斯的人來對我說：「法蘭克，這是二千二百元現鈔。」我想到卡太安的蒼白面容，就答道：「却哈立斯是你了，先生。」

「一次日早晨，卡太安覺得有足夠的力氣到馬廄去。向上帝保證，那匹馬雖對她微笑了。牠像在家裏一樣地嚼着，而且倚着她，她就哭起來了。牠從馬廄的欄上伸出頭來，用從前習慣了的姿勢把她的手帕從口袋裏衝出來；最後我們看到的是牠站在那邊，看着我們，口中衝着那方手帕，和牠的黑皮外衣相映成爲一個白點子。」

「那事是在四十多年前的，」卡太安說道。「我是愛情專一的婦人，而却哈立斯是一匹愛情專一的馬。法蘭克出賣牠以後，牠就不會跑過兩馬。」

• 編主夷滌陳 •

**西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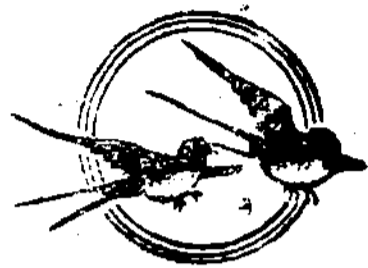
刊月半

介紹 西方 文化

灌輸 國際 知識

• 版出期四第 •

譯自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號讀者文摘



## 飛將軍的迷信

梅詩

去歲，在 一位 飛將軍的機上，一隊狂風把這駕駛員出火陷的重圍而擲在草地上，受重而未受傷。

當「疑心」號——一架在太平洋戰區的解放式轟炸機，首次出征後安

一基地去。他既飛到太平洋後，才想到

事後有一位軍官加以查考，照例

然返防時，機上人員真覺得謝天謝地

他誤從右方進入駕駛座。立即他意識

宣佈事由是油管漏出汽油，果然後經

一切都已順利完成，他們將在未來

到災難臨頭了。以往，他總是從左方

火花燃點向着火。但這駕駛員認為

也凡事順利。以後十八次出征，他們

進入的，並且在二十個月中未遇意外

果他從那幸運的左方進入的話，此事

都穿着原來污了的飛行衣和短褂，戴

他已經以此為幸運的舉動了。

決不致發生。這是他現在決不忘記做

出征時穿戴過的舊物。由於不常洗滌

現在，後悔莫及了。他故作鎮定

的一個重要的小動作，以是在駕駛座

的緣故，襯衫常常蒙着垢塵。但它們

後目已坦然無慮；這不過是一種迷

上送命。這是他特有的方法，去和惡

同樣地被穿着，它們就是幸運。

信罷了。當飛機平穩地鼓翼前進時，

運的陰影搏鬥，而繼續他飛行次數的

英國的飛行員在邀擊德國轟炸機

他甚至對它開些兒玩笑；但剛才那迷

增加。

或空襲輪心領土之前，必反轉他們床

心的念頭，總不能釋然。

也許在駕駛員的生活中有二種孤

上的被褥。這是他們所用的方法，求

一面哄騙着自己，他在目的地

獨無聊的感覺，而引起了神祕之道。

命運夫人——保信他們順利出擊和安

下來了。那飛機的機在地上滑行着去

無論什麼理由，在每次飛機庫中的會

然返防。駕駛員們找尋「夫人」出現

停下來，當時「煩惱老人」就玩弄他

談總有一些新奇的故事，滲入許多幻

的徵兆，注意起飛時的特殊情況，希

的玄方了。飛機爆炸了。可怪得很，

想的事實。

的徵兆，注意起飛時的特殊情況，希

望能從而逆料她反覆無常的性情。

甚至於英國人的沉着特質也不能使他們免除迷信。譬如：「凱撒」赫爾（"Caesar" Hull）是英國皇家空軍的

一位強壯幹練的駕駛員。他有一條圍巾，自從初學飛行時就已圍着了。他決不肯不戴着它而飛行。有一天，他的司令官把它藏起來，存心戲弄他一下。赫爾竟不顧命令和軍法，拒絕走近飛機去，直到找着了那圍巾為止。

唐謹悌（Don Gentile）上將，俄亥俄州（Ohio）庇夸（Piqua）人，是此次大戰中第一個擊落三十架敵機的優秀飛行員；他在頸項上帶着他的吉祥之物。在他加入「老鷹隊」之前，他的母親和父親給他一個小十字架和一片羽毛懸掛在那兒。謹悌已不止一次地受到這印象，覺得寧願遭受德國的炮火而不願不帶着它們起飛。

當死神正在空中忽高忽低地追逐他時，他相信它們曾經幾次三番使他安然度過危急之刹那。有一次在森尼黑上空，他所乘「野馬」式飛機的引擎遭受福克華夫（Focke-Wulf）炮一顆

子彈的命中。在冥冥之中他得到保佑

，而在引擎失效前重返英倫。另有一次，他被迫把飛機衝毀在地上，但他爬了出來並未受傷。

謹悌的助手，約翰高弗雷（John G. Howe）上尉，公開而傳統地抵抗厄運。在每次飛行前，他在飛行裝上掛一玻璃的四葉苜蓿，它留在那兒直到他重踐土地。

「樹梢之怪」隊是一隊B-25型轟炸機，其中的人員都有他們固執不捨寵愛的吉祥的護身物。田恩（D. E. Dean）上尉，駕駛員之一，戴着一頂飾有釣魚釣的帽子——這是他出去釣魚時常戴以示吉利的；轟炸員賴得利（T. G. Randall）上尉在他所有炸彈的信管上寫了他女友的芳名；技師格倫西曼（Glen Seaman）軍曹決不忘帶上他母親給他的金十字架；坎德林（E. E. Callin）軍曹每次出征必攜着他那隻名叫荷馬的小獵犬；海斯（C. R. Heath）軍曹帶着一鎊價古幣，莫斯科雷夫（T. R. Mustgrave）技術軍曹帶着他愛

妻的玉照在胸口上。

轟炸機人員尤其鍾愛他們的飛機

。如果它屢次與黑天使擦翼而過，仍帶着他們回來；那時他們就會替那光澤可鑑的銀鸞題上「Q王后」，「X夫人」或「小伊凡」之類的小名。那飛機會聽得他們的讚悔，詩告和鼓勵，靜聆他們的誇獎，並且成爲他們的伴侶。

成千的事件顯出了這種航空員對飛機之愛。也許關於「疑心」號人員，忍受一具引擎的障礙依舊起飛，這件事是一典型。他們不願換一架飛機而使他們的命運之鼓冒險。在記錄上的許多事件指出航空員們曾經等候好多少小時，走過好多哩路，使他們自己受無數痛苦，就爲了要乘他們自己的飛機。

當一空軍學員練習跳降落傘時，他爲了保持美滿的運道，必須依照一種傳統習慣。他一即着地時，就找出替他摺疊降落傘的婦人，給她一塊錢和一張簽名照。在大多數訓練場中的摺傘間的壁上，都誇耀地掛滿了英俊的飛行員的肖像。

畢業雙翼章是一件普通地忌憚的不祥之物。它們常被拋在一旁，絕少被佩用，尤其是在空中時。有一個美國的轟炸員第一次佩上他的雙翼章，當他在華盛頓城渡假時期。就在同日他遺失了行囊，遭遇到汽車的相撞，而且跟他的密友舌戰了二次。當日晚

上，他把這徽章藏到箱底去，以後的假日就此太平無事。

相長地，頭盔會博得一段幸運的歷史。它們是對抗死神的武器；也是一九四四年的巫術用以鎮壓無數厲鬼，後者猶如在空中路上敵人的飛彈和出事機會一般衆多。

有一陸軍飛機駕駛員在受訓期間和駐防英倫時，總戴着他的帽子。他爲它而打架，他依賴着它。在某次出征起飛之前把它失落了，又費了數分鐘之久瘋狂地把它找到。後來在某次空襲德國歸來時，他飛機的右翼受到一塊彈片。他探首出去加以考察。一陣風把他的頭盔捲去了，他看見它翻着斛斗掉下去，落在淪陷區裏。

在其後一次的空襲時，有人注意

到他的新帽盔。當他們發覺他已被打死在操縱席上時，他的許多同伴聯想到上次事故。

骰子也會在決定吉利的着陸上獲得聲望，而以凱南(George C. Kenney)中將的一對骰子最爲著名。當去年第五航空隊出發到盧卑爾(Rahall)去作地毯式轟炸時，凡事都已用經常的軍事學識作精密的計劃。但就只爲了卜運氣，這位將軍借重於擲骰子了。凱南的屬下焦急地圍觀着，當他擲下骰子時。經過一秒鐘的靜寂，於是大家鬆了一口滿意的氣。將軍已擲出了一個幸運的十一。

福斯(Joe Foss)少校，是一個海軍陸戰隊的飛行員，他也帶着一對骰子。它們替他在艦艇中和天空中占卜命運。

「你試想，」有一次他說，「有人願意出一元半的代價買我的骰子。我幾乎要揍他一頓。一元半——想想吧！」

三百小時是戰鬥飛行的指定限度。滿三百小時後，即可回家休息一次

。去年在一太平洋基地，這成爲一種迷信的來源。

「瓶頭」號飛機已經飛過三百小時。但其中有二個飛行員要想再多飛二小時。他們正在作「再來一遭」的飛行，其中有三個人打算在這此飛行後，一同渡過他們的假期。「瓶頭」在這多餘的時間中帶着他們一起前進着。

這架飛機飛到空中，再也不回來了。從此次出事後，在那處基地的人員，固執地避免額外的飛行鐘點。如果說你要作「再來一遭」的飛行，一定將有許多人吃驚地瞪着你，而且希望「命運夫人」不會聽到你這句大膽的話才好。

符咒，護身符，祝福詞句和吉祥舉動——這些是脆弱的武器，飛行員用以抵抗那埋伏在未來邊際上未知的力量。如果你對此加以深長的思索，你將明瞭爲什麼這些瑣碎之物，有時在危機四伏的生命中大有意義。你甚至於可能另眼相看地瞥見危機重重的戰時飛行的壯嚴偉大氣象。

# 風雪征夫歸



勞神

他們從小就在一塊嬉戲，兩個子都說他們一定要結婚，只要長大到適當的年齡；當他們長大了適當的年齡，他們果然結了婚。

卡羅琳是貞靜嫺淑的，並不十分美麗，她永遠迷惘的是她竟然愛得了却爾那樣一個好男子。他是快樂豪邁的，是一個勇敢的獵者，一個舞蹈家，提琴家，又是一個出色的戰鬥者。

當他們結婚之後，那殖民地的附近已經沒有空餘的田地。要遠遠的向西，這個國家還不曾開發，據說土地是非常肥沃而平曠，一些也不需要被剷新地。他們決定到西方去了。

却爾的父母是個慷慨大量的人，他還有六個兒子比却爾還小，却爾為他的父親而工作，直到廿一歲他始能自己獨立，但現在他的父親寬免了他兩年的時間，給他提早畢業，他給他牲口與大車，送他出門上路。

卡羅琳的爺娘送給她兩條絨毯，兩個野鴨絨的枕頭，以及湯鍋，炊具還有一隻火腿，一塊乳酪，兩個積磚，與



一本但尼孫的詩集，這是綠皮燙金精裝的。她又親手縫製了一床被褥，他們在啓行的時候，配備真是相當充份。

西行的路上有看不完的風景，在晚上他們燃起一堆營火，却爾拉着提琴，兩匹馬嘶鳴着，星星與月光當頭照着，夜裏的空氣非常清甜。他引吭高歌，足下隨着舞起來，他的歌聲有一種不可一世的豪氣，聲浪飄過廣漠的原野，遠方的森林在輕輕地送回來和聲。

於是卡羅琳弄熄了火，却爾把牲口結紮停當，他們都上了大車睡覺。

每天日裏却爾都可以獵到些野味，當他們需要麵粉，糖和茶葉時他們就在一個殖民地地區停下來，却爾給人作工，直到他們有錢買足了日用品。

在夏末秋初的時候，他們抵達了西方的大曠原，却爾加入鐵路工程處作工，他們想找一個住處，但是暫時他們只得住在鐵路的宿舍中。她就快有一個孩子，他必須掙得足夠的錢。

鐵路正在向西展築，工作人員就都擠在一個宿舍裏，有臥室，廚房，雜貨店。麥克太太那個廚房的主人是個粗鄙的女人，卡羅琳真不高興與她同住，於是却爾給她造起一所草屋，他削着一根根的草桿，她拭着牆起土牆，把大車的帆布篷張在屋頂，蓋上厚厚的一層草，擋住了太陽的熱氣。整整兩天的功夫把這小屋建築完成，整潔而涼爽，而且完全是她私有的。

却爾到廿哩外的新工場去作工，每隔一天的晚上始能回來和她歡聚。夜深人靜，可以聽到遠處的狼嗥，而近處的雜貨店裏傳過來步履的鬧聲，酒徒與賭棍的喧嘩，却爾給她一桿槍，她也絕不恐懼，但是她覺得非常寂寞。

九月的風吹來了寒峭，整天裏空中滾着灰色的雲，與南飛的鳥羣互相呼應。工場停閉了，要到明年春天始再開工，却爾很賺了些錢，備足了冬貨，他還買了農具與種籽——他已經找到一所很好的宅基了。

當他對她說起此事時眼中閃爍着光彩，在那宅基上已有了一個地室，一個草料間，以及五十畝已墾的田。那原來的地主把一切都準備好了，但是熬不過這一冬的孤寂，他決定回到東方去了。却爾抓住了機會，決定做他的承繼人。

時間已在深夜，却爾馬上動身到三十哩外的土地局去，他要搶先把這塊地產去聲請下來。他纔只滿二十歲，但是他已經是一家之主，也不必等到二十一歲再去聲請。第三天天裏，卡羅琳聽見車聲隆隆，他高唱着回來，他已經得到土地領受證，只要等五年之後，那塊土地就將永遠屬於他們了。



工場一停閉，人都忙着回到東方的故鄉去，車呀，馬呀，也有步行回去的。卡羅琳幫着却爾打包行李，他們往西方去。

裴克太太聽知他們是向西不是向東去過冬的，她發怒了，趕過來直向着却爾，兩手又在臀上。「你這孩子，也不看看她是怎麼個樣子！」她說。「你是不是要害死她。」

她說得粗魯，使却爾害怕起來，他從來沒有想到女人生孩子是有危險的。於是他預備把一切都取消了，送她回老家去。但是卡羅琳却想着那宅基，而且她知道現在他們不去佔領，一定會給人搶了去，甚至却爾有給人謀殺的危險，這種事情是常常發生的。她只是低聲謙和地說：「再會吧，裴克太太，我們現在是非去不可了。」

却爾趕着車走了，但是他還是遊移不決，她知道他的心意，於是安慰他說生產孩子是一件自然的事，她在任何地方都是沒有什麼不便的。

車走了一整天，他們沒碰見一個人影，偶而他們望見遠遠掠過一個騎者，那也許是印第安人或是亡命的匪徒，他們蹤跡之處都在很遠很遠的西陲。

整天看到的地平線都是荒漠的一片，到處是野草在風中呼嘯。下午他們經過一片棉花田，那是這一帶唯一的景觀了。却爾下馬去，採了些棉花的種子回來。

剛在日落西山之前，他們到了一個高原之前，馬停了下來。「這裏我們到了！」却爾歡呼出來。

卡羅琳四顧一下，忽然發現他們脚下原是一條小河，却爾縱聲大笑，他一直保守這個秘密，她不知道這塊宅基是這麼好，這當然非常可驚喜的，他們可以不必再掘起一個井來。

「我想我們可以把這條河叫做『野梅河』」却爾說，「岸邊有兩顆野梅樹，它們是活的明年春天還會開花呢。」他等不及似的領她去看那個地下室，那也是在他們的脚下，完全在大草原掩蓋之下，連一個煙囪也隱藏在草叢中。從河崖有一條小徑傾斜着直通到那地室的門口。

推門進去，裏面是一間很寬敞的居室，足夠容納他們全部的家產，泥土地已經搥得很結實而而光滑，屋頂及牆壁都有帆布釘着。有一張靠壁的床，一張桌子，一條凳子和一只鐵的風爐，這些都是却爾向前屋主買下來的。

日光從門口照射進來，從那裏望出去可以看到河的西岸，一望無際的大草原。屋頂上甚至還鑿好了一個窗，用蠟紙糊起來，在冬天關緊了門，陽光可以從那洞透進來。

一切都舒齊，冬暖而夏涼，真是一個好住所。這一切舒服而便利的現在都屬於他們了——那構築良好的草料間，那五十畝肥饒的麥田，那河流，甚至那些現成的枯草正好供給馬吃的糧秣與爐子的燃料——一切一切都是屬於他們的呀！他們現在只須住下來耕作那些田地，五年之後就永遠是他們的了。

★ ★ ★ ★ ★

在大風雪降臨之前，一切都已準備充足，一切都很有志。馬兒在草料間裏吃得飽，住得暖，大量的乾草與麥籩儲藏着足夠飼養牠們到明春。却爾把所有的枯草盡量的割下來，堆積成高高的一堆。

風開始吼着，厚重的雪片撒滿在土地之上。逢着晴明之日，却爾拉着槍出去，帶着飛禽野獸回來。卡羅琳整天在家裏洗呀，刷呀，沒呀，烘呀，烘呀忙着，有幾天西北風實在刮得厲害，却爾不敢出去得遠，把一條繩子繫住在地室與草間之間，他摸索着來回，以免在漫天的大風雪中迷失了路。

却爾拆毀兩隻板箱，改造成一隻籬籠，他用一塊玻璃的燈罩碎片把木板細細的刮削得十分光滑，還刻上一些圖案：兩隻鳥與一個鳥巢。一切都舒齊了，空中的燈光很溫和，爐子很暖熱，烹汗的香味充滿了全室，於是却爾又拿出他的提琴，一面拉，一面唱，輕輕用腳踏着節拍。

二月裏，整個世界都埋在雪裏，整個世界都很沉寂。卡羅琳現在感到沉重，感到諸弱，她的呼吸很短促。雖然天氣很好宜於打獵，却爾不再出去他不放心丟她一人在家。

卡羅琳努力想記憶起她會聽到的關於生產的常識，但是她所能知道的實在很少。她極力掩飾着不給却爾知道她現在是多麼需要着她的母親。

一天下午她的肚開始作痛。她正焙製一些麵包，她趕緊把麵粉移近火爐，使她加速發酵，她要把麵包都捏好了，在他能瞧見她的面色之前，把工作都做完了。她知道這痛還要加劇，但她決意不作一聲叫喊；她不願使却爾感到爲難。

那晚是個漫漫的長夜。她臥在床上還盡她可能的對却爾裝着笑容。除了痛楚更糟的是死的恐怖的襲來。最後她只能拚命的抱住却爾但是却爾也是手足無措，於是一切都模糊了，她聽得一片尖銳的叫聲，她知道這是她自己的聲音，但是她沒有法子不喊出來。她除了不可忍受的痛楚外一切事情都不知道了，她覺得漸漸不支，昏過去——

孩子是在第二天的早晨養出來的——正好是她十七歲的生日，像是一個送給她的禮物。他們給他題名爲「却爾約翰」，是個肥碩，壯健的男孩，乖乖的不大會哭。卡羅琳每天洗他的尿布，又把雪水在爐上滾熱了給他洗澡。當

抱着他哺乳時，她感到有一種莫可言狀的愉快和幸福。

春天到來，積雪很快的消融。一夜天功夫，大草原全綠了，遍地都是野花。他們的門整天開着，卡羅琳抱着孩子散步出去，看却爾努力耕田。全部的地土都豐富而飽滿，洋溢着熱烈的希望。

鐵路在繼續向西展築，年內大概可以達到他們居處十哩之內，火車在明年一定可以通車，大批的人將絡繹西來，他們都將在這裏尋覓宅基，卡羅琳與却爾覺得很得意，因為他們來得最早，佔據了最好的土地。他們的麥子將是這一區內最早一次的收穫。

五月的一天早晨，麥場已是一片青色，却爾在種着山芋。有一輛牛車轉轆地經過大草原而來。那天晚上却爾指給卡羅琳看一處大約半英里外的野火，「我們就將有了鄰居了。」他說着非常高興。第二天早晨他就跑去歡迎，新來的人正在建築他們的草屋。但是他失望着回來，因為他們是瑞典人，不懂英語。

幾星期之後，斯文孫先生過來回拜，這是一個大漢子，有一個廣闊的臉，一雙眯眊的手，他的藍眼睛中含了一包淚水，說起話來呼嚕呼嚕地像原野上吹着的風聲。他伸出兩個指頭，對他們示意，一個是他自己，另一個是他的妻子，他又對卡羅琳懇求似地招招手，表示他的妻子很寂寞。

那天下午，卡羅琳穿起她最好的衫裙與帽子，帶了孩子過去作客，穿過大草原她跑到那茅舍的布門帘之前，怯怯地叫一聲：「斯文孫太太？」

一個黃頭髮的女人，年紀並不比卡羅琳大，她揭起門帘，激動得有些顫抖，請卡羅琳裏面坐。他們唯一的凳子就是那個從馬車上取下來的坐椅。斯文孫太太熱心地笑着，嘴裏不知說些什麼話，她沖了兩杯咖啡，搬了一盤餅乾出來。

「杯子」卡羅琳指着杯子說着，斯文孫太太學着說：「杯子！」她大笑起來，露出了嘴裏好堅固的牙齒。

「餅乾，」卡羅琳說。「餅乾，」斯文孫太太學着說。於是他們又指旁的東西像是在做着一種遊戲。「實——實，」斯文孫太太重複說着許多次數，卡羅琳把孩子遞過去讓她抱着，却爾約翰笑着起來，不斷在她懷中掙扎。

卡羅琳辭回出來，斯文孫太太送着她，指給她看屋外的兩個蜂房，卡羅琳教她說「蜜蜂」，「蜂蜜」。回家來她興致勃勃地告訴却爾許多趣事，她覺得自從有了鄰居之後，這地方更將興旺起來了。

★ ★ ★ ★ ★

田禾的成色真是出奇的好，除了麥子外他們還種了山芋，蘿蔔，青菜。明年假使一切順利，他們一定可以買一雙耕牛，却爾還要造起一所房子。他們擇定屋基，在屋基的四周撒下雙排的棉籽，卡羅琳每天從河裏挑起幾十桶水，熱心地灌溉，他們指望將來會長成一排高大的播風樹。

六月下旬的一個早晨，却爾興奮地對她說：「來呀，我給你看一些東西。」她跟着他走到麥田裏，他們全都呆住了，青青的麥穗已經長到她胸部那麼高大。

「看哪，卡羅琳！」却爾再也不能抑制他的喜悅了「每一畝可以收成四十担，這裏的麥價是一元錢一担，我們這些收穫要值到兩千元錢！」

她站住着，完全迷惘了，這是一個太難能相信的數目，她只能怯怯地說：「我們可以有了一頭牛了。」

「一頭牛！」却爾叫了起來「一羣牛呢！我們還要打起籬笆，造屋，我要給你買一件綢緞的衣服。我們還將有一輛新車，兩匹好馬，」他突然擁抱着她，抱起來急速地旋轉，直到她眩暈了，他跳着叫着：「我們富了！卡羅琳，我們富了！」

每天晚上，他們出去看麥子，霜降的季節已過去了，以後即使不下雨也不要緊了。却爾開始在棉花樹嫩苗的周圍中，掘起他們新屋的地窖。卡羅琳從小是生長在一間木屋中，却爾還隱約記得他曾見過的一所白漆的房屋，他現在要造的就是照那個樣子。

却爾造了屋還不够，野心勃勃地他想再種一百顆樹。於是在日落之前他趕着車到土地局去申請產業權，當晚還預備回來。

一天的工作正像一層外壳包含着未來的美滿希望。在新屋子裏他們一定須有一口井，還有打水的幫浦，卡羅琳想起那時候可以不再到河邊去汲水。她的小寶寶那時將有一件法蘭絨的小外套，輕飄的衣服綴着美麗的花邊。屋子裏當然是木頭的地板，打掃起來也愜意一些。

太陽下山之後，她又誠心誠意地打水去灌溉那些棉花樹，她非常疲乏，但是她見了却爾掘成的地窖，又要幻想起他們的新房子，四周有高大的播風樹，外面又是一大片豐富的麥田。他們的家庭多麼美滿。約翰將在這所大屋子裏長大起來，他將在更大的麥地裏工作，騎着自己養大的馬在草原上馳騁，他當然不會知道他是在一個可憐的地裏生長出來的。

天黑之後她聽見車聲回來，她掌着燈出去迎接他。燈光照出車上堆着一大捆木頭，車後還拖着一架新的紅色的

刈麥機，它的鋼鐵部份閃爍着發光，却爾的座位旁堆滿了一包一紮的東西。

他從車上跳下來，緊緊的擁抱着她，壓得她幾乎透不過氣。「猜猜看，我帶給你一些什麼東西！」

「但是却爾，怎麼弄的——啊，你不會借了債來？」

「怎麼沒有？我們正借得好，爲什麼不呢，是不是？你現在聽我說我們那些麥呀！我已經把對河那塊地都申請下來，這裏一些最好的土地差不多都屬於我們了！還有那些麥子，我們一切希望都有了——啊，笨伯！你難道叫我再趕着空車子回來？」

他們從來不會吃過那樣的晚餐，也從來不會有過那樣的晚上，却爾買回來牛肉，糖果，葡萄乾，甚至一磅的牛油，一磅的白糖。他給孩子帶來一個博浪鼓，一雙小皮鞋。他又從盒子裏展示出一塊綢的衣料，棕色的，發着閃光。卡羅琳憐憫地迷惘地幾乎不敢去碰觸它，却爾盡力說得非常溫柔：「你的頭髮還要漂亮些！」

晚餐之後，他們一同生在門口看天上的星星。他們覺得那些麥子已經給予他們完全的保障，却爾說：「下星期末，我就要收割了。」

第二天的中午，卡羅琳正在佈置餐桌，他們突然聽到一個女人發狂的絕叫聲。

「你在這裏不要動，」却爾說，他拿起他的槍出去了，卡羅琳守住了她的孩子，從門口張望出去。斯文孫太太奔過來，喘息着說不出話，她的表情非常嚴重而恐懼，用手指着天空，卡羅琳抬起頭，這是一片她從來不會見過的雲，從西北方瀰漫着過來，把太陽都遮沒了。

卡羅琳覺得一陣滴瀝滴瀝的聲音像下雨一樣地降落在附近的草間，但她看見的只是一片片閃光的葉子樣的東西。却爾像凍住一樣地站着，他叫起來：「天啊！上——，帝啊！」

蝗蟲從雲頭裏下來，成千成萬的飛下來，那一片雲全是些蝗蟲。

却爾向馬房奔去，一面對她說：「趕快打一桶水，把被褥浸透了，我們馬上要放起幾堆火，除此之外沒有別的方法了！」

在蝗蟲完全從空中降落之前，却爾已經駕了馬，在麥場四周兜了三遍。三個土墩子在燒着大火，却爾把些野草儘量往裏面送，那天幸虧沒有大風。

卡羅琳的任務是隨着火焰的趨向，盡力保護那些麥子不被延燒，却爾努力控制那些火簇，以免燒掉了整個的大草原。空中飄揚着烟氣，還有一股濃厚的蝗虫被燒死時那種焦臭。



這是一場空前的劇烈的惡戰，他們在苦鬥中差不多連性命也不要，什麼也不要，一切都不顧到了。最後，這場鬥爭終於過去了，卡羅琳倒在地上，混身抖索着。

却爾趕緊跑過來，全身都是烟煤，他的睫毛燒去了，兩條臂上的毛也光了。幸而麥子還是無恙，依舊是金綠色的非常美麗，一些餘剩的蝗蟲在那裏飛躍。

「你進去休息一會，」他說，「我還要去燒起幾堆濃烟，那虫兒說不定會再來。」卡羅琳踏着一路蝗蟲的尸體回去，足下發着碎裂的奇響。蝗蟲到處都是，她的髮間，她的袖上，她的裙子都是虫兒，她的耳邊還是不住的嚙嚼作聲。

本能地她照顧好了孩子，她又照常飼馬，牽着牠們飲水，又燒好了晚餐，却爾努力在割草，把它們堆滿在火墩的旁邊，濃烟繼續在飛揚，瀰漫了全天空。

卡羅琳把晚餐熱了又熱，却爾終於回來，但是太疲乏，吃不下去。他們又在星光下出去，繼續堆草，他們要把烟整夜的薰。

黎明之光從烟霧中透露出來，當太陽纔開始照射到大草原時，有一種奇異的聲音聽到了，那是一種無量數細牙齒在咬乾咀嚼的聲音，整個的麥田起了顫動。高大的麥穗都折了，斷了，倒了，完了。

却爾怒吼着起來，跳了出去。他抱起一捆倒了的寶貴的麥桿，真有撕下了他自己皮肉一樣的痛心。他不得已燒起一堆已成熟的麥子，現在只有犧牲一部份的收穫或許還有保全其餘部份的希望。

却爾在烟霧裏喊：「卡羅琳，你回去不要動！你不能做這事情——你還在哺乳你的孩子！」他紅腫的眼流着傷心的淚。

她每隔一個鐘頭，送去一杯冷水。她送去食物，但他不肯停下來吃。

「但願我們能保全一小部份作為種籽，」他還存萬一的希望。

第二天，草原上不再有草長着了，全都倒下來，還在不斷的顫動。卡羅琳在河邊汲了水回來，在兩株梅樹前呆住了，上面連一片葉子都不存在了。

却爾進屋來，面如鍋底，眼如紅鈴，「完了，卡羅琳，麥子都完了，一莖一片都沒有了。」他沉重地倒在床上。

她不能不安慰他。「譬如我們不曾有過那些麥子吧，我們沒有麥子也能過活，」她說，「你沒有麥子也能過得

多麼久，多麼好。」她坐在他的身邊，他把她拉緊了。她覺得他在發息，當他埋首在她的肩頭時，他的全身在震搖，正如她在生產時緊緊地附在他身上一樣，他現在緊緊地依附着她。這痛苦太重頭，一個人是擔負不起的啊！

「啊，卡羅琳，我做了多麼愚笨的事！告款一共有二百元呢！現在我們連這一冬的食糧也沒有，一粒種籽都沒有。」

「讓它去吧，事情已經這樣，急也沒有用，你一定有辦法，現在你最好睡一會兒再說。」

他已經筋疲力盡，倒頭便呼呼熟睡。第二天，他的臉色臘黃，兩眼腫脹。吃了早餐後，卡羅琳又催他躺着休息，他又馬上睡熟了，卡羅琳靜悄悄地守在旁邊。

虫災過去了，大草原上幾乎沒有一片葉子遺留，夜間的輕風，吹起一陣陣的草灰，蝗虫所不會吃完的就是昨年剩下來的那些乾草梗。

他們的牲口無恙，却爾決定趕車到鐵路工場裏去找工作做。「我們還不好算是蕩然無存，我們一定能够復興。」他說。「當然我們能够，我們永遠是這樣的。」卡羅琳說着，可是她心裏實在不願回到鐵路裏去，她已經有了自己的土地，她已經獨立了一年之久。

却爾一早就上路到二十哩外的工場裏去。「假如那邊的工頭給我工作，我就留下了，」他對她說，「我馬上會叫人寄口信來，但是即使我在明天夜裏還回不來，你也不必着急。斯文孫他們會照顧你。」他抱着她，吻着她，於是跳上馬車走了。

却爾在第二天晚上沒有回來，卡羅琳非常焦急。她只能想像他已經找到了職業，他也許已經償清一部份的債款，他將帶回來食物與種籽。她又自慰自說那些麥子不能算是真實的損失，本來麥呀，新屋呀，馬車呀，都不過是他們的空想。

「却爾有了工作，」她自對自說，「我們明年一定可以有一頭牛，」那時小約翰可以有牛乳吃啦。  
第五天的晚上，却爾回來了。眼眶裏都是厚厚的灰塵，他在烈日風塵下奔波了幾天，跑了無數哩的路，結果失敗。

「你一定非常疲乏了，」她的語音非常憐惜他，「我幫你來鬆了牲口。」

「沒有工作做，整個這一塊我找不到一個工作做。」

她仰起臉看他，他輕輕地吻了一下，轉身去安頓車馬。

她回到屋裏，水也沸了，山薯也快乾了，他進來吃飯，他的口舌有一種從來未有的生硬姿態，她雖然吃了一驚：「怎麼啦？他纔只二十歲呢！」

他說工場裏停了工，那邊個個人都在找事情做，鎮上有一半人都準備撤退回去，許多人迫得乞食度日，還拖着老婆兒女。

她極力使自己鎮定，溫靜地說：「這些跟我們都沒有關係。這裏有足夠給馬吃的草料，我們有足夠的山芋，而且你在冬天還可打獵。」

他用拳頭重重擊着桌子。「我連打獵也不能呀！我沒有火藥與子彈，我甚至不能再瞄準！我是毀了！」却爾用拳頭擊着自己的頭，「我們必須放棄這裏的宅基，我們必須到極東的地方，我也許能找到工作做。」

卡羅琳知道他們決不可以放棄這塊基地，「爲什麼你不好先去東方，然後到了冬天再回來呢？」她說，「我們只要守住這一塊基地，我們終有一天把債務償清。」

「我們怎麼能够作這樣一次旅行，而且還要在五個月內來回？」他遲鈍地回答說，「我們帶了孩子就不能走得快，我們又無力維持這樣一個家庭。我們離去之後隨時會有人把這裏佔據了去。唉，這裏是一塊多麼好的土地——全部耕耘過的土地——」

他從不想到他可以拋下她而獨自到東方去。「只要我守在這裏，沒有一個人敢侵佔這地方。」她激動地說。

他現在明白了，他直注視着她的眼睛。「卡羅琳，你怎麼說，你要——」

「我說我在這裏是一個樣子的寂寞，不管你是在鐵路裏或到東方去。」她極力不使她的語音顫慄，趕快的把話說完。「我一定能夠過得很好。斯文孫他們都在這裏。」

那一晚，他們睡着說了一夜話，小約翰安適地睡在他們的中間。她極力說得事情簡單化；他不到鐵路就到東方去工作，一切沒有問題。

——他離去之前，他們還有幾天歡聚。他幫着她掘山芋，蘿蔔。他給她鑿了一口井，裝了一個轆轤。他們化了一天晚間的功夫在斯文孫夫婦家裏，在月光下他們緩步滑回來，小約翰在他的肩膀上睡熟了。

第二天早上，他載着一些木頭到鎮上去，換回來的是麵粉，鹽，糖醬，火油，甚至還有一塊鹹肉，兩磅茶葉。他替卡羅琳備足了他回來以前需用的食品。爲了償清債款，他把兩匹馬也賣了，但是他們還是高高興興地談笑。却爾要儘速的東行，那面的收穫很好，在這農忙時節他一定很容易找到工做。秋收之後，他就可賺回來足夠的錢，他



們可以重新贖回那兩匹馬。這一冬季他們仍可以過得很舒服，而大地春回之後，新的一年，他們又有新的麥子了。直到最後，他們還是快快樂樂的。却爾在那土墩上回過身來，揮動他的帽子。卡羅琳高舉着她的孩子，招着他的小拳頭。她傾聽着車輪聲的完全消失。他去了。

她有三個綫團和幾根編織鐵針。當她把屋裏每一件東西都洗了，刷了，擦了，弄得整齊了，她沒有事做，就把那綫團編織起來，編了拆，拆了再織。

卡羅琳隨時留意着草原的騎影，當她看見有人向南馳驅過去時，她就喊着跑過去，她所遇見的總是一些陌生面孔。一個面額上留着深深的刀疤的大漢，腰間佩着雙槍；一個溫文的青年；一個半開化的土人。他們都答應給她到鎮上郵局裏去看看有沒有她的信，但是始終他們還沒有回來過。

卡羅琳相信却爾若沒有意外的話，郵局裏一定有着給她的信。從此地到鎮上約有兩日旅程，斯文孫先生願意去替她跑一趟。但是那天下午她聽見蹄聲響，那個刀疤大漢給她送了信來。

我的愛妻：我現在握筆作書爲了要給你知道我在這裏很好，並且希望你也是一樣的好。你和我們的小毛頭近况如何？我已在羅斯林麵粉廠找到工做，三十元錢一月，供給膳宿，羅斯林先生待我很好。請速寫信給我，你是怎樣獨自過着的。我十月裏就可以返家。所以現在我也不必詳談了。你親愛的丈夫啓。

斯文孫先特地爲了她到鎮上去給她寄了回信。卡羅琳非常感激他，她把半片田上的乾草送給他收割。斯文孫爲了割草整整跑來工作了一星期，他的太太每天回來，帶着飯盒，他們三人一塊兒吃飯，那一星期的回憶倒是很愉快的。

到了九月，卡羅琳屈指數着星期：她與却爾之間現在不過相隔着八個星期了。

一天早晨，斯文孫先生跑來，站在門口，把兩手往下一攤，「我們走了。」

斯文孫他們要放棄這個地方，他們決定到東方去了。

斯文孫先生盡力用生硬的英語說話，眼淚從他的眼中流出來。他的蜂王把一些蜂統統咬死了，蝗虫把附近的植物都吃光，蜜蜂沒有花蜜可採，牠們都自殺了。斯文孫先生說起他的蜜蜂就傷心，他說這個地方連蜜蜂也不能生存，他決不能再住下去了。

卡羅琳不免噓了一下。她又將失去她的鄰居，她的依援。她跑去看看斯文孫太太，他們正在忙碌整理行裝，斯文孫太太有一個弟弟在明尼蘇達，他們將到那面去過冬。但是她一些也不動心，她決不放棄，却爾就要回來，四年之

後這塊大地就是他們的，他是決不願放棄的。

斯文孫先生趕了他的牛車，載了山芋，蘿蔔，以及乾草等到鎮上去換了他們旅程中需要的東西，回來時他帶來一封却爾的信，她急急地折開信封，裏面附來兩張鈔票，她激動得流淚，淚水打濕了信紙，幾乎使她看不清了：

愛妻：我告訴你一個不好的消息，請你不要爲我着急，我只不過有點小意外，但是現在已經很好。卡羅琳，我不能夠在十月裏回家了，我的腿受了兩處折傷，但醫生說我痊癒得很快，大概不至於變成跛足。我已經收到你的來信，你和小毛頭都很好，我真覺得安慰，卡羅琳，你最好能與斯文孫他們同住，我現在還不知道幾時始能回來，而今年的冬天可能是非常嚴重的，你要提防狼和匪徒，斯文孫一定會照顧你。在這信裏我已經把所有的錢都寄給你了，我總儘可能早的回來看你，現在希望你不要爲我憂慮。我住在這裏，羅斯林先生不要我的錢，他還負責我的醫藥費。卡羅琳，我的愛妻，希望你不要想念我像我想念你那樣才好。我此後將決不再離開你了。寫信給我。 你親愛的丈夫啓

斯文孫先生焦急地瞞着卡羅琳，他就要離開此地，時間匆促，每一天都是寶貴的，他們須要在大風雪之前趕到明尼蘇達去。

「他現在不回來了，」她說。「他受了傷。」但即是這兩句話也不能掩飾她的麻木，她的眼光落到鈔票上面。兩張十元頭的票；兩乘拾等於念。

一付重担現在是落在她的身上了，她說：「我必須帶了我的孩子到鎮上去。」

★ ★ ★ ★ ★

她必須當天能在鎮上找到宿處。那裏是一片店舖，卡羅琳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推進門去。店主韓德遜先生正在掃地，看見卡羅琳與斯文孫太太進來，「早安，兩位太太有何貴幹？」

她對他說她想找個住宿的地方，直等到她的丈夫回來，她願意做工度日。韓德遜摸着他的鬚，「說實話，這裏有不少婦女都沒有住處，自從蝗災之後，許多家庭都搬了來，我們這裏已住滿了人。當然，你的處境很難，你不能再一人獨住在荒野裏過冬，我極願意幫忙，但是，你看，我們一小間已經住滿了六個人，還有一位教書先生，我只得委屈她，把她的臥榻設在廚房裏。那邊有一位台克太太，他們只有一夫一妻，不知道有沒有房子空着，聽說。有一位英塞爾太太她也有餘屋出租，你不妨去問一問。」

台克太太是個瘦削而厲害的女人，她站在門口，打量着卡羅琳，她的孩子，以及她手上的婚戒。「爲什麼你的

丈夫不在這裏照顧你呀？你能不能付一星期四元的租錢呢？」

卡羅琳嚇得呆了，她只能睜大眼睛對着台克太太瞧。

「當然囉，假使你出不起這租錢，」台克太太說，「我是連一只狗也不肯放進門的。」

卡羅琳憤怒了，她現在腳踢街頭無家可歸，她真有些不相信這樣的事實。

英塞爾太太更是無禮了，她回答說：「你不是與那一班流落街頭的人在一起的？我勸你還是跟着他們一起往東去吧。我們這裏沒有工給你做。我們有三個小孩子，沒有餘錢來養活一隻貓呢，對不起——」她把門鎖上了。

斯文孫太太急得搓手，她問卡羅琳預備怎麼辦。「我決定回家去。」她說。却爾給她安頓好一個家，她應當守住它。即使她遭受孤寂，寒冷，野獸盜匪的威脅，她也將受之無恨。只要却爾回來，她總對得起却爾的。

斯文孫先生以男子的資格，對她說他對她的安全負有全責，他希望她能隨着他們同到明尼蘇達去。但卡羅琳對這個建議絕不考慮，她現在一心一意只想回老家去。

她真的獨個兒回到她的地窖裏去了。

★ ★ ★ ★ ★

她給却爾寫了一封長長的信。她不提斯文孫他們回去的話，免得他知道了多担心事。她只說她愛着他。她寫小毛頭的牙齒，寫斯文孫怎樣割草。他寄來的錢已經完了，但她與小毛頭都很好，並不需要什麼東西，最後她小心地，以一筆不苟的斜體字寫出下面那一段：

現在我們正臨着困難的關頭，但是我們須爲着將來而努力。開闢一個荒土本來不是一樁容易的事，然而我們現在已經是多麼舒服而便利，我們有火油燈，有鐵風爐，甚至還有火車與郵政，這比我們祖先的時代要便宜得多了。我相信，像我們的父母一樣，我們一定能够活着看到那豐富的時代的到來，我們到那時回憶起來一定非常得意，我們一切的困苦努力都不會落空的。

這封信是她十分注意地折疊好。封好，寫好了地址的，然而永遠沒有寄出過。整個的冬天，它被夾在一本聖經書頁內，永遠沒有寄出過。因爲氣候突然起了變化。星期六的早晨還是溫暖得像春天；星期六的下午，西北方升起一朵黑雲，馬上大風雪降臨了。狂風怒吼，雪片像排山倒海一樣的下來。

有三天三夜之久，風聲一直沒有停止過。卡羅琳開門看看，雪花蓋沒了一切。她也不知到底有多麼冷，她在起身的時候就趕緊用枯草把地下室中每一吋每一吋都填塞起來。她把草折合成條，絞合成硬條，生起火來就比較耐燒。

。她的手掌被草刺出血，然而她還是努力的工作。她必須保持室內的溫暖。

她不敢多點用油燈，僅僅從烟窗管與爐子的裂縫中她得到一點光明。在長時間的黑暗與孤獨中，她開始與種種不安和恐怖的情緒相搏鬥了。

她的孩子萬一病了起來怎麼辦呢？却爾萬一有了不測，永遠不再回來，這又怎麼辦呢？假定你有一天出去，狼突然竄進來，孩子正獨個兒留着，那怎麼辦呢？

第四天早晨，卡羅琳在極度的寂靜中醒來。冷空氣刺痛了她的鼻管，絨毯上她喘氣的地方都結成了冰。那個窗洞在黑暗中透進一點朦朧的白光，她點起燈，生起火，她用盡全身的力量與全身的體重，始把門頂開了，冰雪扑索地崩裂下來，太陽光驟然射着卡羅琳的眼睛，她感到一陣刺目的刺痛。

在廣大無垠的青天之下，一片無窮涯的雪原反映着冬日寒涼的閃光。沒有動的也沒有作聲的。空氣，日光，雪構成了全部的現實世界——一個不死也不活的世界，可怕的，這是一個死或活都不關心的世界。

她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拿她的鏟，一寸一寸地在雪地裏打開了一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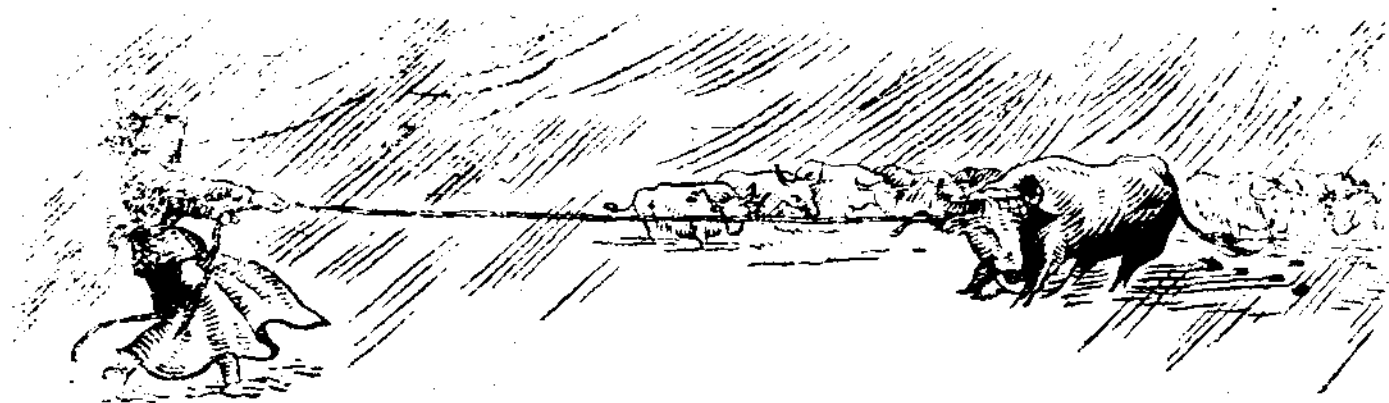
★ ★ ★ ★ ★

十月裏就有這樣厲害的一場大風雪，正是預告今年的冬天必有異常的嚴寒。卡羅琳不能預知下一次的風雪將在什麼時候到來，她必須儘先把燃料準備充足。她掘開雪地，把草一捆捆的往屋裏堆，她洗手的時候，發覺水滴下去馬上結成了冰，這使她驚駭了，用鏡子一照，她的鼻子，耳朵全都白了，她小心的把那些冰剝削下來，臉上感到一陣刺痛。

十一月後，風暴不斷的降臨。在日間她只能躲在屋裏，用力搓草梗子，她只逢炊事與洗滌的時候，才點起油燈，幸而她還有一個孩子給她逗戲，藉此她可以消磨時光。他現在漸漸大了，他愛在火光前凝視，拍着一雙小手。他自己坐起，自能已爬行。一天又一天那孩子與她都捱過去了，她們都活着，躲在地室裏，外面的風霜雨雪都不能損害他們。

於是來了七天的大風雪。卡羅琳只備足三天的草，她從來不會聽說過風雪有連續到這麼久的。第三天上她的草完了，她還一些也不着急，第四天她無可奈何地把一隻木箱劈開來燒掉了，第五天，另外一隻木箱。現在還剩下一條笨重的凳子與桌子，但是她把斧頭遺落在草料場裏了。

當火熄了後，屋裏完全黑暗了。時間也早已遺忘了，她不知道這時是白天，抑或是黑夜，她與她的孩子緊緊擠



在被凍裏，她們還能藉體溫互相維持暖熱。那條死子她已經不再考慮了，她總不能用手把它劈開來；於是她想起非犧牲那個搖籃不可，單怕那些東西還不經得燒。

在第七天，她終於把搖籃劈了，一點一點燒得非常均勻。那刻着圖案的那塊木板也被用來燒滾一些茶與山芋。她把山芋用些熱水調成了糊，把孩子喂飽了，於是熄了燈，兩個人偎抱着睡，把所有的衣服被毯全都壓在身上。

一覺醒來的時候，她聽得風聲已停，她也不知道這時是日間或晚上，推開門，一陣北風刮了進來，雪花已經不在窗，大風雪停止了。

在晨光耀目中，她望見對岸那邊零零落落有一羣牛在那裏，牠們都俯着頭，鼻子按在膝上，在冷空氣裏立着不動也不動。她馬上想起那些乾草，這一定非同小可，現在還有河岸作爲屏障，萬一牠們跑了過來，牠們一定不肯放過這些食物，她的燃料立刻要成問題了。

她帶起強風，拿了槍，她知道刀呀，斧呀那種傢伙是嚇不了一羣餓牛的，她也不敢去惹動一羣奔牛，沒辦法時候只得開槍，打不中她可以躲到草料間裏去。

這些畜生一動也不動。死的嗎？並不，牠們鼻孔裏明明出着熱氣。她慢慢的走近去，踏着沒膝的積雪，渡過了河，走近牠們十碼，五碼，兩碼，牠們連頭也不抬一抬。至她方才看清楚牠們的眼睛以及太陽窪裏都被冰塊封了，是牠們自己呼出的熱汽遇寒凍結而致的。

她覺得非常不忍，跑去把最近一只牛的冰弄去了，但是她又想到作她應當做的事，她想到她的孩子立刻勇氣百倍，走近到一頭小牛，把槍對準牠的腦穴放了。當她睜眼看時，死牛已經倒在前面，只流了幾滴血，創口早已凍住了。她想想殺了牠也許還是慈悲些。

於是，她又靈機一動，她爲什麼不留養一只母牛呢？她不養活牠們，牠們也不免於一死，好！養一隻母牛，孩子可以有牛乳吃，却兩回來時也好給他一驚，於是她認出當中一只紅的母牛，用繩子把牠拖到馬房裏去。這費了很大的氣力功夫才做成了這事，她

給了牠許多草然後給牠去了冰眼罩。

她又帶了繩子斧頭到死牛那邊，把最好的肉一片片砍下來，用繩子一捆，拖着回屋裏來。那天晚上烤牛肉鍋在爐上作響，香味四溢。卡羅琳辛苦了一天，深深地感到她從不會有那樣可感的幸福過。

第二天到馬房裏去，牛見了她噴着沫，衝上來，瞪起眼，嘴裏低低咆哮着。她投給它一束草，兩桶雪，輕輕地說着好話，牠漸漸和平下來。

她開了門，覺得非常自傲，滿心輕鬆地向草堆走去。突然間一種本能使她停步，回轉身。一頭狼！正立在馬房角邊，又高又癯頸毛蓬鬆着，混身筋肉抖動，張牙咧舌。牠把腳爪移前一步。卡羅琳一動也不動，牠的又回轉身，在雪原後隱沒了。

卡羅琳一步一步向屋裏走去，她知道她若奔逃，後果是不堪設想的，但她從河邊走下那條小徑時，她又立刻想到狼可能從上面撲下來，於是她飛也似撲奔到門口去，真是間不容髮，當她砰的把門碰上，她就聽到屋頂頭上一聲長長的狼嗥。

當天夜裏，她聽見門上不斷的有抓聲響聲。那些狼想吃人肉啦。她點亮燈不睡，整夜注視着那個紙窗洞，這個並不大但狼還可以勉強鑽進來，假如狼的爪或頭出現了，她馬上就開槍。她現在已有了子彈，所以她決定不再出門去，寧願把凳子桌子砍了生火。

她的草只够兩天支持，當窗洞上照耀着陽光時，她又一點一點開了門，槍在她的手中。她沒有燃料就不能生存，她不得不冒一下險。

她發現並沒有狼的影踪，在馬房中的母牛也安全無恙。從此之後她不帶着槍就永遠不離開屋裏。

狼的出現使她記起了卽爾的警告，他信裏會說過，有狼——還有匪徒。當她燒着火時就想到烟囱裏有烟出去，也許幾里外也會有人見到，這明明告訴此地有人住着。

在這一冬中，她早已忘了時日，二月已經來了，雖然她還一無所知。過了一些清明的但極嚴寒的幾天，在傍晚的時候，風又刮着，大雪再降一次。屋裏堆滿了柴梗子，晚餐的碗碟已經洗滌完畢，爐火就將熄去，卡羅琳梳着頭髮，即將就寢。

卡羅琳想着那風怎麼作怪，像跑馬似的響着，像什麼精靈似的叫着呼着，儘在頭上兜着圈子。突然之間她眼見爐上的烟囱管忽然折了一下，斷了，還明明聽到一個人的叫聲，她嚇得毛骨悚然。

一個人正在屋頂上！在風雪中迷了路，他把烟囪管絆了一下。這不是一個好人，大風雪中一定不會有人出來，只有匪徒才敢亡命至此。

他把烟囪踢着往東歪，那麼他正向着河邊走去，只消幾步他就跌到河裏去，那人馬上就要死了，埋到雪裏，讓大風雪把他葬了，直到明年春天，他的屍骨會發現出來。『不要響！』她想，『走他的，不關你事。決不要放他進來，當心你的孩子呀！』

然而她馬上又把嘴湊到烟囪口聽起來。『一下下來！慢慢的爬！前面有河邊！朝右面！那邊有一條繩子！聽見了沒有？』

上面的回答被風聲所蓋沒了，她又喊：『那邊有一條路呀！下來！朝左走！』

假如他也在喊，她可聽不清楚。她拿起槍拔了門門，她退後靠着桌子，荷槍實彈，等他進來。

風把門吹開了，雪花飛旋着進來，那人出現了，十分高大，裹着厚厚的皮外套，皮帽子，堆着厚厚的雪全不像個人形。他把面目間的雪抹去了，當她看清了是誰時，發了一聲極喊，他馬上伸臂把她圍合起來，又硬又冷像個冰塊。

『啊！你——你怎麼會到這裏來的？』她真有些不能相信眼前這事實。他把風帽去了，露出真面目，現在他是却爾無疑了。

『哎喲，我幾乎讓你凍死在這裏啦！』他說着，她感極而涕淚交迸。

『你，你——吃過了飯沒有？』她流着淚問。他還有興致揶揄她『爲什麼你要這樣驚喜？我不是對你說過，我儘早的會回來？』接着又莊重地責備她：『卡羅琳，只有上帝知道我的着急，當他們告訴我斯文孫他們走了而你獨個兒留在這兒的時候。』

他們會極力阻止他冒着大風雪來此，但是他想非立刻跑來不可，他到達河邊時，正是風暴如搗的時候。『我想我正朝北走着，那時我碰了那烟囪管，我還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我於是要我到那是什麼東西。可是我再也找不着它，正當這個時候我聽見了你的聲音。卡羅琳，你救了我！』

他把她緊緊抱住了，那一晚正有太多要問要說的。

外面風暴依然在怒號，但是那有什麼關係呢？他們現在是重又聚合了——讓那風暴去怒吼吧！

# 美軍的失物處理

鳴周

「這些傢伙大都從來不想找回他們的失物，」陸軍軍曹費得利 (Jones Fedeli) 一面說，一面指着七萬七千件

兵士們的財物之中的一小份部，這些物品佈滿在倉房裏的牆壁上和欄板上，從地板至天花板真是琳瑯滿目。

當他們發覺可以領回失物時——有時在失去的一年之後——他們就認為出乎意外的了。」

弟兄們在諾曼第 (Normandy) 受傷的時候所遺失的手錶，打火燈和愛妻的玉照現在正被裝在整齊的牛皮紙包裹中，歸還原主；有時是要求後的結果，有時却是突如其來地自動變還

。軍官們在馳赴歐陸作戰的時候所遺留在英國的衣箱現在也正被請求返還給他們。兵士們在攻德途上所竄來

的勝利品現在也正滿袋地寄回祖國。

費得利軍曹所轄後勤部，〇一二九〇，目前駐在距沙生斯城 (Soissons) 十二哩的福倫白雷城 (Folembray)，他們是美國陸軍部失物處理局 (Lost and Found Department) 駐歐洲遠征軍的辦事人員；他們的主要任務是收藏一切

在戰爭期間兵士們為免攜帶之累，自願或被遺留下的個人財物。除了個人私物之外，第二九〇組還保管着不定期存貯的二萬件行李，一萬五千件在混亂中失落的財物，以及未癒傷兵們存入的二十萬美元現金。

這些數字祇代表此時此刻存放在這所軍倉裏的物品罷了。物品不斷地吞進吐出，其繁忙情形使芝加哥市的郵寄定貨商家自嘆勿如。到本年九月

為至，軍倉業已收到過五十七萬五千件的私人財物，七萬六千件行李，以及總計約二百五十萬元的現金和陸軍部財務署的票據。軍倉的主管人，浦爾 (Maurice S. Pool) 中尉現已看到大多數的銀錢歸還了，存入的行李和私有財物也正在逐漸返還原主。在十一月中這所軍庫停止收受物件，而且將出清全數現存貨物。近二月來不斷加緊工作，該會司令官雷姆賽 (A. C. Ramsey) 上校認為不久即可結束了。

在該倉停閉後自然將有少許物品剩留下來——即屬於無法投遞的物品。然而，原主們仍能在以後請求返還其財物，因為這些剩留物品將移交給陸軍部私人財物局作為未請求返還的或自動放棄的私有財物而加以保管。

福倫白雷軍倉是陸軍運用許多非戰鬥人員的幫助之一場合。在許多辦事處和倉庫中，共有一百七十九個軍官正在與七百十三個平民和二百另六個戰俘並肩工作着。這些戰俘經拍照並分類後加以錄用，大都被僱傭來在各倉庫裏包紮私人財物以及挑担打雜

為至，軍倉業已收到過五十七萬五千件的私人財物，七萬六千件行李，以及總計約二百五十萬元的現金和陸軍部財務署的票據。軍倉的主管人，浦爾 (Maurice S. Pool) 中尉現已看到大多數的銀錢歸還了，存入的行李和私有財物也正在逐漸返還原主。在十一月中這所軍庫停止收受物件，而且將出清全數現存貨物。近二月來不斷加緊工作，該會司令官雷姆賽 (A. C. Ramsey) 上校認為不久即可結束了。



。在美軍監督之下，法國平民擔任信札往來和登錄簿的工作。

軍庫是否要檢查每人的旅行袋或衣箱有無違禁品呢？如果是不隨身攜帶運歸美國的，且沒有附有軍官的保證書的行李什物就須加以檢查了。檢查行李的內容是一樁麻煩的事，費得利軍曹和他的屬下對此殊無興味。他們早已過了愛收集古董和好辭的時代，現今當他們在衣箱中找出一塊留作紀念的斷片時，那真是頭痛的事。

「倘使某件東西是德國政府的舊物，例如手槍，小刀，刺刀，軍用望遠鏡和照相機，」費得利解釋道，「這是准許寄回本國去的。如果它是私有民物，那末它必須附有購買的發票，否則作為搶奪之物例應充公。」

除搶奪品之外，還有許多物品受海關章程的限制。金錢就是其中之一——每人只准寄價值二美元的外國錢幣到美國去；據該處軍倉所知，有許多美軍士官把全套的全歐各國貨幣當作一件討人歡喜的小小紀念品。有時候，有人把許多張鈔票黏貼起來連接

成長達三四十呎價值數百元的一卷。這種卷兒常是軍倉中的頭痛之物。

這所軍倉三間大倉房之一的分類室裏，有一塊告示開載下列的違章物品禁止入口：鴉片和尼古丁劑，種子，羽毛，皮革，蛋類，彩票，金塊，乾草，稻草，茶葉，火柴，樹木，藥品和淫猥書畫。這些物品向來難得在寄送歸國的不隨身攜帶的行李中被見到。海關准許每人帶酒一加侖。

貴重物品常有寄來——照相機，珠寶，手錶，音樂樂器，藝術品。假使它們確實是槍劫的不義之財，就不遺餘地被充公了。迄今留在這倉裏正在調查的幾件物品中，有一具美麗的管風琴，原是一個少校打算寫到加州坎普柯克(Camp Cooke)去的。一只外表華貴的手風琴，正等候着決定送

到一個中尉所希望寄去的支加哥，或則移交給陸軍特別服務部。一具無線電唱機，一組包括數打昂貴的外科儀器，一些電氣火車鈔的零件，半具德國製無線電發報機以及一批估價一千三百萬元的古幣也面臨未定的瞻望。

像Q二九〇這樣的一個後勤隊，必然做着偽造驚人的簿冊工作。一冊有三十五萬個名字的登記卡是這軍倉簿冊戰的主要武器，和巴黎中央機器印務局保持緊密聯絡是基本戰略。

如果查考所有物主的所在地，只是像由機器印務局查得他們的行蹤一般容易的話，那就無庸煩勞請求人寫信來索回失物了。每件東西可以從軍倉中送去。然而，在去年這個戰區內戰爭人員不斷地到處移防的結果，使我尋原主的工作在好多情形中難於着手。雷姆賽上校和他的部屬，因之希望每一個會在任何後方失落衣箱或私有財物的軍士，試問該倉探聽下落。只要寫信給Q二九〇美國郵政信箱第

五一三號。你也可以駕着一輛吉普車或貨車前去要回你的失物，無須事前寫信去或轉灣抹角的手續。

「我並不為這件工作發愁，」費得利軍曹肯定地說。「只有一件小事——我希望這般傢伙不要再想把手榴彈寄回祖國去。」

譯自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七日“Yank”

# 荒蕪無了的沃土

## 石琪

### 二 讓陰靈籠罩住農村

翠姐在路上走，心裏很慌亂，一對大眼珠子東翻翻，西翻翻，一片血光就儘在眼前閃。

這個鬼！

薛競雄那個鬼就像在翠姐的心中拴上一個鉛墜一樣，她就不能忘記在那慌亂中，虎子的那一棒子……

她閉住了眼，這時候他又看見薛競雄的血淌在沃土上。

遠處「滴滴嗒嗒」的軍號響，日本兵可沒有來，據說有一大隊兵趕到前面增援去了。

反正世界必要大亂，劉家祠那隻獅子的眼睛，雖說是薛競雄那鬼小子塗的，反正也變紅了……

翠姐就不敢想，她的心裏有些戰慄，對於虎子還有她的那個哥哥——毛三……

她就不自主的抬起頭來往田野中看看。許多許多的麥穗已經放倒，有的勤快的被人捆成一束一束的，有的則還散亂的放倒在那裏。

虎子，滿頭的汗，滿脊樑的汗，毛着腰，曲着腿，鐮刀就像一隻老虎嘴，一咬一大口，一大片麥稻，一霎眼就被嚼咬光。

還有那林老爹，虎子他的爸爸，也毛着他的老腰一刀一刀的……

這樣子的幹？一輩子了呵！

毛三呢？毛三在很遠很遠的麥田裏，被埋在麥叢中看不見。

這裏祇看見那隻健碩的小老虎，一身子栗起的肉，結實的在身子裏滾動。

她就忍不住多看兩眼。

虎子可祇顧低着頭刈麥子，好像這世界上就祇有麥子，就祇有……

像是有什麼東西在翠姐的心中攪，這兩天來她就真能安心，祇那一句「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他就不知念了幾千遍，幾萬遍，就安不下這顆心，菩薩要是有意應，大半也該能替他的……

她的臉紅起來，但是心中一直的覺有什麼東西



在攪着，一清早毛三把鐵刀繩子束好，朝他的妹妹歪歪脖子，

「下地去吧？」

她就沒有去，心裏總堵着一句話，想說出來，但她又不敢對哥哥說，但是說什麼呢？不知道，心裏頭就像堵着這麼一句話。

於是她就在路上蕩着，一清早隨着哥哥的後面

順着田埂走下來，彎過小路，彎到劉家祠的前面，呆愣着兩隻大眼睛，對那隻石頭獅子看了好半天。

在劉家祠大門的石階上坐着兩個閑漢，大聲的聊着瞎話：「劉大爺說：小薛死的屈，日本鬼子一定不肯甘休！」

那一個就點點頭贊許說：

「哪，有得瞧！」一顆晶瑩圓潤的淚珠在翠姐的眼中轉，她返過身來，順着大路走回來，那薛競雄的血就在眼中幻成一片虹彩。

她抬頭看看那小老虎，虎子仍滿面汗流的揮動着鐵刀，讓那一顆一顆粟起的肌肉在皮子裏蹣跚。

心裏悶得難過，她就忍不住張張手：

「虎子哥！」

地裏沒有人聽見，都在那裏認定了麥穗，一刀，一刀，一刀，刈下去。

「虎子哥！」

虎子吃了一驚，揚起頭來，用手背揩一下頭上

的汗水：

「噫，翠姐，妳還不去幫薛哥哥下地？」

翠姐的心裏在跳，像是要把那句話堵在心中的話頂了出來似的，就點點頭：

「你來，我有句話和你說！」

虎子把身體站直，伸了一伸懶腰，歪頭看看他

林老爹正把頭抬起來。

「翠姑娘，啥事？」

翠姐的臉上感受到一股熱氣，轟的薰紅？用手指指那隻小老虎：

「我有兩句話和虎子哥說！」

林老爹在老臉上翻上笑意，朝虎子嗷嗷嘴！

「去吧，看你翠妹妹有什麼事找你！」

然後又低下頭去幹他的，小聲的快樂的吁嘆。

「嘩，年青的孩子們！」

那一對年青的孩子們就順着大路又返身往村子外面走下去，一個讓一身結實的肌肉老實的伏在皮層裏，另一個低着頭默默的，讓無聲的低語傳送過去。

兩個人順着大路走下來。

虎子一對眼珠瞪着翠姐那嬌紅不安的臉：「啥事？翠姐。」

隔在嗓子裏的那句話就像一跳一跳的要躍出來

事？翠姐。」

隔在嗓子裏的那句話就像一跳一跳的要躍出來



似的，但是要說什麼呢？摸不清楚！

翠姐搖搖頭，一隻辮子就在腦後擺動着，大眼睛裏含着淚水，像是有着一肚子的委屈及處申說。

「虎子一把捉住她的肩膀：

「妳怎麼啦？有人欺侮妳？」

搖搖頭。

翠姐不知說什麼好，少女的心中祇感覺有這麼一個人在身傍就覺得安定點，這組在心中的東西根本便是一組混亂。

「毛三罵妳啦！」

「……」

虎子躊躇一下：

「再不然我和爹說把妳接家來！」

女人猶怨的望了虎子一眼，低下頭去，心頭的小鹿在撞，那組成在心

中的混亂就更混亂。

那隻發撞的小老虎就不知該怎麼樣好，兩隻眼東望西望，突然指指前面：「妳那對石獅子！」

女人朝那石獅子看一眼，心中默默的念誦着：「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

天下大亂了！

劉伯溫老先生說：獅子眼變紅的時候，天下要大亂了，血會流成河，爸爸會把兒子殺來吃！

擾亂！

薛蛟雄的血！

劉家祠堂劉大爺說……

翠姐的心裏一陣拘攣，她望那健碩的年輕漢子，眼睛裏充滿恐怖，一把捉住他結實的胳膊。

「虎子哥……」

嗓子不聽使喚，恐怖渲染成尖銳的呼號。

虎子也吓了一跳。

「呵？」

女人指指那石獅，壓低了聲音。

「我聽人家說：劉家祠的劉大爺說，小薛死的屈，日本鬼子一定不肯甘休，還說，還說……」

一隻巨大的手掌捂住那嬌小的嘴巴，朗聲的笑着：

「讓他去，讓他去，日本鬼子敢來，我先拚他半死！」

女人心中踏實些，讓路在眼前伸

展開。路盡頭：一陣人潮湧過。

果堅的捐馬子，搭袱，扛在肩上，孩子挑在籬筐裏，小車子推着瞎了眼的娘，癱瘓的爹爹坐在背脊上。

孩子們哭，做娘的大聲呵斥！

有些人已經坐在劉家祠的大石階上，支起一簇小火來煮山芋。

劉家祠着祠堂的老伍站在門口跳着脚喊：「滾開，滾開，人家的祠堂，又不是開店的，好由你們曬，由你們歇，由你們燒飯！」

一個老實的泥腿子跪在地上，虔誠的合着掌：

「老鄉，老鄉，你老修德修好，你老留我一個孩子救我一家命，小車子上是我八旬瞎了眼的老娘……」

筐裏的孩子背脊上插着草標。

石獅子瞪着紅眼睛。

老伍也瞪着紅眼睛，拄着脚，大聲的呼叱：「滾開，滾開！」

泥腿子在地上一陣翻滾，一身泥

一身土，眼睛裏含着怒火，又讓眼淚淹滅，包着這一眶淚水，老婆挑着筐，自，推着小車，順着大路滾下去。

坐在籬笆裏的孩子張着一對無邪的眼，大聲的哭喊：

「娘呀我肚餓，娘呀我肚餓！」

做娘的吁喘着氣，挑着擔子在土地上蹣跚。

「孩子你錯生了時候。」

眼睛裏流着淚。

「娘呀我肚餓，娘呀我肚餓！」

做娘的毛下腰，由筐底摸出一小塊山薯偷偷的塞在孩子的掌裏。

後面推車的泥腿子一眼瞥見，落下車，一腳踏過來，狠命的在女人眼

上抽一個嘴巴：「妳倒瀆氣，嘿，有些糧食不仔細吃，妳等餓死！」

女人忍受着，讓眼淚由眼角淌下，滴到地上去，小聲的說：

「孩子又不是我一粒子的。」

坐在小車上踏了眼的老祖母大聲的嘆着氣：

「唉，唉，總是趕上了這年月！」

這小車在愁苦上滾過去滾過去。翠姐張着大眼睛望着虎子：

「虎子哥，老爹說得對，劉伯溫老先生說：獅子眼變紅的時候，天下

要大亂了，血會流成河，爸爸會把兒子殺來吃！」

虎子緊閉着嘴巴，搖搖頭：「像是要把這剛剛沾染來的陰鬱掃掉。」

翠姐一對水汪汪的大眼睛望着那被擔過去的籬笆，那籬笆中坐着的孩子，孩子背脊上的草標；一陣陣子恐怖

的預感襲上心來，那一對石獅子的大紅眼睛就在眼前，她忍不住回一下頭。

背後面的路上，一陣陣的塵烟，追襲過來無限的哀愁；憤恨。一個十五六歲裹着小腳的姑娘，在人潮裏跌落來，坐在路旁的泥塊上

；抱着小腳哭，立刻被一個魯莽的漢子，提着衣領揪起來，大聲的吼。

「又坐下，又坐下，趁着大白天不好多走兩里路？」

那姑娘盡力的把眼淚含在眼眶中

小聲的：「走不動了！」

嗓子還有些紅，那魯莽的漢子可

不管，用力的揪着，操着，就像揪一條倔強的牛。

「走不動也得走，剛過門幾天，

我不能把妳便宜那些狗子！」

小女人身上穿着紅布襖，紅布袴，雖然髒了，但翠姐立刻明白這是

怎麼一回事，她忍不住斜視虎子一眼，紅着臉把頭扭過一旁。

旁邊兩個挑擔的漢子，擔子裏是衣服，是棉絮，是鍋，是山薯……兩

個人喘着氣，揩着汗，腿打着顫，嘴裏面發着：「到底是豐澤鄉好地方，地裏出生得旺。」

那個偏偏嘴：「一千多里地周圍

就富這一塊地！」

「現在還在刈麥哩！」

然後狠狠的唾一口吐沫在地上。

「刈麥，刈一隻鳥，明天，後天……呼，總是一樣，一陣大砲也是一片平地！」

一陣子一陣子人過去，讓這山村

中感到一種莫名的慌亂，地裏工作着的人都站了起來，攪着兩隻泥手，呆

的張望。翠姐張着一對大眼，淚珠垂下來，這些人，這些事，這些話都化成一

團鉛樣的霧，在翠姐的心中撞擊；心裏一遍遍的陰影；她虔誠的默念：

「南無大慈大悲……」

她的手下意識的捏着虎子的臂膀，冰涼。

虎子憤憤的掙脫開女人的手，像摔脫一塊贅疣；「奶奶的，小薛這一手竟把豐澤鄉鬧翻了！」

女人起初吃了一驚，把那悲憫的眼染上驚惶；一會她恍然了，輕輕的扯扯男人的手指：

「天下亂了……」

她原來說：「轉去吧！」但沒有說出來，那一團鉛狀的霧在她的心中國得太緊。

但他們兩個人終於穿過人羣，往回路上走去。

在路上兩個人都沒有話說，兩個人的心中都被一團莫名的陰鬱圍住。

祇有在遠遠的，劉家祠堂那面，一陣陣的喧嘩；一陣陣的騷亂，許多人互相拈着手往回跑去，兩個人都感到這異像，但都沒有言語，沒有回過頭去看，祇張着一對茫然的眼，讓一

片片金黃色的麥田掃過去。

這在平時，豐澤鄉裏響着山歌，女人們好擔着蒸好的白饅頭給漢子們說：「把剛打下來的麥子我推了粉；蒸好兩饅頭，你嚐嚐看。」

這就把一日的辛勞抵銷，女人在城市裏和在鄉村中，就有這麼一點點兩樣。

今天，這些都沒有，山被陰雲歌遮蓋住，女人們巴着一對慌張好奇的眼珠望東望西，做媽媽的拉着女兒的手腕用力的往家裏拉：

「家裏去，荒荒亂亂的世界，讓別人看去有什麼好處？」

這都像一把刀扎在翠姐的心裏。地裏的男人，在那邊；林老爹的那邊，也早停了工作；叉着手吸在土地上；包圍着一團團外鄉奔逃來的人

，林老爹由腰上拔出他的旱烟袋，往旁邊的一個滿面罩滿風塵的漢子手邊舉一舉：「抽一袋麼？老鄉？」

那老鄉搖搖頭，深沉的嘆一口氣：「你們豐澤鄉是富呀！」

堆金黃澄澄的麥團掃一下。

「我們那裏也好收了——」就又大大的嘆一口氣：

「都丟了，都丟了！」

林老爹由裏的措起嘴來：「噴噴噴，可惜了的！」

坐在老鄉旁邊一個多嘴的太婆就搶過來：「不光這些糧食哩；房子，傢俬，棉被，通燒了，通燒了，連我那一套辛辛苦苦積積了五六年體己錢做來的送老衣裳也通燒了，可不做孽！」

那老鄉把那一對失神的眼轉過來向着太婆，柔聲的：

「娘，那家不一樣，辛辛苦苦養大的老牛，好容易可以替替氣力了，也被扯去；呸！一鎗打死墩牛肉吃，這是命，這是命，咳！」

「咳，命！」

林老爹點點頭：「命，你說的對；老哥，前兩天我們這裏獅子眼紅了，天下可不是要大亂，老人說的話沒有錯！」

那個贊同的嘆口氣：

「可不是天下大亂，我們那裏是屬靜海縣的陀螺村，可還打了一氣，說是李文田的隊伍由天津退下來，一節一節的死拚，天津，北京可好；三天半狗子兵就開進了城，白麵賣八塊半老洋一袋你可聽說過，你老！」

「你聽不懂！」

「你說狗子兵造反了！老鄉！」

老鄉衝他眨眨眼。

旁邊一個精壯的漢子吼起來！

「什麼造反！我由城裏來聽人說，狗子要亡咱們國，讓大家沒飯吃，大家餓死！」

林老爹扯他一下：「哎，毛三，你總是這火辣辣的。」

那太婆可怪費許的：「可不是，糧食通燒掉，連裝老衣裳也燒掉！」

外圍的一夥孩子們也不知道怎麼一來，齊聲的唱起來：

小日本兒，  
喝涼粉兒，  
砸了碗兒，  
賠了本兒！

虎子和翠姐就這麼又着手站在麥

城上看着，聽着，突然被毛三一眼掃子殺來吃？

見，就大聲的呼之：「翠姐，你還不給我滾去，這地

方妳也好就！」

眼睛裏都冒火。

翠姐呆一下，望望周圍，許多眼

都衝她望着，心裏那一鉛狀的霧就

拚命的碰撞起來，望望虎子，虎子衝

她眨眨眼，一把腰，「登登，」的跑

下去。

她的心裏驚得要死，她要哭，可

哭些什麼她？家裏的女人都擱回家了

那靜海縣陀螺村的漢子就怪慎重的對林老爺建議：「我看，老爹，你老村子上該小心，女人在家不是椿事，大前天，燃

百多里地的八里窪就姦了一百多，狗子兵不是人接的，你老，看樣子靠不住，一時三刻就要打下來，我不是說

你喪氣話老爹，八字兒走不好就許洗了村子。」

林老爹搖搖頭，沒有言語。肚裏

想，難道劉伯溫那牛鼻子說的話真有道理？——血將流成河，爸爸將拿兒

子殺來吃？

他不敢想。

陀螺村的漢子就扁扁嘴：

「我知道老爹這一片地，周圍好

幾百里地就富了一個豐澤鄉，豐澤鄉

是一塊福地，但願，但願……：一

但願，但願，總。

這但願，一個怪虛渺的假想，就在人心中刻劃上一個靠不住的希望，

但這希望却好像岳元帥對牛泉說：「牛泉是一個福將。于是牛泉就去衝

鋒陷陣探山下書，一樣，完全一樣。

圍聚在麥原裏的這些漢子，不論

是豐澤鄉的陀螺村的都沉默了，巴着

一雙眼楞楞的數着，陀螺村的希望在

這裏便結束了他們的流亡生涯，豐澤

鄉的人們就巴望着這裏真的永遠是一

塊福地，用一種局外人的心情揣想那

些由隔省遙遠的地方逃亂人的生涯。怔着，怔着，這一段時間有些令人難堪的。

遙遠的盡頭，那村子的盡頭一陣

陣的亂亂隨着微風拂送過來，——這

聲音，是豐澤鄉中百十年來沒有經歷

過的添亂。

大家吃驚的抬起頭來張望。

由大路上奔馳來三兩個漢子，把着棍子攔阻起來。

「大勇哥，大勇哥，那邊大戶的糧國讓入搶，你不去撈撈兩把？」

那由靜海屬的陀螺村逃來的漢子紅着臉，望他周禮豐澤鄉的農夫，沉默的搖搖頭。

來招呼的人猛一下子，就匆匆的丟下一句話又跑下去：

「肚子餓呀，沒法子想！」

大勇哥輕輕的呼一口氣，彷彿怪內疚的：

「他們都餓瘋了，不知又是誰家大戶倒了霉！」

由田壠上擊下一聲巨雷。

「倒什麼霉，這是報應，那邊沒有別家，祇有劉家祠堂的糧囤，搶來餓饑逃荒漢也不過乎！」

所有人的眼都驚訝的往田壠上一掃！

虎子！小老虎似的氣虎虎的站在

那裏。

「你問問這位老哥，他在劉家祠堂門口讓那看門的老伍一毆一個勁的在地下滾，人家得罪了你？」

鄉人。

林老爹轉頭來詢問的望着那外鄉人。

李大勇紅着臉低下頭嘆一口氣！

「像是一路上的辛酸氣都嘆了出來。」

虎子措措手掌，指戳着那一對橫在地頭上的籬笆：

「人家跪着求他，是要買個把孩子餓餓肚皮呵……」

……

……

……

……

……

……

……

……

……

……

……

……

……

……

……

……

……

……

……

……



上。

「你們，你們，唉！」

老人躊躇起來。

虎子攔腰跨。

「爹先把娘們讓到家裏去吧！」

搶過來，把挑籠筐的擔子放在肩

上，拔腳就走。

孩子們在籬笆裏搖擺着草標大聲

的哭喊着：

「娘，娘……」

做娘的扶着瞎眼的婆婆

「娘莫拂了恩人的好意。」

太婆在坎坷的泥地裏困難的移動

着腳，還拚命的合着手掌：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大勇站起來，兩林老爹抱着拳

「老爹，我……」

林老爹擺擺手：

「老哥，莫說閒話，豐澤鄉裏的

人通一樣。」

毛三陸的由泥土中跳起來：

「老爹，我叫翠姐去煮一鍋新麥

粥來！」

順着田埂狂速的跑下去。

林老爹呵呵的笑：

「這孩子就是和虎子一樣！」

眼前又閃出翠姐那一對明亮的大

眼睛，心裏想：「和這樣的人家養個

親眷也好。」

毛下腰，把鐮刀挺在腰帶上：

「咱們走吧，喝完粥再來喝，大

勇，你也幫幫我呵！」

「哈哈……」一路大笑，一路

的高笑。

突然，路那邊一陣鎗聲，有的帶

着哨由頭頂上擦過去。

林老爹用力的直到門口，一隻手

狠命的拖住李大勇的手，往門裏一推

「進來！」

山門裏閃出一個黑影，嘩的撞在

大勇身上，兩個人各打一個閃失

「沒撞着？」

便又竄出了門去。

林老爹趕緊打一個轉身：

「那裏去，虎子？」

虎子把手往後一揚：

「我看看去！」

頭也沒有回便跑下去。

一陣大響，哭着，喊着，嚷着，

由門口跑過去，天空中叫曬着鎗聲。

李家的太婆抖抖索索的合着掌：

「阿彌陀佛，莫不是又亂了？」

大勇媳婦煞白着臉，一對失神的

眼珠死命的盯在土牆上，希望那土牆

上突然的閃出一位穿白衣，左手淨瓶

，右手楊枝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

靈感觀世音菩薩，把甘露往屋裏一

洒，口裏喝一聲：

「……」

於是天下太平。

但是鎗還在響，人聲還在嘈雜，

完全就像那次在靜海縣的陀羅村中的

一天，李文田的隊伍穿村過去，一切

都陷于悲苦。

大勇呆望着林老爹歉疚的說：

「老爹，這是我們害了你，你們

豐澤鄉是塊福地，讓我們糟塌了。」

林老爹沒有聽見，他還把眼睛注

視着那一對孩子，小手扶着土坑的坑

沿，也停在那裏，小臉拘攣着。

「可憐的小孩子！」

他走過去，雞皮鐵棍了的老手撫

在孩子的頭上：

「可憐的孩子！」

鎗聲漸漸淡下去，這好像一場全武行的戲鑼鼓在吵着；人在舞着；鎗在晃；刀在閃，突然一聲唢喇叭的鑼聲響，一切都靜寂下來，讓人感到一種莫名的空虛沒有一些東西能夠充填，人們茫然的四處尋視心中還有一些戰慄。

門微微的閃開掩進來一條俏麗的身影，大眼珠在茫然的雲霧中發光。

翠姐手裏提着一隻小木桶，臉上還閃着驚慌，喘着氣，胸脯有些微微的浮動，張大着眼，張大着嘴：

「好些人，好些人，都跑過去了，都跑過去了，」

林老爹憐惜的望着這女孩子，像老祖父望着他任性的孩子：

「這亂盪盪的時候妳還來！翠姐？」

翠姐縮縮頭，把木桶高高的舉起：「我給大娘們送粥來！」

那感恩的一家就都合上手掌：「阿彌陀佛……」

太婆把舌頭在嘴裏弄得噴噴的響

「這兵荒馬亂的時候還來送粥，真是野澤鄉的閨女，別處尋不到。」

翠姐紅着臉，縮着頭向林老爹吐吐舌頭，提着桶往灶房跑去。

門「呼」的一響敞開着。

翠姐嚇了一跳，停住腳，扭過頭來。

「虎子」大家都嚇了一跳，呆呆的望着門閃開處：

虎子滿面都是火，一身子憤怒，眼睛往房裏掃視，像是要找誰發頓脾氣，像是一隻小老虎要嚇人，但是沒有。

他把門「呼」的一下子閤上，把那對憤怒的眼珠朝李大勇那一家掃一下：「他們調來了保衛團，打倒了十多名！」

這種事在野澤鄉望土年來就沒有聽見過，但前幾天剛扼殺一個薛競雄，今天又打死十多名！

爲了什麼事呢？誰？

林老爹的手有些發涼，結着舌頭

「誰？賊？」

「麼事？」那小伙子「哇」的把一口痰吐在地上：

「逃荒的人搶了劉家祠堂的糧囤，他們調來保衛團排鎗就是十多名，鳥？」

他手往旁邊一擦，像要把這厭憎一下子揮開，忽然瞥見那被驚慌定在竈房門口的小姑娘，就把手指往前一截：

「翠姐，妳在這兒，妳哥哥說，要在這就不要回去了，外面太亂，姑娘們，噯……」

他的臉紅一下子，沒有說下去，那姑娘就紅着臉跑進去了，嘴裏還咕嚕着：

「我又不是小孩子，我……」大勇的媳婦趕起來，搶過去說：「大姐我們自己來吧。」

李大勇走過來抱住虎子的手臂：

「老哥，這兵荒馬亂的世界，死個把人……」

他沒有把勸解別人的話說出來，就讓自己的淚水洗了臉，又趕緊用手

背把淚水揩乾，岔哄說：

「老哥這兵荒馬年的年頭，不好讓莊稼久歇在外面，我們收稼來再吃吧！」

林老爹，在這老人眼中有什麼不

明白，他搶過來，指着李大勇：

「你說的對，你說的對，老兄弟，隨我收莊稼去。」

這是豐澤鄉中的一點好處，他們生活于富饒，努力來採取生活，因此在努力獲得逾分的報償時！使用來憐憫別人，願意自己溫飽，就不願看見別人凍餒，願意自己快樂，就不願別人愁苦，用自己的心情去感受別人的心情，用自己的肉體去擔當別人的痛苦，這貧瘠包圍着的沃土，山水形成了他們的快情，在北國的叢莽中，漸漸的，漸漸的，你常會尋到。

麥原上，一場混亂，把那些穢刈好的麥團攪散了，人們望着牠，有時不經意的在上面尋覓出一滴鮮血來，已經凝成凍子，滯結在那裏。

一些劉家詞堂的長工扛着鋤頭走過去嘆着：

「這一下子十多口，劉大爺有個狠勁！」

另外一個就用功把吐沫星噴在外面：「呸，反正人命不是他的，奶奶……」

這些李大勇自然都聽見，他彷彿還能看見那些臥在血泊中的同伴，那些人曾經和自己一同的奔馳過好幾百里路，好幾天幾夜在荒亂中度過，餓着肚子，沒有吃，都希望有這麼一天逃到一個地方，讓他們喘一口氣，用自己的骨血，用自己的氣力，用自己的汗，不怕是再不名譽些，換一些東西來苟延自己和那生着殘疾，或者過度老的爺娘的命。但是……

他不敢去瞞他那年老的東道主，把悲愴埋藏在心裏，搶到田裏，抄起一捆麥束，硬着嗓子喊一聲：

「老爹，好幹活了！」

也不管那老人還站在田埂上發愣，就匆匆的把糧秣拖進房去，他想把自己變成一架機器，不，一條祇會幹的牛，那麼他便不會再想起別的事，他怕沒有飢渴的人沒有餓肚的心情。

頂好是一下子幹到夜晚，歪頭睡在坑上就像一隻豬，什麼也不知道，一睡睡到大天亮。

但是沒有成功：天剛剛擦黑，就聽見遠處有密叢叢的鎗聲，還有砲。

李大勇變了臉色，瞪着眼望着他的老婆，那婆娘也瞪着眼望着他，兩個人搖搖頭，手都有些發涼。

老太婆耳朵不靈就大聲的問：「外面是不是鎗聲呀，又好逃了！」

兒子急得過去扯一扯：「娘，你歇歇吧，做客人家就少說兩句。」

一面斜着眼望望那老主人，強笑着：「人老瞎了眼，就什麼都怕起來！」

太婆聽不明白，祇道別人怪她眼睛，便大着喉嚨辯解：

「莫說那眼睛呀眼睛耳可不瞎，那可不是鎗，怕不祇一兩支哩，逃難有得逃呢！」

林老爹抄着手，免強的鎮靜着！

「不礙，不礙，是個不是嚇唬不

過一咳！」

夜漸漸的沉下來。

這裏的鐘聲也漸近了。

虎子在屋裏喊：

「你哥哥叫你留在這裏。」

翠姐可早一脚衝出門外，搖着頭

嚷：「我不，我不，夜裏我不能往你

家裏！」

林老爹搖搖頭：

「咳，這兩個孩子，一就攔住翠

姐：

「翠姐莫孩子氣，一面亂嚷嚷，

夜裏好跑出去？」

趁疏下來。

一陣陣的哄嚷，像一股洪流湧過

村來，散在村中的每一條小道上。

脚在地上踏。

屋裏的人都嚇呆了。

李大勇看他娘一眼：

「叫你說中了，咳！」

林老爹招着手叫：

「虎子，虎子，招呼翠姐藏起來

上去。

一面忙手忙脚搬凳子，都堵在門

口，嘆着氣。

「逃也來不及了！」

虎子拉了翠姐往套房裏拖

翠姐硬着嘴：

「我不怕，我不怕，

大勇媳婦奔到柴鍋下面掏灰塗在

臉上，剩下的就抹在翠姐的兩腮上；

「大娘，妹莫強，荒荒亂亂的年

頭……」

大娘湧到門口來，有人拚命的推

着門。

「老百姓開門，老百姓開門。」

林老爹，虎子，李大勇都驢着脚

「妳們躲起來，妳們躲起來，唉！

門響得像要跳起來

「咿，咿，咿，咿，咿！」

「老百姓開門，老百姓開門。」

李大勇壓着嗓子和老爹說：

「敗兵來了。」

林老爹就抖索着把一隻椅子又加

上去。

兩個年青的女人，塗黑着臉，

直的眼珠四處恐嚇的流轉。

門更響。

叫得更急。

一個男人氣急敗壞的叫

「躲起來！」

女人突然驚醒似的縮進套房去。

門裂了似的一聲巨響，椅子倒下

來，桌子倒下，桌子倒下。

屋子裏的人都失了魂。

門口站着一個灰衣的漢子，渾身

都是血，正力的倚在門框，旁邊兩個

持鎗的漢子款款似的往裏一一下頭。

「老百姓，他搵了彩，勞駕借地

方歇一下。」

那受傷的漢子吃力的喘着氣：

「爲國家打仗，但是敗了——」

……

……

（第二章完，全文未完。）

程小青所著霍桑探案「青春之火」等五種已由世界書局初版發行。重版「兩粒珠」等二十種亦已出齊。

# · 約簡稿徵 · 誌雜宙宇 ·

本刊園地公開，歡迎以內之寄稿，凡關於下列範圍者，皆所必需：

- 一、史地常識
  - 二、風俗
  - 三、地方志
  - 四、科學研究
  - 五、醫學解剖
  - 六、人類學
  - 七、文化
  - 八、文藝
  - 九、小說
  - 十、散文
  - 十一、詩歌
  - 十二、劇本
  - 十三、翻譯
  - 十四、自述
  - 十五、雜著
- 來稿請以直稿，請勿寫清楚，如保譯稿，請註明原姓名及出處。如有銅圖，並附隨稿附入。如有銅圖，一稿一經刊出，當以現金為酬；其版權即屬本社所有。
- 稿末請註明詳細地址，並附郵票，以便作錄取與否之通知。
- 地方通訊為本刊最切需要者，最好能附以攝影。此類文字，本刊當予以最高額之稿酬。
- 來稿請寄上海南京路蘇報大樓五二八號環球書報社編輯部。

宇宙月刊社啓

(附誌) 本刊另闢「宇宙信箱」一欄，歡迎讀者垂詢，以有關人生之各問題為限，來函請書明「宇宙信箱」編輯部收。

## · 處銷經地各 ·

- |    |       |       |
|----|-------|-------|
| 南京 | 新國民書店 | 金門書店  |
| 鎮江 | 新中國書店 | 中國書店  |
| 蘇州 | 新蘇州書店 | 蘇州書報社 |
| 無錫 | 新無錫書店 | 日昇山房  |
| 常州 | 新世界書店 | 陳恆和書林 |
| 揚州 | 世界書局  | 陳恆和書林 |
| 杭州 | 世界書局  | 陳恆和書林 |
| 嘉興 | 世界書局  | 陳恆和書林 |
| 太倉 | 世界書局  | 陳恆和書林 |
| 南通 | 世界書局  | 陳恆和書林 |
| 蘇州 | 世界書局  | 陳恆和書林 |
| 湖州 | 世界書局  | 陳恆和書林 |
| 漢口 | 世界書局  | 陳恆和書林 |
| 青島 | 世界書局  | 陳恆和書林 |
| 如皋 | 世界書局  | 陳恆和書林 |
| 寶應 | 世界書局  | 陳恆和書林 |
| 泰縣 | 世界書局  | 陳恆和書林 |
| 天津 | 世界書局  | 陳恆和書林 |



· 期三第 · 年一第 ·  
版出日一月二年五十三國民華中

編輯人：徐慧剛

發行人：馮葆善

發行所：環球書報社

代理人：羅斌

印刷者：美登登有限公司

上海南京路蘇報大樓五二八號

（電話）九二二三三三四

香港路一六五號

電話一六五號

總經銷處：文匯書報社

上海青海路七號

（電話）三五四六九

## · 價定 ·

每冊四百元

（全年定戶，八折優待）  
（預約三千九百元，按期照定價八折計算扣除。）  
• 外埠另加郵費。

## · 廣告刊例 ·

底封	面每期	四萬元
前封	裏每期	二萬八千元
目錄	前每期	二萬八千元
後封	裏每期	二萬八千元
文字	欄	（全）面二萬元 （半）面一萬二千元 （四分之一）六千元

風行四十餘年  
唯一老牌  
神經系大補劑

「艾羅補腦汁」功績補養神經組織，調  
整神經機能，振奮心神，抑平血壓，  
為補腦唯一專藥！主治神經衰弱，失  
眠健忘，頭暈目眩，夢遺滑精等及一  
切神經系疾患，無不獲具卓效！



# 艾羅補腦汁

上海中法大藥房

中法化學  
製藥廠出  
品補腦注  
射劑：「  
福思多」  
PHOSTO  
NICUM  
可供皮下  
或肌肉注  
射，如與  
艾羅補腦  
汁同時並  
用，則效  
力更佳！

登造 極峯  
治療 威權

中國首創世界最理想之滅菌新藥

# 新亞青黴素

(即配尼西靈)

## SINO-PENICILLIN

淋病	梅毒	腦膜炎	主	滅菌力強
丹毒	猩紅熱	肺病	治	無毒性
膿瘡	疔瘡	皮膚炎		

新亞青黴素即「仙靈素」藥膏  
專治火傷凍瘡化膿性外傷等疾



新亞生物研究所製  
新亞藥廠發行

特製大號

# 咖啡牌

最高貴名煙問世



美國煙葉製造  
 個個歡迎 人人愛吸

錦華煙廠榮譽出品